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普列姆昌德作品选



译序

[普列姆昌德(1880年—1936年),印度现代著名小说家,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写作。

他共写了15部中、长篇小说(包括两部未完稿),300篇左右的短篇小说。我国自1953年起陆续介绍他的作品,至今已有10多种。]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社会生活中提取素材、剪裁故事、敷衍情节、刻划人物,创作出短篇小说,似乎不是很难的事。报刊杂志上每天都有大量的这种产品出现。然而要将故事情节编写得真实可信,人物性格生动、引人,从而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和感受到其中的某种意义或启示,这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大小,决定了作家不同的层次。

普列姆昌德在这方面是写得很成功的小说家,在印度,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其主要原因也就在于他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并且寓以深刻的含义。在这里仅就一组写小人物的作品进行一些分析和探索。

这些短篇小说,作者好像分别把我们带到了一块块的小天地里。即使这一块块的小天地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我们不大熟悉,甚至感到陌生,但是由于支配其中人物的各种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似曾相识,而且这些人物的各种活动也很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他们对人生的态度,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准则,都会引起我们的反复思索,有时甚至荡涤着我们的心灵。

《鸚鵡》写的是一个普通金匠马哈德瓦,他的职业是替人打金银首饰。他是印度教徒,年纪很大,生活艰难。他养了一只鸚鵡,作为他枯燥而单调生活的伴侣。他的口头禅是“师尊所授,与天赐同”。在印度的民间文学传统里,鸚鵡往往作为指点迷津者的身份出现。在这篇小说中,它是作为师尊的象征,所以这句口头禅的意思是师尊所给予的教导或其他什么,都是和天神的赐予一样。鸚鵡逃离马哈德瓦的笼子的一幕,导致他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他认为这笔意外之财不是偶然获得的,而是天神假手鸚鵡而赐给他的。时来运转,也成了他思想行为变化的契机。对于这个手工金匠来说,我们原以为他将修建房舍,买田置地,改善艰苦的生活,可是他不,他要用这笔钱行功德,举办种种祭天行善的宗教活动。这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是虔诚的宗教徒。使我们想象不到的是那惊人的举措:他要用来洗涤他世俗的罪孽。而洗涤的办法是,他宣布自己是堕落的罪人,过去凡是被他克扣过的,被他以假换真的都可以在一个月内来和他算帐,他都可以在不要任何人证物证的条件下来退赔。他一再说自己是在行骗中度过一生的。

有没有人找他算帐呢?有的。在他当着成百上千的人宣布自己的决定时,宗教祭司说曾经给他黄金打项链,结果少了分量,损失了50卢比。马哈德瓦完全承认,当场退赔两枚金币。不过群众认为是这个贪婪的婆罗门祭司对马哈德瓦进行了讹诈。此后的一个月里,没有一个人来找他算帐。马哈德瓦打心底感叹世人多么正直无私,这证明了他是清白的,并没有像他所说的犯过罪过,进行过欺骗。

那么他为什么那样自责呢？出于什么心理呢？按照印度宗教的解释，人是有罪孽的。这种罪孽有前生的，有今世的，有主观犯的，有非主观犯的，非主观犯的中包括有时难以避免的。作为金匠，一般说来是容易不讲职业道德而干出罪孽勾当来的，比如少给分量，减低成色，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等。那么马哈德瓦一辈子是否出淤泥不染，清清白白呢？这还未经过检验。他要留得清白在人间，虽然没有自觉地有意去犯罪，但也可能无意中犯过，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出差错啊！所以这个纯朴的人要求乡亲们向他索赔。因为谁受过损失，谁记得最清楚。向他索赔就是帮助他从罪过中得到解脱。

事实证明他是清白的，他通过了检验。在他日后归天时他也可以这样说：我在人间一辈子没有犯过罪过，我没有作过损人利己的事，我的灵魂是纯洁的，我是一个清白的人。那么马哈德瓦为什么没有患这种“职业病”，而是健康的出淤泥而不染呢？是宗教的约束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首先，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力，处于无序状态是危险的，是会带来灾难的。宗教也是一种约束力，很多国家有这种约束力。在印度则是印度教作为一种约束力或威慑力量。如果这种约束力或威慑力量是公正的、普遍性的话，会起有益的作用，尽管我们称它为神权也罢。如果这种约束力或威慑力量是违反天性的、邪恶的，则肯定会起坏作用，尽管不是神权而是人权也罢。古今历史上不是反复出现人的绝对权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吗？在印度历史上，宗教中所倡导的敬畏天神、劝善惩恶、因果报应所起的作用，比起非宗教的抽象道德教条来有效得多。要说马哈德瓦的洁身自好完全是宗教使然，也是过于简单化了。

不，马哈德瓦主要是他的本性正直善良，他没有奢望，不追求享受，所以有了意外之财也不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在他的周围，又是一个多么古朴的环境！当他宣布不要任何人证物证都可以向他索赔，在坏心眼儿的祭司胡说损失 50 卢比也当场兑现的情况下，一个月内居然没有一个人找上门来算帐！设想在另外一个社会，人们还不蜂拥而至？就会像有一个好心人曾警告他的那样：“要赔，吃什么啊？总数要上千的卢比哩！”可是这个情况居然没有出现。

《奈乌尔》这篇作品正好相反，写的不是得了意外之财，而是意外地失财。奈乌尔是一个雇工，50 多岁的年纪，没有子女，只有老妻。他颇为满足他的生活处境，干起活来比年轻人更卖力。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奈乌尔的村子里突然来了一个云游的和尚，这位“圣僧”很快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也获得了奈乌尔的信任。奈乌尔想，如果圣僧能给他点石成金，他就可以得到意外之财，他也可以和老妻安度晚年。圣僧也垂青于他，许诺将他的银器一夜之间变成黄金。于是他拿出积攒多年的全部 25 个银币卢比，又借了 25 个，加上妻子的几件银首饰给了圣僧，圣僧连夜席卷而去。他受骗上当了。

这个打击对可怜的奈乌尔来说是太大了，社会对他太不公正、太残酷了。他受骗上当的原因是他有了非份之想或说一念之差，加上轻信。如何对待这意外损失呢？他要么自认倒霉，悔恨自己的失算而作罢。要么是挽回损失。怎样才能挽回损失呢？正确的办法是找到骗子，而骗子早已逃之夭夭了，要找到其下落等于大海捞针。还有就是向社会报复，即用同样的骗术去寻找“猎物”。他采取了后一种办法，他装扮成游方和尚，到处云游，也找到了“猎物”。正当“猎物”要把首饰盒子给他时，他颤抖了。他哭着说：“孩子，

把匣子拿回去，我本来只不过想试一试你。”

在奈乌尔的内心世界里所掀起的一场善与恶、美与丑的微妙的冲突中，以善和美的胜利而告结束。他这样一个老实、勤劳、克己的善良人怎么可能去坑害像他一样的无辜者呢？只是因为突如其来的丧失全部家当的打击，使他暂时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对善恶的判断力，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心里卑下自我的恶会抬头，然而他的天良，他的高尚自我的本性在迷失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苏醒了。

如果说奈乌尔打算进行报复的对象还是抽象的、不具体的话，那么在《咒语》中帕格德要报复的对象却是明确而又具体的。奈乌尔所受的损失是物质上的损失，而帕格德受到的打击则是心灵上、精神上的打击，他因医生的见死不救而失去了唯一的一个儿子。若干年后医生也面临失去独生儿子的危险，他可以见死不救，以求得报复心理的满足。他回忆起医生为了打高尔夫球，连对临危的病儿瞧也不瞧一眼，竟扬长而去。帕格德当时多么失望、多么痛恨，他看透了医生的残酷无情。可怜也真是报应不爽，医生的独生子被毒蛇咬了，危在旦夕，各种办法都试过了，各类医生都束手无策。帕格德作为一个治毒蛇咬伤的能手听到这个消息，开头他幸灾乐祸了：你医生也有这么一天，这是天假手于毒蛇对你的报复和惩罚啊！

惩罚你身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却见死不救，现在是你接受报应的时候了！甚至他还想看看医生失去独生子那种狼狈的可怜相，还想问问他对失去独生子有何感受。如果小说到此为止，则成了古代宗教劝善惩恶的因果报应故事的现代版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作家将人物心理和内心矛盾深刻地继续再现了出来，而且将人物的精神境界升华到了人性的完美高度。帕格德开始感到心理平衡、满足、幸灾乐祸，但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几十年来，这位用咒语治蛇伤的半个巫医，这位多次从死亡线上拯救人的慈善老人，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啊！由于医生的无情，他所受的刺激太大，所以开始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强烈反应，而接下来是他用抽烟来转移矛盾的心情，他不能入睡，打开门后又把门关上，甚至走到中途还想退回来，但毕竟一个无辜的年轻人的生命在等待着他，最后他匆匆赶到医生的家里，救活了医生那个几乎已经死亡了的儿子。在人性的多层次的境界里，如果帕格德出于某种较低层次的想法：既然你眼睁睁看着我断子绝孙，你也好不了，也断子绝孙吧！何况我没有放出毒蛇咬死你的儿子，我没有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但我没有义务要帮助你，你没有为我做过好事，我也无须报答你。要这样做了，能责怪他吗？然而他最后终于以德报怨，表现了这个下层贫苦老人善良美好的人性。惟愿在帕格德精神的影响下世界上多一些以德报怨，少一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帕格德救活了被蛇咬的医生的儿子后，竟不声不响地连医生家的一袋烟也不抽就走了，更不会接受医生家的重谢来改变那贫困的处境，这样一种不求报答的高尚情操也令人深思的话，那么小说《高尚》对此有完美的体现。而且更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境界。

《高尚》中的德赫达·森赫是一个佃农，没有子女，和老妻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中年时代曾救过一个有钱人家的6岁的落水儿童赫拉姆尼的命，然而他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这显示了他不求报答的精神。当被他救的赫拉姆尼20年后既是放债的财主又成了地主之后，他成了赫拉姆尼的佃农。只有他没有去欢迎这位新的地主和给新地主送礼，他被赫拉姆尼和其代理人认为傲慢。为了打掉他的这股所谓傲气，他们使用了种种手段，最

厉害的一着就是夺佃，使他失去了租种土地的权利，但他不屈服地主的淫威，他和老伴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但他拒绝地主母亲的施舍。他把接受施舍也当成罪过，他要留得青白在人间。

他的“傲劲”或“傲慢”是什么呢？他的行动只不过表明：我租你的土地来耕种，我交给你地租。除此之外，我没有必要去巴结你、奉承你，也没有必要给你送礼。这激怒了赫拉姆尼，有损他的尊严，一个普通的佃农竟敢不匍伏在他的面前！他要使他屈服，而德赫达·森赫却是一个硬汉子，他就是不屈服于他的淫威。生活困难算什么，生活越困难越显得他的清白、崇高。他的人生准则是：我冒险救人这种事，是我应尽的天职，是我的神圣的使命，我不能也不愿以此作为索取报答的筹码。所以他对救人的事始终秘而不宣，而且始终认为接受人的施舍是罪恶，有损他为人的清白。如果贪图报偿，那就是以道德作为交换的手段。我们看到一般的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善和积德的目的总是出于获得善报，这世用不了，下世仍可以享用。这种准则虽然不算高，但已经是不算低的标准了，因为这可以引导人们向善。但德赫达·森赫追求的人生准则更高，是从善而不求善报，做好事而不求报偿。这种准则是从何而来呢？印度古代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所刻画的主要英雄人物之一的坚战身上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他的准则是：我做好事，按道德行事，都是我的天职。如果为了图报那就是为了交换，那就是道德贩子。因为他是以自己的道德像商人一样做交易。这就是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崇高精神的来源。

也许读者会想到：赫拉姆尼和他的母亲还未忘记昔日的恩人呢！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在他欺负和迫害的人正是他的救命恩人，可能真相大白后会改变对德赫达·森赫的态度。这是一种推测，从德赫达·森赫方面说，他不可能透露这件事情的真相，这是他的为人、人生信条和本性所决定的。退一步说，如果他说明了真相，赫拉姆尼改变态度是可能的，但最大的可能是他认为是欺骗、是假的、是冒充。为什么当时不说，现在穷得生活不下去了就来招摇撞骗了。这种态度才符合他的本性，当然这是推测，作者并没有这么去写。如果这样写，反而会破坏这各自代表了不同本性的人物形象，又落入了知恩报恩或忘恩负义的俗套。

在改恶从善的思想斗争中，《尊重舆论》颇能给人以启示。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平凡的人物——洗衣匠伯纠，在印度教中属低等种姓。他是一个纯朴诚实的人，他帮人洗衣，艰难地维持生计。虽然他受到欺负，受到打骂，仍然是尽责职守。在洗衣人中间，流行着一种不讲道德的风气，就是把雇主送来的衣服洗好后出租，收取租金，然后让雇主取走。但伯纠讲究职业道德，由于他不能忍受别人在这方面的诽谤，他一气之下离开农村来到了城市。

在城市里，洗衣人出租衣服习以为常，他也受到了感染，原来他坚守的信条被抛弃了，随波逐流是多么容易啊！然而使他猛醒的却是一次意外场合的评论。有一次他把雇主的衣服借给了邻居去参加迎亲队，这是出于情面而不是为了取得租金。凑巧他的邻居穿上后被衣服的主人认出来了，伯纠听到了处于非常尴尬局面的邻居和衣服主人的对话。衣服主人认定伯纠不会做这种歪门邪道的事，甚至夸大其词地说他自己曾经想向伯纠租衣服，不仅被拒绝，而且被他狠狠地斥责过一通。伯纠听到后良心深深被触动了，人家对他是多么信任，评价是多么好啊！他的自尊心苏醒了，他原来纯朴诚实的一颗心经过一段迷失后复归了，此后他改变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这正是人非圣

贤，孰能无过、过要能改，善莫大焉！值得回味的是：他的猛醒不是由于人家的指责，唾骂，而是因为对他的信任和赞扬。这种对他的信任和赞扬与当面的表扬不同，哪有客气和奉承之嫌，背后的议论是以为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真实看法的自然流露。对人的信任、尊重人的自尊心和良知是多么有力量啊！另外，同样也令人深思的是：伯纠作为洗衣匠，他出租衣服属于职业道德，如不改正，发展下去大不了是更为经常而已，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然而这个问题从深层来说，那就是手中掌握什么，就利用什么谋取私利。洗衣人掌握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也可以在很短的日子里设法出租捞取额外的好处，那么，掌握其他物资的、金钱的、权力的人呢？当然也可以利用来取得不义之财了。

那后果会严重得多。而实际上这种事正层出不穷地发生着。应该说单凭启发人的良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各种手段，因为人人不都是伯纠。

《孩子》是一篇精神境界颇为超凡脱俗的作品。主人公耿古作为高等种姓的婆罗门愿意和寡妇结婚已经很平常，而这个寡妇戈姆蒂却改嫁过三次，三次逃离夫家，就更显得不平常了。原来戈姆蒂三次改嫁，三次离开夫家，都不是她的过错。她实际上是被赶出来的，因为她的一个个丈夫都把她当成附属品和私有财产，并以恩人自居而不是真正和她相爱。而耿古的看法是：你要人家（妇女）成为自己的，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人家的，这是民主的观点，男女平等的观点。

作为婆罗门的耿古因为沦落了，当了听差。他和戈姆蒂结婚六个月，生了孩子，这孩子当然不是耿古的，而是戈姆蒂的前夫的。可耿古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得到了一块播过种的土地，难道我要遗弃长成的庄稼，只是因为不是我亲自播下的种吗？”这说得多么好啊，这是真正人类之爱。如果人人都有这种胸怀，那会减少很多社会问题。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这本来不是一个大问题。人类社会是群体的，不是个体的；人类社会的延续也是整体的，不在于某个个体的血统是否在延续。既然过继的孩子、养子以及收养来历不明的孩子也被认为是自己的孩子，那么婚后六个月生的孩子为什么不能算自己的孩子呢？在有的地方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所谓亲子之爱被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有的还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做亲子的测试，看父子的基因是否相同。而在耿古那里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他的精神境界是超世俗的人类之爱的体现。

耿古对戈姆蒂的爱是真诚的，他把她当作平等的伴侣，他先使自己成为戈姆蒂的，这样当然也使戈姆蒂成了他的。正因为如此，戈姆蒂害怕生孩子的事不被耿古理解和接受而出走了。耿古对她一片赤诚，所以把她接了回来，并向她吐露肺腑之言。

小说反衬出“我”的偏见，正如“我”自己说的内心卑微。他的这种自责是作者对所有有偏见的人和社会的指责，这种有偏见的人和社会容纳不了这个多余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

那么孩子和戈姆蒂怎么办呢？他们的出路何在？把他们从社会排除出去？他们是无辜者啊！

对于那些没有宽阔胸怀的人，没有人类之爱的人，或者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的人，血统观念强的人，这篇小说中的耿古的思想不是可以净化他们的心灵吗？

以上是作者以小人物生活为中心的几篇小说，其实作者以下层小人物

为主角的作品不少，很难一一都列举出来。但从所举的几篇作品来看，作者从各个角度剖析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或是通过面临的意外事件、偶然事件，或通过事件的前后对比或人物的反衬，揭示了主要人物内心的变化。使读者可以窥见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处，这些平凡人物的内心闪光点吸引着我们，激动着我们并且感染着我们。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他在1936年3月发表的《短篇小说艺术（之二）》中这样写道：“没有意义的短篇小说，即使能够使人达到娱乐的目的，却不会使人感到精神上的满足。的确，我们不希望在短篇小说中进行说教，但是为了激励人们的思想，为了唤醒人们心中美好的感情，我们总希望短篇小说有些意义。”这可以作为他写这些短篇小说的总的注脚。

刘安武

1995.8 于北京大学

世俗的恋情与爱国热情

在伦敦一家古老而破旧的旅店里，一到傍晚就显得黑糊糊一片了，时髦的上层社会的男女把到这个地方来都看成是罪过。在这儿，经常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赌博、酗酒和道德败坏的可憎景象。就在这样一家旅店里，在这道德堕落的渊藪中，意大利的著名爱国者马志尼默默无言地坐着。他俊美的面孔发黄，嘴唇发干，眼中流露出焦虑的神色。他也许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刮脸了，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不认识他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受情欲驱使而干下流勾当的可悲的人。

马志尼陷入沉思：唉，我那不幸的民族！唉，我那受蹂躏的意大利！难道你的命运就永远不会有转机吗？难道你那千百个优秀儿子所流的鲜血就一点儿也不起作用吗？难道从你那里被驱逐出来的成百成千准备献身的志士的叹息就不产生什么影响吗？难道你就永远被束缚在非正义的、受压迫和受奴役的罗网之中吗？也许你现在还不具备进行变革和取得自由的能力，也许你的命运中注定了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伤害和屈辱。自由！啊，自由！为了你，我牺牲了一些多么可爱的，比生命还珍贵的朋友！那是一些多么好的年轻人，多么有出息的年轻人！他们的母亲和妻子至今还在他们的墓前流泪，还在为失去亲人而悲痛，至今还受到各种灾难和痛苦的困扰，还在诅咒倒霉的、受折磨的我马志尼呢！他们是多么勇敢的雄狮，在敌人面前从不知道退缩，难道这一切牺牲，这一切代价还不够吗？自由，你竟是这么昂贵！

那么，我为什么仍然活下去呢？难道就是为了亲眼看到我亲爱的民族，我可爱的祖国让狡猾残暴的敌人蹂躏吗？难道是为了亲眼看到我亲爱的兄弟，我可爱的同胞成为压迫者的牺牲品吗？不，我不能为了看到这一切而活着。

马志尼正陷于左思右想的时候，他的一位和他一起被放逐的朋友勒非迪走进了他的房间。他手中拿着一包饼干。勒非迪的年纪比马志尼小两三岁，脸上一副文雅的样子。他摇了摇马志尼的肩膀，说：“朱泽培，来，吃点东

西吧！”

马志尼吃惊地抬起了头，看了看饼干说：“你从哪儿买来的？你哪儿来的钱呢？”

勒非迪说：“先吃了再问吧，从昨天下午起你就没有吃过东西了。”

马志尼说：“你先告诉我，饼干是从哪里来的。看来你口袋里还有一盒烟叶，你手头哪里来的一笔钱呢？”

勒非迪说：“你问这些干什么呢？我母亲给我寄来的那件新外衣，我把它当了。”

马志尼抽了一口冷气，眼泪簌簌地落在地上。他哽咽着说：“你这是干什么？圣诞节来了，你穿什么呢？难道意大利百万富翁的商业家的独生子，在圣诞节那天也穿得这么破破烂烂过节吗，你说说看！”

勒非迪说：“为什么？难道到那个时候还不会有点钱吗？那时候我们两人可以各制一套新衣，穿上它以我们可爱的祖国即将到来的独立的名义而庆祝。”

马志尼说：“看不出有什么收入的可能性。给杂志写的几篇文章，已经退回来了。从家里得到的一点钱，也早就花光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勒非迪说：“现在离圣诞节还有一个礼拜，何必就去操心呢？如果在圣诞节穿上那件外衣，又有什么好处？在我生病的时候，难道你没有为了支付我的医药费而卖掉麦格德林给你的戒指吗？我会很快写信告诉她，看你怎么样能够支吾过去。”

二

圣诞节那天，伦敦到处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不管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也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在自己的家里欢度节日。然后，他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走向教堂。看不到有任何愁眉苦脸的人。这个时候，马志尼和勒非迪两人仍然低头不语地坐在那间又小又暗的房间里。马志尼在唉声叹气，勒非迪不时地走到房门口，他希望看看那些醉醺醺的酒徒比平时更为放肆的胡言乱语和疯颠颠的举动，用来排解自己对穷困潦倒的愁闷。多么令人痛心的事：一位振臂一呼，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为之去流血的意大利的英雄，今天却穷困到不能糊口的地步！甚至今天从早晨起，连一支雪茄也未能抽到。就是像他须臾不能离手的烟草这种平凡之物，今天他也没有了。不过，这时马志尼担心的却不是自己，他感到心情沉重的是想到了勒非迪——这个本来是幸福、英俊而有出息的青年人。他问自己，我有什么权利迫使这样一个人跟着我忍受穷困的折磨呢？而对他来说，世界上的一切幸福都正等待着他去享受啊！

这时一个邮差来问道：“有一个名叫朱泽培·马志尼的住在这儿吗？来取走自己的信吧！”

勒非迪拿了信，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说，“看，朱泽培，这是麦格德林来的信。”

马志尼吃惊地接过了信，急不可待地把信封拆开。一打开信封，一小束头发落了下来，这是麦格德林作为圣诞节礼物给他寄来的。马志尼吻了吻这一小束头发，然后把它放在自己胸前的衣袋里。信中这样写道：——

我亲爱的朱泽培：

请你接受这渺小的礼物，愿上帝保佑你能过上一百个圣诞节。请你将这个纪念品永远保留在身边，不要忘记可怜的麦格德林。我还写什么好呢？

我的内心非常不安，唉，亲爱的朱泽培，我的圣人，你要让我熬到什么时候为止呢？现在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抑制不住我的眼泪了，我可以和你一起忍受苦难，可以和你一起饿死，这一切我都可以接受，可是要和你各自东西，我接受不了。

请你发誓，以良心来发誓，以自己的祖国来发誓，一定到我这里来！我渴望见到你，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圣诞节来临了，我有什么呢？只要我活着，我永远是属于你的。

你的麦格德林

三

麦格德林的家在瑞士，她是一个富商的女儿，她的美貌是无瑕疵可挑剔的，内心的美更是难以比拟。多少有钱人的子弟和贵族疯狂地追求她，可是她把谁也没有放在心上。当马志尼从意大利逃到瑞士避难时，麦格德林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未成年的少女。她早就听到过人们颂扬马志尼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于是她常常跟着母亲去会见马志尼。随着他们接触的增加，马志尼心灵的美给她越来越深的影响，她内心对他的爱也越来越坚定了，以致有一天，她顾不得少女的羞怯，倒在马志尼的脚前，对他说：“请你答应我在你的身边服侍你吧！”

马志尼当时也正是青春年华的时期，对祖国的忧愤还没有冷却他内心的热情，他激动的一颗心在不停地翻腾，然而他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他要为民族和国家献出自己的一生，并要坚持自己的这一理想。从这样一个美丽姑娘嘴里听到这种娇滴滴的请求后加以拒绝，只有像马志尼这样毫不动摇自己的决心，具有非凡的勇气的人才能做得到。

麦格德林含着眼泪站了起来，但她没有灰心，这一次的失败在她的心中更燃起了爱情的烈火。虽然至今马志尼已经离开瑞士好几年了，可是忠于爱情的麦格德林仍然没有忘记马志尼。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马志尼的爱更加深厚，也更加真诚了。

马志尼读完信，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对勒非迪说：“你要看看麦格德林说的什么吗？”

勒非迪说：“你是决心要了那个可怜的姑娘的命才会罢休的！”

马志尼又陷入沉思：唉，麦格德林，你年轻美丽，上帝又给了你数不清的财富，你为什么跟随一个穷困潦倒的、一无所有的、粗俗而又受难的、流亡在异国他乡的人而毁掉自己的一生呢？像我这样一个被灾难折磨得绝望的人怎能会使你生活愉快呢？不，不能，我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人。世界上有许多乐观、开朗的风流少年，他们能够使你生活得愉快幸福，他们会拜倒在你的裙下，你为什么不从他们之中挑选愿意投靠你的人呢？我尊重你对我的爱情，尊重你对我的那种纯真的、善良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爱情，但是对于一个把全部身心都已经献给了国家和民族的我来说，你除了是一位同情我的可亲的妹妹以外，不可能成为我的其他什么人。我有什么优点和品德使你这仙女般的姑娘为我忍受这种痛苦呢？唉，麦格德林，不幸的麦格德林！你现在处于困境了，你决心为之献身的人却在恨你，而同情你的人则认为你是在做梦。

一想到这里，马志尼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他拿出笔和墨水，开始给麦格德林写信。

四

亲爱的麦格德林：

你的信连同那珍贵的礼物都收到了，我衷心地感激你。你把我这样一个可怜而又孤立无援的人看作是有资格接受你的礼物的人，我将永远尊重你的这种情意，它将作为一种纯真、无私和不朽的感情的纪念留在我身边。

当我这一副泥土作的身躯进入坟墓去的时候，我最后的遗言将是让人把你的这件纪念品随同我一起安葬。也许我自己也不能估计出当我想到以下的事实所产生的力量，那就是在世界上，当人们在到处散布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善良的女子对我纯洁的良心和战胜邪恶的努力怀着真诚的信心。也许正是因为你对我的同情所产生的作用，使得我在人生的这种严峻的考验中一直获得了成功。

我亲爱的妹妹，我没有什么痛楚，你别想到我的痛楚而使自己内心难过，我生活得很愉快。如果在得到你那如同无穷尽的宝藏一样的感情之后还为自己的一点点肉体上的磨难而苦恼，那世界上像我这样不幸的人还有谁呢？

我听说，你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多么由衷地希望能见到你。天哪，如果我是自由的人，如果我有能力赠送礼物给你，那该多好！可是我这颗凋谢枯萎了的心无能为力。麦格德林，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注意自己的健康吧！也许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比这事更使我难过的了，即亲爱的麦格德林正在为我而难过。你那完美的面庞这时正出现在我的眼前。麦格德林，请不要生我的气，上帝可以作证，我配不上你。今天是圣诞节，我送什么礼物给你呢？愿上帝永远以自己的无限的福祉庇佑你。请代我向你母亲问候。很想见到你们，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愿望才能实现。

你的朱泽培

五

这件事情过后，又经过了许多日子，朱泽培·马志尼又回到了意大利。罗马第一次宣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选举了三个人管理国家大事，马志尼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不多久，法国的横蛮无理和波旁王朝国王的背叛，共和政权被推翻了，国家的部长和官员纷纷亡命避难。

马志尼对于自己原来的亲信们的机会主义和背叛行为深感痛心，他怀着痛苦不安的心又来回奔走在罗马的街头巷尾了。他那要使罗马成为共和政权的中心的梦想实现后很快又破灭了。

中午时分，被阳光照得喘不过气来的马志尼，走到一棵树的树荫下喘息。他看到前面过来了一位妇女，她的脸色发黄，穿着一身普通的白色衣服，年纪约 30 出头。马志尼这时已把过去的事忘在脑后了。那个妇女却感情激动地搂住了他的脖子。马志尼吃惊地仔细一看，说：“亲爱的麦格德林，原来是你，”他这么说时眼中流出了泪水。麦格德林哭着说：

“朱泽培。”往下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两人默默无言地哭泣了几分钟。后来，马志尼说：“你什么时候来的，麦格德林？”

麦格德林说：“我来了几个月了，可是没有什么办法能会见你。我看到你成天埋头工作，而且考虑到你现在不再需要像我这样一个妇女的同情了，所以看不出有什么会见你的必要。唉，朱泽培，人们经常说你的坏话，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他们是些瞎子，难道上帝就没有给他们眼睛？”

朱泽培说：“麦格德林，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近来我已经没有过去我

常夸耀的那种品德了，或者说我已经再也没有你出于天真、单纯和神圣的感情而认为我具有的美德了，我已经一天一天认识到了我的一些缺陷。”

麦格德林说：“那你仍然还是值得我崇拜的人，去掉了高傲开始感到自己有不足的人是多么了不起啊！朱泽培，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不要这样把我撇在一边吧！我已经是属于你的了，而且我相信，你还仍然像我们的耶稣一样纯真和圣洁，这样的思想已经铭刻在我的心上了。如果你有了什么缺陷，那你现在的坦率的谈话更加证明了你的高尚。毫无疑问，你是天使。可是，我遗憾的是：为什么世界上的人们这么盲目而又心地狭小呢？特别是我原来认为远不是心地狭小的那些人，像勒非迪、勒萨利诺、伯拉伊诺、伯尔纳巴斯等人，一个个原来都是你的朋友。你把他们当成朋友，可是他们却是你的仇人。他们在我面前讲了关于你的数不胜数的坏话，而那些话我是死也不敢相信的。他们都是信口开河，散布流言蜚语；而我亲爱的朱泽培却仍然像我原来了解的那个样子，而且比原来所了解的更好。你把自己的仇人也当作朋友，这难道不也是你的一个真实的美德吗？”

朱泽培再也抑制不住了，他吻着麦格德林那憔悴而又发黄的手，一面说：“亲爱的麦格德林，我的朋友们是无辜的，过错都在我。他哭着继续说：“他们所说的，都是我教他们那么做的，我哄骗了你。可是我亲爱的妹妹，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你对我冷漠，从而让你在剩下的青春年华的日子里能够生活得愉快一些。我感到很羞愧，我过去未能了解你，我对你的爱的深度是一无所知的，因为我原来所希望的，正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不过，麦格德林，我希望你原谅我。”

麦格德林说：“唉，朱泽培，你要求我原谅吗？你这样一个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更善良，真诚和有能力的人还要求我的原谅吗？不过，对了，朱泽培，毫无疑问，你过去完全不了解我，这是你的过错。使我惊异的是，你的一颗心为什么像石头那样硬呢？”

朱泽培说：“麦格德林，上帝知道，当我给勒非迪布置好了之后，把他派到你那里去时，我是怎样一种心情啊！在世界上，我把好的名声当作最宝贵的东西，我对敌人对我的人身攻击不全力批驳从来是不罢休的，然而我却亲口教人去到你的面前说我的坏话！这一切目的都在于使你考虑到自己，而把我忘却。”

真实的情况是：马志尼看到麦格德林对自己日益加深的爱情后，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他深深地知道，在向麦格德林求爱的人当中有许多人长得比他英俊，家庭比他富有，而且也比他更有才华，可是麦格德林对谁也不理会。对她来说，我有某些特殊的方面特别吸引她。如果我的某些也受到她尊敬的朋友，向她发泄对我的不满，把这种吸引她的某些特点的印象从她的心目中排除，那么她就会自动地把我忘掉。开头，他的朋友们不愿意干这样的事，但是后来他们害怕，要是麦格德林像现在这样下去，郁郁而死，那么马志尼一辈子将不会宽恕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同意干这种不愉快的事。他们来到瑞士后，用嘴能够费多大的劲，就使出了多大的力量在麦格德林面前诽谤自己的朋友。可是，麦格德林对马志尼的爱情是这样深厚，他们努力的结果除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外，不可能还有其他什么。

当麦格德林坐卧不宁时，有一天她离开了家，来到罗马的一家旅店里住了下来。在罗马，她每天成了规律的活动是：尾随着马志尼，避开他的目光行动。可是当她看到他由于成功而欢欣鼓舞时，她却不敢去触动他。后来，

当他再一次遭受失败，在世界上又是那样穷困潦倒和孤立无援时，麦格德林感到他现在需要同情了，于是正像上面已经叙述过的，她才会见了马志尼。

六

马志尼又从罗马来到了英国，在这里他呆了很长的时间。1870年他得到消息，西西里的人民正准备起义。为了鼓动人民投入战斗，需要一个宣传鼓动家，于是他很快到了西西里。可是，在他到达以前，国王的军队就把起义镇压下去了。马志尼一下船就被捕了，囚禁在一所监狱里。不过，因为现在他已经很老了，王朝当局害怕他万一受不了牢狱的痛苦而死去，人民将怀疑是国王指使人把他害死的，于是释放了他。马志尼带着一颗破碎而绝望的心又向瑞士出发了，他一生的一切美好愿望都已经化为乌有。毫无疑问，意大利统一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可是意大利的政权的状况却并不比在奥地利和拿破仑统治时期好多少，区别只在于以前人民在外民族的暴政之下呻吟，而现在是在本民族的统治者的暴政之下残喘。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意志坚定的马志尼的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因为人民所受的政治教育，还没有达到能为自己奠定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的程度。出于这种考虑，他前往瑞士，以便在那里出版一份有权威性的民族报纸。因为在意大利他没有传播自己的思想的自由，他改换了姓名在罗马呆了一夜，接着从罗马来到了他出生的故乡日内瓦，在自己善良母亲的坟墓上献了鲜花，然后出发前往瑞士。有一年的时间，在几个可信赖的朋友的资助下他出版了报纸。可是，成年累月的焦虑和苦恼完全损害了他的健康。1872年，为了恢复健康他出发前往英国，途中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肺炎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带着充满各种理想的一颗心升天了。直到临死的时候，他嘴里还念着意大利的名字。在阿尔卑斯山的谷地，也有很多他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他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个人参加了送葬的行列。在一块很美丽的空旷的地方，在流着清泉的小溪旁，这个为民族而奋不顾身的人长眠了。

七

马志尼在坟墓里躺下后过了三天，傍晚时分，夕阳淡黄色的余辉深怀惋惜之情地照射在这座新坟上。这时有一个面貌端庄的老年妇女，穿着一套婚礼时穿的服装，蹒跚地走了过来，这就是麦格德林。她的面容完全沉浸在悲哀中，一副憔悴的样子，好像她的躯壳里已经失去了生命。她在这座坟墓的旁边坐了下来，从胸口上取下鲜花放在坟上，然后跪着虔诚地为死者祝福。当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來，并开始飘落雪花的时候，她默默地站了起来，静静地低着头，来到了附近的村子里，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大清早，她就朝自己的老家出发了。

麦格德林现在是自己家的主人了，她的母亲早已去世，她以马志尼的名义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她自己穿着修女的服装住在里面。马志尼的名字对她来说像一支非常美妙和动人的歌。对马志尼的那些同情者和景仰者来说，她的家就是他们的家。马志尼留下来的书信就是她的天使，马志尼的名字就是她的上帝。对附近贫穷的妇女和孩子来说，这个充满幸福的名字成了他们谋生的手段。麦格德林在马志尼死后活了三年。她死去以后，根据她最后的遗言，把她安葬在那座修道院里了。她的爱情不是一般的爱情，而是一种神圣的洁白无瑕的感情。这使我们记起了那些沉湎于爱情的牧区女子们，她们为了得到黑天的爱在牧区的村庄和丛林中来回奔走，她们尽管会见了黑天，然而却没有和黑天在一起，她们的心中除了爱以外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存在的。

余地。马志尼修道院今天仍然存在，穷苦人和出家人至今在那里还可以享受到以马志尼的名义提供的各种方便。

1908.4（发表年月，下同）

黑天本是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英雄，被认为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有关他的传说很多，他出生后即生活在牧区牛庄，从小和牧区女子们一块嬉戏，少年时代和她们恋爱。他们之间的爱情带着一种印度特有的神秘主义色彩。

世界上的无价之宝

蒂尔菲迦尔坐在一株多刺的树下边，撕着衣角伤心地哭泣。他是美如天仙的蒂尔帕勒巴公主的忠实的情人，他可以为她而献身。他并不是那种遍身脂粉气、衣冠楚楚、一味吹嘘得到青睐的那种情人，而是那种纯朴、诚恳，敢于赴汤蹈火的苦苦追求者。

蒂尔帕勒巴曾经对他说：如果你真正爱我，那你就去把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为我带进宫来，那时我将接受你的忠诚。如果你得不到那种东西，那你可得当心，千万别到这里来，要不我会把你吊上绞架的。蒂尔菲迦尔没有得到丝毫机会来表示自己的心情，或者叙述自己的委屈，或者目睹一下情人的颜色。当蒂尔帕勒巴一宣布这一决定，她的仆人们马上就把可怜的蒂尔菲迦尔推出门外。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三天来，这个受难的人就一直坐在这可怕的荒野里一株多刺的树底下思索着：怎么办呢？我能得到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吗？不可能！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金库？是甘露？是皇冠？是神碟？是孔雀宝座？抑或是皇帝的财富？不，决不是这种东西。世界上一定还有比这更贵重的，更宝贵的东西，但是它是什么呢？它在哪里呢？怎么能得到它呢？啊！老天，这困难怎么才能克服啊！

蒂尔菲迦尔正在这样左思右想，他的脑子已经不顶用了。穆尼尔·夏米曾经得到哈丁姆那样的帮手。唉，老天，如果我能有一个帮手那多好！唉，老天，如果有人告诉我，世界上那最宝贵的东西的名字，那多好！即使我得不到那个东西，又有什么要紧？至少我知道了那是种什么东西。我可以去寻找水罐那么大的宝石，我可以准备去寻搜大海的乐曲，石头的心，死亡的声音甚至比这些更为无形的东西。可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哈丁姆是古代阿拉伯一个最大的施主，曾给穆尼尔·夏米以极大的帮助。

天空中的星星开始闪烁，蒂尔菲迦尔忽然念着真主的名字站了起来，接着向一边走去了。他忍着饥渴，衣不蔽体，疲惫不堪，在人迹不到的地方或人烟稠密的地方奔波了许多年。他的脚掌上被刺了许多伤痕，身子已经只剩了骨头架子，可是世界上那最宝贵的东西，既没有找到，甚至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有一天他跌跌撞撞来到一个广场上，那里有成百上千的人站成了一个圈子。中间有几个戴着长头巾和穿长袍的大胡子伊斯兰法师，像官员一样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彼此正在商量着什么事。离人群不远的地方竖立有一绞

架，蒂尔菲迦尔一方面出于全身无力，另一方面也打算看一看这儿的热闹场面，所以他停下了脚步。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有几个士兵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带着一个戴了脚镣手铐的囚犯来了。他们把他带到绞架旁边后停了下来，松下了囚犯脚镣手铐。这个倒霉的家伙身上曾沾染了成百的无辜者的鲜血，而他的心与慈善无缘，也听不进哀哀求告的呼声。人们管他叫黑贼。士兵们让他站在绞架的台上，把死亡的绞索套进了他的脖子。行刑的人正打算要拉开台子，这时那个罪犯叫喊起来。他说：“请看在真主的面上，把我从绞架上放下一会儿，以便我提出内心最后的请求。”听到他这么说，周围的人都默默无声，人们吃惊地望着他。伊斯兰法师们认为不理睬一个临死者的最后的请求是不适当的，于是罪犯黑贼被从绞架上暂时放了下来。

在人群中有一个天真可爱的男孩儿，用一根木棍当着马，骑在上面用两只跳着的脚在催马快跑。他是这样醉心于他的小天地里，像真的骑着一匹阿拉伯种的高头大马一样。他的脸高兴得像一朵盛开的莲花，这种高兴的心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只有短暂的孩提时代才有可能出现，每个人对此也是终身不会忘记的。这个孩子的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沾上任何罪过的灰尘和污点，纯洁的天良在哺育他成长。

罪恶的黑贼走下绞架，几千只眼睛注视着他。他走到那个孩子的旁边，把孩子抱了起来，搂在怀里亲他。这时他回忆起了他自己的童年，他也是这样天真无邪，欢天喜地，纯洁善良，没有染上人世间的罪过。母亲把他抱在怀里喂他，父亲为他消除苦难，整个家庭为他不惜一切。啊，对以往的回忆深深触动了黑贼的心，他那当年看到快断气的死者时连眨也不眨的眼睛，这时落下了眼泪。蒂尔菲迦尔赶上前去把那宝贵的珍珠般的眼泪用手接了过来。

他心里想：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了。在它面前，什么孔雀宝座、神碟、甘露和皇帝的财富都不在话下。

蒂尔菲迦尔想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他抱着成功的希望，向着自己的情人蒂尔帕勒巴的城市米诺斯瓦德出发了。但是，当他一程又一程赶路时，他的心却越来越失去信心。他想：如果我所认为是世上最宝贵的那种东西，在蒂尔帕勒巴的眼里什么也不值的话，那我将被处以绞刑，而我将带着未能满足的心愿离开这个世界。不过，不管怎样，现在要试试自己的运气。他终于穿过大河和高山来到了米诺斯瓦德城里，走到蒂尔帕勒巴的宫前的台阶上请求说：“疲劳不堪的蒂尔菲迦尔托真主的福，执行公主的命令后回来了，他想向公主致敬。蒂尔帕勒巴马上把他叫到面前，自己坐在金黄色的帷幕后面吩咐道：“把那最宝贵的东西呈上来！”蒂尔菲迦尔以一种既抱希望又怀恐惧的心情呈上了眼泪，而且以感人的调子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蒂尔帕勒巴仔细地听了全部故事，把他呈上的眼泪用手接了过去，细看了一会儿后说：“蒂尔菲迦尔，毫无疑问，你找到了世上一件宝贵的东西，我称赞你的勇气和智慧。但是，这还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你还是离开这里，再去努力，也许你下次会得到那种宝物，也许你命中注定了作我的仆人。正如我以前曾经对你说过：我可以把你吊在绞架上。但是，我饶你的命，因为你有一种我希望我的情人具有的优良品德。同时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的。”

失望和未如愿以偿的蒂尔菲迦尔，听到情人的这种恩典后，大着胆子说：“啊！我心中的公主，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我才得到了在你的宫前顶礼

膜拜的机会，以后，天知道这样的一天什么时候到来！难道你就一点儿不同情为你可以献出生命的情人的可悲处境吗？难道你就不让这个心似油煎的蒂尔菲迦尔一睹容颜，鼓舞他去忍受未来的严酷考验的勇气吗？由于你的迷人的目光的一瞥，我将陶醉，我能作出至今为止任何人也作不出来的事业！”

蒂尔帕勒巴听到情人这种充满热切希望的话后生气了，她下了命令：把这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宫廷赶走。她的仆人马上把可怜的蒂尔菲迦尔从一条暗道中撵了出去。

有那么一段时间，蒂尔菲迦尔对狠心的情人的这种无情感到痛心和悲哀。接着他想：现在到哪里去呢？经过了许多日子，奔跑了好多路程，周游了多少森林高山，才得到那滴眼泪，现在还有什么东西的价值竟比那闪光的珍珠还宝贵呢？啊！先知赫杰，你曾给亚历山大大帝指明找活命水的水井的近路，难道你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吗？亚历山大大帝是世界之主；而我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行人。你使多少只快要沉没的船达到了彼岸，你也让我这个可怜人的船渡过去吧！啊，伟大的吉布利尔，你可怜可怜我这个痛苦的快要死的恋人吧！

你是真主面前的特别的使者，你就不能减轻我的困难吗？总之，蒂尔菲迦尔苦苦地哀求，但是助他一臂之力的人并没有出现。最后他失望了，他像神经失常的人一样又向一边走了。

伊斯兰教中的一先知，山林河流之主，迷途的指路者。

伊斯兰教中的天使名。

蒂尔菲迦尔从东走到西，从北走向南，穿过了多少森林和荒原，有时他就躺在冰山的山峰上，有时奔波于可怕的深山狭谷之中，可是他决心要寻找的东西，却没有找到。他的身体已经骨瘦如柴了。

有一天傍晚，他正有气无力地躺在一条河的岸边，突然他从失去知觉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堆好了的一座檀香木柴堆，柴堆中坐着一个青年女子，穿着结婚时的服装，打扮得整整齐齐。她那死去的亲爱的丈夫的头枕在她的腿上。几千人站着围观，并向她身上洒着阵阵花雨。突然柴堆上自动冲出一道火光，那时烈女的圣洁的脸被照得闪闪发亮。柴堆上的神圣的火舌包围了她的头顶，眼看着那如花似玉的女子成了一堆灰烬。情人为自己的情郎献身了，这一对有情人的真诚、纯洁和不朽的爱情的最后一幕在眼前消失了。

当所有的人走回家后，蒂尔菲迦尔静静地爬了起来，用自己破烂的衬衣把那灰烬包了起来。

他认为这一捧骨灰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他带着成功的喜悦往回走了。这一次当他走完一段一段的路程，他的勇气和信心也越来越大，好像有人在他的心里对他说：这一次你成功了。他的种种想法在他内心制造了多少美梦，叙述它们是没有意义的。最后他来到了米诺斯瓦德城里，并且走到蒂尔帕勒巴宫前的高高的台阶上，给里面传话说：“蒂尔菲迦尔满面春风地凯旋归来了，他想到公主的面前。”蒂尔帕勒巴立刻把冒着生命危险的情人叫进来，并伸出手向他要那世上最宝贵的东西。蒂尔菲迦尔大着胆子吻了她那像月亮一样洁白的手臂，同时把那一撮灰烬放在她的手心里，接着用感人的调子向她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然后他开始等候从自己美丽的情人嘴里作出有利于自己命运的决定。蒂尔帕勒巴吻了吻那一撮灰烬，好长一段时间她陷入沉思，然后说：“啊！为我献身的情人蒂尔菲迦尔，毫无疑问，你

所拿来的灰烬可以点石成金，它是世界上的宝贵的东西。我衷心地感谢你为我带来了这珍贵的礼物。但是，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宝贵的东西。你走吧，把它找到后再到我这里来吧。我诚心地祝福你，愿真主使你成功！”说完她走出金黄色的帷幕，来到外边，以那多情的姿态让他目睹了自己的花容月貌。接着，她很快就消失了，就像一道闪电，闪光后又隐藏进了云层里。当蒂尔菲迦尔还未能清醒过来时，仆人客气地拉着他的手又从那条暗道把他送了出去，而他这个爱情的追求者再次被打入失望的无底深渊里。

蒂尔菲迦尔失去了勇气。他深深感到，他出生在世界上，为的就是这样绝望地死去。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倒不如登上山崖再向下纵身一跳，以便粉身碎骨，不再倾诉情人的无情。他像疯子一样跳了起来，跌跌撞撞地爬到一座高入云霄的山峰的顶尖。其它任何时候，他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爬上这么高的山峰的，但现在他处于献出生命的狂热之中，这样高的山峰在他看来也不比小土丘高多少。他正要往下跳时，有一个穿着绿色衣服和外面披着绿色长袍的老者，一只手里拿着念珠，另一只手拄着拐杖，出现在他的面前。老者用鼓励他的勇气的调子说：“啊，蒂尔菲迦尔，无知的蒂尔菲迦尔，这是多么怯弱的行为啊！你决心追求爱情，可是你却一点不知道，坚强的意志是追求爱情的征途中首要的出发点。你要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这样失去勇气。东方有一个国家名叫印度，你到那里去，你的理想会实现的。”

说完，先知赫杰不见了。蒂尔菲迦尔向他作了表示感恩的祷告。他获得了新的勇气、新的热情以及非凡的天助，高高兴兴地走下山头，向印度出发了。

他走过充满荆棘的森林，穿过像喷着火焰的沙漠，越过艰险的狭谷和高山，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来到了印度的神圣的国土上。他在一处清凉的泉水中洗了澡，由于疲劳，他在泉水岸边躺了一会儿。傍晚的时候，他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广场上。在那里，躺着无数半死的人或已死而没有埋葬的尸体，兀鹰、乌鸦以及其它凶猛的禽兽围在那儿，整个广场都被血染红了。看到这样一副可怕的景象，蒂尔菲迦尔感到毛骨悚然了。啊，真主，我这是陷入多么危难的境地了！正要死去的人在叹息和呻吟，有的人痛苦地不断伸着脚而断气。猛禽和野兽撕裂着尸体的皮肉，有时撕掉一块便迅速逃走，这种恐怖的景象蒂尔菲迦尔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突然他想到了：这片广场原来是一片战场，而这些尸骨正是英勇战士的遗体。这时他旁边传来了呻吟的声音。蒂尔菲迦尔转过身子，看到一个个子很高大的人耷拉着脑袋躺在地上。他那英勇无畏的面孔由于接近死亡而发黄，鲜血像涌泉一样还从他胸口流出来，可是他的手里仍然握着豪光闪闪的大刀。蒂尔菲迦尔撕了一块破布堵塞住了他的伤口，好使他的血不再流出来。他说：“啊，年轻的壮士，你是谁？”年轻人听后睁开双眼，以豪迈的口气说：“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我是印度的儿子！”说着说着他的眉毛直竖，发黄的脸色因愤怒而发红，而那明晃晃的大刀为了大显身手又发出闪光了。蒂尔菲迦尔明白了：年轻壮士这时把他当成敌人了。他亲切地说：“啊！青年壮士，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从外国来的一个不幸的旅行者。我劳碌奔波来到了这里，请你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我吧！”

听了他的话，受伤的战士很亲切地说：“如果你是外国来的旅行者，那么，你来吧，请你来坐在我身边被血染红的地方吧，因为只有这几寸宽的地方算是我自己的土地了，除了死亡以外，任何人也抢不走了。很遗憾，你在

这样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而我们却不能以待客之礼来接待你。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国家，今天从我们的手里失掉了，我现在成了无国可投的人。”这时他翻过身子又继续说：“但是，我们也向侵略者表明了：拉杰布德人为了自己的国家是如何英勇献身的。你现在看到的这周围的尸体，就是那些牺牲在屠刀下面的人。”他笑了笑又说：“正因为我失去了国家，使我满意的是我在敌人的土地上战斗而死。”他一面把破布从伤口里取了出来，一面说：“这是你给贴上的布吗？让血流出来吧！”

止住它又有什么好处？难道让我在自己的国家里活着受别人的奴役？没有比现在这种死更好的了！”

拉杰布德人是印度以尚武勇敢闻名的一族，属刹帝利种姓。

青年壮士的声音微弱下去，四肢耷拉了下来。血流得过多，已经不再流了，只有时偶尔流出一滴。最后他全身僵硬了，心脏停止了跳动，眼睛闭上了。蒂尔菲迦尔知道，现在他的生命结束了。他对死者慢慢地喊着：“印度母亲必胜。”这时从死者的胸口里流出了最后一滴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忠于祖国的人尽了他爱国的天职。这一景象使蒂尔菲迦尔深受感动。他想：毫无疑问，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一滴血再宝贵的东西了。他马上把那滴血放在手里。在这一滴血的面前，也门的大红宝石也显得微不足道。他一面惊叹勇敢的拉杰布德人的英勇献身，一面向自己的国家出发了。他风餐露宿，经过了许多时日，终于又来到了美丽的公主蒂尔帕勒巴的宫门前。他叫人传话进去说：“蒂尔菲迦尔成功地凯旋归来了，他想面见公主。”蒂尔帕勒巴立刻下令叫他进见，她自己像平常一样坐在金黄色的帷幕的后面，说：“蒂尔菲迦尔，这次你隔了很久才回来。呈上来吧！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在哪里！”

蒂尔菲迦尔一面吻着公主那用凤仙花染过的手指，一面把那一滴血放在她的手心上，接着，激动地把事情的始末说给她听。当他还没有说完的时候，突然金黄色的帷幕拉开了。在蒂尔菲迦尔面前出现了一座布置精致的宫殿，宫殿里，一个个宫女都胜过朱丽叶，蒂尔帕勒巴正威风凛凛地坐在金黄色的宝座上。蒂尔菲迦尔看到了这富丽堂皇的魔术般的景象后惊得目瞪口呆了，他像一尊塑像一样立在那里。这时蒂尔帕勒巴从宝座上站了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和他拥抱在一起。歌手唱起了欢乐的歌，朝臣们向蒂尔菲迦尔献了礼物。这一对好似太阳和月亮一样的情人被尊敬地扶上了宝座。当喜庆的乐曲停了下来时，蒂尔帕勒巴起身双手合掌向蒂尔菲迦尔说：“啊，决心献出生命的情人蒂尔菲迦尔，我的祈祷应验了，真主听到了我的祈祷，而使你获得了成功，你凯旋归来了。从今天起，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女仆。”

指莎士比亚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女主人公。

说完，她要来了一个用宝石镶的小盒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小木牌，上面用金黄色的字迹写着：

“为了保卫祖国而流尽的最后一滴血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1908 . 7

沙伦塔夫人

—

在静悄悄的黑夜里，特桑河的河水冲击着悬崖峭壁，发出转动磨盘一样嗡嗡的悦耳的声响。河的右岸是一个山岗，山岗上筑有一座树林围绕着的古老城堡。座落在山岗东面，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城堡和村落，都是一位崩德拉族首领的荣誉的象征。几个世纪已经过去，崩德拉地区多少小王朝建立后又覆灭了；穆斯林来了又走了；崩德拉族王公们兴起以后又倒下。几乎没有哪个村落或地方不曾受到这种动乱的破坏，可是，只有这一座城堡上面未曾飘扬过任何敌人的胜利的旗帜，只有这一个村落里没有印上任何作乱者的足迹，这是它们的幸运。

阿尼鲁特·辛哈是英雄的拉杰布德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尚武和骁勇的时代，一方面穆斯林军队昂然屹立，另一方面一些强大的印度教王公在同机扼杀比自己弱小的同族。阿尼鲁特·辛哈有一支骑兵和步兵组成的精锐的小卫队；他正是依靠这支卫队来维护自己的家族和它的荣誉。他从来没有度过几天清静的日子。三年前，阿尼鲁特和西德拉小姐结了婚，而他婚后的日日夜夜却是在山林里度过的，西德拉则整天为他的安全祈祷。她多次向丈夫请求，又多次跪倒在他的脚边哭诉，求他别远离她，要不就把她带到圣地去。她认为同丈夫一起去隐居也好，而现在这种分居生活却再也不能忍受了。她亲切地说服他，执拗地要他答应，或者恳求他，可是阿尼鲁特·辛哈是崩德拉人，西德拉凭什么也不能制服他。

拉杰布德人，见第 20 页注。居住在崩德拉地区的崩德拉族是拉杰布德人的一支。

二

一个漆黑的夜里，万籁俱寂，只有星星在天空里眨着眼睛。西德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她的小姑子沙伦塔坐在地板上用悦耳的声音唱着：

罗摩不在身边，

长夜难以入眠。

西德拉说：“别气人了，难道你也睡不着？”

沙伦塔说：“我在给你唱催眠曲呢！”

西德拉：“我的睡意不知哪儿去啦。”

沙伦塔：“也许是找什么人去了。”

这时门打开了，一个身材匀称的英俊的男子走了进来，他就是阿尼鲁特·辛哈。他的衣服全湿透了，身上没有任何武器。西德拉从床上起身，在地板上坐了下来。

沙伦塔问道：“哥哥，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阿尼鲁特说：“我是泅水回来的。”

沙伦塔：“那武器呢？”

阿尼鲁特：“被抢走了。”

沙伦塔：“同你在一起的人呢？”

阿尼鲁特：“都英勇牺牲了。”

西德拉低声地自语，多亏上天保佑他。但是沙伦塔却怒目横眉，脸上勃然变色，激动地说：“哥哥，你损害了家族的荣誉，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沙伦塔是很爱哥哥的。阿尼鲁特·辛哈听到她的责难，难过和羞愧得

无地自容。一度被儿女之情所冲淡的英雄本色再次焕发了光辉，他掉转身说：“沙伦塔，是你提醒了我，你的话我永志不忘。”于是就走了。

漆黑的夜，星光黯淡。阿尼鲁特走出城堡，不一会儿到了河的对岸，消失在黑暗里。西德拉尾随着他，来到城堡的墙边，可是当阿尼鲁特越墙以后，这个满腹离愁的女子却坐在一块岩石上哭泣起来。

这时沙伦塔也已来到这里。西德拉像一条雌蟒般怒气冲冲地说：“荣誉就那么宝贵？”

沙伦塔：“当然。”

西德拉：“如果是你的丈夫，就简直会把他藏在自己心窝里。”

沙伦塔：“不，要用宝剑刺进他的心窝里。”

西德拉固执地说：“会把他藏在衣服里兜着的，好好记住我的话！”

沙伦塔：“有朝一日出现了这样的事，也让你看看我如何履行我的诺言。”

三个月以后，阿尼鲁特战胜了马哈劳尼凯旋归来。又过了一年光景，沙伦塔和阿尔卡的王公金伯德拉伊结了婚，可那天姑嫂间的对话始终像针一样刺痛着各自的心。

三

金伯德拉伊王公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整个崩德拉族都爱戴他，承认他的首领地位。

他一即位就停止了向莫卧儿王朝的皇帝进贡，而且开始靠自己的武力来扩充疆域。莫卧儿王朝的穆斯林部队一再向他进攻，但每次都大败而归。

正在这时，阿尼鲁特把沙伦塔嫁给金伯德拉伊。沙伦塔实现了她的宿愿，她要嫁给一个崩德拉族的英雄的理想达到了。虽然王公的后宫里有五位夫人，可是金伯德拉伊很快发现，从心底里崇拜他的却是沙伦塔。

但是，接连发生的事件使金伯德拉伊不得不投靠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他们属下的小土邦委托给自己的弟弟巴哈尔·辛哈后就到德里去了。这时正值沙加汗统治后期，达拉西戈赫太子执政。太子心地善良，宽宏大量，他早就听说金伯德拉伊的英勇事迹，所以很尊敬他，并把加尔比地方每年收入达90万卢比的宝贵领地分封给他。对金伯德拉伊说来，这还是生平第一次摆脱了连年不断的战争的困扰，享受安乐的生活。白天黑夜，人们都谈论着寻欢作乐的话题。王公沉湎于享受，夫人们醉心于珠宝首饰。这些日子里，沙伦塔却显得局促不安，怏怏不乐。她远远避开各种嬉戏游乐，她对歌舞场像对荒野一样不感兴趣。

一天，金伯德拉伊对沙伦塔说：“沙伦塔，你为什么闷闷不乐？我没见你笑过，难道是生我的气吗？”

沙伦塔眼里含着泪水。她说：“主公，你怎么这么想呢？”

你高兴我也会高兴的。”

金伯德拉伊说：“自从我来到这里，我从没看到你的脸上绽露过迷人的笑容，你从没有亲手喂过我槟榔包吃，从没给我整理过头巾或给我身上佩戴过武器，莫不是爱情的花朵开始凋谢了？”

沙伦塔：“我的主公，你向我提的问题，我怎好回答啊！说实在的，这些日子我的心情有些沉闷；我多么希望我能高高兴兴，可是心头却像有块大石头压着。”

金伯德拉伊自己贪图安逸，所以在他看来，沙伦塔生活得不如意是说

不过去的。他眉头紧皱地说：“我看不出你快快不乐地过日子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在阿尔卡有什么样的幸福是这儿所没有的呢？”

沙伦塔涨红了脸，说：“我说出来你不会生气吧！”

金伯德拉伊说：“不会，你放心地说吧。”

沙伦塔说：“在阿尔卡我是王公的夫人，可在这里我是一个领主的奴仆。在阿尔卡我好似阿逾陀的娑萨里雅，在这里我却不过是皇帝的臣子的妻子。你今天所低头朝拜的皇帝，正是昨天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发抖的人。从夫人变成奴仆，又怎么能让我打起精神高兴呢。你如今的地位和享受的生活，它们的代价太大了。”

娑萨里雅是史诗《罗摩衍那》中十车王的大王后，即罗摩的母亲。

好像一道障眼的帷幕从金伯德拉伊的眼前拉开了。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沙伦塔的精神如此崇高。如同无父无母的孤儿听人谈起母亲就要落泪一样，金伯德拉伊想到阿尔卡，两眼立刻湿润了。他怀着敬佩的心情把沙伦塔拥抱在怀里。

从这天开始，他又挂念起那荒芜的小城，这由于名利诱惑而使他一度离开的地方。

四

游子的归来，使母亲感到宽慰；金伯德拉伊的返回，使崩德拉地区的人们心满意足。幸福降临阿尔卡，人们额手称庆，而沙伦塔的莲花瓣一般的眼睛里又开始闪耀出民族自豪的光芒。

慢慢地过了几个月，这期间沙加汗皇帝生病了。先前，王子们彼此之间忌妒之心就不小，听到皇上患病，这种猜忌就更加炽烈，一个个剑拔弩张。王子穆拉德和穆赫乌丁率领装备齐全的亲兵从南方出发了。这时正值雨季来临，富饶的土地把自己装扮得彩色缤纷，分外好看。

穆拉德和穆赫乌丁得意地不断向前挺进，直抵套勒城附近的金白尔河边，可是在这里遇到了等着迎战的皇家军队。

两位王子惊惶失措了。眼前的河水波涛汹涌，就像一个瑜伽修行者看破红尘一般深邃。

他们不得已给金伯德拉伊捎去了信，请他看在真主的面上来搭救他们的沉船。

王公走进后宫问沙伦塔：“该怎样答复呢？”

沙伦塔说：“必须帮助他们。”

金伯德拉伊说：“那就得和达拉西戈赫结仇了。”

沙伦塔说：“当然啦。不过，给伸手乞求的人以帮助，这种传统的荣誉是应该维护的。”

金伯德拉伊说：“亲爱的，你的回答没有经过仔细考虑。”

沙伦塔说：“我的主公，我深知这条路是艰苦的；可眼下我们不得不让我们战士的血像水一样流淌，我们必须流血，要用自己的血染红金白尔河的波涛。请你相信，只要河水还在奔流不息，它就一直会为我们的英雄歌唱。只要崩德拉人还能留下一个子孙，这些血就会成为他头上的颗颗明珠而光芒四射。”

天空中乌云密布，从阿尔卡城堡里也卷起崩德拉军队的一片黑云，这片黑云迅速地飘向金白尔河。士兵们个个陶醉于英雄主义的气氛。沙伦塔紧紧地拥抱了自己的两位公子，又把槟榔包奉献给王公，说：“崩德拉人的荣

誉现在就掌握在你的手里。”

今天，她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感到格外兴奋。两位王子看到崩德拉军队喜出望外。金伯德拉伊对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他让崩德拉人都埋伏下来，自己却整装带着王子们的部队沿河向西挺进。达拉西戈赫误认为对方要从另外的渡口过河，于是从这里的渡口撤走了军队。埋伏在附近的崩德拉人正等待着他们转移，这时立刻跑出来骑马渡河。金伯德拉伊趁机调转了军队，并让他们尾随崩德拉军队渡河。这场鏖战延续了七个小时。金伯德拉伊赶到前面一看，只见七百个崩德拉人已倒在战场上。

看到金伯德拉伊，崩德拉人又增长了勇气。两位王子的部队也喊着“真主伟大”而发起攻击。皇帝的军队里出现了混乱，阵势开始瓦解。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战斗一直进行到傍晚，鲜血染红了战场。天色逐渐暗下来，激烈的战斗还在继续。皇家的军队眼见就要压倒王子们的军队，这时从西方突然出现了崩德拉的一支人马，飞速地冲击皇家军队的后卫，使他们措手不及，失掉了即将获得的胜利。人们都很诧异，这是哪里来的神兵呢？天真的人都以为是天兵下凡来援助王子们，而当金伯德拉伊走近前去时，只见一女子跳下马来拜倒在他的脚边。金伯德拉伊喜出望外，原来是沙伦塔。

这时战场上派凄凉景象。不久前，那里还是装束整齐的勇士们的队伍；而现在却是一些木然不动的尸体。人类为了自私的目的，从来就是残杀自己的同类的。

现在，胜利了的队伍忙于夺取战利品。前不久还是人和人之间的搏斗，那还是一幕勇气和力量较量的场景；而现在却是一幅卑鄙龌龊的、令人沮丧的画面。那时人成了动物，而现在人连动物也不如了。

在这场掠夺中，人们发现了皇家军队统帅瓦利·巴哈杜尔·汗躺在那里，他的战马正在他身旁甩着尾巴驱赶蝇群。王公非常喜欢马，见到这马就爱上了它。这是一匹伊拉克种骏马，它的每一部分都像用模型铸出来的；狮子一样的胸脯，老虎一般的腰。人们看到它对主人的忠心和眷恋都感到十分惊异。王公下令，不准用武器伤害这匹可爱的马，要把它活捉来，为他的马厩增加光彩。谁能把马捉到，他将给以重赏。

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围拢来，但是谁也不敢走近它。有的在亲切地呼唤，有的忙着用绳索套，但都是枉费心机。那里慢慢地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战士。

沙伦塔走出帐篷，从容不迫地走到马的跟前。她的眼睛里没有诱骗的神色，而是闪耀着爱的光辉。马低下了头。夫人把手放在马的颈项上，抚摩着它的脊背。马把脸藏在她的衣角里。夫人拉起缰绳走向帐篷，马不声不响地跟着她走，好像它本来就是她的坐骑。

如果这匹马对待沙伦塔也毫无情义，那倒也好了，因为对王室说来，正是这匹骏马后来成了金鹿。

史诗《罗摩衍那》中十首妖王利用小妖化成金鹿，引开罗摩兄弟而劫走了悉达，这里指祸根之意。

五

世界是一片战场，在这战场上只有当机立断的统帅才能取得胜利。他能抓住有利时机热情饱满地冲锋陷阵；在危急的时刻，他也会情绪镇定地撤退。这样的英雄是国家的缔造者，而历史也将称颂他的英名。

但是在战场上有时也会有这样一种勇士：他只知利用时机冲锋，但不

知在危急关头退却。这样的英雄为了道义而断送胜利，他们可以使自己全军覆没，但是一旦前进到了某一地方，则决不后退一步。这种人在世界上能获胜的很少，但是他们的失败往往比胜利更加光荣。如果说老练的统帅是国家的奠基者，那么，临危不惧、为荣誉而献身的勇士却使民族的大厦显得更加崇高，同时还在自己民族的心里打上道义的光荣印记。他即使没有获胜，可是只要有人说起他，在集会上提到他的名字，听众就会异口同声地称颂他的荣誉和光荣。沙伦塔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王子穆赫乌丁沿着金白尔河向阿格拉进发时，幸运正等待着他。当他到达阿格拉时，胜利之神已为他安排了宝座。

穆赫乌丁是个善于用人的人，他即位后赦免了皇家军队的将领，并恢复了他们的官职。

为了酬谢金伯德拉伊王公宝贵的援助，封给他统帅 12000 军队的官职。从阿尔卡到贝拿勒斯，从贝拿勒斯到叶木那河的一大片土地成了他的封地。崩德拉王公又成了皇帝的臣子，他又一次享受荣华富贵，而沙伦塔也再一次陷入寄人篱下的悲哀。

瓦利·巴哈杜尔·汗是能说会道的人，他的花言巧语很快使他成了新皇帝的宠信，在朝廷里人人都很尊敬他。

作者没有写他是如何从金白尔河边的战场上死里逃生的情节。

由于丢失了马，瓦利·巴哈杜尔·汗感到很伤心。一天，沙伦塔的公子切德尔沙尔骑着那匹马出去游玩，经过他的府邸。巴哈杜尔·汗正等待着时机，他马上示意随从动手。公子一人无可奈何，徒步回家，把这事告诉了沙伦塔。夫人涨红了脸，说：“丢了马我并不感到难过。难过的是你为什么还活着回来？难道你的身体里就没有崩德拉人的血？马夺不回来倒也罢了，但是你总应该让人知道：从一个崩德拉孩子手里抢走马，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说完，她下令 25 名战士作好准备，自己佩戴了武器和战士们一起来到瓦利·巴哈杜尔·汗居住的地方。瓦利·巴哈杜尔·汗正好骑了那匹马到朝房去了。沙伦塔一行像一股激流一般涌向朝房，不一会儿冲到了皇帝的朝房前面。朝房里骚动起来，文武官员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皇帝也驾到。人们握紧自己的剑把，闹成一片。多少只眼睛曾在这朝房里看见过阿木尔·辛哈的宝剑的闪光，人们又一次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莫卧儿王朝后期，仍不断有印度教的王公贵族起来反抗，阿木尔·辛哈就是其中之一。

沙伦塔大声地说：“汗老爷，多丢脸的事呀！你的勇敢本应在金白尔河岸显示出来，如今却在一个无知的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了。你抢走孩子的马，难道有什么道理吗？”

瓦利·巴哈杜尔·汗的眼睛里迸发着火星。他恶狠狠地说：“别人有什么权利利用我的东西？”

夫人说：“那不是你的东西，而是我的战利品。它是在战场上得到的，我有权利使用它。难道你连这一点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懂？”

汗：“我不能把那匹马给你。作为交换，我整个马厩的马都可以送给你。”

夫人：“我一定要取回我的马。”

汗：“我宁可出同样价值的珠宝，也不能给马。”

夫人：“那么就让宝剑来作决定。”崩德拉战士们拔出了宝剑，朝房的

地面眼看就要浸在血泊里。这时皇帝出面调停，说：“夫人，你制止住你的士兵吧。你会得到马的，但是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夫人：“为了马，一切我在所不惜。”

皇帝：“领地和高官呢？”

夫人：“这算不了什么。”

皇帝：“连自己的土邦？”

夫人：“对，土邦也算不了什么。”

皇帝：“只是为了一匹马？”

夫人：“不，是为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皇帝：“什么？”

夫人：“自己的尊严和荣誉。”

这样，夫人为了一匹马而失去了广大的领地、高官和朝廷的宠信；不仅如此，她还因此种下了祸根。金伯德拉伊从此再也得不到安宁。

六

金伯德拉伊王公又一次光临阿尔卡的城堡。他对失去领地和官职感到非常伤心，但是他毫无怨言。他深知沙伦塔的性格，这时候抱怨会伤害她的自尊心。

在这里过了一些平静日子，可是皇帝并没有忘记沙伦塔刺耳的话语，他是根本不会宽恕她的。当他对他的弟兄感到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就派了一支大军来惩罚金伯德拉伊的傲慢。他命 22 个富有经验的将领组织这次进攻。崩德拉人秀帕格伦是皇帝的省督，也是金伯德拉伊儿时的挚友和同窗，但他决心打败金伯德拉伊。还有一些崩德拉首领背弃了王公，倒向皇帝的省督一边。展开了一场激战，崩德拉族弟兄们的剑被血染红了。王公在这场战斗中虽然取得了胜利，却从此一蹶不振。邻近的其他崩德拉王公本是他一边的人，后来竟成了皇帝的宠信。他的朋友中有的战死，有的背弃了他，甚至一些亲戚也对他冷淡了，但是金伯德拉伊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勇气和耐心。他放弃了阿尔卡，有三年的时间他一直隐匿在崩德拉地区的深山密林里。皇帝的军队像猎犬般在整个地区搜索，王公经常要和他们遭遇。沙伦塔始终和丈夫在一起，鼓起他的勇气。当他处在危急关头，失去耐心和希望的时候，自卫的神圣职责激励着他。三年过去了，皇帝的将领们最后给皇帝上书说，要猎取这头狮子，除陛下以外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皇帝下令要他们撤军，解除包围。金伯德拉伊以为摆脱了困境，但很快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七

三周以来，皇帝的军队包围了阿尔卡，就像尖刻的言词能把心刺伤一样，火炮的炮弹也打穿了阿尔卡城堡的墙。城堡内被围困着两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儿童比妇女略少。男子在日渐减少。四面的通道都被堵死，城堡被围得水泄不通。粮草将尽。妇女们为了让男人和孩子们活下去，自己绝食。人们感到失望，妇女们向着太阳举起双手诅咒敌人，孩子们恨得躲在墙后向敌人扔石头，可怜只勉强扔到墙外。金伯德拉伊自己正在发烧，他已经几天没有起床了。人们看到他还感到一些宽慰，但是他的病却使整个城堡笼罩着一层失望的阴影。

王公对沙伦塔说：“今天敌人一定会进攻城堡。”

沙伦塔：“愿老天保佑，不要看到这一天。”

王公：“我最担心的是这些无依无靠的妇女和儿童也将跟着一起遭

殃。”

沙伦塔：“我们离开这里怎么样？”

王公：“撇下这些无依无靠的人？”

沙伦塔：“这个时候留下他们才好。我们不在这里，敌人反会对他们好些的。”

王公：“不行，不能抛弃他们。我绝不能甩开那些为我们献出了生命的人的孤儿寡妇。”

沙伦塔：“不过我们在这里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王公：“我们可以和他们同生死，我要为保卫他们而战斗到死。我可以为他们向皇帝的军队求情，我可以忍受流放的苦难，但不能在危急关头甩掉他们。”

沙伦塔惭愧得低下了头。她开始想：“毫无疑问，把自己的亲人扔在火里逃命是可耻的。我怎么会成了这么个自私自利的人？”但是她转念一想，说：“如果你确信他们不会遭到残杀，那就不妨碍你离开这里吧？”

王公想了一想说：“谁能使我相信呢？”

沙伦塔：“皇帝的统帅的书面许诺。”

王公：“行，那我就高兴地离开。”

沙伦塔陷入沉思：怎样才能使得皇帝的统帅许下这种诺言呢？谁能带着这个要求前往呢？那些残酷无情的人深信自己会取得胜利，是不会答应的。我身边有谁这样灵活、善辩和机智，能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呢？如果切德尔沙尔愿意，是可以做到的，他具有这一切才智。

夫人打定了主意，然后把切德尔沙尔叫来，这是她的四个儿子中间最聪明、最勇敢的一个，夫人也最疼他。当切德尔沙尔来向夫人行礼时，她的两眼润湿了，从心底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切德尔沙尔问道：“妈妈，您有什么吩咐？”

夫人说：“今天的战局怎么样？”

切德尔沙尔：“又牺牲了50个战士。”

夫人：“崩德拉人的荣誉如今只有靠天了。”

切德尔沙尔：“我们今天晚上去进行偷袭。”

夫人简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接着问道：“这项任务交付给谁呢？”

切德尔沙尔：“交给我吧！”

“你能完成吗？”

“能，我完全有信心。”

“那好，你去吧，愿上天保佑。”

切德尔沙尔临走的时候，夫人紧紧地拥抱了他，然后朝天举起双手说：“仁慈的主，为了崩德拉人的荣誉尊严，我奉献出我年轻有为的儿子，现在一切由您作主，我已经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请您答应吧！”

八

次日清晨，沙伦塔沐浴后带着盛祭品的盘子向神庙走去。她脸色发黄，眼皮下出现了阴影。她走到庙门口时，只见一支飞箭落在她的盘子里，箭头用一张纸条包着。沙伦塔把盘子放在神庙的台阶上，打开纸条一看，高兴得露出了笑容。然而这种高兴是非常短暂的。啊，为了这纸条她失掉了自己亲爱的儿子，有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来换取一张纸条呢？

沙伦塔从神庙回来以后，走到金伯德拉伊王公身边说：“我的主公，现

在履行你许下的诺言吧！”王公惊讶地问道：“你履行了你的诺言吗？”夫人把那书面许诺交给王公。金伯德拉伊仔细地看了以后说：“现在我可以走了。如果上天许可，我一定再次来惩罚敌人。不过，沙伦塔，你说真话，为了这张纸条，你付出了什么代价？”

夫人哽咽着说：“很不少。”

王公说：“你说给我听听。”

夫人：“一个年轻的儿子。”

王公像中了箭一样，问道：“谁？恩格德拉伊？”

夫人：“不是。”

王公：“勒登沙赫？”

夫人：“不是。”

王公：“切德尔沙尔？”

夫人：“对啦。”

就像一只中弹的飞鸟拍打一下翅膀，然后断气跌落下来一样，金伯德拉伊从床上跳起来，接着又昏迷过去，倒下了。切德尔沙尔是他最喜爱的儿子，是他对未来的全部希望的依托。当他恢复了知觉时，他说：“沙伦塔，你搞糟了。一旦切德尔沙尔被害，崩德拉族就完蛋了。”

夜色深沉，沙伦塔夫人自己骑着马，将金伯德拉伊安顿在轿子里，从城堡的秘密小道出走了。很久以前，也是一个如此漆黑和凄凉的夜里，沙伦塔曾对西德拉夫人说过几句刺耳的话。当时西德拉夫人所作的预言，如今已经应验了：可是沙伦塔给她的答复，难道也会成为事实吗？

九

到了中午，烈日当空，照得火辣辣的。一股猛烈而烫人的热浪使山林都像着了火，令人感到仿佛火神带领了它的全部人马咆哮而来，使天空都吓得发抖。沙伦塔夫人骑着马带着金伯德拉伊正向西走去，离开阿尔卡已经好几十里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越来越清楚，他们现在已经脱离了险境。王公昏昏沉沉地在轿子里躺着，轿夫们则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轿子后面跟着五个骑兵。由于口渴，大家都十分狼狈，个个口干舌燥，眼睛向四下打量着树荫和水井。

突然，沙伦塔回头一看，只见追来一彪人马。她预感到情况不妙，这些人肯定是敌人。

接着她又想，可能是她的儿子带着自己的人马前来接应他们。人在失望中总是抱有一线希望。她好一阵子陷入这种希望和恐惧交织的心情之中。直到那队人马走近，兵士们的武器都看得清楚了。这时夫人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气，她的身体像枯草一般颤抖了。原来是皇帝的兵马。

沙伦塔命令轿夫们放下轿子。崩德拉战士也抽出了宝剑。王公的情形很凄惨，但是就像即将熄灭的火一遇到风仍然闪耀起来一样，金伯德拉伊一旦感到大难临头，他那衰弱的身躯里的英雄本色也显露出了光芒。他掀开轿帘，手执弓箭，走了出来；但是那张过去在他手里像因陀罗手里的雷杵一样纯熟的弓；这时却一点也拉不动。他只感到天旋地转，两腿哆嗦，倒在地上了。不祥的结局是肯定的。就像一只没有翅膀的鸟，看到蛇朝它扑来，往上蹦着又摔落下来一样，金伯德拉伊王公挣扎着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沙伦塔扶起他坐下，哭着想说些什么，但是只说出了“我的主公”，就再也吐不出一个字了。为荣誉、尊严可以献身的沙伦塔，这时像一个平凡的女子一

样无能为力。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软弱也是女性的美德。

根据印度神话，因陀罗是神王，雷杵是他的武器。

金伯德拉伊说：“沙伦塔，你看，我们又一个勇士倒下了。多可悲呀！一辈子提心吊胆的灾祸竟在这最后的时刻降临了。敌人就在我眼前要用手玷污你骄傲的身体，而我却在这里动弹不得。唉！死神啊，你什么时候到来呢！”他说着，内心产生了一个念头；他把手伸向宝剑，但是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于是他对沙伦塔说：“亲爱的，你有多少次维护了我的尊严！”

听到这话，沙伦塔焦黄的脸上呈现出欣喜之色，她的眼泪干了。她现在对丈夫可能还有点用，这样的希望使她打起了精神。她带着充满信心的神色朝王公看了看，说：“如果上天愿意，我至死也要维护你的尊严。”

夫人还以为是王公暗示她自尽。

金伯德拉伊说：“你从来没有不听我的话。”

沙伦塔：“至死也听从你的吩咐。”

王公：“这是我最后一次请求，你可不要拒绝。”

沙伦塔抽出宝剑，对着自己的胸口说：“这算不得你的命令，而是我衷心的希望。但愿在我死后我的头能够倒在你的脚前。”

金伯德拉伊说：“你没有懂我的意思。难道你可以把我扔在敌人手里，让我戴着脚镣手铐，在德里街头成为人人耻笑的角色吗？”

夫人用迷惑不解的眼光望着王公，她没有领会他的意思。

王公：“我要向你乞求一个恩典。”

夫人：“你爽快地说出来吧！”

王公：“这是我最后的要求，我说出来，你会照办吗？”

夫人：“万死不辞。”

王公：“好，你既然答应，就不能拒绝了。”

夫人颤抖着说：“只等你说出口。”

王公：“用你的剑刺进我的心窝。”

夫人像是遭到了晴天霹雳。她说：“我的主公……”往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现在她完全陷入绝望之中。

王公：“我决不愿戴着脚镣手铐活着。”

夫人：“可我怎么能够那样做呢？”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战士倒下了。王公不耐烦地说：“过去不就是凭着这点维护尊严的胆量而感到骄傲吗？”

皇帝的军队向王公扑来了。王公绝望地瞅着夫人。夫人举棋不定地站了一会儿。但是，在紧急关头，人们往往是能够当机立断的。当士兵快要俘虏住王公时，沙伦塔像闪电一样扑了上去，把手中的宝剑刺进了王公的心窝。

爱情的船在情海里覆没了。血从王公的胸口喷射出来，但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

是怎样的一颗心啊！可以为丈夫而献身的妻子，今天却让丈夫死在自己的手里！曾经由于她的紧紧拥抱而尽情享受过青春欢乐的一颗心，曾经是她全部理想的核心的一颗心，曾经是她骄傲的源泉的一颗心，今天却由她的宝剑刺穿了；有哪个女子的宝剑曾干出这样的事来呢！

啊！自尊的结局多么悲惨！乌德伊城和马拉巴尔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迹。

皇帝的军队看到沙伦塔这种胆量和沉着，都惊呆了。

带兵的军官走上前来说：“夫人，真主可以作证，我们都是你的奴仆。你有什么吩咐，我们一定马上照办。”

沙伦塔说：“如果我们的儿子有哪个还活着的话，就把这两具尸体交给他。”

说完，她又用那柄宝剑刺进了自己的心窝。当她昏迷过去，倒在地上时，她的头正好垂在金伯德拉伊王公的胸前。

1910 . 9

高尚

—

雨季 7 月的一天，少奶奶勒沃蒂脚上涂了凤仙花汁，梳好了头，在头顶中央抹了红色朱砂，然后走到婆婆跟前，对婆婆说：“妈，今天我也去看庙会。”

脚上或手上涂上凤仙花的红色花汁，是印度妇女的一种传统打扮。

这是印度已婚妇女的迹象，并用以表示吉祥，如果丈夫死去，就不再保留。

勒沃蒂是婆罗门金达姆尼的妻子。金达姆尼看到求学无望就转向求利了。他开始放债，不过与其他债主相反，除了特殊情况而外，他认为收取的利息超过 25% 是不妥当的。

勒沃蒂的婆婆正抱着孙女坐在床上。听了媳妇的话，说：

“你会淋着雨的，还会让孩子着凉。”

勒沃蒂说：“不会，妈，我不会去很久，很快就会回来的。”

勒沃蒂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正由婆婆抱着，男孩赫拉姆尼已经 6 岁多了。勒沃蒂给男孩穿上整齐的衣服，为了不中人家的邪眼，她给孩子的额上和脸颊上都涂了乌烟点，还让孩子拿着一根彩色木棍儿，以便在庙会上拨弄布娃娃。然后，她和女伴们一起去看庙会了。迷信的人害怕孩子被不怀好意的人或心怀嫉妒的人看后短命，故意不让孩子的相貌那么显眼。

这时乌云布满了天空。吉尔德湖的岸边，围着一大群妇女。她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湖边平坦如茵的草地上尽情地享受着细雨纷飞的雨季来临的乐趣。树枝上吊着秋千架，有的愉快地唱起了雨季的歌，有的坐在湖边戏水。令人陶醉的清凉的蒙蒙细雨，小山上透明的翠绿，湖面上诱人的微波，这一切把大自然点缀得使人心旷神怡。

今天是给布娃娃送行的日子，布娃娃将各自去婆家。少女们在脚上和手上擦上凤仙花汁，给布娃娃穿戴整齐，纷纷来到这里为布娃娃送行。她们把布娃娃放在湖里，让水波将它们飘走，同时兴致勃勃地唱起了雨季的歌。

可是这些受抚爱的布娃娃一离开它们的小主人的怀抱被投进湖水之后，棍子和竿子就像雨点一样落在它们身上了。

勒沃蒂正观看这一有趣的情景。她的孩子赫拉姆尼站在湖岸的台阶上和少女们一同用棍子聚精会神地敲打布娃娃。台阶上长满了苔藓，忽然他的

脚一滑，落进了水里。勒沃蒂尖叫着跑了过来，她捶胸顿足地喊了起来，很快围上了一大群男男女女，但是谁也没有出于人道之心，跳进水里把落水的孩子救上岸来，也许是怕把理好了的头发弄乱！也许是怕把整齐的衣服弄湿！有多少男子有救人的勇气呢？十分钟过去了，也没有看见有人敢下水。可怜的勒沃蒂正呼天抢地地大哭。突然有一个骑着马的男子从一边走过来了，他看见围着的人群就下了马，向一个看热闹的人问道：“围这么多人干什么？”看热闹的人回答他：“有一个孩子落水了！”

过路的人又问：“在哪里？”

看热闹的人说：“就在妇女站着哭的那儿。”

过路人立刻脱下了身上厚厚的短外衣，把围裤紧扎在腰间，跳进了水里。周围的人都屏息无声，一个个都感到惊讶：这个人是谁呢？只见他第一次潜进水里，出来时带着孩子的帽子，第二次潜进水里，捞起了孩子的棍子，第三次潜入水后出来时，他怀里抱着那个落水的儿童。看热闹的人一阵欢呼。孩子的母亲跑来搂着孩子。这时婆罗门金达姆尼的几个朋友正好来了，他们马上开始抢救昏迷了的孩子，半个小时以后，孩子的眼睁开了。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懂点医学的人说：“如果再迟两分钟，就不可能救活孩子了。”可是当人们开始找那个不知名的做好事的人时，他却连影子也不见了，派人四下去找，甚至找遍了整个庙会，但是哪儿也没有。

二

20 年的时间过去了，婆罗门金达姆尼所经营的放债业务越来越兴旺。这期间，他的母亲满 70 岁的那年去世了，金达姆尼以母亲的名义修了一座神庙。勒沃蒂已经由媳妇成了婆婆。银钱来往帐项都由赫拉姆尼来管理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体格魁梧，身体健壮的年轻人，脾气很好，心地善良。有时他还背着父亲借钱给穷苦的农民，不收取利息，金达姆尼有几次对儿子的这种过错很生气，甚至发出了要分家的威胁。赫拉姆尼有一次向一所梵文学校捐了 50 个卢比，老婆罗门气得有两天没有吃饭。像这种不愉快的事近来时有发生。正因为如此，赫拉姆尼的性格和父亲总有些不那么合拍。可是他这么做，都是勒沃蒂暗地出的主意。每当镇上的穷苦的寡妇们，或者受地主欺压的农妇们来到勒沃蒂身边，向赫拉姆尼致谢并祝福时，她就感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她更幸福的人了，再也没有比她儿子更善良的人了。接着，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一天，赫拉姆尼掉进了吉尔德湖里，于是那位救了她宝宝性命的人的形象就出现在她的眼前，她从心底里向那个人祝福。她多么希望能够见到那个人，多么渴望倒在他的脚前。如今她已经深信不疑了，那个救她的宝宝的不是凡人，而是一位天神。

现在她所坐的床，正是当年她的婆婆坐着逗一对孙儿孙女的地方。

今天是赫拉姆尼满 27 周岁的生日，对勒沃蒂来说，这一天是一年中吉祥的日子。今天他那颗仁慈的心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慷慨，而也只有慷慨施舍这样一项冤枉的开支是连婆罗门金达姆尼也都同意的。今天勒沃蒂很高兴，激动得落泪，她内心对那行了好而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所流露出的祝福，更加深了她那内心的无限感激之情，正因为有当年的那一天，她才能看到今天，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

三

一天，赫拉姆尼来对勒沃蒂说：“妈，悉利布尔村的土地在拍卖，如果你同意，我就出钱买下来。”

勒沃蒂问道：“是整个村子的土地吗？”

赫拉姆尼说：“是整个村子的土地。村子很不错，不大也不小，离这儿几里地。现在有人已经出到两万卢比的价钱了，再增加一两万卢比就能买下来。”

勒沃蒂：“和你爸爸商量商量吧。”

赫拉姆尼说：“谁有空和他消磨两个钟头的时间呢？”

赫拉姆尼现在已经成了家里当家主事的人。金达姆尼的话不大算数了，可怜的老头，现在只有戴着眼镜坐在软椅上在咳嗽中度过时光。

第二天，悉利布尔村转到赫拉姆尼的名下了，他从一个债主成了地主。他带了他的帐房和两个听差去看自己新买的村子。悉利布尔村的农民得知了消息，新地主将第一次光临，所以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献礼的东西。第五天傍晚的时候，赫拉姆尼进了村子，有人用酸奶和米饭在他额上划了符志。大约有 300 个佃农垂着手，伺候着他直到深夜。大清早经纪人把佃农一一介绍给他，凡是到地主面前来的佃农，就按自己的身份拿出一个或两个卢比放在他的脚边，到中午的时候，大约差不多有 500 个卢比了。

赫拉姆尼第一次尝到了当地主的滋味，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钱财和力量的乐处。世界上最大同时也是最有害的乐处就是金钱带来的乐处。当佃农的名单都念完了的时候，赫拉姆尼对经纪人说：“再没有漏下佃农么？”

经纪人说：“漏下了，先生，还漏了一个名叫德赫达·森赫的佃农。”

赫拉姆尼：“他为什么不来？”

经纪人：“他有一股傲劲。”

赫拉姆尼：“我要打掉他那股傲劲，把他叫来吧！”

不久，有一个老头，手拄拐杖来了。他行过礼后就坐在地上了，既没有献礼也没有送钱。赫拉姆尼看到他这样一副高傲的样子很是生气，他厉声地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和地主打过交道吧？我要使你忘掉你的傲慢！”

德赫达·森赫瞪了赫拉姆尼一眼，然后回答道：“在我面前，多达 20 个地主露过面，又都走了。可是，还从来没有任何地主发出过这种威胁！”

说完他拾起拐杖，回家去了。

老太婆问他：“见过新地主了吧？是怎样的一个人？”

德赫达·森赫：“是个好人，我认出他来了。”

老太婆：“你以前同他见过面？”

德赫达·森赫：“我认识他已经有 20 年了，你还记得我说过的庙会上玩布娃娃的事吧？”

自那天起，德赫达·森赫再也没有到赫拉姆尼那里去了。

四

半年过后，勒沃蒂也有兴趣要看一看悉利布尔村了，她带着媳妇以及孙子来到悉利布尔村。村里所有的妇女都来看望她，其中也有德赫达·森赫的老太婆。勒沃蒂看到她的谈吐、仪容和性格后感到诧异，当她起身要走时，勒沃蒂对她说：“老太太，以后常来吧，看到你我心里很高兴。”

这样，这两位妇女之间的来往逐渐密切了，这是一种情况。而另外呢，赫拉姆尼在经纪人的唆使下正在设法向德赫达·森赫夺佃。

5 月中的一天，赫拉姆尼家里为他作过生日的准备。勒沃蒂正在用筛子筛面粉，这时德赫达·森赫的老太婆来了。勒沃蒂笑着对她说：“老太太，明天请你来我们家做客。”

老太婆说：“对你的邀请我非常感谢。是满多少岁的生日呀？”

勒沃蒂：“满29岁了。”

老太婆：“愿老天爷保佑，今后你还能看到他这样过上一百个生日。”

勒沃蒂：“老太太，你说的话很吉利。我们许了多少愿，还了多少愿，这才托你们的福，能够有今天。当他还不到7岁的时候，曾发生过几乎丧生的危险。我去看布娃娃的庙会，他掉进了水里。我的天，一个圣人来救了他的命，他的命是那个圣人给的。我叫人到处找，始终未找到那个圣人。每过一个生日，我以圣人的名义存放一百卢比，现在已经两千多个卢比了。儿子的心愿是想以圣人的名义在悉利布尔村修一座庙。老太太，说真的，如果能够见到那位圣人，那我的一生算不白活了，就满足我的心愿了。”

勒沃蒂说完停下来时，老太婆的眼中淌下了眼泪。

第二天，一边在庆祝赫拉姆尼的生日，而另一边德赫达·森赫的田被夺走了。老太婆对丈夫说：“我到勒沃蒂那里喊冤去。”

德赫达·森赫说：“只要我活着，千万别这么做。”

五

6月到了，老天爷表现得很慷慨，下了透雨。悉利布尔村的农民都开始了犁地。德赫达·森赫用羡慕的目光望着农民下地，他的两眼久久地停留在地里。

德赫达·森赫有一头奶牛，现在他整天放这头奶牛，他的一生现在只有这唯一的依靠了，他就靠着卖牛奶和卖牛粪饼过日子。有时老夫妻俩还不得不饿肚子，他忍受了这一切苦难，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到赫拉姆尼那里去哭穷。赫拉姆尼立意要羞辱他，可是自己却受到了藐视。他是胜利了，然而实际上是失败了。他用自己的卑劣的微火是无法把久经风霜的钢铁烤弯曲的。

有一天勒沃蒂说：“孩子，你折磨了穷人，这不是好事。”赫拉姆尼激动地说：“他不是穷人。我要打掉他的傲气！”

因金钱而飘飘然的地主忙着要打掉那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正如无知的幼儿要和影子争斗一样。

六

德赫达·森赫好歹度过了一年，又是雨季来临了。他的家没有重新翻盖过，下过几天倾盆大雨后，他的房子的一边倒塌了。那里正是系奶牛的地方，奶牛被压死，他本人也受了重伤。从那天起，他就开始发烧了。有谁给他治病呢？何况生活的唯一依靠已经断送了。无情的苦难摧残了他，房子没有倒的部分也浸满了水，家中一颗粮食也没有。德赫达·森赫正躺在黑暗的角落里呻吟，这时勒沃蒂来到他的家里。他睁开了眼，问：“是谁呀？”

老太婆答道：“是勒沃蒂太太。”

德赫达·森赫：“我很荣幸，她太怜悯我了。”

勒沃蒂很不好意思地说：“老太太，老天爷知道，我对我的儿子很不安。你们有什么困难，就对我说吧，你们受了这么大的灾难，也没有告诉我！”

说完勒沃蒂把一小包卢比的钱放在老太婆的面前。

听见卢比的响声，德赫达·森赫坐了起来说：“太太，我们不贪求金钱，不要让我断气的时候犯罪吧！”

第二天，赫拉姆尼也带着自己的随从打那儿过，他看到坍塌的房子后笑了。他心里思索着，毕竟算是打掉了他的傲气。他走进房子，说：“德赫达·森赫，现在怎样啦？”

德赫达·森赫慢慢答道：“一切都托老天爷的福，你怎么忘了？”

赫拉姆尼第二次又失败了，他期待着德赫达·森赫会跪在他的脚前哀求他的这种愿望仍未能实现。就在那天夜里，那个可怜的，自由自在的，诚实而又没有私心的德赫达·森赫离开了这个世界。

七

现在老太婆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没有人来为她分忧，也将没有人为她的死而洒下几滴同情的眼泪。穷困的处境更加重了苦难，尽管生活中最起码的东西不能愈合死亡留下的伤口，然而对伤口毕竟可以起一些作用。

担心吃的问题是一种灾难，如今，老太婆从地里和牧场拾来牛粪，做成饼后出卖。看到她拄着拐杖到地里去，又看到她头顶着满筐牛粪，被压得喘着气从地里回来，是一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甚至赫拉姆尼看到后也对她产生了同情。有一天他准备了面粉、豆和米，装成几个袋子，勒沃蒂自己带着这些东西去了。可是老太婆含着泪说：“勒沃蒂，只要眼睛还能看得见，手脚还能动，我不要施舍，别让我这个不久于人世的人再犯罪过吧！”

从那天起，赫拉姆尼再也没有胆量从物质上对她表示同情了。

有一天勒沃蒂从老太婆那里买了牛粪饼。村子里一个拜沙可买 30 块，勒沃蒂想给一个拜沙只要 20 块牛粪饼。从那天起，老太婆不再给她家送牛粪饼了。

印度旧币制：一卢比等于 16 安那，一安那等于 4 拜沙。

这个像女神一样的人世界上有多少啊！难道她不知道，只要她把隐藏的秘密说了出来，她就可以结束所有的苦难，她岂有得不到报答之理？可是俗话说“行了好，快忘掉”，也许在她的心中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曾经施恩于勒沃蒂。

这位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为自己的尊严宁可死去的老太婆，在丈夫死后还活了三年。这三年长的时间，她是多么艰难地度过的，一想到那副情景就使人毛骨悚然。她有时一连几天吃不上饭，有时捡不到牛粪，有时牛粪饼又被人偷走，这真是老天爷有意这么安排。

有的人家里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吃的人；而有的人却受苦一辈子，什么吃的也没有。

老太婆忍受了一切痛苦，可是她从来没有在人前伸过手。

八

赫拉姆尼又过 34 岁生日了，家里响起了优美的鼓乐声。一边用酥油在炸油饼，另一边炸油饼时用的是普通的植物油。用酥油炸的油饼是为富足的婆罗门准备的，而用植物油炸的油饼则是为饥饿的穷苦人和身份卑微的人准备的。

忽然有一个妇人来对勒沃蒂说：“德赫达·森赫的那个老太婆不知要怎么了，她叫你去呢！”

勒沃蒂心里想：“惟愿能吉利地度过今天这个日子！老太婆不会是快死了吧？”

她这么一想，就不打算去看老太婆了。赫拉姆尼见母亲不想去，他自己去了。近来他开始对老太婆产生了怜悯之心。可是，勒沃蒂却赶到大门口来劝阻他，这就是那仁慈的、善良而又高尚的勒沃蒂啊！

赫拉姆尼来到老太婆的家里，那儿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老太

婆的脸色一片蜡黄，眼看就要断气了。赫拉姆尼高声叫道：“老太太，我是赫拉姆尼。”

老太婆睁开了两眼，示意叫他把头靠近她，然后她断断续续地说：“我床头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丈夫的骨灰，还有我成寡妇之前用的朱砂，请你把这两样东西洒在阿拉哈巴德的恒河里。”

说完，她闭上了眼睛。赫拉姆尼打开盒子，里面妥善地放着这两样东西，此外，在一个小包裹里还放着 10 个卢比，大约是作为安葬费。

夜里，老太婆永远地结束了痛苦的一生。

就在那天夜里，勒沃蒂作了一个梦。她梦见 7 月的庙会上，乌云满天，她站在吉尔德湖的岸边，这时赫拉姆尼掉进湖水里，她开始捶胸顿足大哭，突然一个老者跳进湖里把赫拉姆尼捞了起来，勒沃蒂跪倒在他的脚前问他：“您是谁？”

他答道：“我住在悉利布尔村，名叫德赫达·森赫。”

悉利布尔村现在仍属赫拉姆尼所有，不过这个村子比以前热闹多了。到那里去的人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湿婆神庙的金顶。德赫达·森赫原来住的地方，修了这座湿婆神庙。神庙的前面又修了一口用砖石砌的水井和一座宗教会馆，游客在这儿歇脚住宿，并称颂德赫达·森赫的高尚行为。这座神庙和宗教会馆以他的名字而远近闻名。

1910 . 9

赫勒道尔王公

崩德尔地方有一个古老的阿尔卡小王国，其王公是崩德拉族人。这些崩德拉族人世代在高山峡谷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有一时期阿尔卡王国的王公名叫纠恰尔·辛哈，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小君主。那时沙加汗是德里在位的皇帝。当康加汗·罗蒂发动叛乱，在皇朝疆域内烧杀抢掠，并且骚扰到阿尔卡时，纠恰尔·辛哈奋起进行了抵抗。这一壮举使知人善任的沙加汗皇帝龙颜大悦，他当即委任纠恰尔·辛哈王公以治理南方的重任。皇朝的钦差使臣持着皇帝的赏赐和委任的诏书来见王公，这一天阿尔卡地方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一番。于是，王公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一面准备赴任的行装，一面把自己的弟弟赫勒道尔·辛哈叫来说：“御弟，我要走了。现在我把王位交给你，你要一心一意地爱护它。公正是国君最大的支柱，公正的堡垒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即使他带了罗波那或因陀罗的全部人马来攻也罢。不过，只有老百姓也认为是公正的才算是真正的公正。你的职责不仅是公正地办事，而且要在公正方面取信于民。我还有什么必要再嘱咐你呢？你本来就是很懂事的人。”

说完，他取下了自己的头巾，并把它戴在赫勒道尔头上。赫勒道尔哭着倒在他的膝前。此后，王公为了和自己的夫人告别来到后宫。夫人正站在宫门口啜泣，一看到他就跪在他的脚前。纠恰尔·辛哈扶起她并紧紧地拥抱着她说：“亲爱的，这不是哭泣的时候，崩德拉族妇人在这种场合是不哭

的。如果上天有灵，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你要像现在一样爱着我。我已经把王位托给了赫勒道尔，他现在还是孩子，还未曾见过什么世面，你要不断地出谋献策给他以帮助。”

罗波那是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十首魔王，后被罗摩杀死。因陀罗是天神的首领，佛经中把他称作“天帝释”。这里说他们都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

印度古代封君主的头巾相当于王冠。这里指暂时移交王位。

夫人哑口无言了，她内心里这样想：唉，他还说，崩德拉族妇人在这种场合是不哭的。

也许那种妇人根本没有心，即使有心，但心里根本没有爱情。夫人压抑着内心的苦楚。拭了泪，双手合掌勉强露出笑容望着王公。可是这又是怎样的笑容啊？正如在黑暗的原野里，火把的亮光使黑暗变得更为深沉一样，夫人的笑容也更表现了她内心深沉的痛苦。

纠恰尔·辛哈走后，赫勒道尔开始治理国家。在不长的日子里，他的公正以及他对百姓的恩宠吸引了臣民，人民逐渐忘记了纠恰尔·辛哈。纠恰尔·辛哈既有朋友，也有仇人；但是赫勒道尔却没有任何仇人，都是他的朋友。他态度和蔼，说话亲切，凡是和他交谈过的人一辈子就成了忠于他的臣民。整个小王国内，没有一个人不可以去会见他，他的宫门昼夜为所有的人敞开着。在阿尔卡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得到所有的人爱戴的王公。他既开明，又公正，既好学不倦，又能吸收人家的长处。但是他最大的优点还在于他那盖世无双的勇气。一个靠宝剑赖以生存的民族，对自己国王的任何优秀品质的崇拜也不及对他的英勇的崇拜。赫勒道尔由于自己种种美德成了百姓衷心拥护的国王，取得这一点要比治国理财困难得多。这样过了一年。在南方，纠恰尔·辛哈通过自己的治理为皇朝树立了威信；而在阿尔卡，赫勒道尔却赢得了黎民百姓的心。

二

3月里，洒红节的红粉染红了大地，爱神挑动着人们的春心。春季的庄稼使田野里一片金黄，禾场上堆放着一垛垛的粮食。心满意足的人们高兴得在金黄色的田野里手舞足蹈，或者是在禾场上的粮食垛旁边轻声吟唱。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德里有名的大力士迦蒂尔·汗来到了阿尔卡。许许多多的大力士在他面前服过输。从德里到阿尔卡，一路上成百的自持骁勇的大力士们和他交过手，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和他交手可不是碰碰运气，而是和死亡战斗。他倒不是贪图什么奖赏。正像他有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同样他也有一种自由和豪放的性格。正值洒红节的那天，他郑重其事地通知阿尔卡说：真主的雄狮——德里的迦蒂尔·汗到阿尔卡来了，凡是自认为命大的，可以前来一决自己的命运。阿尔卡的一些崩德拉勇士听到这傲气十足的口吻都恼怒了。庆祝洒红节的鼓乐声被战鼓的咚咚声所代替。赫勒道尔的摔跤场是阿尔卡大力士最大的活动场所。傍晚，全城所有的勇士都集中到这里，迦尔德沃和帕尔德沃是崩德拉族人的身经百战的明星，他们准备使迦蒂尔·汗发热的头脑清醒清醒。

洒红节或称泼水节，在这一天，人们用红水或其他颜色的水互相浇灌以示庆祝。

第二天在城堡前面靠近湖的一个广场上，阿尔卡的老老少少都聚集在一起了。看看那些装束新颖的青年小伙子，他们个个歪戴着鲜艳的头巾，额

上涂着檀香末，眼中闪烁着豪迈的神情，腰间悬挂着宝剑。再看看那些老年人，他们翘着胡子，歪戴着素色的头巾，两鬓的胡须整齐地系在耳上，看起来是老年人，行动起来却像青年人一样，把谁也不放在眼里。他们那种大丈夫气概连青年人也自叹弗如。每个人口头都是豪言壮语。青年人说：今天看一看，阿尔卡的荣誉是否保得住。可是老年人却说：阿尔卡从来没有失败过，今天也决不会失败。

赫勒道尔王公看到勇士们的这种豪情后说：“请注意，不管崩德拉族的荣誉是否能够保持，但是千万不能有损于民族的尊严。如果有人让别人拿着话柄，说阿尔卡人不能通过宝剑取胜就使出了不光明正大的手段，那他就是民族的罪人。”

太阳已经升起，突然战鼓敲响了。希望和害怕的情绪使得人们的心好像都要跳了出来似的。迦尔德沃和迦蒂尔·汗两人腰缠三角裤，像狮子一样走到广场上，两人拥抱了一下。接着，各自抽出了宝剑向对方的腰间刺去，就像两片云层相碰一样发出闪电似的火星。他们像两团火球整整地碰撞了三个小时。成千上万的人站着看热闹，而场上像午夜一样悄无人声。

不过，当迦尔德沃巧妙地刺上一剑或者是躲过了厉害的一着时，人们自然而然地昂起了头，但是嘴里谁也不说什么。场内是双方的宝剑在比高低，而对观众来说，场外广场上的紧张气氛还要超过场内。由于一再考虑到民族的尊严，抑制内心的情绪并且不让高兴或失望的话表露出来，这比场内躲过宝剑的攻击还要困难。突然迦蒂尔·汗大喝一声“真主伟大”，好像响起了一声惊雷，随着电光一闪，迦尔德沃的头被闪电击中了。

迦尔德沃一倒下，崩德拉人再也按捺不住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无可奈何的忿怒和自负的心受到损害的神色。成千上万情绪激昂的人涌向场内。这时赫勒道尔说话了：“要注意，现在任何人也不要前进一步！”他的话使人们原地站着不动了。他制止了人群后走进场内，看了看迦尔德沃，眼中充满了热泪。迦尔德沃像受伤的狮子一样在地上挣扎，他的宝剑也像他的生命一样断成两截了。

白天过去，夜晚来临了，可是崩德拉人的眼中哪儿有睡意？人们一整夜翻来复去没有合眼，正像一个痛苦的人焦躁地等待黎明的到来一样，崩德拉人也不时地了望着天空，对时间的缓慢很不耐烦。他们的民族自负的情绪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第二天太阳一出来，30万崩德拉人就奔向湖的岸边。当帕尔德沃像狮子一样走向场内时，人们的心中怦怦直跳。昨天当迦尔德沃出场时，崩德拉人的情绪异常高涨。但今天就不是那样了，他们心中的恐惧情绪取代了希望。当迦蒂尔·汗刺上精采的一剑时，人们的心好像都要从口里跳出来了。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人们的情绪却不断低落下去。毫无疑问，帕尔德沃比自己的弟弟要高明和机灵，他也曾不止一次地使迦蒂尔·汗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德里的老练的大力士每次都摆脱了不利的局面。两位大力士整整交锋了三个小时，突然“咔嚓”一声，帕尔德沃的剑断成两截了。赫勒道尔王公就站在场地的前面，他把自己的剑很快地掷向帕尔德沃。当帕尔德沃正低下头去取宝剑时，迦蒂尔·汗的宝剑落到了他的脖子上。伤不重，只是一点轻伤，但是这已经决定了比武的胜负了。

垂头丧气的崩德拉人各自回家了。虽然帕尔德沃现在仍然准备重新上场，可是赫勒道尔劝解说：“兄弟们，当我们的宝剑成了两截时，我们就已经算失败了。如果我们是迦蒂尔·汗，那我们决不会对已经没有武器的人下

手，当我们的对手手中没有宝剑时，我们不会用剑攻击他。但是，迦蒂尔·汗他又哪里有这种胸怀呢？面对着强大的对手，宽厚之心就只得扔在一边了。但我们仍然表明了，在比试击剑中，我们和他不相上下。现在我们还需表明我们的宝剑也要像他的宝剑一样精良。”赫勒道尔王公这样安慰大家以后，回到了后宫。

古莉娜问道：“小叔，今天比武的结局怎样？”

赫勒道尔低头回答道：“今天的结局和昨天的一样。”

古莉娜说：“帕尔德沃被刺死了？”

赫勒道尔说：“没有死，不过失败了。”

古莉娜说：“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赫勒道尔说：“我自己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迄今为止，阿尔卡还从来没有在人前抬不起头。我们很穷，但和英勇的精神比起来，我们把财富和权力是看得什么也不值的。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脸为自己的英勇而骄傲呢？阿尔卡和崩德拉族的面子全丢光了。”

古莉娜说：“难道现在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

赫勒道尔说：“我们的壮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他。帕尔德沃的失败已经使崩德拉人失去了勇气。今天全城都笼罩着悲伤的气氛，千家万户没有生火做饭，甚至没有点灯。我们国家和民族赖以受到尊敬的基础现在快要崩溃了。帕尔德沃是我们的大师，他失败后，由我来上阵是显得有些不自量力的。但是，既然崩德拉人的威望要化为乌有，那么让我的生命也随之而结束吧。毫无疑问，迦蒂尔·汗是人所不及的，但是我们的帕尔德沃也决不会在他之下。如果帕尔德沃手里有他那样的好剑，那场上的局面一定会改观。阿尔卡只有一把宝剑能够打败迦蒂尔·汗，那就是哥哥的剑。如果你希望维护阿尔卡的荣誉，那就把那把剑交给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努力，要是这一次也失败了，那么阿尔卡的名字就永远消失了。”

古莉娜开始思忖，把剑给他还是不给他。国王走时留过话，他的意旨是不要让任何人碰他的剑。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我违背他的意旨，他会生气吗？绝对不会的。当他听到我是在怎样危急的时刻而拿出剑来的，他会真正感到高兴。有谁这样爱护崩德拉人的荣誉呢？还有谁比他更希望阿尔卡幸福的呢？在这样的场合违背他的意旨就是执行他的意旨。古莉娜想好以后就把宝剑交给了赫勒道尔。

天一亮消息就传开了，赫勒道尔王公要和迦蒂尔·汗比剑。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为之震动，大家像疯了似地奔向比武场。每一个人都说：“只要我们活着，我们不能让大王上阵比武。”可是当人们到达比武场时，看到场内宝剑的闪光正在飞舞。这时崩德拉人怀着怎样的心情，是很难想象的。一眼望去，宽阔的广场上人山人海，但是周围却异常寂静。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比武场；每一个人的心都在向大神祈求赫勒道尔比武顺利。迦蒂尔·汗的每一次举剑刺来都像刺进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心；而赫勒道尔王公的每一次回击都激起了人们心中兴奋的浪潮。比武场内是两个武士的决斗；而比武场外却是希望和失望的较量。最后，第一局三个钟头的比武时间到了，钟响了，而赫勒道尔的剑像一道闪电落到了迦蒂尔·汗的头上。一看到这一情景，崩德拉人高兴得发狂了。谁也不考虑对方是谁就拥抱起来，有的在跳，有的在跑，英勇豪迈的激情使成千上万的人陶醉了。人们自动地抽出宝剑，拔出了匕首，宝剑和匕首一片乱舞，为庆祝胜利成百的人受伤倒下了。但是，当赫

勒道尔走出比武场，用严峻的目光看着崩德拉人时，他们立刻清醒过来，宝剑入了鞘。他们想到了：为什么这样高兴？为什么这样兴奋？又为什么这样疯狂？对崩德拉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样的想法使大家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赫勒道尔的这种英勇顽强，使他从一个崩德拉人的内心深处赢得了那公正的宽厚也不能赢得的崇高威信。他以前就为每一个人所爱戴，而现在他成了自己民族的英雄，成了英勇的崩德拉人头上的一颗明珠。

三

纠恰尔·辛哈在南方也显示了自己的才能，他不仅是战斗中的英雄，而且在处理国事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妥善的安排，使南方的各邦成了很强盛的地区。一年以后，他取得朝廷的同意返回阿尔卡。对阿尔卡的怀念经常使他不安，啊！阿尔卡，哪一天能够再见到你呢？王公骑马兼程赶路，既不感到饥，也不感到渴。阿尔卡人的爱戴把他从南方吸引到阿尔卡。他来到了阿尔卡的森林，随同他来的人都落到了后边。正是中午时分，炽热的阳光照着，他下马走到一棵树荫下坐下来。凑巧今天赫勒道尔为了庆祝胜利也来到森林里打猎，几百个崩德拉贵族簇拥着他。他们一个个骄傲得忘乎所以，他们看到纠恰尔·辛哈单独坐在那里，由于他们傲气十足根本没有走到他的跟前，而把他当成了一个过路人。赫勒道尔的眼睛也没有看清，他骑着马扬扬得意地来到了纠恰尔·辛哈面前，正要打算问他是什么人的时候，两兄弟的眼睛碰在一起了。赫勒道尔认出是自己的哥哥，就赶快跳下马来向哥哥行礼。王公也站起身来和赫勒道尔拥抱，但是王公的胸膛里现在却没有兄弟之间的爱了，嫉妒心取代了手足之情。原因只不过是赫勒道尔没有赤着脚远远地向他跑来，他的骑马的随从没有远远地来欢迎他。傍晚的时候，两兄弟双双来到阿尔卡城。一听到王公回来的消息，城里就响起了欢迎的鼓声，到处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而且很快全城灯火通明。

今天古莉娜夫人亲自做了饭。大约9点钟的样子，女仆来向王公说：“王爷，晚饭准备好了。”两兄弟坐下来开始吃饭。金盘子里为王公盛了饭菜；银盘子里为赫勒道尔盛了饭菜。古莉娜亲自做了饭，并且亲自给他们盛到盘子里，然后放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不知是碰上了倒霉的日子呢还是命运的捉弄，她却错把金盘子放到了赫勒道尔的面前，而把银盘子放到了王公的面前。赫勒道尔一点也没有留意，一年来，他用金盘子吃饭已经习惯了。但是纠恰尔·辛哈却涨红了脸。他嘴里没说什么，但脸色变了，满脸通红。他用眼睛狠狠地向夫人瞪了一眼，然后开始吃饭。可是对他说来，饭菜像毒药一样，吃了几口就站起身来。夫人看到他的脸色后害怕了。今天她是怎样满怀深情地做了饭，而她又是等了多久才等到了这个吉利的日子。本来她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欢乐，但看到王公怒容满面时，她吓坏了。王公起身以后，她看到了王公的盘子，她突然惊惶失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她悔恨不已。心想：老天爷，平安地度过今晚吧，我感到出现了不祥之兆了。

纠恰尔王公躺在后宫里。能干的理发师的妻子把夫人好好地打扮了一番，笑着跟夫人说：明天要向王爷请赏，说完她走了。但是古莉娜却没有起身，她陷入沉思：我以什么样的面貌去见王公呢？理发师的妻子白白地给我打扮了。他看到我这样打扮会高兴吗？我今天是犯了罪，我是罪人。这个时候，我打扮得整整齐齐到他那里去是不恰当的。不行，不行，我今天应该以一个乞丐的装束去见他，我要请求他赦罪。现在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只能如此。

她想好之后站到了大镜子的前面，这时她像仙女一样美丽。她曾经看到过许许多多美丽的图画，但是今天她却感到镜子里的形象最美。

美人没有不自赏的，正如姜黄没有不带黄色的。有好一阵子古莉娜陶醉在自己的美貌里，她直直地站在那儿。她想，人们说：美有一种魔力，而这种魔力是没有人能够摆脱的。

职责和事业，肉体和心灵，都可以为美而牺牲。我就不算很美，但是也并不那么丑啊！难道我的美的清凉之风就不能平息他的怒火么？但是过了一会，夫人明白过来了。啊！我这是在做什么梦啊？我心里为什么想到这些呢？不管我是好，还是不好，反正是他的仆人。我犯了罪，我应该向他请求赦免。这种装饰和打扮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恰当的。这样一想，她把首饰全都卸了下来，脱下了洒了香水的绿色丝绸纱丽，散开了头顶上用珍珠串联的朱砂线。她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唉！这个团聚的夜晚比起离别的夜晚还要使人伤心。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乞丐的样子向后宫走去，两只脚是在向前迈步，而心却不断在往后退。她来到宫门口，但不敢迈步往里走，心扑通扑通直跳，她的脚好像在打哆嗦。纠恰尔·辛哈王公说：

“谁呀？是古莉娜？为什么不进来？”

古莉娜壮着胆子说：“王爷，我怎么来呢？我在生我自己的气呢！”

王公说：“你为什么不说这是你心里有鬼，才使你不敢来见我啊？”

古莉娜说：“毫无疑问，我是犯了罪。可是一个懦弱的女子请求你的赦免。”

王公说：“不过得进行忏悔。”

古莉娜：“怎么忏悔呢？”

王公说：“用赫勒道尔的血。”

古莉娜全身发抖了，说：“就只是因为今天我把吃饭的盘子搞颠倒了？”

王公说：“不，是因为赫勒道尔把你的爱情搞颠倒了。”

正像炽烈的火可以把铁烧红一样，夫人的脸也被愤怒的火烤红了。愤怒的火可以烧毁善良的感情，爱和尊严，同情和正义，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化成灰烬。霎时间，夫人感到，她的心和头脑好像在沸腾，但是她以一种作出最后的自我牺牲的努力，抑制住自己。她只是这样说：“我是把赫勒道尔当作自己的孩子和弟弟看待的。”

王公坐了起来，用较缓和的口气说：“不，赫勒道尔不是孩子，我是孩子，是我相信了你。古莉娜，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我原来还因为你而骄傲呢。我过去以为，日月可以移动，你的心是不会移动的，但是今天我明白了，那是我的幼稚。圣人说得好，女人的感情就像一股流水，发现哪里是低的地方，就会向那里流去。金子被烧得太热了也会熔化的。”

古莉娜开始哭了。愤怒的火化成了眼泪，从她的眼中流了出来。当她能说出话来时，她说：“我怎样才能消除你的疑心呢？”

王公说：“用赫勒道尔的血。”

夫人说：“我的血不行吗？”

王公说：“你的血会更加深它的色彩。”

夫人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王公说：“没有。”

夫人说：“这是你作出的最后的决定吗？”

王公说：“是，这是我作出的最后的决定。你看，这个放槟榔的盘子里有一包槟榔，考验你贞操的办法就是你亲自用手把槟榔喂给他吃。只有当赫勒道尔的尸体从这里拖走时，我内心的怀疑才会消除。”

夫人用鄙视的目光看了一下槟榔包，她掉头往回走了。

夫人开始想：我要把赫勒道尔置于死地吗？我要用无辜的品德高尚的英雄赫勒道尔的生命来检验我的贞操吗？难道我要用那个把我当作姐姐的赫勒道尔的血来染黑我的罪恶的手吗？这种罪恶将要落在谁的头上呢？难道一个无辜者的血不会带来恶果？唉！不幸的古莉娜，你今天却要让自己通过贞操的考验了，而且考验却是这样严格。不行，我不能犯这种罪行，如果王公把我当作荡妇，那就由他去吧！他现在怀疑我，就让他怀疑吧，我不能犯这种罪行。王公为什么会怀疑呢？难道只是因为搞错了盘子吗？不是，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事。今天赫勒道尔是在森林中碰见他的，王公一定看见过他腰间悬挂的宝剑。他也许还受到赫勒道尔的怠慢，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我又有什么罪呢？为什么要在我头上加上这么大的罪过呢？难道只是因为把盘子放错了吗？啊！老天爷，我向谁诉说我的苦衷啊？只有你才是我的见证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反正我是不能犯这种罪的。

夫人又想：王公，难道你的心胸就这样狭窄和卑污么？你要我将赫勒道尔置于死地么？如果你不愿看到他的权力和威望，那为什么不清清楚楚地说出来？为什么不像男子汉大丈夫那样来一次决斗？为什么不亲自用自己的手去割下他的头？而却叫我去这么做呢？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能那么做。如果你的心已经讨厌我了，如果我成了你的生命的负担，那就把我送到贝拿勒斯或马杜拉 去吧！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的，但是请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别让我染上这么严重的罪恶的污点吧。而我又为什么活着呢？现在对我来说，生活中已经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了，现在我死去倒好些，我自己可以去死，但我不能犯下这么大的罪。她又反过来一想：你得去犯这个罪，比这严重的罪在世界上也许至今未发生过，但是你得去犯这个罪。

现在你的贞操正在被人怀疑，而你必定要洗清这一点。如果是你自己的生命有了危险，那倒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付出你的生命来挽救赫勒道尔。但是现在是你的贞操受到了威胁，所以你必定得去犯这种罪，而且在犯了这种罪以后，还要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如果你的心有一点儿动摇，如果你的脸色变得阴沉，那你尽管犯了这么大的罪，也仍然不会成功地消除怀疑。不管你内心多么难受，你还得去犯这种罪。可是怎么样做呢？难道我把赫勒道尔的头给砍下来吗？一想到这里夫人全身发抖了。不，不行，我不能对他下此毒手。可爱的赫勒道尔，我不能让你服毒。我承认，你会为我而高兴地吞下含毒的槟榔包的。是，我知道，你不会不干的，但是我不能犯这么大的罪。一千个不行，一万个不行。

两处皆为印度教圣地，这里是指到圣地去修行，变相地脱离关系。

四

赫勒道尔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半夜里有一个女仆哭着到他这里来了。她一五一十向他讲了全部真情。这个女仆曾拿着槟榔包的盘子尾随着夫人来到后宫的大门口，听到了他们全部的谈话。赫勒道尔早先看到王公的神情，就曾料到王公的心里一定有什么在作怪，而女仆的话更加证实了他的怀疑。他严厉地禁止女仆把这件事声张出去，而他自己则准备好了一死。

赫勒道尔是崩德拉人英勇的旗手，他的一个眼色就可以使 30 万崩德拉

人立刻集合拢来，为他去死或为他去拼命，整个阿尔卡可以为他去牺牲。如果纠恰尔·辛哈在公开的角斗场和他对峙，那肯定会一败涂地。因为赫勒道尔也是崩德拉人，而崩德拉人对自己的敌人是不讲任何情面的。自己死或打死别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正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他们始终向往着有人向他们挑战，向往着有人寻衅，他们始终渴望流血，而这种渴望从来得不到满足。但是，这时是一个女子需要他的血，而他的勇气在他耳边对他说：为了一个无辜的贞洁的女子不应该拒绝付出自己身上的鲜血。如果是哥哥怀疑我要谋害他，怀疑我要把他弄掉后夺取他的宝座，那没有什么关系，为了王位，屠杀和流血，欺诈和阴谋都被认为是合理的。但是他现在的这种怀疑除了我死以外是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消除的。当前我的职责是拿我的生命来打消他的猜疑，如果使他内心产生了这种可悲的怀疑后我还活下去，并且表明我的内心纯洁的话，那是我的不识时务。不行，在这重大的事情上过多地犹豫是不妥当的，我要高高兴兴地去吃含毒的槟榔包，还有什么死比这种死更豪迈呢？

赫勒道尔义愤填膺，其处境比起战场上的战士耳听着恐怖气氛加剧的战鼓声，不怕牺牲地冲锋陷阵还要困难。今天真正的英雄赫勒道尔为了表明自己心灵的洁白准备付出自己全部的英勇和果敢。

第二天，赫勒道尔大清早就洗了澡，身上佩戴了武器，高高兴兴地来到王公面前。王公也才刚刚起床，他正睡眼惺忪地望着悬挂着的赫勒道尔的肖像。前面大理石的台上，放着一个金盘子，里面盛着掺和了毒药的槟榔包。王公有时望望槟榔包，有时望望肖像，也许他的思想里已经使毒药包和肖像发生了必然的联系。正在这个时候，赫勒道尔突然走了进来。王公大吃一惊，他镇定下来：“这个时候要到哪里去？”赫勒道尔带着一副兴奋的神色，笑着说：“你昨天归来了，为了庆祝你的到来，我今天去打猎。大神使你变得天下无敌，请你亲手赐给我象征胜利的槟榔包吧！”

说完，赫勒道尔从大理石的台上端起了放槟榔包的盘子，并把它放到王公面前，请王公取槟榔包。看到赫勒道尔欣然的脸色，王公内心嫉妒的火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心里说：卑鄙的家伙，来给我的伤口抹盐了，把我的荣誉和威信彻底破坏以后还不心满意足！还向我要象征胜利的槟榔包！对了，这是象征胜利的槟榔包，不过不是象征你的胜利，而是象征我的胜利。

纠恰尔·辛哈这样想过之后，就把槟榔包拿在手里，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笑着把槟榔包给了赫勒道尔。赫勒道尔低下头接了槟榔包，把它捧到前额上，接着他很沉痛地环视四周，最后把槟榔包放进自己的嘴里。他表现出了一个真正拉杰布德族男子的大丈夫气概。毒药非常猛烈，一下喉咙，赫勒道尔的脸就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两眼失去了光泽。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气，双手合掌向纠恰尔·辛哈敬了个礼，然后坐到了地上。他的额上渗出了一颗一颗的汗珠，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不过他的脸上却显露出愉快和满意的神色。

纠恰尔·辛哈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他的脸上露出充满嫉妒的微笑，但眼中的热泪夺眶而出。黑暗和光明已经交织在一起了。

1911 . 4

—

在成立了管理食盐的新机构以后，自由使用食盐这种天赐之物遭到了禁止，于是人们开始悄悄地买卖它了。许许多多欺骗的手法也应运而生，有的行贿，有的投机倒把。官员们却很幸运。一些人纷纷放弃受尊敬的农业税务部门的官职而到这新的部门里担任看门的工作，甚至律师也羡慕盐务官的职务了。那时，人们往往把英国式的教育和基督教看成一回事。当时波斯语的势力还很大，读过爱情故事和艳情诗的波斯语学者往往被委任以很高的职位。温希特尔也在读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故事以后，认为麦季依和法尔哈德的爱情故事，要比那罗和尼罗的战争甚至新大陆的发现还重要得多，在这种状况下他出来找职业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经验的人，他劝温希特尔说：“孩子，家庭的拮据你是看到了的，债务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几个女儿，像雨后的枝条，长得很快。我像长在悬崖边的树，不知什么时候就将倒下了。现在你是家长了。找职业的时候不要去注意职位，职位像是圣人的陵墓，受人尊敬，但是中看不中用。你应该找那种有外快的工作。工资正像十五十六的月亮，有那么一两天圆满，然后就慢慢缺了，最后完全消失。而外快则像长流水，永远可以止渴。工资是人给的，它不会增加多少；而外快是老天爷赐的，它会不断膨胀开来。你自己本是一个聪明人，没有必要由我开导你。在这方面非常需要头脑，要会看人，看人的需要，看机会，然后你觉得怎么作妥当就怎么作。对自私的人严厉一点有好处，但是要适可而止，不自私的人是没有的。好好记住我的话，这是我一辈子积累的经验。”

麦季依和法尔哈德都是波斯和阿拉伯古代传说中的两个非常钟情的男子。

那罗和尼罗是史诗《罗摩衍那》中两名猴军头目，曾助罗摩在海中筑桥灭妖。

父亲给了儿子这样的教训以后还给他祝了福。温希特尔是很孝顺的儿子，他认真地聆听了父亲的教导，然后从家里走出去了。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对他来说，耐心是他的朋友，理智是他的向导，自主则是他的助手。好在他出门大吉，很快就被委任以食盐管理部门的盐务官。工资高，外快的来源更没有止境。年老的父亲听到这个好消息，喜出望外，感到美好的希望就在眼前。债主们也改变了态度，甚至邻居们对他家都嫉妒起来了。

二

冬天的一个夜里，看管食盐的士兵以及看门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了。温希特尔来到这里已经六个多月，不过，在这不长的日子里，他却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高尚行为使官员们着了迷，官员们逐渐地十分信任他。在盐务办事处东面一里路远的地方就是叶木纳河，河上用船连起来搭成了一座浮桥。盐务官温希特尔先生关着门睡得正香，忽然他睁开了眼睛，他听到的不是叶木纳河的流水声，而是好多车子咿咿呀呀的声音以及船夫们的喧哗声。他坐了起来，心想：深更半夜了。车子为什么还渡河呢？一定是有什么事。合乎情理的推测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他连忙穿好制服，把小手枪塞进口袋里，很快骑着马赶到了桥边。他看到很多车子排成一条线正在渡河。

他厉声地问道：“这些车子是谁的？”

沉寂了一会儿，然后有人交头接耳地说了一阵子。前面的一个人说：“是婆罗门阿罗比丁的。”

“哪一个婆罗门阿罗比丁？”

“就是那达塔耿吉地方的阿罗比丁！”

温希特尔吃了一惊。婆罗门阿罗比丁是本地区最有声望的地主，放债的数目高达几十万卢比，这里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不欠他的债，他经营的商业也很多，他是一个机灵而又狡猾的人。英国官员来到本地区打猎的时候就在他的家里作客。他家一年四季还施舍粮食。

温希特尔问车子到哪里去，得到的回答是去坎布尔。但是当问到车子上面装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却都沉默不语了。盐务官先生更怀疑了。他等了一会儿后又大声地说：“难道你们一个个都成了聋子？我问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

当他仍然没有得到回答的时候，他就让马靠近车子，用手摸了摸麻袋。真相大白，麻袋里面都是盐块。

三

婆罗门阿罗比丁坐在自己很讲究的车子上半睡半醒地躺着，突然有几个车夫慌慌张张地来叫醒他，说：“老爷，盐务官截住了车子，站在渡口叫你去。”

婆罗门阿罗比丁是绝对相信财神的。他经常说：别说人间了，连天堂里都是财神的天下。他的这个说法倒也符合实际，因为公正的道德全都是财神手中的玩物，他愿意怎么摆布就可以怎么摆布。这时阿罗比丁照旧躺着，满不在乎地说：“你们去吧，我就来了。”说完他泰然自若地把槟榔放在嘴里吃了起来，然后披着毯子走到盐务官的身边说：“先生，祝福你！你说我有什么事得罪了你，你把车子截住不放行呢？你应该对我们婆罗门另眼相看啊！”

温希特尔冷冷地说：“这是政府的命令！”

婆罗门阿罗比丁笑着说：“我们不知道政府的命令，也不知道政府，我们的政府就是你。我们和你之间的事都是家庭内部的事，我们能够是外人吗？你冤枉费神了，打从这渡口过，岂有不敬渡口的神之理。我正打算亲自来为你效劳的。”这种用钱财迷人的调子对温希特尔一点没有起作用，他抱着一片忠诚的心严厉地说：“我不是那种为了钱而出卖自己良心的人。你现在被拘留了，明天早上依法提交法院。就这样，我没空再多说什么。班长伯德鲁·森赫，你把他拘留起来，我的命令！”

阿罗比丁惊呆了，车夫们也一阵喧哗。婆罗门先生不得不听这么严厉的话，可能还是他生平第一次。伯德鲁·森赫走上前来，但由于婆罗门先生的威严，他还不敢去抓住他的手。

婆罗门先生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小看钱财的尽职的人。他想：这不过是个毛孩子，还没有陷进金钱的罗网，幼稚得不知高低深浅。于是他怪可怜地说：“请别这样吧，先生！这样一来我就完了，面子全丢光了。让我丢了脸，你又会得到什么呢？无论如何我总不是外人。”

温希特尔用严厉的口气说：“我不愿意听这样的话！”

阿罗比丁所认为坚如磐石的依靠，看起来已经动摇了。他的自尊心以及富翁的身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到现在仍然相信金钱的威力，他对他的经理说：“经理先生，拿出一千卢比的钞票送给盐务官先生吧，他现在正像饿急了狮子呢！”

温希特尔生气地说：“别说一千卢比，十万卢比也不可能使我离开正

道！”

阿罗比丁心里对他这种愚蠢而又顽固的责任心和非凡而又少见的舍弃精神很是恼恨。现在两种力量在开始斗争，金钱跳跃式地开始了进攻，从一千到五千，从五千到一万，从一万到一万五千，甚至从一万五千到了两万。但是责任心却以非凡的勇气像高山一样毫不动摇地独自屹立在这庞大的数目面前。

阿罗比丁失望地说：“现在我不敢再加了，下面听凭你吧！”

温希特尔命令班长动手。伯德鲁，森赫心中一面咒骂盐务官先生，一面向婆罗门阿罗比丁走去。婆罗门先生不知所措地退了几步，他用非常可怜的口气说：“先生，请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开开恩吧！我打算出二万五千卢比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三万呢？”

“无论怎样也不可能。”

“难道四万卢比也不行吗？”

“别说四万卢比，就是四百万卢比也不可能。伯德鲁·森赫，现在马上把这个人拘留起来，我一个字也不愿再听了。”

责任心完全把金钱踩在脚下。阿罗比丁看见一个粗壮的人拿着手铐向他走来，他用失望而又痛苦的目光向周围打量，接着他突然昏倒在地。

四

昨天晚上人们入睡了，但他们却并没有真正入睡。事情连夜传开了。大清早，可以看到妇孺们都在传诵昨晚的事件。不管碰到什么人，都可以听到他在议论婆罗门先生的违法行为。大家都谴责他，好像世界上从此不再有任何罪过。那些把水充当牛奶卖的养牛人，报假帐的官员，不买票坐火车旅行的先生，伪造文件的富商和银行老板，所有这一切人个个都神气得像天神一样。当婆罗门阿罗比丁作为被告，手上戴着手铐，内心充满痛苦和愤恨，羞愧地低着头，随同士兵们一起走向法庭的时候，全城都轰动了。也许人们在逛庙会时的目光也没有这么急切。法庭内外的阳台和墙上都站满了人。

法庭上的人都在等待他的到来。婆罗门阿罗比丁是这密密麻麻像森林一般的人群中的雄狮。官员们是他的崇拜者，工作人员是他的勤务员，律师们一个个都俯首贴耳，至于听差、仆役和门房，简直都是他无代价的奴隶。一看到他，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跑上去迎接他。人们都感到奇怪，奇怪的不是阿罗比丁为什么竟干出这样的事来，奇怪的是他怎么陷进了法网。

一个拥有万能的金钱的人，并且还是一个有无比雄辩的口才的人，为什么竟落入了法网呢？每一个人都对他表示同情。为了妥善地阻止这次对他的进攻，大批的律师都作好了准备。在正义的战场上，天职和金钱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温希特尔一声不响地站着，他除了真理以外别无其他力量，除了毫不含糊的言词以外别无其他武器，虽有证人，但由于贪财他们都动摇了。

甚至温希特尔在正义这一问题上也感到有点站不住脚了。虽然这是伸张正义的法庭，但是法庭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偏袒对方。偏袒和公正怎么能调和起来呢？凡是有偏袒的地方，在那里不可能想象有公正的存在。案子很快就结束了。副县长在自己的判决中写道：控告婆罗门阿罗比丁所提出的证据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令人迷惑不解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威望的人物，不可能设想他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好处会那样冒险。虽然盐务官温希特尔没有太

多的过错，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粗暴和缺乏理智使得一个好人不得不忍受折磨。我们高兴的是他对自己的职责是小心谨慎的，但是由于对盐务部门过分的忠诚却损害了他的理智和头脑，对此，以后他应该小心。

律师们听了这个判决，高兴得跳了起来。婆罗门阿罗比丁笑着从法庭里出来时，他的亲戚朋友散发了许多钱财，大表了慷慨之心。这种施舍的热闹场面甚至震撼了法庭。当温希特尔从法庭走出来的时候，讽刺他的话像箭一样从四面八方向他射来，听差们给他低头行了礼。这时，嘲讽的话和眼色却使他自傲的心情更加强烈了，也许这场官司打赢了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大摇大摆地迈着步子。今天他对这个世界有了痛心而又奇怪的感受，公正、学识、荣誉、称号、法官的长长的胡须、宽大的法衣，没有一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既然温希特尔和钱财结下了仇，那他必然要付出代价。不出一个星期，解除他的职务的通知来了，他得到了尽忠职守的惩罚。可怜他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带着悲愤的情绪回家去了。他年老的父亲早就在向人嘀咕着：走的时候我劝过这个孩子，可是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知道一意孤行。我忍受商店老板的逼债，成天诚心敬神，而他到那里后还是几个干巴巴的工资！我们也搞过公事，虽然没有什么官衔，还是大大方方地把工作搞好了。而这个小子却要充诚实的人。正如俗话说：即使家里漆黑，也要让清真寺大放光明。这样的一副脑筋真叫人遗憾。书全都白读了。隔不多日子，当温希特尔狼狈地回到家里的时候，年老的父亲一听他说，两只拳头就不住地敲打着头。他说：我真想我们两人一起同归于尽。他悔恨而又懊丧地不停地搓着两只手，他在忿恨中还说了很难听的话。如果温希特尔不从那里走开，他的忿恨还一定会发作到更为可怕的地步。年老的母亲也很难过。他的兄弟杰格那特和拉默西瓦尔出外旅行的希望也告吹了。他的妻子有几天没有好好跟他谈一句话。

有谚语称：先点自家的灯，后点清真寺的烛。这里是指先人后己。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傍晚，年老的父亲正坐着口里不停地在颂罗摩。这时有一辆很讲究的牛车来到他家门口停下来了，一对西部产的高大的牛，牛的脖子上挂着蓝色的纓络，牛角上还有青铜作装饰，牛车上挂着绿色和粉红色的窗幔。几个佣人肩上背着棍子跟随着。老人赶去欢迎客人，一看，原来是婆罗门阿罗比丁。他深深地把头低下来给他行礼，并开始大加奉承说：“您的贵体光临了这个家门，这是我们的幸运到来了。您是我们的可敬的神，我们有什么脸见您呢？我们的脸已经丢尽了。不过有什么办法？我儿子是一个倒霉的败家子，要不为什么您要回避您呢？老天爷既使要使人断子绝孙，也别给这样的儿子！”

罗摩即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中心人物，被神化。颂罗摩即念经颂神。

阿罗比丁说：“不，不，老兄，请别这么说。”

老头子诧异不解地说：“对这样的儿子还能说什么？”

阿罗比丁用怜爱的口气说：“世界上那些光宗耀祖的人中，又有多少人为了尽天职而能够献出自己的一切呢？”

接着阿罗比丁对温希特尔说：“盐务官先生，单纯为了奉承你我没有必要找这样的麻烦。那天晚上你运用你的权力把我拘留了起来，但今天我自愿来接受你的拘留了。我见过成千上万的富翁和贵族，跟成千上万的达官贵人打过交道，但是击败了我是你。我把他们变成了我的或者说我的金钱的

奴隶。你允许我向你提点要求吗？”

温希特尔原来见到阿罗比丁来的时候，也站起来迎接他了，但是带有自尊的心情。他以为这位先生是羞辱他和故意气他来了，所以也没有表示请他原谅，而且他对自己父亲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感到不能忍受。但是听过婆罗门先生的话后，他心中的嫌隙全消了。他抬头用目光很快地扫了一下婆罗门先生，发现他流露出来的是善意。骄傲的心情在羞愧的心情面前屈服了，他难为情地说：“您这样说，这是您的宽大为怀。我对您不礼貌的地方，请您原谅。当时我是受着天职的束缚，要不，我本来就是您的奴仆。现在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俯首听令！”

阿罗比丁用谦虚的调子说：“在河的渡口边，你没有接受我的请求，但是今天你得接受我的请求了！”

温希特尔说：“我又配什么？不过有需要我为你效劳的地方，是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阿罗比丁拿出了一张贴有印花税票的文书，放到温希特尔面前说：“请授受我的这个职务，在上面签个字吧！我是婆罗门，只要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我是不会离开大门的。”

温希特尔拿起那张文书一看，感激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婆罗门阿罗比丁委派他作为他全部财产的终身经理，除了年薪六千卢比以外，还补助日常的生活开支，出门有马，居住有公馆，免费配备仆役人等。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婆罗门先生，我没有能力来称颂您这样的慷慨精神，也没有能力接受这么高的职位。”

阿罗比丁笑着说：“现在我就是需要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温希特尔认真地说：“我本来就是您的奴仆。对我来说，能够为您这样有声望的高尚的人效劳是幸运的事。但是，我一没有学问，二没有智慧，而且也没有弥补这些缺陷的经验。”

这样伟大的事业需要一个学识渊博的富有经验的人才行。”

阿罗比丁从笔盒里取出了笔，把它放在温希特尔的手里后说：“我希望的不是智慧，也不是经验，也不是学识，更不是工作能力。对于这些有利条件的重要性，我已经有了认识了。现在我有幸而又有缘，得到了这样一颗宝石，在它面前能力和学识都黯然失色了。请拿起笔，不要多考虑了，签字吧！我请求大神，让他永远使你成为河边那一位不讲情面、耿直、严厉，然而却又是尽天职的盐务官。”

温希特尔的眼中充满了热泪，他那狭窄的心房里容纳不下这么巨大的恩情。他再一次用他那虔诚和崇敬的目光看了看婆罗门先生。然后用他那发抖的手在委派他为经理的文书上签了字。

阿罗比丁兴奋地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913 . 12

礼教的祭坛

曾经有一个时候，颂神诗唱得悠扬悦耳的米拉 在吉多尔让许多饥渴的心灵畅饮了大神慈悲的甘霖。在黑天的神庙里，当她怀着非常虔诚的一颗心用迷人的声音唱出自己那充满甘霖般感情的诗句时，听众们被那种纯洁的爱所陶醉了。每天，吉多尔城的百姓为了享受这种非凡的乐趣都迫不及待地赶到庙里去，正如一整天没有喝水的牛发现了湖水而拼命奔跑一样。不仅吉多尔的百姓由于这种爱的甘霖而得以解除饥渴，而且整个拉杰布达纳的荒漠地区也得到了这种甘霖的滋润。 米拉（全名是米拉巴伊）是 16 世纪著名女诗人，专门写诗歌颂毗湿奴大神的化身黑天。但这篇历史小说的米拉与历史人物有很大的不同。

有一次很凑巧，卡拉瓦尔的土邦王公拉瓦和门达尔土邦的王子都带着行装来到了吉多尔。随同王公拉瓦一同来的还有他的女儿伯尔帕公主，她的美貌和品德是遐迩皆知的。在黑天的神庙里，门达尔土邦的王子和伯尔帕公主两人见面了，他们两人一见钟情。

王子成天若有所失地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徘徊，而公主则怀着与情人分离的痛苦从自己住所的窗子里不断向外了望，两人好不容易等到傍晚时分再来到神庙里，彼此见面就像百合花在晚上的月光下开放一样。

深深懂得爱情的米拉好几次看到这一对情人彼此眉目传情，她早已猜透了他俩的心思。

有一天，在唱完颂诗后，当卡拉瓦尔的王公拉瓦要离开神庙时，米拉把门达尔土邦的王子叫了来，让他站在拉瓦王公的面前。她说：“拉瓦王公，我替伯尔帕公主找来了这个郎君，请你应允下来吧！”

伯尔帕羞得似乎要钻进地里。拉瓦王公早就钦佩王子的品德，所以他立刻把王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

就在这个时候，吉多尔的王公坡杰拉吉 也来到了庙里，他也看到了伯尔帕的美貌，心头妒恨不已。

即米拉的丈夫。

二

卡拉瓦尔城里热闹非凡，公主伯尔帕今天结婚，迎亲队将从门达尔来迎亲。人们已在作迎接客人到来的准备。商店装饰一新，喜棚里欢笑之声震耳，大街上洒了香水，楼房上挂着光彩夺目的花环。这一切准备本来是为了伯尔帕，可是她这时却独自一人坐在花园里的一棵树下伤心地哭泣。

宫院里，歌女们正唱着节日的喜庆歌曲。有的地方，年轻姑娘们娇声细语，有的地方，妇女们所戴的首饰在闪闪发亮；有的地方，笑语喧哗。理发师的女人，神气得动不动就向人瞪眼；花匠的女人骄傲得忘乎所以；洗衣的女人对谁也是爱理不理；而制陶器的女人的嘴则高兴得合也合不拢。彩棚中，祭司先生不时地要求施给他以金币。王公的夫人忙得披着头发，又饥又渴地团团转。她满意地听着大家对她的嗔怪，同时又暗自称赞自己的福气。她慷慨地向大家施舍宝石和珍珠。今天是女儿伯尔帕结婚的日子，听到这样的议论有多幸运啊！

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兴奋和欢乐里，谁也没有注意到独自坐在树下哭泣的伯尔帕。

一个青年女子走来对梳头的女人说：“别夸夸其谈了，还想没有想到公主呀！走，去给她梳头去。”

理发师的女人这才住嘴不说了，两人一同来到花园里找伯尔帕公主。

伯尔帕一看到她们就连忙擦干了眼泪，梳头的女人给她在头顶上系上了珍珠线，而伯尔帕却低着头泪如雨下。

按印度教的风俗习惯，女子结婚时头顶的头发中间要用朱砂划一条线。

那个年轻女子含着眼泪说：“妹妹，不要想不开，你所抱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为什么这么垂头丧气呢？”

伯尔帕看了看女伴说：“姐姐，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很沉重。”

女伴逗她说：“等待和丈夫见面等得不耐烦了吧？”

这里的珍珠线是另外的装饰品。

伯尔帕沮丧地说：“好像有人在我心里对我说，如今不能见到他了。”

女伴替她理着头发说：“正像黎明前有一阵黑暗一样，情人的心在相会前也有一阵烦躁不安。”

伯尔帕说：“姐姐，不是这么回事。我感到有点不吉祥，今天我的眼皮一直跳个不停。

昨晚我曾作了一个恶梦，我担心今天一定会出现某种险阻，你不是知道坡杰拉吉王公吗？”

天色已是黄昏，空中闪着几颗星星。卡拉瓦尔城里老老少少所有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接待迎亲队的来临。男人们整理了头巾，佩戴了武器。年轻的姑娘们打扮好以后唱着歌向后宫走去。成千上万的妇女坐在阳台上等待着迎亲队的到来。

突然一阵喧嚷，说迎亲队到了。人们整衣端坐，开始擂起了大鼓，燃放了礼炮。马在飞奔，霎时一队骑兵来到了王公的宫门前面。大家看到这种情形都大为诧异，因为这不是从门达尔来的迎亲队，而是坡杰拉吉王公的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

卡拉瓦尔人惊异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吉多尔人围住了王公的王宫，这才使卡拉瓦尔人警觉起来。他们定了定神，抽出了宝剑向进攻者们冲去。坡杰拉吉王公走进了王宫，后宫里的人都开始狼狈地逃跑。

伯尔帕盛装坐在女伴旁边，她看到这一片混乱后惊惶不安了。这时拉瓦王公气喘吁吁地赶来说：“伯尔帕，我的孩子，王公坡杰拉吉包围了我们的王宫了。你马上上楼去，把门关好。如果我们还是刹帝利的话，我们不会让一个吉多尔人活着回去。”

王公拉瓦的话还没有说完，坡杰拉吉带领几个勇士已经来到了。他说：“吉多尔人就是送命来的。不过如果他们还是拉杰布德人的话，那他们非带走公主不可。”

坡杰拉吉王公和拉瓦王公都是拉杰布德族人，都属刹帝利种姓。参看本书第20、22页注。

年老的拉瓦王公眼里直冒火星，他抽出宝剑直取坡杰拉吉。坡杰拉吉躲开了他的攻击，对伯尔帕说：“公主，愿意跟我们走吗？”

伯尔帕低着头走到坡杰拉吉王公面前说：“行，我跟你们走！”

几个勇士这时已经把拉瓦王公捉住，他一面挣扎一面说：

“伯尔帕，你还是拉杰布德人的女儿吗？”

伯尔帕两眼含着泪说：“坡杰拉吉也是拉杰布德人中的英雄呀！”

拉瓦走近来说：“不要脸！”

正像躺在刀下准备作牺牲的牲口用无可奈何的目光看人一样，伯尔帕

看了看拉瓦王公后说：“我在卡拉瓦尔的怀抱里长大，难道我要让血染红它吗？”

拉瓦王公气得发抖，说：“刹帝利的血没有那么宝贵，为尊严而死就是他们的天职。”

于是伯尔帕的眼睛发红了，她的脸也涨得通红。她说：“一个拉杰布德人的女儿能够自己维护自己的贞操，为此没有大流血的必要。”

坡杰拉吉很快把伯尔帕抱在怀里，闪电般地向外边冲去。

他把伯尔帕放在马上，自己也跨上了马，让马飞奔急驰而去。其他的吉多尔人也掉转了马头，他们的一百个勇士曾准备大战一场，结果谁也没有动过刀枪。

夜里 10 点钟，门达尔人的迎亲队也来了，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就回去了。门达尔的王子感到绝望，他昏了过去。正像深夜的河岸寂静无声一样，卡拉瓦尔城整夜笼罩着死一样的沉寂。

三

伯尔帕坐在吉多尔的宫中，垂头丧气地在数着前面长的树木的叶子。黄昏时分，五颜六色的小鸟落在枝头上唱个不停。这时，坡杰拉吉走进房门，伯尔帕站了起来。

坡杰拉吉说：“伯尔帕，我是你的罪人，我用武力把你从你的父母的怀抱里抢了来。但是，我如果对你说：是由于对你的爱才迫使我这么作的话，那你心里一定会觉得好笑。而且会说：这是一种奇特的、不平常的爱。不过，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自从我在黑天的神庙里看见了你，我就无时无刻不在焦虑不安地思念着你。如果有其他任何办法得到你的话，那我绝对不会采取这种野蛮的办法。我一次又一次地恳请拉瓦王公，可是他一直不理我。最后，当你的结婚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看到，一天以后你将成为别人的爱妻，而那时对你产生任何非分的想法，于我的良心都是一种损害，所以我就只有这样兴师动众，先下手抢人了。我承认这样作完全是出于我的自私，我重视了自己的爱情，而忽视了你的心意，但是爱情本身就是一种自私。一个人除了自己最亲爱的人以外，其他方面是一点不理会的。我完全相信，通过我的谦逊精神和对你的爱能够使你成为我的人。伯尔帕，一个渴得即将死去的人，如果把头伸进一个水坑里去喝水，那他是不应该受到惩罚的。我渴望得到爱情。米拉是我的妻子，她的胸怀是爱的海洋，只要给我一捧就够我沉醉。然而，她的心里只有大神，那里是没有我的位置的。也许你会说，如果你那样决心追求爱情，难道整个拉杰布德族中女人还少吗？毫无疑问，拉杰布德族中并不缺少美女，同时任何人与吉多尔王公联姻也不可能是丢脸的事。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本身，这个罪责就在你身上，因为拉杰斯坦这片广大地区只有一个吉多尔，只有一个吉多尔王公，也只有一个伯尔帕。也可能我命中注定享受不到爱情的幸福，所以我在作抵消它的小小的努力，等待命运的支配总不是大丈夫所为。至于这方面我是否能取得成功，这就取决于你了。”

伯尔帕两眼望着地上。她的心却像扑腾着的小鸟一样在乱撞。她是为了使卡拉瓦尔避免大流血才跟坡杰拉吉王公来的，内心里对他怀着满腔怒火。她曾经想好了，当他来时就要当面骂他是拉杰布德族的耻辱，骂他是暴徒、恶棍、歹徒、胆小鬼，打掉他骄傲的气焰。她相信，他忍受不了她的侮辱，一定会强迫她屈服，她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应付那最后的关头，而且已

经把匕首磨得很锋利。她决定首先向他刺去，然后再刺进自己的胸膛，用这样的办法来结束这罪恶的一幕。但是，坡杰拉吉的谦逊、他的令人同情的解释，和他那温和的口气却使伯尔帕平静了下来。火遇到水就熄灭了。坡杰拉吉王公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了。

四

伯尔帕待在吉多尔已经有两个月了，坡杰拉吉再也没有来见她。在这两个月中，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米拉原来一点儿也不知道王公准备到卡拉瓦尔去抢亲的事，王公没有把这主意告诉过她，所以后来米拉经常责难他这种横蛮的行为。坡杰拉吉王公也慢慢地相信了，伯尔帕是不会这样轻易屈服的。他不遗余力地给她弄来了供她享受的东西，但伯尔帕却连抬头望也不望一眼。坡杰拉吉王公经常向服侍伯尔帕的使女们打听消息，但他每天听到的都照旧是使他失望的答复。枯萎了的花苞是怎样也不会再开放了。因此，有时他对自己鲁莽的行为感到懊悔，他后悔的是，他徒劳无益地干出了这桩暴行。可是伯尔帕的无比的美貌却随着又出现在他的眼前，而他又说服自己，要转变一个高傲的美女的爱情不能性急，他的温柔的举止肯定会起作用的。

伯尔帕成天独自感到烦躁和生气，坡杰拉吉王公为了使她开心，给她派来了几个歌女。

但是，她对唱歌跳舞不感兴趣，她每时每刻都沉浸在焦虑之中。

坡杰拉吉王公彬彬有礼的谈话的影响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他那野蛮的行径仍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能说会道并不能真正使人平静下来，只不过可以使人无言可对而已。伯尔帕现在对自己当时沉默不语感到诧异，她在考虑如何回答王公的话。有时她急切地想和王公冲突起来，以便尽快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可是现在辩论一番有什么用呢？她想，我是拉瓦王公的女儿，但是在人们的眼里我已经成了坡杰拉吉王公的夫人。如今即使我能逃脱这个牢笼，可是我的安身之地在哪里呢？我有什么脸见人呢？那样一来，不仅我的家族，而且整个拉杰布德族的脸都被我丢尽了。门达尔的王子是我真正的意中人，可是他还能接纳我吗？如果他不顾人家的耻笑而接纳了我，那他将永远抬不起头来，而总有一天他对我会变心的，他会把我当成家族的耻辱。我怎么能从这里逃走呢？如果能逃走，又逃到哪里去呢？逃到父亲的家里去吗？现在那里我进不去了。逃到门达尔王子那里去吗？这对他是一种侮辱，对我自己也是一种侮辱。是不是就当个乞丐呢？当乞丐也免不了人们的讥笑，而且不知命运要把我带向哪里。啊！真是红颜薄命！我的大神，但愿我成为刹帝利的耻辱的日子不要到来。刹帝利为了荣誉和尊严曾使自己的血像水一样地流淌过。刹帝利的成千上万的烈女，因为害怕落入外人的手里，曾像干柴一样让自己化为灰烬。天啊！但愿任何拉杰布德人因为我而永远抬不起头来的时刻不要到来。对了，我就应该死在这个牢笼里。就在这个牢笼里忍受坡杰拉吉的虐待，让自己烤焦在这牢笼里，死在牢笼里。要结的婚，已经结了，心里把他作为丈夫来崇拜，但口头上决不提到他。

一天，她怒气冲冲地派人把王公叫了来。王公来了，他满脸沮丧，并且显得有点惊惶的样子。伯尔帕想说什么，但是看到了他那样子，就对他有点可怜起来了。王公没有让她开口就主动地开了腔。

“伯尔帕，今天你叫我来了，这是我的福气，至少你还想到了我。不过，你别以为我是抱着听顺耳的话的愿望来的。不，我知道你为什么叫我来，现

在你的罪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想怎样惩罚他，就惩罚他吧！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再到你这里来的勇气，原因就是害怕你惩罚我。你是刹帝利种姓的女子，刹帝利种姓的女子是不知道宽恕人的。在卡拉瓦尔，当你自愿准备跟我来的时候，我就看出你的意图了。我就明白了，你的心刚毅坚强，充满了信念，使它屈服是不容易的。你不知道，这两个月的日子我是如何度过的。我的心情快要把我折腾死了。正如一个猎人害怕走到一个发了怒的母狮跟前去一样，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来过几次，每次看到你满脸怒容，难受地坐在这里，我就没有胆量把脚迈进房间里来。不过，今天我却不是不请自来的客人。你今天请我来了，你就应该欢迎你的客人，即使不是诚心地欢迎也罢。的确，在大火熊熊的地方，怎么可能有凉爽呢？口头上的欢迎也行，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的欢迎也行，但总得欢迎自己的客人啊！世界上对仇人的尊敬往往还超过了对自己的朋友。

“伯尔帕，你暂且息怒吧！你想一想我的罪过吧。你可以指责我把你从你的父母的怀抱里抢了来。你知道，黑天大神也曾经抢过鲁格米妮。在拉杰布德族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你会说，这样作使卡拉瓦尔人丢了脸，但这么说是完全不正确的。卡拉瓦尔人所为，是出于男子汉的天职。看到他们的大丈夫气概使我们都感到吃惊。如果说他们没有成功，那不是他们的过错。英雄并不是始终获胜的。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的人多，而且是作好了准备去的。他们没有提防，所以失败了。如果我们不很快从那里逃命回来，那我们就将是拉瓦王公所说的那种结局，一个吉多尔人都活不了。但是请看在老天爷的面上，不要认为我想抹掉我所犯罪过的事实。不，我犯了罪过，并且对此打心眼儿里感到羞愧。但是，要发生的事早已发生了，现在我把这一危局交给你处理。如果我能在你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那我将把它当作天堂。快沉没了的人有一根稻草作为依靠也就不错了。这可能吗？”

印度神话：黑天是毗湿奴大神的凡身之一。他的第一个妻子鲁格米妮是他抢来的一个公主，当时她正准备和童护结婚。

伯尔帕说：“不。”

王公说：“你想到卡拉瓦尔去吗？”

伯尔帕说：“不。”

王公说：“把你送到门达尔的王子那儿去？”

伯尔帕说：“决不。”

王公说：“但我对你这样生气看不下去。”

伯尔帕说：“那你很快会从这种苦恼中获得解放的。”

王公用恐惧的目光看了看她，说：“那就随你吧。”说完他就站起来走了。

五

晚上 10 点钟的时候，黑天的神庙里颂神的诗会已经结束，毗湿奴教派的和尚们正坐着分享供品。米拉亲手把盘子一一地放在他们面前，她在殷勤招待和尚和拜谒者时感到精神上的极大愉快。和尚们是那样心满意足地在吃着供品。看到这种情形使人感到，美味的供品比起虔诚的颂神诗来不是更使人幸福吗？事实证明，善于利用天神赐的食物是祈祷天神的一种主要方式。所以，这些圣者为什么要放过这一良机呢？他们有时用手摸摸肚皮，有时换一下坐的方式，他们认为不开口要供品是严重的罪过。同样公认的事实是，我们吃的东西有助于陶冶我们的性情，所以这些圣者拼命往肚子里填酥油和

奶酪。

可是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圣者闭着眼睛，在一心参禅，他对盘子连看都不看一眼，他的名字叫伯勒马南德。他是今天才来的，他的脸上闪闪发光。其他的和尚吃完都走了，但是他对盘子连碰也不碰。

米拉双手合掌说：“尊者，你对供品动都不动，是不是我这女仆有什么罪过？”

和尚说：“不，我不想吃。”

米拉说：“可是你得接受我的恳求。”

和尚说：“我执行你的命令，那你也得接受我的要求。”

米拉说：“你说吧，你有什么吩咐？”

和尚说：“那你得同意。”

米拉说：“我同意。”

和尚说：“你能许下诺言么？”

米拉说：“我许下诺言。请你吃供品吧。”

米拉原以为这个和尚会请求修庙或帮助他完成祭礼，这样的事是经常有的，而米拉的一切都是为了奉献给和尚的，但是和尚却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他把嘴附在米拉的耳边说：

“两个小时以后请把王宫的后门打开。”

米拉惊异地问：“你是谁？”

和尚说：“门达尔的王子。”

米拉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王子，她眼中尊敬的神色为憎恶所代替了，说：“拉杰布德人可不是这样欺骗人的。”

王子说：“这个原则只适用于双方力量相等的情况。”

米拉说：“这不行。”

王子说：“你已经许下了诺言，你必须履行。”

米拉说：“比起王公的命令来，我的诺言算不了什么。”

王子说：“这我不知道。如果你还尊重你的诺言的话，那就请你信守它。”

米拉想了一想说：“你到王宫里去干什么呢？”

王子说：“和新的王公夫人讲几句话。”

米拉陷入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王公有禁令，而另一方面又有自己许下的诺言和履行诺言将产生的后果。这时她心里想到了许多神话故事，十车王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而把自己的爱子流放森林。我已经许下了诺言，履行诺言是我崇高的天职，但是怎能违反丈夫的命令呢？如果不顾他的命令行事，那么今世和来世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为什么不把事情向他讲清楚呢？难道他会不同意我的请求吗？我至今还从未向他要求过什么，今天我就去向他要求施舍，难道他不会维护我许过诺言的情面么？他的胸怀是多么广阔啊！毫无疑问，他不会让我受到违背诺言的指责。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十车王放逐罗摩去森林，原因也是为了履行向另一个妻子吉迦伊许下的诺言。

她心里这样决定之后，说：“什么时候打开？”

王子兴奋地说：“深夜 12 点。”

米拉说：“我亲自陪同你去。”

王子说：“那为什么？”

米拉说：“你欺骗了我，所以我不信任你。”
王子感到羞愧地说：“那好，那就请你站在门口。”
米拉说：“如果你再一次进行欺骗，那你就休想活了。”
王子说：“我准备承受一切。”

六

米拉来到了王公身边，王公一向很尊敬她，他站了起来。在这样的時候米拉的到來是很不尋常的事。他問道：“米拉，你有什么事情？”

米拉说：“我是来向你乞讨的，请你不要使我失望。到今天为止，我从未向你提出过什么要求。但是今天，我却陷进了罗网，只有你才能把我解脱出来。你认识门达尔的王子吗？”

王公说：“当然，很熟悉。”

米拉说：“今天他使我上了他的大当。他装扮成一个毗湿奴教派的圣者来到黑天的神庙里，他用欺骗的手段迫使我许下了诺言。我真不敢把他的鬼鬼祟祟的要求对你说。”

王公说：“不是要求和伯尔帕见面吧？”

米拉说：“正是呀！他的目的就是要和伯尔帕会面，但问题是要我半夜里打开王宫的后门。我尽力劝他，吓唬他，但他无论如何不答应。当我被迫答应他的要求时，他才肯吃供品。现在能否兑现我的诺言就全在你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为我履行诺言而维护我的荣誉，你也可以违背我的诺言而损害我的荣誉。你一直是对我另眼相看的，正是凭借这一点我才许下了诺言。现在把我从这罗网中解救出来则是你的任务了。”

王公想了一会儿说：“你许下了诺言，履行它是我的职责。你是女神，你的话不能落空。你就打开后门吧，不过让他独自一人和伯尔帕见面是不适当的。你和他一同去吧，请你为我辛苦一趟。我怕他是怀着要弄死伯尔帕的目的而来的。由于嫉妒，一个人可以变得盲目起来。米拉，我讲我心里的话，我对把伯尔帕抢来的事感到非常难过。我原来以为她在这里待下去会慢慢地回心转意的，但是事实证明，我估计错了。她要是再待一些日子，我怕她会活不下去的，而我将犯下杀害一个女子的罪过。我对她说，要她回卡拉瓦尔，但她不同意。”

今天你听听他们两人的谈话，如果她同意跟门达尔王子走的话，那我会高兴地允许她走。对她那生气的样子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如果老天爷让这位美女的心向着我，那我的生活就达到目的了。但是命里注定没有这种幸福，那又有什么办法？请你原谅我，我对你说了这些话，你神圣的心灵中哪能让这类事情来占有呢！”

米拉不好意思地望了望天空，说道：“那么你给我下了命令，可以让我打开后门了么？”

王公说：“你是这里的主人，没有必要问我。”

米拉向王公行了个礼，走了。

七

已经过了半夜，伯尔帕静静地坐着，两眼望着灯光。她在想，这盏灯为发出光亮而熬着，灯芯点燃后就给人们以方便的好处，我熬着又对谁有好处呢？我干吗这样熬着日子呢？

我活着有什么必要呢？

然后她又把头伸出窗外，望了望天空，昏暗的帷幕上有几处闪耀着星

光。伯尔帕又想，在我昏暗的命运里闪光的星星又在哪里呢？对我来说生活的幸福又在哪里呢？活着就是为了哭泣吗？这样活着又有什么好处？这样活着也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有谁知道我的心情？世上的人也许在谴责我，卡拉瓦尔的妇女们也许在等待着听我死去的好消息。我亲爱的母亲也许因为羞愧而抬不起头来，但是，当她听到我死去的消息时，她就会骄傲地昂起头来。这样活着是可耻的，死要比活着好得多。

伯尔帕从枕头底下抽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她的两手在发抖，两眼直瞪着它。她下决心要把自己献给它。她想举起手，但是手抬不起来，因为意志不够坚强。她闭上了眼睛，头脑一阵发晕，匕首从她的手中落到了地上。

伯尔帕愤怒地想，难道我真是不要脸的人吗？我作为拉杰布德族的女子还怕死吗？只有那无耻的人在失去荣誉和尊严以后才会苟且偷生。什么样的想法使得我的意志变得如此薄弱呢？是王公的甜言蜜语吗？王公是我的仇人，他把我当作野兽，捕来之后关在笼子里，要我听凭他摆布。他把我的心当作了试验他的花言巧语的场所，他谈起话来是那样地转弯抹角，而且站在我的立场上自问自答，使我开不得口。唉！这个残忍的家伙毁了我的一生，还这样随便摆布我，难道我要成为他试验虚伪感情的工具而活下去吗？

再说，还有什么理想呢？是王子的爱情吗？现在幻想他的爱情，对我来说，是严重的罪恶。如今我已经配不上那位神人，我最亲爱的人了！很多日子以来我已经把他从我的心坎上排除掉了。我除了死以外已经无路可走，哪儿也没有我立足之地了。老天爷！请赋予我的薄弱的意志以力量吧，请赐予我履行职责的勇气吧！

伯尔帕又拿起了匕首，她的意志坚定了。她举起手，正要把匕首刺进她那颗悲愤的心口的当儿，她听到了有人走来的脚步声。她吃了一惊，她用惊恐的目光一看，只见门达尔王子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进房里来了。

八

伯尔帕见到他，顿时大惊失色。她藏起了匕首。看到王子，她心里不是高兴，而是产生了毛骨悚然的恐惧。如果有人稍有怀疑，那他的性命就休想保住了。他应该立刻离开这里。

如果还让他有开口说话的机会，那就为时过晚。他一定会陷入罗网，王公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这个想法像一阵狂风、像一道闪电掠过她的脑海。她用严厉的口气说：“不要进来！”

王子问：“没有认出我来吗？”

伯尔帕：“清楚地认出来了。但是，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王公正伺机找你，请马上离开这里。”

王子向前走近一步，毫无一点惧色地说：“伯尔帕，你待我太狠心了。”

伯尔帕威胁地说：“你要待在这里，那我就声张起来。”

王子无所谓地说：“这我不怕。我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来的，今天两个人中间总有一个要死的，要么是王公活着，要么是我活着。你跟我走吗？”

伯尔帕坚定地说：“不。”

王子讽刺地说：“那为什么？难道你对吉多尔产生好感了吗？”

伯尔帕轻蔑地看了王子一眼，说：“世界上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的。我在这里怎样过日子，那只有我知道。但是人言可畏，在人们的心目中，我已经是吉多尔王公的夫人了。

今后王公怎样安顿我，我就怎样待下去。我直到最后一口气也要憎恨

他，恼怒他，厌恶他。

当我再也熬不下去时，我就服毒或者将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而死去。但是，要死就死在这宫里，决不向外迈进一步。”

王子起了疑心，他以为伯尔帕被王公笼络住了，现在正在欺骗他。嫉妒代替了爱慕。但他照旧无所谓地说：“要是我把你从这里抢走呢？”伯尔帕怒气冲冲地说：“一个刹帝利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办，我就怎样采取行动，要么用刀抹自己的脖子，要么抹你的脖子。”

王子又向前走近了一步。他刻薄地说：“跟着王公，你倒是高高兴兴地来了，那时你的刀子到哪里去了呢？”

伯尔帕像是中了一箭，她的脸变得通红。她说：“那时动刀子就要血流成河，我不愿意我的兄弟和同胞因为我而丧命。除此之外，那时我是未婚的女子，我不害怕我的名誉会遭到破坏，因为还没有出现为丈夫坚守贞操的问题，至少人们是这样看我的。如今在我看来，我还是原来的我，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社会的礼教已经使我成了王公的侍奉者，它强迫地给我身上套上了为丈夫坚守贞操的锁链。现在维护贞操是我的天职，采取违背它的任何行动都是给刹帝利的名字抹黑。你为什么要徒劳地在我的伤口上洒盐呢？这是一种什么高尚的行为呢？我命中注定受苦受难，今天我不是正在遭受这种苦难吗？让我受苦受难吧，我求求你，请你赶快离开这里。”

王子再向前走了一步，怀着难过的心情说：“伯尔帕，你到这里以后，已经精通了一套狡猾的手段。你背叛了我，现在还拿维护天职来作掩护。你践踏了你对我的爱情，却还寻找着什么名誉来作为借口。我是不能眼看着王公成为在你这样一朵美丽的鲜花上采花的蜜蜂的。既然我的愿望已经化为泡影，那也要连同你一起化为泡影。既然我的一生要完蛋了，那在完蛋以前你的一生也要完蛋。这就是对你的背信弃义的惩罚。你说，你要作出什么样的决定？现在同我一起走还是不同我一起走？我的一些人正在城堡外边等着接应。”

伯尔帕毫无惧色地说：“不。”

王子说：“你想想吧，要不，你会后悔的。”

伯尔帕说：“我已经想好了。”

王子抽出宝剑向伯尔帕扑来，伯尔帕吓得闭上双眼往后退了一步，她几乎要昏倒了。

突然坡杰拉吉王公提着剑很快冲进房来，王子镇定了一下站住了。

王公像狮子一样大吼一声，说：“滚开，刹帝利是不伤害妇女的！”

王子怒气冲冲地回答：“这是对无耻的女人的惩罚！”

王公说：“我才是你的仇人，为什么不敢来找我呢？也可以让我看看你的宝剑的厉害嘛！”

王子转身用剑向王公刺去，王公武艺精通，他闪过以后冲向王子。这时靠墙站着处于昏迷状态的伯尔帕犹如电光一闪，飞快地站到王子的面前，王公已经出剑，正好刺中了伯尔帕的胸口，只见一股鲜血喷射出来。王公抽了一口冷气，扔掉宝剑，一把扶住了快要倒下去的伯尔帕。

伯尔帕的脸上很快失去了血色，眼皮合上了，灯灭了。门达尔的王子也丢掉宝剑，眼中饱含眼泪，双膝跪下，坐在她的面前。两个情人都眼泪汪汪，两只扑灯蛾都在为灭了了的灯而痛不欲生。

爱情是莫测高深的。刚才王子拿着宝剑扑向伯尔帕，因为她无论如何也不打算跟着他走。失掉体面的担心、礼教的枷锁和天职的高墙，这一切都是她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是，当看到王子处于被宝剑刺中的危险关头，她却为他献出了生命。她维护了爱情的传统观念，但却是按照她自己的诺言：没有迈出宫外一步。

的确，爱情是莫测高深的。王子刚才拿着宝剑冲向伯尔帕，他跟她誓不两立，因为嫉妒的烈火在他胸中炽烈地燃烧。一股鲜血使他的妒火熄灭了。他昏昏沉沉地坐着哭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举起宝剑用劲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于是，又是一股鲜血喷射出来。两股鲜血汇集在一起，彼此再也区分不开了。

伯尔帕不同意跟着他走，但是她未能断绝和他的爱情关系。两人没有一道离开王宫，然而却一道离开了这个世界。

1917 . 1

鸚鵡

—

在维多村里，首饰匠马哈德瓦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他在自家的屋檐下，从早到晚坐在火炉前，叮叮当当敲个不停。听惯了这种声音的人，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声音停止时，他们就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马哈德瓦每天大清早提着鸚鵡笼子，哼着颂神诗到湖边走一趟。在那朦胧的晨光里，看到他瘦骨嶙峋的身躯，干瘪无牙的嘴和弓着的腰，任何陌生人都可能怀疑他是一个妖怪。一当人们的耳中传来了“师尊所授，与天赐同”的诗句时，人们就知道已经天亮了。

马哈德瓦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孙儿孙女一大群，但是减轻他负担的人一个也没有。他的儿子们说：趁老爷子健在，我们好好享受享受生活的乐趣，将来担子就落在肩上了。可怜的马哈德瓦有时还不得不挨饿。吃饭的时候，他家响起了抱怨分食不公的冲天喊声，使得他不得不饿着肚子就站起身来走开，一边吸着椰壳烟斗一边睡觉。

他的职业生活更令他不得安宁。虽然他工艺熟练，对金银的酸性处理比其他的人要纯得多，而他进行的化学流程工艺要难得多，可是近来他不得不听那些多疑和急躁的人的难听的话，他总是低着头专心地听下去。一等争执平息了下来，他就望着自己的鸚鵡呼唤起来：“师尊所授，与天赐同。”一念这一颂神诗句，他的心就完全平静下来了。

—

有一天，一个孩子偶然打开了鸟笼，鸚鵡飞出来了。当马哈德瓦抬头望见空鸟笼时，他惊呆了，鸚鵡哪里去了呢？他再看看鸟笼，鸚鵡的确不在了。马哈德瓦着急地站起身来在屋顶的泥瓦上来回打量着。如果这世界上还有他爱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只鸚鵡。他对自己的儿子、孙子孙女都厌烦了，孙子孙女们的顽皮任性妨碍他的工作。他也不爱自己的儿子们，不是因为他们都无用，而是因为他们往往把他珍惜的那些小罐罐搞丢。他也对邻居们生

气，因为他们常常从他的火炉里把火取走。对他来说，使他从所有这些障碍和烦恼中摆脱的也只有这只鸚鵡。只有它不会给他造成任何麻烦。他现在的这种年纪，正是人们除了享受宁静以外别无所求的时候。

鸚鵡呆在一片泥瓦上。马哈德瓦取下笼子，展现给鸚鵡看，嘴里说：“来，来，师尊所授，与天赐同。”但是家里的孩子和村里的孩子聚在一起，又是喊叫，又是拍手，而天空中还有老鸦哇哇在叫，于是鸚鵡飞了，飞到村外的一棵树上落了下来。马哈德瓦提着空笼子在它后面跑着，他跑得这样快，使人们都感到惊讶，再也不能想象出有比这更精采、更生动、更感人的迷恋之情了。

到中午了，农民们都从田里往家里走，他们得到了寻开心的好机会。大家都从挑逗马哈德瓦中取乐，有人扔石子，有人拍掌。鸚鵡又飞了，从那里飞到芒果园中一棵树的枝头落了下来。马哈德瓦又提着空笼子，像青蛙一样往前跳着。当他到达芒果园中的时候，他的脚心火辣辣地像冒着火星，头晕目眩，稍为镇静后，他举起笼子念着“师尊所授，与天赐同”。

鸚鵡从树枝头落到下面的小枝上了，它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马哈德瓦。马哈德瓦以为它害怕了，扔下笼子自己藏到了一棵树的身后。鸚鵡向四周打量了一番，放心了，于是落到了笼子的上面。马哈德瓦的心高兴得跳了起来，口中念着“师尊所授，与天赐同”，慢慢地走到鸚鵡的旁边，突然向它扑去，想抓住它，但是他未能抓住鸚鵡，鸚鵡又飞到树上去了。

直到傍晚，鸚鵡有时飞到这一枝头，有时又飞到那一枝头，有时又落到笼子的上面，有时又落到笼子的门口看看给它装食物和水的小杯，然后又飞走了。如果说老人是体现迷恋者形象的话，那么鸚鵡则是体现被迷恋者形象。傍晚都过了，这一对迷恋者和被迷恋者的角逐消失在黑暗里。

三

夜里，四周漆黑一片，不知鸚鵡是藏在哪儿的树叶里了。马哈德瓦知道鸚鵡在夜里不会飞到哪儿去，也不会进笼子里来，可是他仍然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今天他一整天没有吃一点儿东西，吃晚饭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而且一滴水也没有进他的喉咙，可是他既不感到饿，也不感到渴。没有鸚鵡，他会感到他的生活没有意义，枯燥和空虚。他过去日夜干活，因为鸚鵡是他的动力，他也干生活中其他的事，那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感到有什么生气。只有鸚鵡才能唤醒他的意识，失去了鸚鵡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马哈德瓦经过一整天的劳累和饥渴，不时地打起瞌睡来了，但是很快他又惊醒过来睁开眼睛，这时广阔的黑夜里响起了他的声音：“师尊所授，与天赐同。”

半夜过去了，忽然他听到什么动静后惊醒了。他一看，在另一棵树的下面竟亮着暗淡的灯光，有几个人坐着在彼此交谈。他们都在吸旱烟，旱烟的香味使他失去了耐性，于是他一面高声说着“师尊所授，与天赐同”，一面走到那些人那里去抽烟。可是正像野鹿听到枪声后立即逃走一样，那些人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站起来逃跑了，有的人朝这边跑了，有的人朝那边跑了。马哈德瓦开始喊“站住，站住”，突然他意识到了，这些人是小偷，于是他大喊：“抓住小偷，抓住小偷。”

小偷们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马哈德瓦走到油灯旁边，他看到有一个生了锈发黑的铁罐。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他把手伸过去一摸，全是金币。他取出一枚在灯光下一看，啊，

果真是金币。他马上拿起了铁罐，又吹熄了灯，躲在树下坐了下来。工匠似乎成了小偷。

他又疑心了，要是小偷回来，发现自己单独一个人而把金币抢走，那又如何是好呢？于是他拿出几枚金币，放在腰间缠好，然后他用一根干木棍在地上挖了几个洞，把金币放了进去，把土盖好。

四

马哈德瓦的内心里出现了另一个世界，既充满担心，又充满幻想。虽然现在这笔钱财丢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理想开始运作了：建了一栋大瓦房；开设了一家大钱庄；和亲戚们都恢复了往来；享用的东西都有了。接着又去朝圣；从圣地回来后非常热闹地举行了祭祀；宴请了婆罗门。然后又修了一座湿婆神庙；开凿了一口井；修了一座花园。而他本人呢，则开始每天听“往世书”经典中的故事，而且开始殷勤接待修行人和出家人。

突然他又想到如果小偷回来了，那该怎么跑呢？他为了试验一下，提起了铁罐，拚命地跑了两百来步。他的脚上好像插上了翅膀一样，他的担心慢慢平息下来了，他在幻想中度过了后半夜。朝霞开始出现，晨风吹拂，鸟儿们也开始歌唱。马哈德瓦的耳朵中忽然传来了他自己的声音：

师尊所授，与天赐同。

罗摩足前，一心尽忠。

这颂神的诗句一直是马哈德瓦的口头禅，一天千百次地从他的口里念出来，但是他的宗教情感从来没有触及到他的内心深处，就像一种乐器发出声调一样，他的这颂神诗句也从他嘴里说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那时在他的心里这棵枯树上没有叶子，而颂神诗句的纯洁的风不能把它吹响。但如今那棵树上长出了嫩叶、枝条，风把枝叶吹得摇晃起来，发出了声响。

黎明时大自然沉浸于一种可爱的晨光之中。这时鸚鵡收住了翅膀，从高的枝头落了下来，就像从天空落下来的星星那样，它进到笼子里。马哈德瓦跑了来，举起笼子说：“来啦，鸚鵡，你把我折磨得够苦了，可是你又使我达到了人生的目的。现在我要把你安放在银制的笼子里，而且要把笼子镀上金。”他的每根毛孔都在发出歌颂至高天神的声音：主啊，你是多么仁慈！这是你的无限的慈悲，要不像我这样的堕落的罪人，又什么时候配得到你的恩典啊！这种圣洁的感情使他的心灵激动起来，他深情地唱起了：

师尊所授，与天赐同。

罗摩足前，一心尽忠。

他一手提了鸟笼，腋下夹着铁罐回了家。

五

马哈德瓦回到家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路上除碰上了一只狗之外，没有遇上任何人，而狗对金币是没有什么特殊好感的。他把铁罐装在一个大土罐里，放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煤盖好。天大亮后他就直奔祭司的家里，祭司先生正坐着敬神并一边在想：官司今天就要开庭了，可手头还一个子儿也没有，施主们中谁也不让松一口气。就在这马哈德瓦来向他施礼，婆罗门先生把头扭到一边，他想：从哪里来了这位瘟神！还不知道粮食准备了没有。他生气地说：“什么事？有什么话要说吗？你不知道这个时间是我敬神的时候吗？”

马哈德瓦说：“祭司先生，今天我家要举行毗湿奴大神的故事会。”

祭司先生感到惊讶，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马哈德瓦家里举办毗湿奴大神的故事会，这种不同寻常的事正像他自己对上门行乞的乞丐进行施舍那样稀罕。他问道：“今天是什么……？”

马哈德瓦说：“今天没有什么。我想今天听一听大神的事迹。”

从早晨就开始作准备。维多村和附近的村子里的人都受到邀请，还邀请了他们在故事会后留下赴宴。凡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怎么沙地上长出了青草？

傍晚，当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婆罗门祭司先生已经就坐，于是马哈德瓦站起身来高声说道：“弟兄们，我的这把年纪是在行骗中度过的，我不知道蒙骗过多少人，使多少真的变成了假的。但是现在大神可怜我，他想洗涤我脸上的污点。我向你们所有的兄弟表明，凡是该由我付谁的欠款，凡是我侵吞谁的款项，凡是我把谁的真货换成了假货，所有这些人都是可以找我结算取款。如果有谁不能前来，那我就请你们转告他，从明天起，一个月以内，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结算自己的帐目，不需要什么人证或物证。”

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有一个人动情地摇着头说：“我没有这种事。”有一个人不相信地说：“要赔，吃什么啊？总数要上千的卢比哩。”

一个村长开玩笑说：“如果那些人升天了昵？”

马哈德瓦回答：“他们家里还会有人的。”

不过，这时人们的兴趣不在于想要多少欠款，而在于想知道马哈德瓦从哪儿得到了这么多钱。谁也不敢到马哈德瓦的身边来。都是农村的人，哪里知道算旧帐，何况一般说来，人们也不记得他们要向马哈德瓦索取什么。而在这神圣的场合怕犯罪过的想法也促使他们缄口不言。最重要的是马哈德瓦的一颗善良的心征服了他们。

突然，祭司先生说：“你还记得吗？我给了你黄金让你打一条项链，你在过秤时克扣了几克黄金。”

马哈德瓦：“对，我记得。那你损失了多少？”

祭司：“不少于 50 卢比。”

马哈德瓦从腰间取出了两枚金币，放在祭司先生的面前。

人们开始议论祭司先生的贪婪：这叫做不老实，最多损失三几个卢比吧，却向可怜的马哈德瓦敲诈了 50 个卢比。他也不怕毗湿奴大神，充当婆罗门，可心地这么坏，我的老天爷！

人们对马哈德瓦肃然起敬了。一个钟头过去了，那成百上千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话。于是马哈德瓦又说：“看来是你们把自己的帐目忘记了。那么，今天先听大神的故事吧。我等候你们一个月，以后我将去朝圣。我向在场的兄弟请求，请你们解脱我吧！”

马哈德瓦等了债主们一个月，夜晚害怕小偷不能入睡。现在他什么事情也不做了，酒也戒了。出家人、修行人来到他家，他尽情地接待他们。他的名声传播得很远。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找他算帐。现在马哈德瓦明白了：这个世界多么讲求公正！又是多么道德高尚！现在他知道了：这个世界对坏人来说是不好，对好人来说却很好。

六

这件事已经过去 50 年了，你到维多村去，远远就可以看到金黄色的顶尖这是毗湿奴大神神庙的顶尖。和神庙相连的是一个砖砌的池塘，池塘中开满莲花，池塘中有鱼，但谁也不捉它们。池塘的岸上有一座大型的坟墓，这

就是鸚鵡的遗迹。关于鸚鵡流行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人说，那镶有宝石的笼子上天了；有人说，它念着“师尊所授，与天赐同”不见了。

不过实际情况是：正像月亮被罗蚁吞食一样，鸚鵡被猫吞食了。人们说：直到现在深夜里，还从池塘边传来这样的声音：

师尊所授，与天赐同。

罗摩足前，一心尽忠。

印度神话传说：身为阿修罗的罗蚁混在天神队伍里偷饮长生不死的甘露，被日神月神告密，毗湿奴大神用神盘腰斩了罗蚁。罗蚁由于甘露入口，上身得以不死，旋转遨游于太空。为了报复，他经常吞食或咬啃月亮和太阳。

关于马哈德瓦也有很多传说。公认的是：为鸚鵡修建了坟墓之后，他和几个修行人一起到喜马拉雅山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名字也因鸚鵡而远播四方了。

1920 . 1

难题

—

我的办公室里有四个听差。有一个听差的名字叫格利波，人很老实，非常听话，对工作小心翼翼，受了斥责也一声不吭。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穷苦老实人。我来这个办公室工作整整一年了，但是我没有发现他缺过一天勤。每天早上9点就看到他坐在办公室自己的座位上，我简直都看习惯了，就好像他也是这栋房子的一个组成部分似的。他单纯得不会推诿工作。

格利波在原文中的意思是“穷苦的”、“穷人”。

还有一个听差是穆斯林，不知为什么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怕他。我只知道他爱说大话。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原因我就不清楚了。根据他的说法：他的一个堂兄在拉姆布尔镇的一个小土邦当警察总监。大家一致给了他一个“法官”的绰号。还有两个听差属婆罗门种姓，他们祝福的价值比他们的工作本身大得多。后面这三人又懒又高傲，叫他们干一点小事，也是满脸不高兴。他们把办事员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只是对办公室主任有点顾忌，虽然有时对他也是比较粗暴的。尽管他们三人这么不好，可是他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人的处境也要比可怜的格利波好得多。有升级的机会，也是轮到这三个人，谁也不理会格利波。他们三人每月都拿十个卢比，而可怜的格利波仍然停留在拿七个卢比的一级上。从早上到傍晚，他的脚没有一会儿停的时候。而那三个听差还对他逞威风，有时得到一点外快，可根本没有他的份。尽管如此，办公室里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普通职员到办公室主任，对他都不满，好多次还罚过他的款，受斥责那更是家常便饭了。这里面的秘密我一点儿也不清楚。我很同情他，我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表明：在我的心目中他的身份并不低于其他三个人。甚至于有几次在背后我为此还和几个职员吵过架。

—

有一天办公室主任要格利波给他擦桌子。他马上动手来擦，凑巧抹布碰倒了墨水瓶，墨水流了一桌子。办公室主任一看，气得不得了，便使劲地

拧住他的两只耳朵，用全印度所有语言中通用的骂人的话来咒骂他。可怜的格利波含着眼泪木偶似地一声不响地听着！好像他犯了杀人罪一样。我觉得办公室主任为这一点小事而发这么大的脾气是不恰当的。如果是另外某一个听差犯了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也不至于对他进行这么严厉的指责和打击。我用英语说：“先生，你对他太不公正了。他又不是有意把墨水瓶搞翻的。为这点事，给他这么严厉的处罚是太过分了。”

主任有礼貌地说：“你不知道，这个家伙很坏。”

“我倒没有看出他坏在哪里。”

“你现在还不了解他，他是一个很可恶的家伙。他的家里有两张犁耕的地，有成千的卢比放债，家里还有几头牛，所以他高傲得很！”

印度用两头牛拉犁，一张犁的土地大约相当十亩左右。

“要是他家里的情况这样好，那他干吗要到这里当听差？”

主任用很严肃的口气说：“请你相信吧，他是一个顽固的人，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吝啬鬼。”

“即便是这样，那也算不了什么罪恶呀！”

“再过一些时候，你就会明白，他是一个多么卑贱的家伙。”

另一位先生说话了：“老兄，他的家里有上百斤的牛奶，几百斤小米呀，三角豆呀、豌豆呀！可是他从来也不想到多多少少给办公室的人带来一点，而这里的人是渴望得到这些东西的。这样一来怎不使人气愤呢？他家的一切都是由于他得到了这个差使才有的，在这之前，他家里穷得连下锅的米也没有。”

主任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倒没有什么，他自己的东西嘛，愿不愿意给别人，那全凭他。”

我大体上了解到了一点奥秘。我说：“如果真是这么小气，那真不近人情。这点我以前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一来，主任自己也暴露了，他也不遮遮掩掩了。他说：

“也不是说这么作就可以使人发大财，只不过表明给东西的人的好意罢了。究竟对什么人才抱这种希望呢？那也只是对能拿得出来的人才抱这种希望。如果是一个什么也拿不出来的人，谁也不会期望得到什么，谁能从一个赤条条的人那里要到什么吗？”

秘密完全公开，主任用简单的语言把全部真情表达清楚了。一个人宽裕了，大家都成了他的对头，不仅穷人成了他的敌人，就是体面的人也成了他的敌人。要是我们的丈人家或姥姥家很穷，那我们不抱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的希望，也许我们根本就忘记了他们。但是，要是他们很富足，而不理我们，逢年过节不送东西给我们，那我们就会产生嫉妒之心。

如果我们到某一个穷朋友家去，在他家只吃了一个槟榔包，我们也会感到满意。可是如果到一位有钱的朋友家里，没有吃上一顿饭就回来，那还有不永远鄙视他的吗？苏达马如果从黑天家空手回来，那他也许会成为黑天的比童护和妖连还要大的敌人。

黑天是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英雄人物，被认为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苏达马是黑天小时的朋友，黑天使他由穷变富。童护和妖连与黑天为敌，皆被他亲手或他所指使的人所杀。

三

过了几天，我问格利波：“你家里有田产吗？”

格利波可怜地说：“有一点，先生。家里还有您的两个奴才种地。”

我问：“还有水牛和奶牛吗？”

“有，老爷，家里有两头母水牛，有一头奶牛怀了牛犊了，托您们这些老爷的福家里有碗饭吃。”

“是不是有时也孝敬孝敬办公室的先生们呢？”

格利波又难过又惊异地说：“老爷，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孝敬老爷们呢？田里除了收一点大麦、三角豆、玉米、小米和秸秆以外，还有什么呢？老爷们都是贵人，我有什么脸送这样普普通通的东西给你们呢？我害怕那样会挨一顿痛骂，说：这小子竟这么大胆。所以，我一直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要不，牛奶、酥油之类的东西有什么要紧。总得考虑什么东西送什么人合适吧！”

“那你就找个机会拿来试试，看人家说什么。在城里，这些东西哪能那么容易弄到？他们这些人心里也常常想这些普普通通的东西哩！”

“老爷，如果一旦有人说什么，那怎么办？要是告到主任那里，那样一来我可没有容身之地了。”

“这个，我负责好了，没有人会说你的。如果有谁说你，那我会劝他。”

“老爷，目前正是收豌豆的季节，甘蔗也正在用压榨机加工。除此之外，别的没有什么。”

“那好，你就拿这些东西来。”

“要是有什么麻烦，那您可得出来调解呀！”

“对，我不是说了，由我来承担吗？”

第二天，格利波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有两个小伙子头上顶着筐子，里面装的是豌豆荚。一个小伙子的头上是一个桶，里面装的是甘蔗汁。三个人的腰间都分别夹着一捆甘蔗。格利波悄悄来到走廊前面的树下站住了，他没有胆量走进办公室来，好像是犯了罪的罪人。当他站在树底下的时候，办公室的听差以及其他的职员就把他围住了。有的拿了甘蔗在啃，有几个人就去动手取筐子里的东西。正在这时，主任也到办公室里来了。看到这热闹的场面，他高声地说：“干吗围在那儿呀？来，大家去干自己的事！”

我走上前去附耳跟他说：“格利波从自己的家里带来了这些礼物。你拿一些，剩下的就分给其他的人吧！”

主任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格利波，你干吗把这些东西带到这里来？马上给我拿回去！要不，我就要向上边的老爷报告了。你难道把我们当成了乞讨的人了吗？”

格利波的脸色变了，身子开始发抖，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只用那像罪人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代他请求宽恕，好说歹说主任同意了。他把所有的东西的一半叫人送回了家，把另外一半分给了其他的人，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场表演。

四

现在，在办公室里格利波开始有地位了。他每天不再受斥责，也没有必要成天奔忙，更不会听到职员的嘲讽和其他听差的不客气的话了。听差们主动替他作事。他的名字也起了一点小小的变化，变成了格利波达斯了。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点变化，自尊心代替了原来的可怜相，懒惰代替了勤劳。现在他有时迟到，有时借口生病在家呆着。如今他所有的过错都是可以宽容的。他已经掌握了取得身份地位的方法。现在他每隔十天八天，总要拿点牛

乳、酸牛奶送给办公室主任。他学会了如何敬奉神明，狡猾取代了原来的纯朴。有一天，办公室主任派他到车站去取政府表报的包裹。包裹有几大捆。他叫了几个推手推车的工人运了来，和推手推车的工人谈妥要付 12 个安那的车费。表报运到办公室后，格利波也向办公室主任按每个工人 12 个安那领了钱，准备给推手推车的工人。但是，他走出办公室后不远却改变了主意。他要回扣，推手推车的工人们不答应。这一下格利波生气了，他把所有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并且威胁说：“现在我一个子儿也不给了，你们走吧！你们愿意到哪儿去告状就告吧！我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印度古代有不少有名的人物的名字后面有“达斯”两字，这里指格利波有身份了。

推手推车的工人们看到：不送点钱，全部的车费都要落空。于是一个个哭丧着脸，答应每人给四个安那。格利波付给他们每人八个安那，替他们写了收到 12 个安那的字据，并让他们打上手印，然后把字据交回给了办公室。

看到这一场面后我目瞪口呆了。这就是几个月以前那个真诚和老实的化身格利波！当时他连向其他听差要回自己一份钱的胆量都没有，他不知道如何请客送礼，更谈不上占有人家的东西了。我看到他性格的变化后很难过，谁要对此负责呢？我应该承担这份责任，是我给他上了搞邪门歪道的第一课。于是我内心产生了一个问题：比起这种勒索人家的狡猾来，那种忍受别人虐待的纯朴有什么不好呢？当我向他指明取得地位身份的途径的时候，那是很不祥的时刻，因为实际上那是他走上可怕的堕落的道路的开始。我为了他外表的体面而牺牲了他灵魂的纯洁。

1921 . 1

尊重舆论

—

洗衣人伯纠像任何人一样热爱自己的村子和老家。尽管他吃的都是粗糙的饭食，有时甚至只能吃个半饱，可是他仍然觉得老家的村子比整个世界都可爱。如果说他不得不挨老年农妇们的骂的话，那么他也得到年轻媳妇们称他伯纠大爷的光荣。红白喜事总要请他去，特别是结婚的时候，他在场的必要性并不次于新郎和新娘。他的妻子在里屋受到内眷们的尊重，而伯纠本人则在大门口受到人们的接待。当他引着穿了花裙、腰间系上铃铛的傣相，自己一手拿着手鼓，另一只手伸到耳边唱起信口编造的民歌的时候，那种感到自豪的心情使他的两眼就像喝醉了酒似的。虽然他洗一件衣服只能得到半个拜沙，可是他对自己的处境仍能心满意足。不过，地主的仆役的蛮横无理和凶狠却常常使他难于忍受，以致他想离开村子逃到城里去。在村子里，除了地主的代理人以外，还有五六个听差，还有不少和这些人勾结在一起的人。伯纠要为这所有的人无代价地洗衣，他没有熨斗，为了熨他们的衣服，他不得不到邻村洗衣人那里去哀告借用。如果把没有熨平的衣服送去了，那就灾祸临头，除了挨打以外，还得在人家房前站几个小时，挨一顿臭骂。他们骂

的话十分难听，使听到的人都要捂着耳朵，而打那儿过的年轻媳妇们则羞得抬不起头。

5月的日子，附近的湖和池塘都干涸了。伯纠不等天亮就得到很远的一个池塘边去，而那里洗衣人早已排成了长队等着。伯纠只能每隔五天去一次，天不亮就把要洗的衣服打成包，让牲口驮着走。可是5月的太阳很毒，九十点以后就不能站在池塘边干活了，而要洗的衣服还没有洗好一半，他只得把洗好的和没有洗好的又带回来。村子里老实的雇主们听他叙述到洗衣的苦处时，也就不作声了，既没有骂他，也没有人来打他。在5月的炽烈的阳光下，他们自己也得浇地，也得松土，他们的脚上也要裂口，他们是知道这种苦楚的。但是要使地主的代理人满意可不那么容易，他的人时常来找伯纠的麻烦，厉声地对伯纠说：“你一连七八天也不把衣服送来，这难道是像冬天的日子？现在衣服穿一天就因出汗脏得发出臭味，可你怎么也不想到这一点。”伯纠又是作揖，又是打躬，总是说好话。甚至有一次，眼看着过了九天了，衣服还没有搞好，洗是洗过了，但没有烫。最后，他没有办法，只好在第十天把衣服送到地主代理人那里。由于害怕，他不敢走近他。地主代理人一见他就怒气冲天，说：“喂，你这家伙，还想在村子里呆下去不想？”

伯纠把一包衣服放在椅子上说：“老爷，有什么办法？哪儿也没有水，我又没有熨斗。”

地主代理人：“只有你没有水，全世界到处是水！现在治你的办法，除了把你撵走外，再没有别的了。你这坏蛋，存心想蒙混人，你把衣服借给迎亲队，却找一些什么借口，没有水呀！没有熨斗呀！”

伯纠：“大东家，村子是你的，愿意让我住下去，就住下去，要赶我走，我就走。但是请你不要冤枉加罪于我。我给你们服务了这么多年，不管有什么过错，但是没有黑良心。如果村子里有谁敢说，我曾经对我的雇主要过这样的花招，那我可以从他的胯下爬过去。你说的不光彩的行径是城里洗衣人才有的。”

专横是不能和道理并存的。地主代理人又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伯纠又要求他讲求公正和开恩，结果仍挨了打，喝了八天生姜红糖水。第九天，他把所有雇主的衣服洗好，交待清楚。他把自己的东西打成包，让牲口驮着，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连夜上路到巴特那去了。

地主代理人没有让他有和老主雇们告别所需要的时间。

二

伯纠来到城里，他感到这里好像早就为他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只租了一间房间，就开始了他的洗衣营生了。开头，他听到房租的数字后感到吃惊，在农村中他一个月的洗衣钱也没有这么多哩。可是当他了解到洗衣的价钱以后，对房租的昂贵也不以为然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雇主的数目就超过了 he 计数的能力。城市里不缺少水，而他又很守信用，他还没有染上城市生活的坏习气，有时他一天的洗衣钱超过了他在农村中干一年所得的钱。

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也开始染上了城市的生活习气。从前他只喝点椰子水，现在买了水烟袋抽烟了。原来打赤脚，现在穿上鞋了。他还开始感到粗粮妨碍消化，不想吃。过去只是在过节日时喝点酒，而现在为了解乏，每天都要喝酒。他的妻子也羡慕首饰了：其他洗衣人的妻子都是戴着首饰在街上走，而我又哪方面不如人？孩子们围着卖零食的小贩转，一听到叫卖甜食和花生的声音就呆不住了。房主又提高了房租。饲料和油渣饼简直卖

成了珠宝的价钱，为了填饱给他驮衣的两头牛的肚子就要开支一笔可观的钱。结果，前几个月所节省的钱，现在花光了，有时甚至入不敷出，可是又想不出省钱的办法。于是，他的妻子就开始背着他把雇主们的衣服出租。当伯纠知道了这件事后，生气地对妻子说：“如果我再发现我们家里有这种事，我就要算最无耻的人了。就是因为有人在这方面冤枉加罪于我，我才抛弃了祖宗一直生活过的老家，难道你希望我们也从这里被撵走吗？”

妻子回答道：“你一天也离不了酒，我从哪里弄这么多钱来啊！你把所有的开支全包下来吧，我又不能额外弄到什么糖果糕点。”慢慢地道义的准则在需要面前开始屈服了。有一次，他一连发了几天烧，他的妻子用轿子把他抬到医生那里，医生开了药方，可是家里没有钱。伯纠用他那痛苦的目光看了看妻子，说：“那怎么办呢？药是要买的。”

妻子：“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伯纠：“向谁借一点不行吗？”

妻子：“向所有的人家都借过钱，在这一片地方出门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现在还向谁借呢？我一个人能办到的，我都拼命去办，反正我现在也死不了。本来，另外还能弄到一点钱的，可是你自己下了禁令，那叫我有什么办法。牛已经饿了两天了，如果有两个卢比，至少可以喂饱这两头牛。”

伯纠：“那好吧！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日子总得过下去。我现在明白了，在城市里，讲良心的人是生活不下去的。”

从那天起，在这里也开始了和其他洗衣人一样的作法。

三

伯纠的邻居中有一个律师的文书达多拉姆，有空的时候，伯纠就到他那里坐一坐。由于是邻居，伯纠给他洗衣服也就没有帐目。达多拉姆很尊重伯纠，常把自己的烟袋递给他抽，有时家里作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也给伯纠的孩子们送去一些。当然他一直注意到，这种应酬的价值不能超过洗衣服要花的钱。

夏季来临了，到处都是迎亲队。达多拉姆也要参加一支迎亲队。他作了一个大烟袋来取代原来的小烟袋，买了油漆过的烟管，买了一双德里制的鞋子，从律师先生的家里借来了披肩，从自己的朋友那里借来了金戒指和金钮扣。凑齐这些东西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是向人家借衣服穿却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新做一套配得上在迎亲队里穿的衣服不大可能。做一件细布的衬衣，丝绸上衣，带褶印的细纹裤子以及贝拿勒斯头巾，是不容易的事，要花一笔钱。单买带丝边的围裤和贝拿勒斯丝织披肩就是难题。一连几天，达多拉姆就为这件事深感苦恼。最后，除了伯纠以外，他再也找不到解决这个难题的人了。傍晚，当伯纠来坐到他这里聊天时，他很有礼貌地说：“伯纠，我要参加一支迎亲队去迎亲，其他的东西我都张罗到手了，可是做衣服是一个麻烦。钱的问题倒不大，托你的福，手头从来还没断过钱。我干的这一行，要说收入，并不多，但是经常也总有土包子财主自己找上门的。不过你知道，近来结婚的吉日很多，裁缝师傅连抬头的空闲也没有，拿双倍的工钱不说，还要你跑上几个月。

如果你这里有我合身的衣服，那就借给我穿三天，好歹总算度过了这个难关。一个人发出请帖，不必要开支什么，最多是花点印请帖的钱。但是他却不想想，参加迎亲队的人得要作多少准备工作，要遇到多大困难。如果种姓家族内形成这样一种习俗，就是说某位先生发出邀请，他就得为被邀

请的人准备所需要的物品，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这么随随便便发出请帖了。你说，伯纠，你能够帮我这点忙吧？”

伯纠出于礼貌，说：“达多拉姆先生，对你的任何事情，怎么会不帮忙呢？不过事情是这样，最近由于结婚的吉日很多，所有的雇主都吵着要尽快地取回自己的衣服，甚至一天就派人来催几次。我担心一手把衣服借给你，而对方嚷着马上要取走。”

达多拉姆：“嗨！给他拖上三两天有什么大了不起。如果你愿意干，你可以拖上几个星期。你可以说：还没有煮呢！或者说码头不空，或者说还没有烫等等。你可以找的借口是不少的。我们是邻居，你难道这点也不能帮忙？”

伯纠：“不是，先生，我的一切都可以贡献给你。请你来吧，来挑选你喜欢的衣服吧，然后我把那些衣服再好好烫一次。最多不过是要挨雇主们的怒斥罢了，也许还会有顾客向我动手，有什么了不起！”

四

达多拉姆衣冠楚楚地参加了迎亲队，在那里，他穿戴的贝拿勒斯头巾、丝绸上衣、丝织披肩，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们以为他是一个大富翁。伯纠也跟着他去了。达多拉姆很尊重他，还给他要了一瓶酒。吃饭的时候，还另外给他带来了一份。也不叫他伯纠，而叫他村长先生，本来他的这一套豪华的装束多亏伯纠才弄到手的。

半夜过了，歌舞晚会结束了，人们都准备去睡觉。伯纠在达多拉姆的床旁也蒙着披肩睡下了。达多拉姆脱下了衣服，很小心地挂在衣架上。他准备好了烟袋，躺着抽起烟来。这时，突然有一个名叫阿达伊的傣相走了来，在达多拉姆面前站住了。他说：“先生，请问你的这上衣和头巾是从哪儿得到的？”

达多拉姆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朝他看了看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阿达伊：“我说的意思是：这两件东西是我的。”

达多拉姆带着有点冒险的口气说：“难道你以为，丝绸上衣和头巾除了你有之外，其他的人不可能有？”

阿达伊：“怎么不可能有呢？真主给了谁，谁就穿它，好多人都穿呢！我又算得老几。

不过，这两件东西是我的。如果在全市还在谁家发现有这样的上衣，那你要罚我多少，我都甘愿罚多少。我付了 10 个卢比的手工钱，另外，在这个城市根本不可能找到做这种上衣的裁缝师傅。他剪裁得这样好，真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头巾上还有我作下的记号，你拿来，我指给你看。我只是想问问你，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达多拉姆明白，再也没有分辩的余地了。要是事情一闹大，会更丢脸，耍手腕是不能过关的。他很和气地说：“老兄，这你就别问了，现在这儿也不是说这些话的场合，我的面子和你的面子是一回事。你只当着：这样的事在世界上是普遍的。如果我要叫人做这样的衣服，那就求上几百个裁缝还不知道行不行，而我又非得参加迎亲队不可。你的衣服是不会损坏的，这点我负责了，我会比穿我自己的衣服更爱护它。”

阿达伊：“我倒不担心我的衣服，托你的福，真主给了我不少。愿真主使富翁平安无恙，让他们万事如意。我也不想破坏你的名誉，我是你的仆人。我仅仅想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我曾把衣服交给洗衣人伯纠，莫非有小

偷从伯纠家里把衣服偷了出来，或者说某一个洗衣人从伯纠家里拿走了衣服而交给了你。因为无论如何，伯纠是绝对不会亲手把衣服交给你的，他是不会干出这种歪门邪道的事来的。我自己曾经想和他打过这样的交道，把钱放在他的手心里，但是他什么也不顾。先生，他把钱扔在地上，狠狠地说了我一顿，真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最近的情况我不知道，因为近来我和他从来没有谈过这方面的事。但是，我是不相信他会坏良心的，所以我一再问你，你是从哪里得到这衣服的。”

达多拉姆：“关于伯纠，你的这种想法是完全不错的，他确是这样一种无私的人。但是，老兄，作为邻居，多少也得讲点情面吧。他就住在我的隔壁，一天到晚都在一起，近来相处得更密切。他看到我急需，心就软了，就是这样一回事，其他并没有什么。”

关于伯纠的正派无私的问题，阿达伊用了过分夸大的说法。他既没有把钱放在伯纠的手心里，同时伯纠也没有狠狠地斥责过他。但是，这种夸大其词对伯纠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如实讲明所可能发生的作用。伯纠根本没有入睡，阿达伊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感到他的良心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了：世界上的人认为我是多么诚恳、多么老实、多么正直的人啊，而我却又是多么不老实，多么言而无信！正是因为人家冤枉地把这种罪过加给我，我才放弃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农村，但是，我到这里来之后，为了烟酒、酥油、零食等东西，就使良心破产了。

伯纠从这里回去以后，他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或者说，他又重新获得了自己失去的良心。

五

过了半年，一天傍晚，有几个客人来到伯纠家里，给他的儿子马尔康提亲。伯纠为了听听妻子的意见，走进房里。他妻子说：“酒从哪里来呢？你身边还有钱吧？”

伯纠：“我身边所有的钱不早都给了你吗？”

妻子：“我用那些钱买了米、豆、酥油等等东西，要作七个人吃的饭，钱都花光了。”

伯纠：“那我又有办法？”

妻子：“没有酒，难道客人会坐下来吃饭？多么丢人！”

伯纠：“丢人也好，名声坏了也好，反正我买不起酒，最多不过是婚事谈不成吧，谈不成就算了。”

妻子：“不是有一件披肩交来洗吗？把它拿到一个当铺里去当几个卢比，三两天再用钱赎回来。反正体面总应该设法维持，不然大家都会说，空有个名而已，连酒也拿不出来！”

伯纠：“你说什么？那披肩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吗？”

妻子：“管它是谁的，反正这个时候要解决问题，有谁会对人去说？”

伯纠：“不行，我不能干这种事，即使没有酒也罢！”

说完他走出去了，再一次回来时，他看到妻子从地下正向外掏什么东西，一看到他就用纱丽的一角把洞盖住了。

伯纠笑着从房内走了出来。

首饰

责怪首饰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合作运动的镇压我们能忍受，但却不能忍受女人像箭一样的无情和伤人的话语。尽管如此，我还一定要说，为了满足她们的愿望所作的牺牲，如果利用得当，可以得到崇高的教益。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难看的妇女因为戴了首饰而成了美女，可是我们还得承认，正如房间需要灯一样，妇女为了美也需要首饰。但是现在为了身上光彩，我们使我们的的心灵变得多么灰暗，多么烦躁而又多么污浊！这大约是我们所意识不到的。在首饰的光泽面前，我们的眼睛蒙蔽了，我们眼花缭乱了。首饰的光泽成了多么严重的嫉妒、仇恨、竞争、忧虑和奢望的根源！只要一想到这一点就令人毛骨悚然。不应把它称作首饰，应称作祸根更为恰当。要不，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可能呢？一个到丈夫家才过了三天的新娘，竟对自己的丈夫说：“我父亲把我嫁给你，是把我推到井里了。”西德拉今天去看村里大地主苏勒西·辛赫家的新娘子，她在新娘子面前入迷了。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不是新娘子的长相，而是她首饰的闪光。当她回到了家里，她的妒意难消，丈夫一回家，她就向他发作了，心中的怨恨就通过上面那句话发泄了出来。西德拉的丈夫名叫威姆尔·辛赫，祖上有一个时候也曾是大地主，当时这个村子完全是他家的天下，但是现在他家衰落了。苏勒西·辛赫的父亲经营田产很精明，威姆尔·辛赫家的大部分土地都通过某种方式到了他的手里。现在威姆尔家连毛驴都没有一头，一天吃两顿饭也感到困难。可是苏勒西有大象、汽车，还有几匹马，大门口还经常有十个八个外地人听从他的使唤。虽然两人的经济地位差别很大，可是两人的关系却像兄弟一样，在结婚、生孩子等喜庆场合都彼此往来。苏勒西爱好学习，在国内受完高等教育后还留学欧洲，和所有对雅利安文明持怀疑态度的人相反，他以雅利安文明最虔诚的崇拜者的身份从欧洲回来了。那里的物质利益至上，不自然地追求享受和反人性的目空一切，使他睁开了眼。以前，虽然家里的人一再要他结婚，可是他仍然没有答应，认为不和女方彼此了解不会产生爱情。可是从欧洲回来以后，他对结婚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和以前那个他不了解的姑娘结了婚，现在他认为结婚不是爱情的结合，而是天职的约束。今天西德拉就是为了看一看那位幸运的新娘子而和婆婆去苏勒西家了。看到她首饰的耀眼的闪光后她感到很伤心。威姆尔痛苦地说：“如果你早给你父母说，嫁给苏勒西，他会用首饰把你包起来的。”

西德拉：“干吗这么损人！”

威姆尔：“我不是损你，而是说真话，你父母把你这样漂亮的姑娘嫁给我，真太冤枉了。”

西德拉：“你不感到有愧，反而挖苦人！”

威姆尔：“命运不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又没有读多少书，不能找一份高级差使来挣钱。”

西德拉：“为什么不说是没有爱情，有爱情就有黄金。”

威姆尔：“你很爱首饰吗？”

西德拉：“大家都爱，何况我。”

威姆尔：“你认为自己很不幸么？”

西德拉：“当然，还不认为自己不幸吗？不然，看到别人干吗羡慕？”

威姆尔：“如果给你打首饰，那你就认为自己很幸运了，是不是？”

西德拉生气地说：“你这样问我，好像金匠就坐在大门口！”

威姆尔：“不，我说真的，我一定给你打首饰。当然，还得忍耐一些时候。”

二

有能耐的人受了话的刺激，可以要人的命，没有能耐的人就可能铤而走险。威姆尔·辛赫决定从家里出走，他下定决心：要么是用首饰把妻子包起来，要么是由当寡妇的悲哀把妻子包围住，也就是说，西德拉要么戴首饰，要么想涂朱砂而可不得。

印度习俗：有夫之妇的头发中缝中有一条朱砂线，成了寡妇就得把它抹去。

他一整天都陷于焦急不安。他曾希望用爱情来使西德拉得到满足，但今天他感到女人的心用爱情的网是网不住的，只有黄金的网才有可能把它网住。天黑不久，他从家里出走了，回头看也没有看一眼。尽管有意识地离别妻子，却仍然有留恋之情，但是由失望所造成的这种分离却是坚决的。白天里看到了周围的事物，他的心还可能动摇，然而在黑暗中，谁有胆量偏离所走的道路分毫呢？

威姆尔既没有学问，也没有任何技艺，他只有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和艰难的自我牺牲。先前他来到了加尔各答，给一个富人看门，干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听说在缅甸仰光能够找到工资高的工作，于是他到了仰光，在那里的码头上他开始当装卸工。

由于艰苦的劳动，饮食的不当，加上气候的恶劣，他生病了。他身体变虚弱了，脸上失去了光泽，可是在码头上他仍然是最勤劳的工人。其他的工人只不过是工人而已，而他这个工人却还是一个苦行者。他心里暗自作出的决定，实现它就是他这一生唯一的目的。

他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家里，他心里反复思索着：家里有谁为我着想呢？和首饰比起来，又有谁理我呢？他的智力还不能理解这样的奥秘：即使贪图首饰，但爱情还是可以和首饰并存的。其他的工人一早起来，就吃糖果糕点，整天不时地抽香烟和大麻，一有空闲就到大街上溜达，有还养成了喝酒的习惯，他们挣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有的人身上甚至没有完整的衣服。威姆尔是那为数很少的几个工人中间的一个，这些人过有节制的生活，他们生活的目的除了吃、喝和死以外还有其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威姆尔身边积攒了一点钱了，同时，他对其他工人的影响也增长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威姆尔的种姓是高等的塔古尔，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塔古尔先生。自制和品德是获得尊敬的法宝，威姆尔成了工人的头人和大人物了。

威姆尔在仰光干了三年。有一天傍晚，他正和几个工人坐在海岸边交谈。

一个工人说：“这里的所有女人都是无情无义的。可怜的秦谷尔和一个缅甸女人同居了十年，任何人对自己正式结婚的妻子也没有他这么爱她。另外，他还很信任她，他挣多少钱，都交到她手里。他们有了三个孩子。昨天晚上两人一同吃了饭上床睡觉了，既没有吵，也没有闹，既没有顶嘴，也没有打架，夜里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女人起来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扔下了

孩子。可怜的秦谷尔坐在那里哭，最困难的是那最小的孩子，还刚刚六个月，怎么活啊，这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威姆尔郑重其事地说：“他给他女人打过首饰吗？”

工人：“钱都在那女人手里，她要打首饰，谁捆住了她的手呢？”

另外一个工人说：“她的首饰不少，走到哪里，叮叮当当的响声都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威姆尔：“要是首饰也打了，还这样无情无义，那就得说，她天性是忘恩负义的人。”

这时有一人走来对威姆尔说：“大爷，我刚才遇到一个警察，他打听你的名字，你的老家，你的父亲叫什么。有一个名叫苏勒西·辛赫的先生吗？”

威姆尔有点疑心地说：“对，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们村上的大地主，也是我的族兄弟。”

那个人说：“他在警察局印发了通告，凡能提供威姆尔·辛赫的下落的人，可得一千卢比的赏钱。”

威姆尔：“那你如实地告诉了警察？”

那个人说：“大爷，难道我是土包子不成？我想其中必有奥妙，要不，谁愿意花这么多的钱？我告诉他，我们这个大爷不叫威姆尔·辛赫，叫杰索达·邦德，父亲名叫苏库，老家在昌西地区。他又问：在这里有多长时间了？我说：大约十来年了。于是他想了想走了。你和苏勒西先生有什么冤仇吧，大爷？”

威姆尔：“冤仇倒没有，不过谁又知道他的良心变坏了没有呢？是不是想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罪名霸占我的房屋田产呢？”

你蒙混了警察，你做得太好了！”

那个人说：“他对我说，要是说出了真实的下落，那你还可以得到 50 卢比的赏钱。我想：你自己能够捞上千的钱，给我才 50 卢比，我回绝了。”

一个工人说：“如果他说给你两百卢比，那你就一切如实地告诉他了，是不是？你真贪财！”

那个人不好意思地说：“不，就是给两千卢比我也不说，你别把我当成那种没有信义的人，你要什么时候考验我都可以。”

工人中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着。威姆尔来到了自己的住处躺下了，他开始想：现在怎么办呢？像苏勒西这样体面的人物的良心都变坏了，那还信赖谁呢？不，现在不回去不行了，再晚了还不回去，那我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如果再在这里呆两年，那我就能积攒五千卢比，西德拉的心愿就可以满足了。现在总共只有三千卢比，这些钱是不能满足她的愿望的。

好吧，我现在回去，半年以后再到这里来，回去一趟至少可以保住自己的房屋田产。不，住上半年有什么必要，来回途中还要花一个月，我最多在家呆半个月，家里谁又会理我？有谁关心我是在家里住还是到仰光来？是活下去还是死掉？西德拉爱的是首饰啊！他心里想了又想，第二天他从仰光出发了。

三

人们说：和品德比起来，美貌是次要的，我们的伦理学的大师们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多么不正确啊！苏勒西·辛赫的新娘子曼格拉善于持家，对丈夫百依百顺，作风非常正派，循规蹈矩，说话又和气，可是由于长得不漂亮，她成了丈夫的眼中钉。

苏勒西动不动就生她的气，但过了一会儿，在他感到悔恨后又向她表示内疚，可是到了第二天，又开始这一令人不愉快的过程。问题的麻烦还在于：苏勒西的作风不像其他纨绔子弟堕落，他仍然希望在夫妻生活中，使世俗的和精神上的欢乐、幸福、平静、信任等几乎所有的要求得到满足，而失掉了家庭的幸福，他将感到他的全部生活都枯燥无味，没有乐趣和无所作为。结果是：曼格拉对自己越来越失去了信心，她做任何事情心中都害怕她的丈夫生气。

为了使丈夫高兴，她掩盖自己的过失，寻找借口，说谎话，并想委过于仆人，以便保护自己。为了让丈夫愉快，她无视自己原来的品德和美好的心灵。这样，她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更降低了。她每天都换新的装饰，但是离目标越来越远。为了使丈夫脸上露出一丝亲切的微笑，为了让丈夫口头说出一句亲切的话语，她那颗渴望的心一直焦灼不安。一个没有姿色的妇女并不是得到一把面粉就可以满足的乞丐，她还希望得到丈夫全部的爱情，也许这种愿望比那美貌的妇女还更强烈，因为她为此作了特殊的努力和下过非凡的功夫。曼格拉在这种努力失败以后更是感到悲伤。

慢慢地她对丈夫也不那么崇敬了。她断定：对这样残酷无情、不可想象的人，她也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个只崇拜美貌的男子，他不配得到爱情和崇敬。这种反击使问题更为复杂了。

但是曼格拉不仅对自己没有姿色感到苦恼，西德拉的无比美貌也成了她实现美好愿望的障碍，甚至这位西德拉成了摧毁她希望的幼苗的寒霜。曼格拉就算不漂亮，但她爱丈夫，人们对那爱自己的人是不能背弃的。爱情的力量是无止境的。但是，西德拉的形象守在苏勒西的心灵的门口阻止曼格拉入内，即使她怎样变换装束和打扮也罢。苏勒西想努力搬开这一形象，强行把它撵走，但是美的权威和财富的权威比较起来，更不容易推倒。自从西德拉到这个家来看曼格拉后，苏勒西的眼睛就曾经瞥见过她那迷人美貌的光辉，这光辉好像是一种突击的行动，它一下子就把整个内心的王国征服了，并在它上面建立了自己的霸权。

苏勒西单独坐着暗暗把西德拉的形象和曼格拉相对照，目的是为了确定它们之间的区别。一个为什么吸引着他的心，而另一个为什么把他的心推开？不过他内心受到吸引仅仅是像一个画家或诗人那样对美的欣赏，是纯洁的，不带任何情欲的，西德拉的形象仅仅是他审美愉悦的材料。他一再说服自己，一再下决心，今后一定要让曼格拉高兴。她长得不美，那她有什么过错？但是他一切的努力在曼格拉一走到他面前时又全部化为乌有。他用非常细致的目光观察曼格拉内心变化着的情绪，但他就像一个半身不遂的人那样，看到油罐倒了也不能设法去把它扶起来。将来结局如何，他没有勇气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当后来曼格拉动不动就对他展开尖锐的批评，对他采取了任性的态度时，那他对她的一点友好的心意也消失了。在一个家里，彼此也不来往了。

一天傍晚，天气非常热，扇扇子搅动了热的空气，更显得灼人，到公园里去散步的人也没有，身上的力量像汗液一样已经排泄出来了。人们像尸体一样呆在那里，声音像被火烤过的鼓皮那样嘶哑和刺耳。一般的交谈都使人情绪激动，就像森林中的树木稍稍地摩擦也会起火一样。苏勒西有时走动几步，又喘着坐下来了。他生仆人的气，为什么不赶快洒水。突然，他听到从里面传来唱歌的声音。他吃了一惊，接着火冒三丈，优美的歌声使他的耳

朵感到烦躁；多么不合时宜的娱乐！在这里，人家热得透不过气来，而她们竟想到唱歌！大约是曼格拉叫来的，肯定是她。人们说，妇女生活的基础就是爱情，这是信口开河，她们生活的基础和所有的人一样，就是吃饭、睡觉、歌舞玩乐。过了一个小时，他想：这歌唱得还有没有一个完呢？都在那里毫无意义地扯开嗓子喊什么呢？

最后他忍受不了时，他来到女眷的卧室里说：“你们在这里哇哇乱叫什么！这是唱歌的时候吗？在外面叫人坐都坐不下去了。”

一片沉寂，就像老师来到了吵闹的孩子中一样。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感到惶恐不安。

曼格拉马上站了起来，走到了前面一间房间里，把丈夫叫了去轻声地问：“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这个时候我不愿意听唱歌。”

“谁唱给你听？难道你还有权管我的耳朵？”

“毫无意义的喧闹！”

“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允许在我家里这样闹。”

“那我的家又在其他什么地方？”

苏勒西不回答她的这个问题，说：“你对她们说，以后找个时候再来好了。”

曼格拉：“是因为你不满意她们来？”

“对了，就是因为这点。”

“那你是不是都作得使我满意？你的朋友来，谈笑风生的声音也传到里屋来，我从来没有说不让他们来，你为什么干预我的事情呢？”

苏勒西尖声地说：“因为我是一家之主！”

曼格拉：“你是外部的主人，这儿是我的王国！”苏勒西：“干吗这样废话连篇，刺激我你能得到什么呢？”

曼格拉不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她在揣摸丈夫的心情，她说：“好吧，既然在这个家里没有我的权利，那就不呆了。以前我还在迷雾里，今天你把迷雾拨开了，在这个家里从来就没有我的权利。一个女人在丈夫的心目中沒有地位，她也不可能在丈夫的财产方面有什么权利。”

苏勒西惭愧地说：“干吗这么节外生枝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完全理解错了。”

曼格拉：“一个人心里的话往往自然地、从嘴里流露出来，要异常小心才能隐瞒住自己的真情。”

苏勒西对自己的粗暴行为感到遗憾，但是，他怕越是说好话，而她就越是讽刺挖苦没有一个完。他让妻子一个人呆在那里，自己到外边来了。

大清早，吹着清凉的风。苏勒西躺着，正在朦胧中做梦。他梦见曼格拉从他面前走了过去。他惊醒了，一看，站在门口的真是曼格拉。家中的女仆们正用纱丽的边擦眼睛。还有几个男仆站在一旁，所有的人眼睛都湿润了，愁容满面，像是送女儿出嫁一般。

苏勒西明白了，曼格拉是因为昨天的事伤了心，但是他没有站起身去问一问，说句好话劝一劝。他认为，这是在侮辱他，要使他低头。你愿意到哪儿去，就到哪里去得了，与我没有关系。问也不问一声就这样走掉，这意味着我不是她的什么人，那我还阻拦她干吗，我算老几！

他就这样躺着像生根了一样，曼格拉走了，连回头看也没有看他一眼。

四

曼格拉在徒步出走，对农村一个大地主的妻子来说，这不是一般的事，也没有人敢向她问什么。男人们都让开路站在一边，女人们站在门口带着又惊异又同情的目光看她。她们的眼睛好像在说：啊！无情的男子，连轿子都没有能给她安排一顶！

曼格拉从本村走到西德拉住的那个村子里了。西德拉听说后站到大门口，对曼格拉说：“大姐，来坐会儿喘口气吧！”

曼格拉走进去一看，房子有几个地方倒塌了，过道上有一个老太婆躺在绳床上，到处都显露出贫困的迹象。

西德拉问道：“这是怎么啦？”

曼格拉：“还不是命中注定的！”

西德拉：“苏勒西先生说了什么吗？”

曼格拉：“就是嘴里不说什么，心里的话也是瞒不过人的。”

西德拉：“哟，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痛苦到了极点时就无所谓难为情了。曼格拉说：“如果我愿意，我也可以呆下去，也可以在那个家里过日子。可是，没有爱情的地方，没有人理和没有体面的地方，我现在是再也不能呆了。”

西德拉：“你的娘家在哪里？”

曼格拉：“我有什么脸回娘家呢？”

西德拉：“那你又到什么地方去呢？”

曼格拉：“我要到老天爷的公堂上去，我要问老天爷，他为什么没有把姿色给我，为什么让我长成这一副丑样子。妹妹：对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缺乏姿色更为不幸的事了。大约前生是女妖，这一生才成为丑妇。有姿色才能得到爱情，再也没有比爱情更难得的东西了。”

说完曼格拉站起身来走了，西德拉没有挽留她。西德拉想：拿什么招待她呢？今天家里连生火的可能也没有啊！

曼格拉走后，西德拉独自坐着思索了好久；我是多么不幸！这个可怜的妇女，由于得不到爱情，放弃了没有爱情的生活，而我却把爱情一脚踢开了。她哪儿又缺首饰呢？难道那全部镶了宝石的首饰能够使她幸福吗？她已经把它们抛弃了，而我却为了它们而失去了一切。

啊，不知道我的人现在在哪儿，又是怎么一个样子。

不知有多少次她曾责备过自己那种对首饰的贪求。今天看到曼格拉的情形，她厌恶首饰了。

威姆尔离家已经两年，西德拉心里对他产生了种种担心。

白天和黑夜，她的心里都燃烧着悔恨和焦急的火焰。

农村里地主的大小事情是靠威胁、恐吓、诱骗来完成的。威姆尔·辛赫的农活靠农民无偿的劳动。他出走之后，他的田地都荒芜了，找不到耕种的人。就是对分收成也没有人愿意，因为担心如果威姆尔中途一旦回来，可能拒绝分成的条件。西德拉收不到地租，她只得向高利贷者借钱应付。第二年又是这种情况，这一次高利贷不肯借钱了，于是西德拉只得拿出自己的一点首饰来。第三年年终的时候，家里所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他们开始饿肚子了。婆婆、一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和她自己，四个人的生活开支，加上还经常有亲戚来。此外，还有一个困难：西德拉的娘家发生了一

件刑事案子，父亲和大哥都被卷进去了。于是，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母亲，四口人又来到她的家里。生活的车轮原来滚动就很艰难，如今更是陷进地里去了。

每天从大清早起，纠纷就开始了，婆婆对母亲、小叔子和弟弟，都扭在一起。有时由于没有粮食而不能做饭，有时做了饭由于争吵也吃不成。几个孩子跑到人家的地里偷吃甘蔗和豌豆，婆婆走到人家家里哭诉自己的苦楚，抱怨家里没有男子，媳妇娘家的人主宰一切，每次争吵总是他们占上风。当西德拉好歹弄到了小麦，谁去磨成面呢？西德拉的母亲说：我不是呆在这里一辈子，难道该由我来磨吗？婆婆说，你娘吃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磨面为什么就像要命似的呢？不得已，西德拉只好独自磨面。吃饭的时候就闹成了一团，使得西德拉这个端饭的人很为难，她有时跪在自己的母亲面前，有时跪倒在婆婆面前，但是两个人都责备她。母亲说，你把我们接了来，出了我们的丑。婆婆说，你给我找来了一个死对头，现在给我说好话来了？在这激烈的冲突中，西德拉忘记了丈夫远行的痛苦。一切不祥的猜疑都在这种冲突中平息了，现在只是担心如何才能从这种冲突中解脱出来。母亲和婆婆，除了阎王那里之外是没有任何出处的，但是阎王看来还不太热心接待他们。西德拉想了许多办法，但是她像一个走了一整天还仍然在自己大门口原地踏步的旅客。她的思考力已经停滞了，她向周围打量，看哪儿有庇护他们的地方，但是哪儿也没有看到。

有一天西德拉带着这种失望的情绪站在大门口。人们在困难的时候，在心情不宁或等待什么的时候，他们和大门就有了感情。突然她看见苏勒西先生骑马走过，苏勒西先生用眼睛看她，四只眼睛碰在一起了。她不好意思地后退了，关了门，苏勒西向前走了。西德拉感到遗憾的是被他看见了，她的纱丽很破，到处是补丁，他看了心里不知会怎么想。

苏勒西先生从村子里的人口中听到威姆尔·辛赫家里生活困难的消息，他想暗暗地给他们一些帮助，但是看到西德拉后，一种不好意思的心情使他在西德拉家门前一刻也不敢停留。今天是曼格拉出走三个月后他第一次从家里出来，这三个月里由于羞愧他在外边坐也不坐了。

毫无疑问，苏勒西先生心里一直在欣赏着西德拉的美貌。曼格拉走后他心里有一个奇怪的邪念在积极活动；难道不能通过某种办法占有她吗？威姆尔早就不知下落，很可能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他的理智一直压抑着这个邪念。听到西德拉受苦的事实以后，想帮助她又有些害怕，谁知道，情欲也许就是以这为借口想来破坏我的理智和思想。最后，欲望诱惑了他，他来到西德拉家里来看望他们了。他内心这样辩解，一个妇女处于危难的时候，而我对她却闻不问，这是多么有愧于良心啊！但是从西德拉家回来，理智和判断力所剩无几了，他的船已经在迷恋和情欲的无边大海中起伏着。

啊！多么迷人的姿色！多么绝顶的美貌！

一时他像掉了魂那样自言自语：我要把这个身子和这颗心献给她，人们要讥笑就让他们讥笑吧，说是罪过就让他们说去吧，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不能使自己失掉这种非凡的乐趣。她不会回避我，我要从我胸膛里掏出的心放在她脚前。威姆尔呢？看来他已经死了，没有死，也会死的。什么叫罪恶？没有的事……她的眼睛脉脉含情，多么温柔，多么迷人！

忽然他停住了，好像记起了已经忘却了的往事。人的理智中有一种不为人所知的理性，就像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援军，使从战场上气馁而逃的士

兵重新振作又返回战场一样，这种不为人所知的理性使苏勒西警觉了，他振作起来，他悔恨得两眼流出了眼泪。有一会儿他像一个被判了刑的罪犯一样，站在那里激动不安地思索着，然后用胜利的欢快声那样自言自语起来；多么简单，降服这变态的大象不需要狮子，只用蚂蚁就行了，把西德拉称作自己的妹妹，这一切变态都可以恢复正常。西德拉妹妹，我是你的哥哥！

他立即给西德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妹妹，你忍受了这么多苦，却没有告诉我，我不是外人，对此我感到很遗憾。好吧，今后如果老天爷愿意，那你再不会受苦了。”随着信，他还叫人送去了粮食和钱。

西德拉回信说：“哥哥，请你原谅。只要我活着，我就要颂扬你的功德，你拯救了我们的沉船，使它到岸了。”

五

过了几个月，一天傍晚，西德拉正在喂一只苏勒西为她从尼泊尔带来的八哥，这时苏勒西来到院子里了。

西德拉问道：“大哥，你从哪儿来！”

苏勒西：“到警察局去了一趟，还是没有下落。以前从仰光打听到一点线索，后来才知道，那是另外一个人。怎么办？”

把赏格再升高一些？”

西德拉：“你身边的钱要是多了，就扔吧。如果他想回来，他自己就会回来的。”

苏勒西：“我想问问你，你能告诉我吗？他到底是为哪件事生你的气？”

西德拉：“没有什么，我只是要他给我打首饰。他说他身边没有钱，我说那你干吗结婚？说着说着就顶起嘴来了。”

这时西德拉的婆婆来了。苏勒西已经把西德拉的母亲和弟妹们送回他们的家，所以这儿现在平静了。婆婆过去曾听到过西德拉同她儿子的谈话，这时用刺耳的口气对苏勒西说：“对你有什么可隐瞒的，孩子，这位太太看起来是一朵玫瑰花，可是长满了刺。她想的只是如何装饰打扮，根本就不理会威姆尔。可怜的威姆尔很爱她，而她对威姆尔没有一个好脸色，爱他就更谈不上了，最后把他赶出家才松了一口气！”

西德拉生气地说：“难道他外出是为了挣钱？东跑西颠本来就是男人们的本性。”

苏勒西：“在欧洲，除了享受财富外，夫妻之间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如果妹妹你出生在欧洲的国家里，那珠宝首饰会使你全身闪闪放光。西德拉，今后你求求天老爷，既然给你美貌，就让你出生在欧洲吧！”

西德拉痛苦地说：“那些命好的妇女，不也就生在这个国家里吗？她们全身被金首饰给包住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命苦！”

苏勒西·辛赫感到西德拉的脸色已经阴暗下来，丈夫远离了她，可她还是这样羡慕首饰！他说：“好吧，我给你打首饰！”

这句话是带点轻蔑的口气说出来的，但是西德拉的两眼却高兴得充满了泪水，她的喉咙兴奋得哽咽了。在她的心里，曼格拉那戴着镶有宝石的首饰的形象出现了。她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苏勒西，嘴里没说什么，但是她身上的每根毛孔都在说：我是你的！

六

杜鹃在芒果树枝头欢唱，鱼在清凉水中自由嬉戏，小鹿在无边的草原

上跳跃，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欢乐情绪，比不上戴上了曼格拉的首饰后的西德拉。她高兴得好像要飞起来一样，成天站在镜子面前，有时梳着头发，有时在眼角里涂上乌烟。云雾散开了，皎洁的月亮露了出来。家里的事她一点也不做了，在她的性格中出现了—种奇怪的骄傲。

但是装饰打扮意味着什么？装饰打扮是唤起情欲的巨大的声音，是使情欲冲动的秘诀。

当西德拉从头到脚都戴上首饰、打扮整齐后坐下来时，她多么希望有人看她啊！她来到大门口站着，村子里的妇女们的称赞不能使她满足。村子里的男人们，在她看来都是不懂得如何欣赏装饰打扮的人。于是她只有请苏勒西来，开头，他白天里来—次，但后来，西德拉怎么请也请不来了。

夜深了，其他人家都熄了灯，只有西德拉家里的灯还亮着。她从苏勒西的花园里要来了茉莉花，她这时正坐着编花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苏勒西。为了报答他，除了爱情以外，她的身边还有什么呢？

突然传来了狗叫的声音，瞬间，威姆尔·辛赫的脚跨进了家门。他—只手里提着一口箱子，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包袱。他身体瘦弱，衣衫褴褛、脸色苍白、头发乱蓬蓬，活像—个刚从监牢里出来的犯人。他看到灯光后径直来到了西德拉的房间里。八哥鸟在笼中惊惶不安了。西德拉吃惊地抬起了头，慌慌张张地问是谁，接着认出来了，她立刻用布把花藏起来，站起身低头问道：“这样快想到我们了？”

威姆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吃惊地有时望着西德拉，有时望着房间，好像是到了—个新的天地。这不是那由于没有适宜的气候花瓣已经枯萎的半开的花朵，这是一朵由于雨露的滋润而闪闪发光、微风吹拂而摇曳的盛开的鲜花。威姆尔以前就对她的美入迷，但是现在这种美的光泽是使内心焦灼不安、使眼中产生忌恨的火焰。这样的首饰、衣服和装饰打扮，使他的头脑都发昏了。他坐在地上，他感到坐在—朵向阳花的面前很羞愧。西德拉这时仍呆呆地站着，她没有跑着去端水，没有给丈夫洗脚，甚至没有给丈夫扇扇，她像失去了知觉—样。她幻想了一座多么美好的花坛，而今被霜摧毁了，实际上她已经厌恶这个阴暗的面孔和半裸露身子的人了。这个家的主人已不是威姆尔，他已经成为—个工人，干粗活的人不可能不在面容上留下痕迹，工人即使穿上漂亮的衣服也仍然是工人。

威姆尔的母亲突然惊醒了，她来到了西德拉的房间里，她—看到了威姆尔，由于母爱而激动得把他搂在怀里。威姆尔把头放在她的脚上，—串串热泪从他的眼里流了出来。母亲感到很兴奋，可是—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一会威姆尔说：“妈！”

哽咽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表示了他的怀疑。

母亲理解了他的问题后说：“没有，孩子，没有这回事！”

威姆尔：“看到这个样子我怎么说呢？”

母亲：“脾气就是这样，那又有什么办法？”

威姆尔：“苏勒西为什么叫人记下我的外貌？”

母亲：“那是为了找你。如果他不怜悯我们，那今天你看不到家里还有活着的人了。”

威姆尔：“那才好呢！”

西德拉挖苦地说：“从你自己方面来说，你早已置我们于死地了。你并不是给我们铺上了花床后走的！”

威姆尔：“现在我看到你已经铺好的花床了。”

西德拉：“是你主宰的命运吗？”

威姆尔·辛赫站了起来，气呼呼地说：“妈，把我从这儿带走吧，我不想看这个女妖精的面孔！我的两眼气得快流出血来了，我为了这个给家门丢脸的女人累死累活干了三年，用这样的苦行可以得到大神的恩典，却不能得到她。”

说完他走出了房间，躺倒在母亲的房间里了。母亲立即给他洗了脸，洗了手和脚，她在灶里点了火准备煎饼，一面又向他叙说家中这几年的苦难。威姆尔心中原来敌视苏勒西的那种炽烈的怒火平息了，心里的热度一下降，血的热度就上升了，他突然发了高烧。几年艰苦的劳动和苦行加上旅途的劳累和疲乏，精神上的痛苦使他更难以忍受了。

一整夜他都处于昏迷状态，母亲坐在旁边哭着为他打扇，第二天他也没有清醒过来。西德拉片刻也没有来到他身边，她想，他给了我一些什么了不起的好处，还要让我低声下气忍受他那副神气？这里是里里外外一个样，我们没有看到谁的一个铜子儿，发了很大的脾气离开家，拿回了什么！

傍晚的时候，苏勒西得到消息，他马上跑到这里来，今天是他过了两个月之后第一次走进这个家的大门。威姆尔睁开了眼睛，认出他来了，眼中开始流泪。苏勒西的脸上流露出对他的同情。威姆尔曾对他有过一种不适当的怀疑，他现在正为此而责备自己。

西德拉一听到苏勒西·辛赫来了，立即走到镜子前面，整了整头发，装着一副难过的样子来到了威姆尔躺着的房间里。威姆尔的眼睛原来紧闭，像昏迷了一样躺在那里。西德拉一来，他睁开了眼睛，他用那喷火的眼睛看了看她说：“现在你来干吗？后天你来吧，那时你还可以会见苏勒西先生。”

西德拉掉转身走了。苏勒西头上像泼下了一桶凉水。他心里想：她长得多么美，然而又多么心狠！她没有心，只有追求装饰打扮的欲望！

病情危险了，请来了医生。但是死神并没有听从谁的请求，他的心如铁石，是怎么也不会被软化的。如果有谁把自己的心掏了出来放在他面前，眼泪流成了河，他还是不会发善心的。摧毁建立好了的家庭，让绿油油的田园荒芜是他的职责，而他的残酷无情又是多么有趣，他经常改变着自己的面貌，有时化作闪电、有时成为花环，有时变成强有力的狮子，有时又化作狡猾的黄鼠狼，有时以火的面貌出现，有时又以水的面目出现。

第三天的后半夜，威姆尔精神上的痛苦结束了，胸中的热度也降下来了。小偷在白天不偷东西，阎王的使者也经常是在夜里避开人们的目光悄悄到来，窃走人的生命之宝。天上星星的花朵枯萎了，地上的树林寂静无声，但是都低着头沉于悲哀中。夜晚是悲哀的外貌，夜晚是死亡的娱乐场，就在这样的深夜里，从威姆尔家里传出了哀痛声，这种哀痛声是死神渴望听到的。

西德拉吓了一跳，慌慌张张来到了威姆尔躺着的床边，她看了看威姆尔的遗容，吓得后退了一步。她感到威姆尔正用非常锋利的目光看着她，从熄灭了的灯上她看到了可怕的火光。由于害怕，她不敢呆在那里了，她正从里面走出来时遇见了苏勒西·辛赫，她用激动的声音说：““我在那里感到害怕！””她还想哭着倒在苏勒西·辛赫的脚前，但是他走开了。

七

当某一个旅客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时，他会很快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他会生自己的气，为什么这么疏忽大意？苏勒西现在也急着要走上

平静的道路了。他记起了曼格拉对他的那种细心的服侍，他心里萌发了对真正内在美的感情。曼格拉多么富于情感、自我舍弃的精神和宽恕的胸怀，有时他想到她对自己那种无限的崇敬，内心非常不安。啊，我太对不起她了，我竟没有重视这样一颗明珠。我在这儿一动不动地躺着，像财富女神一样的曼格拉就从家里出去了。曼格拉走时和西德拉所讲的那些话，他都从西德拉那里知道了，但是他不相信那些话。曼格拉是一位性格沉静的妇女，所以她不能有放肆的行动；她有宽恕别人的胸怀，所以她不可能那么憎恨别人。苏勒西心里在想：她一定活着，而且很健康地活着。他曾经给丈人家写过几封信，他想：丈人家接到信后除了讽刺和严厉的话以外还会有什么呢？他在最后一封信中说：现在我自己要去找那块瑰宝了，要么是把它找回来，要么是脸上抹了黑去投水。

回信来了，信中写道：“那很好，你去找吧，不过请你从这儿走，这里还有人和你一同去。”

苏勒西·辛赫从这话里看到了希望的闪光，当天他就出发了，也没有带任何人。

在丈人家，谁也没有亲切地欢迎他，所有的人都拉长了脸，岳父大人还对他进行了有关丈夫职责的长篇说教。

晚上当他吃过饭躺下来时，小姨子来坐在他的旁边笑着说：“姐夫，如果有一个美人儿抛弃自己长得丑的丈夫，并且侮辱丈夫，那你把她称作什么？”

苏勒西严肃地回答道：“坏女人！”

小姨子：“那抛弃自己难看妻子的男人呢？”

苏勒西：“畜生！”

小姨子：“而这个男子却很有学问。”

苏勒西：“那是魔鬼！”

小姨子笑着说：“那我要跑了，我害怕你。”

苏勒西：“魔鬼也是可以进行忏悔的。”

小姨子：“条件是忏悔必须真诚。”

苏勒西：“这一点那无所不知的老天爷了如指掌。”

小姨子：“如果是真诚的，那一定会有成果，不过请你找到姐姐后带她从这里回去。”

苏勒西的希望之船又动摇了，他哀求道：“妹妹，请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怜悯我吧，我很难过，这一年来没有一天不是哭着入睡的。”

小姨子站起来说：“自己所为，有什么办法？我走了，你休息吧。”

不一会儿曼格拉的母亲又来坐下了，她说：“孩子，你念了很多书，国内国外都跑过，你在哪儿看到有使人变美的药吗？”

苏勒西很谦恭地说：“妈，请你看在老天爷面上，不要羞辱我了。”

母亲：“你要了我那可爱的女儿的命，难道我曾经去羞辱过你吗？我曾心里想过，要好好地说说你，使你也记一辈子，可是你是我们的客人，怎么可以让客人生气呢？你休息吧。”

苏勒西在既有希望又担心害怕的情况下翻来覆去不能入睡，这时门口有谁轻声在说：“为什么不进去？他醒着的。”有人回答道：“真叫人不好意思！”

苏勒西听出声音来了，口渴的人得到水了。瞬间，曼格拉来到了他的

面前，低着头站着，苏勒西从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光彩，像是一个病人已经恢复了健康。

样子还是原来的，然而眼光不同了。

1923 . 8

饶恕

—

穆斯林统治西班牙已经几个世纪了，清真寺取代了教堂，领拜人的诵经声取代了钟声。

在格尔纳达和阿勒赫默拉地方建筑了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宫殿，其废墟直到今天还在向游人展示自己以往繁荣昌盛的景象。基督教徒中那些受人尊重的男男女女抛弃了基督的庇护，而加入到了穆斯林兄弟的行列里。至今历史学家们奇怪的是：在那里为什么基督教的痕迹还保留了下来。在穆斯林面前不低头的基督教领头人中，那些梦想在自己国家里建立独立政权的人中，还有一个叫达伍德的商人。达伍德很有学问而且很勇敢，他在自己的地区不让伊斯兰教立足。一些虔诚而又贫困的基督教徒反叛者都从其他省份来到他这里投靠他，而他也很慷慨大方地供养他们。穆斯林对他很警惕，他们凭宗教的力量不能取胜以后，就想用武器的力量打败他。可是达伍德从来不正面和他们冲突。当然，当他听到什么地方有基督教徒要变成穆斯林的消息时，他就像一阵风一样赶到那里，用有礼貌的说理的办法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最后穆斯林准备把他围住逮捕他，军队包围了那个地区。达伍德为了保全性命，和自己的亲属一起不得不逃离那里。他逃到了格尔纳达地方，那时格尔纳达是穆斯林的京城。他在那里离开其他的人独自生活，等待好日子的到来。穆斯林的密探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听他的下落，为了捉住他宣布了巨额的奖金，但仍然没有找到达伍德。

二

有一天，达伍德深感独自一人生活的寂寞，他来到一座公园里散心。已经是傍晚，穆斯林一个个穿着长衣，头上缠着宽大的头巾，腰里佩戴着宝剑，在小路上散步。妇女们一个个裹着带着面罩的长袍，脚上穿着用金钱刺绣的鞋子，坐在长凳上或椅子上。达伍德独自一人躺在绿色草地上想着：我们祖国摆脱这些压迫者的魔爪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他想象着过去的时候，那些基督教徒男男女女大约都在这些小路上散步吧，在这里基督教徒大约彼此高兴地谈笑风生吧。

忽然一个穆斯林青年来到他身边坐了下来，他用轻蔑的目光从上到下打量了达伍德后说：“怎么到现在为止，你的一颗心还没有被伊斯兰的光辉照亮呀？”

达伍德严肃地说：“伊斯兰的光辉能够照亮山的顶峰，不能够进入黑暗的谷地。”

那个阿拉伯穆斯林的名字叫贾马尔。他听到这种责难后厉声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达伍德：“我的意思是说，基督教徒中那些上层人物他们贪图领地和政府的权力，或者害怕刑罚而投靠伊斯兰，但是对于懦弱的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伊斯兰又哪儿有投靠基督所能得到的那种天国呢？伊斯兰是靠宝剑的力量传播的，而不是靠服务的力量。”

贾马尔听到对自己宗教的轻视之后焦躁起来。他生气地说：“这完全是错误的，伊斯兰的力量在于它内部的兄弟情谊和平等，而不是宝剑。”

达伍德：“伊斯兰以宗教的名义流的血，可以淹没所有的清真寺。”

贾马尔：“宝剑始终维护了真理。”

达伍德毫不动摇地说：“凡是不得不借助宝剑的，根本不是真理。”

贾马尔因种族的傲气而失去理智，他说：“只要还有对错误的东西虔诚膜拜的人，那宝剑的必要性还会存在。”

达伍德：“要依靠宝剑的真理根本就是错误的。”

阿拉伯的小伙子把手按在剑柄上说：“我向真主起誓，如果你不是赤手空拳的话，那我就让你尝尝侮辱伊斯兰的滋味。”

达伍德抽出藏在胸前的匕首说：“不，我不是赤手空拳。如果有一天我要信任穆斯林，那我再也不会是基督教徒了。你来实现你的愿望吧。”

两人都各自抽出了宝剑和匕首冲向对方。阿拉伯小伙子的笨重的剑在基督教徒的轻型匕首面前显得有些招架不住。宝剑像一条巨蟒进攻，而匕首就像游龙飞舞。宝剑像波涛一样向前猛冲，匕首就像水中的游鱼闪光。两位勇士互相攻击良久，忽然匕首就像游龙一样跃起，落到了阿拉伯小伙子的胸膛上，他倒下去了。

三

贾马尔一倒下，人们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他们想尽量包围住达伍德。达伍德一看到人们都拿着剑赶了来，便拼命地逃走。但是随便他逃向哪里，都被公园的围墙堵住了出路。墙很高，越过去是很困难的。这是生和死的搏斗，哪儿也没有受到保护的希望，哪儿也没有躲藏的地方。而对方那些阿拉伯人的嗜血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这不仅是对一个罪犯的惩罚，而且是对民族受到侮辱的报复。一个被征服的基督教徒竟胆敢对一个阿拉伯人动手，真是大逆不道。

就像松鼠面对猎狗的追逐时东奔西跑，有时努力要爬上一棵树，可是由于惊惶失措一次又一次跌落下来一样，这时达伍德也正是如此。

跑着跑着他气喘起来了，他的两只脚越来越深重了。有几次他想冲向追赶他的人群，一条命能换取多大的代价就换取多大的代价吧，但是看到敌人人数众多以后，他又感到沮丧了。

抓住呀！别让跑掉啦！嚷声一片。有时追赶的人来得这么近，好像这斗争的一幕就要结束了，宝剑就要落到头上了。但是，脚步的一个跨越，一个拐弯或者是一个折回，使他得以躲过嗜血的宝剑。

现在达伍德在这场斗争中开始尝到运动员的那种乐趣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性命即将不保，穆斯林不懂得宽容。所以，他对自己的手法和策略感到有趣。现在每躲过一次，使他高兴的不是他的命得救了，而是使得要他的命的人对他无可奈何。

忽然他看到他右方公园的围墙比较矮，啊，一看到这一情况，他的腿产生了一股新的力量，他的血管里也开始流动着新的血液，他像野鹿一样向那边逃去。他用力一跃就跳到了花园围墙的外边。生和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后边是死亡，而前面则是生的广阔领域。他放眼望去，前面是一片丛林，脚下是多石的高低不平的土地，到处是巨大的岩石竖立着。达伍德躲在一块岩石的下面坐着。

不一会儿追赶他的人也到了那里，他们开始在丛林中、在树上、在洞里、在大岩石下面寻找，一个阿拉伯人也来到了达伍德藏身的岩石上边。达伍德的心突突直跳，这一下命可完了，只要阿拉伯人往下一瞧，他就没有命了。现在他的生命只有寄托在偶然性上了。达伍德屏住呼吸，一丝儿声响也没有。他的生命取决于一丝目光，生和死隔得多么近呀！

不过，阿拉伯人又哪里有那么空闲去仔细地察看每块岩石的下面呢？他们太急于抓住凶手。达伍德暂且避免了灾祸，他东张西望地向前走了。

四

天已经黑了，天空出现了星星。达伍德从大石下面走出，再向前走时，他发现四周仍然喧嚷成一片。敌人拿着火把在丛林里巡查，各处都设有岗哨，哪儿也没有逃走的道路。达伍德站在一棵树下开始想，现在该如何逃命。他对自己的性命倒不是那么关心，在他自己的一生中已经饱尝苦和乐。如果说他对生命还有留恋的话，那也仅仅是为了看到这场斗争的结局，是他的同胞意志消沉下去呢，还是以不可压抑的耐心坚持斗争。

当夜更深而敌人危险的行动并没有减弱时，达伍德嘴里念着上帝走出了丛林。他蹑手蹑脚地以树为掩护，避开追寻他的人的目光朝一边走了，他想走出丛林后到达居民区里，无人之处不能找到掩护，而居民区的人群本身就是掩护。

走了一段路。达伍德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是丛林中的树掩护了他。但是当他从崎岖不平的土地上走出来，走到平地上时，一个阿拉伯人看见了他，喊了一声。达伍德拔腿就跑。

“凶手逃走了！”这叫声响彻天空，顿时从四面八方拥来的阿拉伯人追赶着他，前面很远的地方渺无人烟，但远处有一点暗淡的灯光在闪烁。无论如何也要到达那里，他向那有灯光的方向跑得这么快，就像一到达那里就能得到安全似的。希望带着他奔跑。阿拉伯人落到后面了，火把的光亮也暗淡了，只有天上的星星在跟着他飞奔。最后他来到了那盏希望之灯面前。那里有一座草屋。一个年老的阿拉伯人坐在地上，木板上放着《古兰经》，他在暗淡的灯光下读着。达伍德未能走上前去，他失掉了勇气。他瘫倒在地，好像到家以后才感到路途的困乏似的。

阿拉伯老者起身问道：“你是谁？”

达伍德说：“一个可怜的基督教徒，眼下陷入了危难之中。

如果您给以庇护，那我的命就可以得救。”

阿拉伯老者：“神圣的真主会帮助你。你陷入了什么危难呢？”

达伍德：“我害怕说出来你会向我索命。”

阿拉伯老者：“当你已经寻求我的保护时，你不应该对我有任何怀疑。我们是穆斯林，我们一旦保护了谁，就一辈子保护他。”

达伍德：“我杀死了一个穆斯林青年。”

阿拉伯老者气得脸都变形了，问：“他的名字？”

达伍德：“他的名字叫贾马尔。”

阿拉伯老者捂着头原地坐了下来，他的两眼发红了，脖子上的青筋露了出来，脸上露出了非同寻常的激动的神色，他的鼻翼颤动着。看来他的内

心正进行着可怕的斗争，而他正在用全部理智的力量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有三几分钟的时间，他处于这种剧烈的情绪之中，两眼望着地面。最后，他用哽塞的喉咙说：“不行，不行，我不得不保护避难者。唉，凶手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今天被你残忍地杀害的那个青年不幸的父亲。你知道吗？你毁灭了我的家族，你断绝了我祖上的香火。啊，贾马尔是我的独生子，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他。他是我眼中的光，是我这样盲人的支柱，是我生活的依靠，是我这衰朽身体的生命。我让他长眠在坟墓里后才回来。啊，我的雄狮今天睡卧在泥土里！这么勇敢、这么虔诚、这么英俊的青年在我的国家里再也没有第二个。凶手啊，你对他挥动匕首时竟一点儿也没有慈悲之心，你的那像石头硬的心竟一点也不受感动。你知道现在我对你多么愤怒吗？我真想用我的两只手卡住你的脖子，将你的舌头挤压出来，将你的眼球像珠子一样挤压出来。但是，不能，你投靠了我的庇护，责任心束缚住了我的双手。因为我们神圣的先知教导我们，凡是来求我们保护的，不要对他动手。我不愿意违背先知的命令，和世上的人一起给自己造成不良的后果。你得罪了世界上的人，难道我也跟着用我的手开罪于宗教？不，忍受是困难的，但我得忍受，以免我以后在先知的面前抬不起头。你，你到我家里来。追赶你的那些人很快就要到了，要是一旦看见了你，那我的全部哀告乞求都不能救你的命。你不知道，阿拉伯人是从来不原谅杀人的罪过的。”

说完，阿拉伯老者抓住达伍德的手，把他带到一间小房子里蒙了起来。当他走出来时，一群阿拉伯人来到了他的屋门口。

一个阿拉伯人问：“谢赫·哈森，你看见有人从这儿逃过去吗？”

“对，我看见过。”

“你为什么不抓住他？他就是杀害贾马尔的凶手。”

“我知道，我还是放他跑了。”

“哎呀！天大的怪事，你这是干了什么？贾马尔在清算的日子求我们时，该怎么回答他啊？”

“你就说，你的父亲原谅了杀你的凶手。”

“阿拉伯人从来没有原谅过杀人的罪过。”

“这是你的职责，我为什么要揽到自己头上呢？”

阿拉伯人没有和谢赫·哈森过多地争辩，都去寻找凶手去了。谢赫·哈森重新坐下来开始读《古兰经》，但是他的心静不下来，向仇人进行报复的情绪在阿拉伯人的心中是扎了根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对此曾血流成河，一个一个部族被毁灭，一座一座城市变成废墟。要战胜这种情绪对谢赫·哈森来说简直是不可能了。可爱的儿子的面孔一次又一次在他眼前闪现，他的心里一次又一次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他用达伍德的血来熄灭自己的怒火。阿拉伯人是英雄，对他们来说，让人死或自己死是很平常的事。他们为死者流了几滴泪之后就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了，他们对死者的记忆止于他们为他报复的时候。最后谢赫·哈森失去耐心了，他害怕如今他不能控制自己。他把宝剑从剑鞘里拔了出来，他轻手轻脚地来到达伍德隐藏的门口站住了。他把剑藏在衣角里，慢慢地打开了门，达伍德这时正踱着步。他看到阿拉伯老者的可怖的面貌后，猜到了他的情绪，他同情老者了。他想：这不是宗教的过错，也不是民族的过错。如果有人杀了我的儿子，那我大约也要成为那个人的嗜血者，这是人类的天性。

阿拉伯老者说：“你知道，一个人对儿子的死是多么伤心吗？”

达伍德：“我自己没有这种感受，但是我能够想象到。如果我的生命能够减轻您的部分伤心，那么请取下我的头吧。我高兴地把头献上给您。您大约听到过达伍德的名字吧？”

阿拉伯老者：“就是彼得的儿子吗？”

达伍德：“是，我就是那个不幸的达伍德。我不仅是杀害你儿子的凶手，而且是伊斯兰的敌人。取了我的命不仅是为贾马尔报了仇，而且也是真正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服了务。”

谢赫·哈森严肃地说：“达伍德，我已经原谅你了。我知道，通过穆斯林的手给基督教徒造成了许多困难，穆斯林对他们进行了种种迫害，夺走了他们的独立。但是这不是伊斯兰的过错，而是穆斯林的过错。胜利后的骄傲夺去了穆斯林的理智，我们神圣的先知并没有教我们这么作，他本人就是宽恕和仁慈的最高典范。我不能让伊斯兰受到羞辱。取走我的骆驼，连夜尽可能地逃得远一点，在哪儿也别作片刻的停留，阿拉伯人一旦发觉了你，你的命也就保不住了。你走吧，愿真主保佑你到家。愿你经常向上帝为老者谢赫·哈森和他的儿子贾马尔祝福。”

五

达伍德平安地回了家，但是他现在已不是以前那个要彻底铲除伊斯兰的达伍德了。他的思想中起了深刻的变化，他现在既尊重穆斯林，也很尊敬地提到伊斯兰。

1924 . 6

幸运的鞭打

不管是富人家的孩子，还是穷人家的孩子，都是很淘气的，他们的调皮的性格并不因他们的处境而有所不同。纳吐阿的父母早就死了，作为孤儿，他投靠到拉伊·坡拉那特家里。

要吃的話，他家每顿剩下的食物，足够他这样几个孤儿吃饱。要穿的话，他家的孩子有穿过不要了的许多衣服。拉伊先生是一个慈善的人，有时还给他几个钱。所以，纳吐阿即使是孤儿，他也没感到有什么痛楚。拉伊先生曾经把他从一个基督教徒的手中解救出来，他哪里关心这个孩子在教会里可以受教育，可以生活得比较舒服？他只是一心希望纳吐阿仍然是印度教徒，他认为他家里吃剩的食物，比起教会的食物来也要圣洁得多，给他打扫房间，比起在教会学校读书还要好得多。不管处于什么条件，只要仍然是印度教徒就行。

如果成了基督教徒，那就永远无可挽回了。

除了给拉伊先生打扫庭院外，纳吐阿没有其他的事，吃过饭就到处游玩。根据他干的工作，也给他划分了种姓，家里的其他仆人都叫他清扫夫。对此，纳吐阿没有任何不满。名字对一个人的处境能有什么影响，这个可怜的孩子还一点也不知道。充当清扫夫也没有什么坏处，扫地时他偶尔可以捡到钱，有时还可以捡到其他东西。他用捡来的钱买香烟。由于朝夕和仆人厮

混在一起，他从小就有了抽烟叶、吸纸烟和吃槟榔的瘾。印度最低种性是首陀罗，清扫夫就属于这一种姓，甚至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

说来拉伊先生的家里有很多男孩和女孩，外甥、侄儿一大群，但是他自己只有一个孩子，即名叫勒德娜的女儿。专门请了两个家庭教师教她，另外还有一个欧洲女士来教她英语。拉伊先生打心底里希望勒德娜成为一个全才，将来嫁到谁家，就成那个家的福星。他不让女儿和其他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为她单独安排了两个房间，一间是书房，另一间是卧室。

人们说，过分溺爱会使孩子养成固执和调皮捣蛋的性格。勒德娜尽管受到了溺爱，但她仍然是一个很温顺的女孩子，甚至对仆人也不用“喂”、“喂”来叫唤，对任何乞丐也从不粗声粗气地斥责。她经常给纳吐阿钱和糖果点心，有时还和他说话，所以纳吐阿很愿意接近她。

有一天纳吐阿正在给勒德娜打扫卧室，勒德娜却正在另一个房间里跟欧洲女士学英语。

也正好是纳吐阿该倒霉了，他一面打扫，一面却想到勒德娜的床上躺一躺。床上铺着多么洁白的被单！褥子又多么厚和柔软！夹被又是多么漂亮！勒德娜睡在这褥子上该多舒服啊！就像雏鸟在鸟巢里一样。难怪勒德娜的手那么白皙和细嫩！而身上柔软得好像都是填的丝绒一般！在床上躺一躺又有谁看见呢？他这样一想，于是把那没有穿鞋子的脚在地上擦了擦，很快就爬到床上躺下了，并且把夹被盖在身上，他骄傲和高兴得忘乎所以了。由于兴奋，他还在床上跳了几下。他感到自己好像是躺在柔软的棉絮里，只要向一边翻身，身子就要向下陷进一截。他想，这种天堂似的乐处我又哪里享受到？老天爷为什么没有让我投生到拉伊先生家里作他的儿子呢？在他感到舒适的同时，他明白了自己实际的处境，于是他的心感到很不是滋味。突然拉伊先生因为有什么事来到了房间里，看到纳吐阿正躺在勒德娜的床上，他立刻火冒三丈。说：“呀，你这猪崽子，你在这里干什么？”

纳吐阿这一惊非同小可，就像失足跌到深水里一样。他从床上滚了下来，站在一边，接着又拿起了扫帚。

拉伊先生又问他：“喂，你刚才在干什么？”

纳吐阿：“老爷，我没有作什么！”

拉伊先生：“你竟胆大包天，敢睡在小姐的床上，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给我拿鞭子来！”

纳吐阿拿来了鞭子，拉伊先生狠狠地抽打了他一顿。可怜的纳吐阿向他又是作揖，又是磕头，可是拉伊老爷的怒火一点儿也没有平息。仆人们都围了上来，纷纷说纳吐阿的坏话，使得拉伊先生更是怒不可遏。他丢掉鞭子，狠狠用脚踢他。勒德娜听到哭喊的声音，赶来打听是怎么回事。当她知道事情的原委时，说：“爸爸，这个可怜的孩子快被打死了，现在请你开恩吧！”

拉伊先生：“要是打死了，就把他拖出去扔掉，让他尝到干坏事的滋味！”

勒德娜：“床不是我睡的吗？我原谅他了。”

拉伊先生：“你看看，你的床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个狗崽子身上的脏东西全给弄到床上了，他是安的什么心？喂，你这坏蛋，你安的是什么心？”

拉伊先生说完又朝纳吐阿扑去，这时纳吐阿赶快躲在勒德娜的身后。对他来说，哪里有庇护的地方啊！勒德娜哭着说：“爸爸，看在我的面上，请你饶恕他的罪过吧！”

拉伊先生：“你说什么，勒德娜？这样的罪行难道能够饶恕吗？既然你这样说了，那好吧，我就放过他算了，要不，我今天非要了他的命不可。你听到了吧，纳吐阿！你要想活下去，以后就别上我家的门，现在你立刻给我滚蛋。你这狗崽子，你这废物！”

纳吐阿没命地跑了，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跑到大街上以后站住了。他想，现在在大街上拉伊先生再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了，这里的人是不会看他的脸色说话的。有人会说：还是孩子，犯了过失，难道就该要他的命吗？要是他在这里那样打我，那试试看，我要一边跑一边骂他，有谁能够抓得住我？这样一想他的胆子又壮起来了。他朝拉伊先生的住宅大声地叫着说：“你来吧，到这里来试试看！”说完他又跑了，生怕万一被拉伊先生听见。

二

纳吐阿没有走多远，就看见教勒德娜的那位欧洲女士坐着马车来了。他以为是来捉他的，于是拔腿又跑，但是他再也跑不动了，又停了下来。他心里想：她能把我怎么样？我又没有得罪她。不一会儿，欧洲女士来了，停下马车说：“纳吐阿，你跑到哪里去？”

纳吐阿：“哪儿也不去！”

欧洲女士：“你要是再到拉伊先生那里去，还会挨打的。干吗不跟我去？在教会里舒舒服服过日子，才真像一个活着的人。”

纳吐阿：“你不会把我搞成基督教徒吧？”

欧洲女士：“难道基督徒比清扫夫还不如？你这不懂事的孩子！”

纳吐阿：“不，小姐，我不愿当基督徒。”

欧洲女士：“你不愿当就不当吧，谁也不会强迫你当。”

纳吐阿坐上马车走了一会儿，但是他心里老是嘀咕着。突然他跳下马车，欧洲女士问他：“干吗，你为什么不去了？”

纳吐阿：“我听说过，凡是到教会里去的人，都得成基督徒，我不去了，你是哄我！”

欧洲女士：“哈，你这疯子！教会里会让你读书，你根本不必干服侍人的差事，下午还有游戏的时候，还会发给你新衬衣和裤子。你跟我去，呆几天试试看！”

纳吐阿没有理会她的引诱，向一条胡同里跑了。等马车走远了之后，他定神地开始想：到哪里去呢？要是被警察捉到警察局去就糟了。我到同种姓的人住的地方去，难道他们不能收留我？我又不是只呆着吃饭，不干活，只不过要有个依靠才好。今天如果我是个有依靠的人，难道会这样挨拉伊先生的打！那样一来，整个种姓的人会集合拢来，把他围住，不给他家打扫卫生，连给他家门口扫地的人也没有，那时他这位老爷就会狼狈不堪了。他这样想好之后，就来到了清扫夫聚居的地方。这时已经是傍晚，有几个清扫夫坐在树底下的席子上吹喇叭、打鼓。他们每天都作这种练习，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的一部分。他们这里演奏的不景气的状况，也许超过其他任何地方。纳吐阿走到他们旁边站住了，看到他那样专心听他们的演奏，有一个清扫夫问他：“你会唱歌吗？”纳吐阿说：“现在还不会唱，不过如果教我，我是能唱的。”

清扫夫，“不要支吾了，你坐下。你唱几句我们听听，让我们知道你有没有好嗓子。如果没有好嗓子，那教了又有什么用！”

纳吐阿像一般街头的孩子一样，多少知道唱几句，走路时嘴里总是哼

上几句小调。于是他唱了，作为行家的老师傅一听，明白了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料。他问道：“你住在哪里？”

于是纳吐阿叙说了自己苦难的经历，让大家了解他，结果他得到了依靠，而且得到了发展才能的机会。这种机会后来使他从地上一大步登上了天。

三

三年很快过去了，纳吐阿的演唱在全城都有了名。他的才能不仅只表现在某一方面，而且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唱歌、吹喇叭、打鼓、弹琴，演奏冬不拉和七弦琴，样样都精通。一些老师傅对他的惊人的才华都大为惊异，使人感到好像他只不过复习原来早已熟练了的技艺。有的人学弹七弦琴，一学就是十年，也弹不好。而纳吐阿学了一个月就懂得了弹奏的奥妙。世界上有多少这样的明珠由于没有遇到行家而永远被埋在污泥里啊！

正巧在那些日子里，瓜廖尔召开了一个音乐大会，全国各地的音乐大师都应邀出席。库勒师傅也接到了邀请，纳吐阿就是他的弟子，库勒师傅把纳吐阿也带到瓜廖尔去了。瓜廖尔的音乐大会热热闹闹地举行了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里，纳吐阿赢得了好名声，他得到了金质奖牌。瓜廖尔音乐学校的校长要求库勒师傅让纳吐阿进音乐学校深造，同时也让他除音乐外还受其他方面知识的教育，库勒只好答应，纳吐阿也同意了。纳吐阿是小名，纳吐拉姆是一个正规名字，也显得有点身份。

纳吐拉姆在音乐学校里学习了五年，获得了学校最高的学位。另外，在语言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的才能也充分地表露了出来。现在，他成了社会上的名流，谁也不问他是哪种姓。他的生活方式、装束打扮不再是一个演唱者身份，而是一个受了教育的文人的气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的举止模仿高等种姓的样子，他不再吃肉，也不再喝酒，他按时地作祷告，任何一个高贵的婆罗门也没有像他那样讲究。他的名字早就被叫作纳吐拉姆，现在更是被美化了，他以纳拉大师闻名了。通常人们只称他为大师。他开始从当地的地方当局那里得到薪俸。很少有一个天才人物能够在 18 岁的年纪就这样出名的。但是求名是一种永不能满足的欲望，就像投山仙人把整个大海的海水喝下去也不能止渴一样。大师先生出发游历欧洲，他还希望精通西方音乐，他进入了德国最大的音乐学院。经过五年不懈的辛勤努力，取得了西方音乐大师的称号。接着游历了意大利，然后回到了瓜廖尔。一周以后，马登演出公司以每月三千卢比的高薪委派他为该公司所有分支机构的监督。在去欧洲以前，他已经积蓄了几千卢比。在欧洲的时候，他受到戏院和歌舞剧院的盛情接待，有时一天演奏和演唱的收入超过印度最大的音乐家若干年的所得。由于他特别留恋勒克瑙，他决定定居在这个城市里。

印度神话：投山仙人为了帮助天神消灭藏在海底的妖魔，曾喝干过大海的海水。

四

大师先生一到勒克瑙，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曾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那时，他是一个孤儿。他曾在这城市里的小巷子里抢孩子们的风筝，他曾在大街上伸手讨钱。啊！他也曾在这里挨过鞭打，而伤痕至今还留在身上，但是现在他爱这伤痕超过了任何吉利的指纹或掌纹。实际上，他挨的鞭打，对他来说等于湿婆大神的恩典。现在在他的心里，对拉伊先生没有丝毫愤懑或报复的情绪，他忘记了他坏的一面，而记住了他好的一面。他想到勒德娜时，感到她是一位仁慈和爱的女神。灾难加深旧的创伤，而富裕可以使旧的

创伤愈合。他在勒克瑙一下车，心头就突突直跳。原来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现在是一个 23 岁的青年，而且是受过教育的文明的君子。如果他的母亲活着，看到他后也不敢说这就是她原来的纳吐阿。但是比起他的巨大变化来，更使人目瞪口呆的是城市翻天覆地的巨变。在他看来，这不是勒克瑙，而是另外某一个城市。

印度神话中的三大神之一，司毁灭的大神，他经常满足向他祈求的人的愿望。

他从车站一走出来就看到，城里好多大大小小的人物正站在那里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样子很像勒德娜。人们和他握手，勒德娜给他的颈上戴上了花环。这个花环是他在国外为印度挣得了荣誉的奖赏。大师的脚颤抖起来了，好像再也站不稳了。这个给他戴花环的姑娘正是勒德娜，原来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害羞、温柔而又有点自傲的姑娘。他没有敢正眼看一看勒德娜。

和大家握过手之手，他被带到一座早就为他收拾好了的庭院里。看到这座庭院，他吃了一惊。这就是他曾和勒德娜一起玩过的地方，还是原来的家具、器皿，还是原来的图画，原来的桌椅，原来的玻璃用具，甚至地毯也是原来的。大师先生一进门，内心就浮现出一种像虔诚的印度教徒进了某一座神庙时一样的感情。他走进原来勒德娜的卧室，他心中一阵发酸，两眼开始流泪。啊，这就是原来那张床，还是原来的被单，地上还是原来的地毯！他心神不安地问道：“这是谁的住宅？”

公司的经理跟着他，答道：“有一位名叫拉伊·坡拉那特的先生，这住宅原来是他的。”

大师：“拉伊先生现在到哪里去了？”

经理：“他到底去了哪儿，这就只有天知道了。由于一场债务的纠纷，这所住宅公开拍卖，我看到这和我们的剧院相邻，就和公司董事们通信联系，商定后以公司的名义买下了它，包括家具用品一共花了四万卢比。”

大师：“这等于白捡了，你一点儿也不知道拉伊先生的下落？”

经理：“听说好像到哪儿去朝圣去了，天知道他回不回来。”

大师先生作了晚祷告之后，他向一个人问道：“请问，你知道库勒师傅的消息吧！我早知道他的大名呢！”

那个人用难过的心情答道：“老爷，可别提他的下场了！他在夜里喝过酒后往家里走，在大街上昏倒了，对面正有一辆货车开来，司机没有发现他，货车从他的身上压了过去，第二天早上发现了他的尸体。老爷，他演奏的技术真是没人可与相比，由于他的去世，现在勒克瑙冷落了，再也没有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人了。他曾经传艺给一个名叫纳吐阿的孩子，我们曾希望这个孩子会光耀师傅的门庭，但是自从那个孩子到了瓜廖尔之后，就再也知道他的下落了。”

大师先生心情有点紧张，眼看着事情的真相要露出来。他屏息着呼吸，好像头上有谁拿着刀子似的。幸好，事情平安过去了，正好像遭到碰撞的器皿仍然完好无恙一样。

五

大师先生住在那所住宅里，却好像一个新婚的新娘子住在婆家一样。过去留在他心上的影响还未消除，他的内心不能接受这座房子已经属于他这种现实。他大声说笑，有时会突然感到被吓一跳，朋友们来后大声喧哗，也

会引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疑心。如果他睡在那间原来的书房里，他就一通宵睡不着觉，因为他心里老是想着这是勒德娜原来学习的地方。即使旧的家具已经不大好了，他也不能更换新的。而勒德娜原来的卧室，他再也没有打开过，仍然还是那样关闭着，因为他一走近那间卧室，他的两腿就打颤，当然就更没有考虑在那张床上睡觉了。

他曾几次在勒克瑙大学登台出色地表演他在音乐方面的绝技。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到任何王公贵族家里去演唱过，尽管王公贵族能够给他几十万卢比。人们听到他那非凡的演唱后享受到一种非凡的乐趣。

有一天早晨，大师先生作完早祷告刚起身，拉伊·坡拉那特来见他了。勒德娜也跟着来了。这一下使大师先生感到异常紧张。在欧洲再大的剧院里，他的心也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他倒在地上给拉伊先生行礼致敬，使得拉伊先生都因他的谦恭而诧异起来。人们向他行礼致敬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人家的耻笑和奚落。勒德娜这时也感到羞惭。拉伊先生用痛心的目光四下打量了一番后说：“你对这个地方感到满意吗？”

大师：“是，先生，我再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坡拉那特：“这原是我的房子，是我建了它，也是我扔了它。”

勒德娜不好意思地说：“爸爸，谈这些有什么好处？”

坡拉那特：“孩子，没有好处，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和体面的君子谈谈自己的苦楚，心情也可以得到平静。先生，这是我的房子，或者正确地说，这房子曾经是属于我的。过去，我每年从我的田产中收入五万卢比，但是由于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交往，使我对搞投机生意感兴趣了。开头几回很得心应手，于是胆子就更大了，每次都投入几十万卢比，但是后来一下子全落了空，一次就把全部老本亏空了，我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请想一想，250万卢比的交易哩！如果是成功了，那今天这座房子又该是另一番景象，而我呢，也不像现在一回想过去的日子就悔恨了。我的勒德娜非常喜欢听你唱歌，总是谈到你。我让她念到大学毕业……”

勒德娜的脸羞得通红。她说：“爸爸，大师先生都很了解，没有必要向他作介绍。大师先生，请你原谅，我父亲因为那次亏空，心情变得有些不正常了。他今天来是想向你提出一个请求，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他希望能够经常来看看这栋房子，看看房子会使他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他感到满意的是，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他的一位朋友。就是为了这一点才来打扰你的。”

大师先生用很谦逊的口气说：“这还有什么必要问我呢？这就是你的家，什么时候高兴来，就可以来。而且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就住在这栋房子里，我可以为自己另外找一个地方。”

拉伊先生表示谢意后走了。后来每隔一两天，他总是带着勒德娜来一次，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慢慢他几乎每天都要来了。

有一天，他把大师先生带到僻静的地方后问他：“请原谅，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家小接来？独自一人大约有很多不便吧？”

大师：“我现在还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

他这么说时低下了头，两眼望着地上。

坡拉那特：“为什么？你为什么对结婚有反感呢？”

大师：“我也讲不出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不想结婚。”

坡拉那特：“你是婆罗门吧？”

大师的脸色变了，犹豫了一会儿后说：“游历了欧洲之后我再也不管什么种姓差别了。”

不管我出生是什么种姓，从职业来说还是首陀罗。”

坡拉那特：“你的谦虚是了不起的，世界上也确实有些像你这样的君子。我是从行动来判断一个人的种姓的，像谦虚、温良、恭顺、正派、虔信宗教、爱好学术，这都是婆罗门的美德，所以我认为你就是婆罗门。谁要是没有这种美德，他就不是婆罗门，绝对不可能是婆罗门。勒德娜对你很有感情，直到今天，她没有看中任何男子，但是你却征服了她的心。请你原谅我的鲁莽。你的父母……”

大师：“你就是我的父母。谁生了我，这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

拉伊先生：“啊！要是他们今天还活着，看到你这个样子会感到非常骄傲的。这样有出息的儿子又哪儿有啊！”

这时勒德娜手里拿着一张纸来了，她对拉伊先生说：“爸爸，大师先生还作诗呢！这是我从他的桌上拿来的，除了萨洛季妮·奈都 以外，我在哪儿也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诗。”

萨洛季妮·奈都（1879—1949）印度著名女诗人，用英语写作，善于写抒情诗。

大师暗暗地看了看勒德娜，不好意思地说：“我是随随便便写下来的，我怎么会作诗呢？”

六

两人都因爱情而倾倒了，勒德娜迷恋着大师的美德，而大师却被她的倾心所征服。如果勒德娜不出现在他生活的旅程中，那他也许根本不认识她。但是有谁又能不受伸开的手臂的吸引呢？哪儿还有不被爱情战胜的一颗心呢？

大师先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心里想：一旦我的真情在勒德娜面前暴露了，那我就会永远为她所不齿。不管她是多么开明，不管她认为种姓的束缚多么使人苦恼，但是，她是不能从对我油然而生的憎恶情绪中解脱出来的。不过，大师先生即使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实际面目显露在她的面前。唉！如果只是局限于憎恶，那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她会伤心，会难过，她的心会裂成碎片。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她会干出什么事来。他感到：让她处于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发展这种爱情关系是最卑鄙的勾当。这是欺骗，这是在爱情关系中完全不能容许的欺诈行为。陷于困境中的大师怎么也决定不了该如何办。而拉伊先生的来往更密切了，他的每一句话都反映了他内心的打算。勒德娜的来往逐渐减少，更明显地表明了她的意图。这样过了三四个月。大师先生想到：这位拉伊先生当年仅仅因为我在勒德娜的床上躺了一下就把我揍了一顿，把我赶出家门，当他知道我原来就是那个孤儿，那个无依无靠的、不可接触的孩子时，他将多么难过，多么无光，多么难堪，多么懊丧而又感到多么耻辱啊！

有一天，拉伊先生说：“应该把结婚的日子确定下来了，以便在一个吉日良辰我好对女儿的这种债务中摆脱出来。”大师先生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可仍然问道：“什么日子？”

拉伊先生说：“就是勒德娜结婚的日子。我不相信什么黄道吉日之类，但是结婚仍然要选一个吉利的日子。”

大师先生两眼望着地上，一句话也没有说。

拉伊先生说：“我的状况你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一个女儿以外，我一无所有，一无所能。除开勒德娜，我还依靠谁呢？”

大师先生陷于沉思之中。

拉伊先生：“至于勒德娜，你自己是了解她的。在你面前，称赞她完全没有必要。不管她是好是坏，你都得接受她。”

大师先生的两眼流着眼泪。

拉伊先生：“我完全相信；为了她，老天爷把你送到这里来了。我向老天爷唯一的祈求，希望你们两人过幸福的日子，没有比这更令我高兴的事了。从这种职责中解脱出来以后，我打算花一些时日去念《薄伽梵歌》，你将间接地得到这种善事的善果。”

《薄伽梵歌》是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教诫篇》的部分内容，乃黑天对阿周那的说教，后被作为印度教的经典。

大师先生哽咽着说：“先生，你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但是，我是绝对不敢当的。”

拉伊先生拥抱着大师说：“孩子，你是具有一切美德的人，你是社会的名流。对我来说，得到像你这样的人作我的女婿，既伟大，又光荣。今天我就把吉日看好，明天我通知你。”

说完，拉伊先生站起身走了。大师先生想说什么，但是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说的勇气。他没有这种毅力，没有忍受憎恶的力量。

七

结婚已经一个月了，勒德娜的到来，使得丈夫的家大放异彩，也使得丈夫的心神圣纯洁。大海里开放了鲜艳的荷花。夜里，大师先生吃完饭躺下了，他躺在原来那张床上，当年因他曾躺过而导致他被赶走，而且导致了他命运的改变。

一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寻找向勒德娜公开这一秘密的机会。他那受传统观念所压抑的心不承认他的幸运是由于他的什么美德和才华，他想让自己的金钱在炉火中熔化后再观察其价值，但是没有碰到机会。每当勒德娜来到面前的时候，他就哑口无言了。有谁到春光明媚的花园里去哭泣呢？要哭泣得要有一个黑暗的角落啊！

这时勒德娜笑着走进了房间，灯光暗淡了下来。

大师先生笑了笑说：“现在把灯吹灭，好吗？”

勒德娜：“为什么？你现在见到我还害臊？”

大师：“对，实际上我真感到害臊。”

勒德娜：“是因为我把你赢到手了？”

大师：“不，是因为我欺骗了你。”

勒德娜：“你没有欺骗人的本领。”

大师：“你不知道，我大大地欺骗了你。”

勒德娜：“我都知道。”

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

勒德娜：“知道得很清楚，多少日子以来我就知道了。当年我们两人在这庭院里玩的时候，我打你，你哭，我把吃剩的糖果点心给你，你跑着来取，那时我就爱你，不过当时表现出来的是同情。”

大师惊异地说：“勒德娜，你知道这些，还是……”勒德娜：“对了，

我明知道，还是这样作了。如果不知道，也许不这么作。”

大师：“这就是原来那张床！”

勒德娜：“而我一直等你。”

大师拥抱着她说：“你是仁慈的女神。”

勒德娜回答道：“我不过是你的仆人。”

大师：“拉伊先生也知道吗？”

勒德娜：“不，他不知道。可千万别告诉他，要不，他会自尽的。”

大师：“至今我还记得那根鞭子。”

勒德娜：“现在父亲要举行忏悔的话，身边也一无所有了。

难道你现在还不满足吗？”

1924 . 6

棋友

瓦吉德·阿里国王在位时，京城勒克瑙一片骄奢淫逸之风。人们不分高低贵贱，都沉于享受之中。有人装饰歌舞场，有人在吸鸦片中寻求乐趣。娱乐消遣占据了生活的各个领域。

政权机关、文学界、社会机构、艺术界、工商界、饮食交际部门到处都充满享乐的风气。政府官员沉溺于色欲，诗人们醉心于描写爱情和离愁，工匠们热衷于制造金银花边和绣花细布，工商企业家致力于经营化妆用的眼膏、香水、乌烟和油膏。所有人的眼中都呈现出一种醉态。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人们在斗鹌鹑，或为了斗鹌鹑在决定场所，有的地方在掷骰子，赢家的欢呼声嚷成一片。有的地方展开了象棋的争夺战。上自国王下自穷人都陶醉于这种风气里。甚至乞丐乞讨到了钱，他们也不去买面饼果腹，而是去抽鸦片和喝酒。有的人说：下象棋，打扑克，玩纸牌可以开发智慧，促进思考能力，养成解决复杂问题的习惯。这些观点被大张旗鼓地提了出来（在今天的世界上也不乏这一派人士），因此，如果米尔扎·萨加德·阿里和密尔·劳辛·阿里将自己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开发智慧方面时，那么对任何有理智的人来说，怎么可能提出反对意见呢？他们两人都有祖传的领地，生活是不用担心的，坐在家里吃好的，喝好的，毕竟还要他们干什么呢？一清早，两位朋友吃完早点，把棋盘铺开坐了下来，放上棋子，于是开始了厮杀。接着他们再也知道什么时候是中午、下午、傍晚了。家里人一再来说饭好了，得到的回答是：好吧，就来了，先摆上饭菜吧。甚至厨师不得已，只好把饭菜送到他们下棋的房间里，于是两位朋友边吃边下，两件事并行不悖。米尔扎·萨加德·阿里的家里没有任何长辈，所以他们两人就在他的会客室里展开搏斗。但是并不是说米尔扎家里其他的人对他的这种行为有好感，家里的人就不用说了，街区的邻居、仆役人等经常发表厌恶的议论：这是很不幸的一种玩意儿，会把家庭给毁掉的。真主可别让人染上这种瘾了。一个人要是上了瘾，那么今世和来世都完了，一点用也没有，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毛病。甚至米尔扎的夫人对此也是这样厌恶，尽量找机会让丈夫难堪，

不过她很难找到机会。当她还在睡的时候，那边的棋局已经开场了，晚上当她已经入睡，米尔扎才进到内室来。当然她把气都在仆人面前发泄出来。要槟榔包吗？你跟他说话，让他进来自己拿。没有功夫吃饭？把饭拿去扔到他的头上，随便他是自己吃还是喂狗。但是，她当面也是不能说什么。她怪自己的丈夫远不如怪密尔先生，她给密尔先生起了一个绰号叫密尔·瘟神。大约是米尔扎先生为了洗刷自己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密尔先生的头上的缘故。

有一天，米尔扎夫人头痛了，她对女仆说：“去叫米尔扎先生来，让他到医生那儿去取药。就去，快一点。”女仆去了，米尔扎先生说：“你进去，我就来。”夫人的脾气是很容易生气的，她哪里有这种耐心，她头痛了而丈夫却继续下他的棋？她的脸发红了。她对女仆说：“你去对他说，请他马上来，不然我自己就去瞧医生了。”米尔扎先生正下得有味，因为再下两着密尔先生就要输了。他很烦躁地说：“难道快要死了吗？”

就不能再忍耐一下？”

密尔：“唉，您就去听她说什么。女人总是爱发脾气的。”米尔扎：“对了，我为什么不去呢？两着棋您就要输了。”

密尔：“先生，请别这样自信。我想出了一着棋，您的棋子要是不动，那很快就要死了。不过您还是进去吧，听她说什么，为什么无缘无故让她的心难受呢？”

米尔扎：“赢了您这一局我就去。”

密尔：“我根本就不下了，您听她说什么再来吧。”米尔扎：“嗨，老兄，我得到医生那里去。她根本不头痛，不过是折磨我的借口。”

密尔：“不管怎样，您得关怀她。”

米尔扎：“那好，再下一着。”

密尔：“决不，您不去听她说什么回来，我的手决不碰棋子。”

米尔扎先生不得已到里面去了，夫人生气但呻吟着说：“你就这么爱你那倒霉的象棋？尽管有人要死了，连动也不动。

但愿没有像你这样的人。”

米尔扎：“叫我怎么说呢！密尔先生总不让我走，好不容易脱了身才来的。”

夫人：“难道他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他那样游手好闲的人了吗？他自己不是也有儿女吗？或者说都被他弄死光了？”米尔扎：“他是有恶习的人。他一来，我就不得不陪他下。”

夫人：“你为什么撵走他？”

米尔扎：“都是同辈的人，他年龄比我大一点，地位比我更高一点，总得客气一些。”

夫人：“那我去赶走他吧，如果他生气，让他生气吧。谁也不靠谁生活，他生气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赫利娅，你去，去到客厅里把象棋拿来。对密尔先生说：‘主人现在不下棋了，您请便。’”

米尔扎：“啊，可千万使不得。你是想借我侮辱他吗？”

赫利娅，你到哪里去？给我站住！”

夫人：“为什么不让她去？你要拦她，那就喝我的血！好，你拦住她了，你拦我试试看！”

说完，夫人生气地向客厅走去。可怜的米尔扎脸色都变了，他开始向夫人求告：“看在真主的面，我以侯赛因的名义起誓，要是你去了就看我

的尸体吧。”但是夫人一点也不听，走到客厅的门口。但是当她要走到别的女子的男人面前时，脚好像被捆住了似的。她朝里面窥视了一下，凑巧客厅里没有人。原来密尔先生动了两粒棋子后，为了表白自己正在外面散步。于是夫人走了进去，掀翻了棋盘，把一些棋子扔到椅子下边，另一些棋子扔出室外，然后关上门，从里面把门闩上了。密尔先生就在门口，看到棋子飞了出来，又听到了手镯的丁冬声，后来又听到了关门声。他明白了，于是不声不响地回了家。

米尔扎说：“你搞得太不像话了。”

夫人：“今后密尔先生要是再来，我就立刻把他赶走。如果他把这种心用在真主身上，那早成仙得道了。你整天下棋，而我却为家务绞尽脑汁！你是到医生那里取药呢，还是犹豫不决呢？”

米尔扎从家里出来，他没有去医生那里，而是径直来到了密尔先生的家，把全部情况告诉了密尔先生。密尔先生说：“我一看到棋子飞了出来，马上就跑回来了。看来脾气是够暴躁的，不过您这样放纵她颇不恰当。您在外面做什么，她管得着吗？安排家务才是她的工作，她和其他的事情有什么相干？”

米尔扎：“算了，不过您说，今后到哪里去下呢？”

密尔：“这有什么值得发愁的？这样大的房子空着呢，就在这里下好了。”

米尔扎：“我该怎样向我的太太交待呢？我在家里下的时候，她还那样生气，到这里下，那她会不让我活的。”

密尔：“先生，您让她罗唆好了，几天过后就正常了，不过，您要注意的是今后要强硬一点。”

二

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密尔先生的夫人认为密尔先生远离家更为合适，所以，她从来也不责怪他对象棋的酷爱，而且常常在密尔先生不准时的时候还提醒他。这样一来，密尔先生误以为他的妻子非常温顺和谨慎，可是当客厅里摆上棋盘，密尔先生一天到晚呆在家里的时候，夫人就感到苦恼了，她的自由遇到了障碍，成天焦急地窥视大门口。

仆人中也开始窃窃私语，他们过去成天游手好闲，家里谁来了，谁走了，与他们毫无关系。现在一天到晚得伺候着，有时命令他们取槟榔包，有时命令他们取糖果点心，而水烟袋就像一个情人如火一样的心经常燃烧着。他们一一到夫人那里去说：“夫人，主人的象棋成了我们的灾难了。成天奔跑着，脚上都起了泡。这算什么游戏！从早晨坐下直到傍晚。为了开心，玩上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就够多了。唉，我们倒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老爷的奴仆，有什么命令我们都得照办。不过，这种游戏是不幸的，玩这种游戏的人是不会有出息的，总会有什么灾难临门。甚至看到有因为一个人而整个街区都遭殃的。现在这个街区的人都这样议论。我们靠老爷过日子，听到人家说主人的坏话，我们感到难过，可是又该怎么办呢？”对此，夫人说：“我自己也不喜欢这种游戏，可是他谁的话也不听，该怎么办呢？”

街区里有几个旧时代的人，他们在作出种种不祥的预言：如今不得安宁了，当我们的贵族都成了这个样子时，那国家的保护者就只有真主了。这个王朝要毁灭在象棋上的，出现了不祥的征兆啊！

王国中到处是一片哀号，老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抢劫，没有人听

他们的申诉。农村的全部财富都流到勒克瑙京城里，这些财富花费到妓女身上、歌舞场中以及补充到享乐的其他方面。欠东印度公司的债务一天一天地增长着，就像毛毯沾了水日益沉重。国内由于管理不善，全年的税收无法征收。总督的代表一次次发出警告，但是这里的人们都沉于享受之中，一概置之不理。

这边，密尔先生的客厅里下棋已经下了几个月了，新的布局一个个解决，新的防御手法一个个采用，还经常有新的阵势出现。有时还产生争执，甚至发生争吵，但很快两个朋友之间又和好了。有时把棋盘都掀翻了，米尔扎先生气得回了家，密尔先生也进到里面闷闷地坐着，但是随着一夜的睡眠，全部怨恨也平息了下来。一大清早，两位朋友又来到了客厅里。

有一天，两位朋友坐着下棋下得正酣，这时有一个皇家部队的官员骑着马来打听密尔先生的名字。密尔先生不知所措，这是什么灾难临头了啊，为什么传唤我呢？看来不大妙，他们大门关了，对仆人们说：“告诉他，不在家。”

骑马的官员：“不在家，在哪儿？”

仆人：“这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

骑马的官员：“事情怎么好告诉你呢？在传唤你们的老爷，也许是为皇家部队要些士兵。充任领主难道是开玩笑！不得不上前线去的时候，才会知道艰苦的滋味的。”

仆人：“好吧，您请回，我们会告诉老爷的。”

骑马的官员：“不是告诉他的问题。明天我自己还会来，有命令叫我带他走。”

骑马的官员走了，密尔先生的心颤抖了，他对米尔扎说：

“先生，您说，这该怎么办？”

米尔扎：“很麻烦，可别也来传唤我。”

密尔：“倒霉的家伙还说明天再来哩！”

米尔扎：“灾难嘛，还有其他什么？要是不得不上前线的话，那就会死于非命的。”

密尔：“不过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根本不呆在家里。明天起，我们到戈姆蒂河边找一个荒无人迹的地方作地盘儿，在那里谁知道呢？来的人会自己回去的。”米尔扎：“真的，您真想得不错，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办法了。”

那边密尔先生的夫人对那骑马人在说：“你把他可真的赶走了。”骑马人说：“我就要愚弄这样的蠢家伙，他的所有智慧和勇气全部被象棋吞掉了。他是再也不会呆在家里了。”

三

从第二天起，两位朋友天不亮就从家里起身，腋下夹着一块厚线毯，盒子里装满了槟榔包，来到戈姆蒂河对岸的一个荒芜的破旧的清真寺里。这座清真寺可能是贵族阿萨弗乌道拉所建。途中他们买了烟叶、烟斗和酒，他们走进清真寺里，铺上线毯，装好烟叶，就坐下开始下棋，于是他们就和今世或来世再也无关了。除了“将军”和“攻王”等词以外，他们嘴里再也不说话了。任何修瑜伽行的人在打坐中也大约不会有这么全神贯注。中午当他们感到饥饿时，就走到某一家卖饼的店里去吃午饭，然后抽一袋烟，再投入斗争的现场，有时他们甚至忘了吃东西。

国家的政治局势变得可怕起来，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正向勒克瑙方向挺

进。京城里骚动了，人们正带着家小奔向农村。但我们的这两位象棋手却对此处之泰然，他们出来时总是穿过小胡同，害怕被王室的公职人员看见后强迫抓走。他们想白白地享用每年成千上万卢比的领地收入。

有一天两位朋友正在清真寺的废墟里坐着下棋，密尔这一局棋势较弱，米尔扎先生在一个劲地将他的军。这时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出现了，这是一支白人组成的队伍，为了占领勒克瑙正在进军。

密尔先生说：“英国人的军队来了，愿真主保佑！”

米尔扎：“让他们来吧。您先救您的王吧，我要将了。”

密尔：“应该看一看，我们躲在这隐蔽处看一看吧。”

米尔扎：“等会儿看吧，急什么？我再将。”

密尔：“还有炮哩，大约有五千来人吧。那些年轻小伙子，个个的脸像猴子屁股，样子够可怕的。”

米尔扎：“先生，请别支吾了，您的这一手骗其他什么人吧，将军了。”

密尔：“您也是个奇怪的人！京城已灾难临头，而您却想到的是将军。您想没想到城包围了怎么回家？”

米尔扎：“到回家的时候再看，您看这一着，您的王完蛋了。”

部队过去了，10点钟的时候，两人又开始了新的一局。

米尔扎说：“今天吃的问题如何解决？”

密尔：“今天把斋吧，怎么，您感到特别饿吗？”

米尔扎：“不特别饿，不知道城里现在怎样了？”

密尔：“城里没有怎么样。人们吃饱喝足之后，舒舒服服地睡觉，贵族们也都在逍遥宫里。”

两位朋友又坐下继续下棋，已经过了3点，这一次米尔扎的棋处于劣势。4点钟的时候听到部队往回走的声音了。瓦吉德·阿里国王已经被俘，部队正把他押到某一不知名的地方去。城里没有任何骚动，也没有任何争斗，一滴血也没有流。大约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任何独立国家的国王是这样平静而又不流血地失败的。这不是那种合乎天意的非暴力，这是那种最胆小的胆小鬼也要为之挥泪的懦弱。阿瓦特地方辽阔国土的国王作为囚徒被押走，而勒克瑙却沉醉在享受的睡梦里，这是政治堕落的极限。

米尔扎说：“国王被那些残暴的人活捉了。”

密尔：“大约是吧，请救您的王吧！”

米尔扎：“先生，请等一等，这会儿我心神有点不定，可怜的国王这时大约在痛哭流涕吧。”

密尔：“让他去哭泣吧，在那儿哪里有这里舒服？请看我这一着。”

米尔扎：“人的一生好景不长啊！多么痛心的情景呀！”

密尔：“对，那是肯定的。您注意这一着，完了，您的王死了，不可救了。”

米尔扎：“我对真主起誓，您的心太硬了，看到这么大的不幸事件您也不感到难过，唉，可怜的瓦吉德·阿里国王呀！”

密尔：“您先救自己的国王，然后为瓦吉德·阿里国王悲哀吧，这一着您的王完了，出手吧！”

军队押着国王从前面过去了。他们一走，米尔扎就摆好了棋子，失败的打击是惨痛的。

密尔说：“我们为瓦吉德·阿里国王致哀、唱挽歌吧！”但是米尔扎的

忠心随着自己的失败而消失了，他正迫不及待地要报一箭之仇。

四

已经是傍晚了，废墟里蝙蝠开始嘶叫，燕子也一一回到自己的窝巢。但是这两位棋手还坚持着，好像是两个嗜血的勇士在彼此战斗。米尔扎先生连续输了三局，这第四局的形势也不大妙。他一次又一次地地下决心赢棋，很谨慎地落子，但是总是下出一着臭棋从而使棋局变糟。随着每一次的失败，报复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而密尔先生由于兴奋，有时哼哼抒情诗，有时把两只手指弹得作响，好像得到了什么秘密宝藏似的。米尔扎听着听着，气就往上涌，为了掩盖失败的难为情，他还夸奖密尔先生。但是随着棋局对他越来越不利，他的耐心也就逐渐消失了，甚至时不时就生气：“先生，请不要悔棋。这算什么？走了一步，接着又变了。要怎么走就一次走定。”

“您为什么把手放在棋子上？松开棋子吧，当您还没有想好一着的时候，请不要碰棋子。”“您这一着棋要费半个钟头，这是不允许的。谁要是下一着棋超过了五分钟就算输棋。”“您又悔棋了，您还是老老实实把棋子放回原处。”

密尔先生的王后受到了威胁，他说：“我什么时候走了棋啊？”

米尔扎：“您已经走了棋了，请把棋子放在那格子里。”

密尔：“我为什么要放在那格子里？我的手什么时候离开过棋子？”

米尔扎：“到世界末日来临，您的手也离不开棋子，那也不算走了一着？王后要被吃了，您就开始胡来了。”密尔：“您才胡来哩，胜败乃是靠运气，胡来能够取胜吗？”

米尔扎：“那这一局您输了。”

密尔：“我怎么会输呢？”

米尔扎：“那您把棋子放进那格子里，就是您先前曾放过的地方。”

密尔：“我干嘛放那格子里，我不放。”

米尔扎：“您为什么不放？您非放不可！”

争论激烈起来了，两人都各自坚持自己的理由，谁也不让步。无关的话也插了进来。米尔扎说：“谁的祖上下过棋，他就会知道下棋的规矩。他们都是割草的，又怎么懂得下棋呢？领地那是另一回事，只凭有了领地谁也成不了贵族。”

密尔：“什么？割草的事大约您父亲干过，我们世代都是下棋的。”

米尔扎：“哼，去你的吧，在迦吉乌丁·海德尔那里当厨师干了一辈子，今天装成贵族了。当贵族可不是开玩笑。”

密尔：“您干吗给您祖上抹黑呢？他们才是干厨师工作的呢，我们世代都是和国王常常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的。”

米尔扎：“去吧，别瞎吹嘘了。”

密尔：“你说话可得小心一点，要不后果可不妙，我是不习惯听这种话的。在这里，谁要是朝我瞪眼，我就把他的眼珠子给挖出来。有胆量吗？”

米尔扎：“您想看一看我的胆量是不是？那请来吧，今天交几下手吧，在这边还是在那边？”

密尔：“在这儿有谁怕你？”

两个朋友从腰间各自抽出了宝剑。那是贵族逞能的时代，他们身边都佩戴有宝剑、匕首、双刃刀等。两人都贪图享受，但不胆小。他们在政治方面已经堕落了，他们为什么去为国王和王朝捐躯呢？但是他们不乏个人意气

之争的勇敢。他们改换着进退的架式，剑光闪闪，剑声铿锵，两人都受伤倒下去了，两人都在那里哀号着丧了命。为自己的国王，他们眼里没有流过一滴泪，但他们却为保卫棋盘上的王后而献出了生命。

天已经黑了，棋局仍然摆在那里。两位国王分别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好像在为死去的两位英雄哀泣。

周围是一片沉寂，废墟里已经断裂的拱门、倒塌的墙壁和满是灰土的塔注视着这两具尸体并为之惋惜。

1924 . 10

神庙和清真寺

焦特里·伊德尔德·阿里是一个大封建领主，他的祖上在莫卧儿王朝时代曾为英国政府忠心效劳，换来了这个领主地位。由于焦特里善于经营管理，他的领地更扩大了。现在，在那个地区，再没有人比他更有钱，也没有人比他更有声望。英国官员到这个地区来巡视时，总要到焦特里先生家里来向他问候；不过焦特里先生本人却不到任何英国官员那里去献殷勤，即使是高级专员也罢。他发誓不出入法庭，也不出席什么会议，他认为在官员面前拱着手唯唯诺诺有失自己的尊严。他尽量避免诉讼的麻烦，即使自己吃点亏也在所不惜。诉讼这种事情完全掌握在律师和辩护人手里，他们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焦特里先生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不饮酒，把利息当罪过，每天做五次祷告，每年斋戒 30 天，经常诵读古兰经，可是他却丝毫没有沾染上狭隘教派主义习气。每天大清早到恒河里去沐浴成了他日常的习惯，不管是下雨，还是刮风，他一定走几里地准 5 点到达恒河岸边，回来的时候用自己的银罐装满一罐恒河水，他除了恒河水之外什么水也不喝，也许任何修道的瑜伽行者也没有像他那样敬重恒河水的。他的家，从里到外，每星期都要用牛粪水粉刷一遍。不仅如此，在他的花园里，专门有一个婆罗门一年四季祷告杜尔迦女神。他是多么慷慨和虔诚地接待出家人和修道士，这连印度教的王公们都感到吃惊，或者说，他那里就是一个大的布施场所。

另外，他的厨房里为穆斯林的乞食者烧饭，经常有成百的人共同入席就餐。即使这样大量施舍，但他不欠任何高利贷者的钱。他的天良使他走运，门庭日益兴旺。在他的领地里，火化尸体、举行祭祀或布施，婚姻嫁娶所需要的木材，要多少就可以到他的森林里砍伐，不必征得他的同意，这已经成了通常的习惯。他还派人参加印度教徒农民的迎亲队，给迎亲队喜钱，给新娘家送嫁女礼金。在这种喜庆场合，只要农民向他提出要求，便可以毫不困难地借到大象、马匹、帐篷、轿子、地毯、仪仗或游艺会的各种用具。对这样乐于施舍、慷慨大方、美名远扬的领主，老百姓也时刻准备着他献身。

印度教徒认为恒河是圣河，恒河水很圣洁，故讲究到恒河沐浴和饮恒河水。

印度教徒认为奶牛是神牛，牛粪是圣洁之物，用牛粪水粉刷墙壁是吉祥的行为。

二

焦特里有一个拉吉布德族的听差，他叫帕金辛赫，身長六尺、宽胸脯、善于耍棍弄棒、能在几百人的包围中如入无人之境。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焦特里先生无限信任他，甚至他去麦加朝圣时也带上他。焦特里先生也有不少仇人，附近所有的地主都眼红他的威力和声望。由于害怕焦特里先生，他们不能对自己的佃户为所欲为，因为焦特里先生经常站在弱者一边。但是，只要有帕金辛赫在身旁，他即使在仇人的大门口睡觉也没有任何危险。有好几次，仇人们把他包围了，而帕金辛赫独自一人冒着危险把他安然无恙地救了出来。这样为主人赴汤蹈火的人也是少见的。有时帕金辛赫到什么地方去了，只要他没有安全地回家，焦特里先生就一直提心吊胆怕他与别人发生冲突。总之，帕金辛赫就像驯养的公羊，一摆脱链条就要和别的动物争斗。在他眼里，世界上只有焦特里先生，除他以外根本没有其他任何人。称皇上也好，称主人也好，称天神也好，焦特里先生就是他的一切。

伊斯兰教徒们对焦特里先生很生气，他们认为他已经背弃伊斯兰了。他们怎么会理解他的独特的生活信条呢！一个伊斯兰教徒，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为什么喝恒河水呢？为什么殷勤地接待修道士和出家人呢？为什么让人祷告杜尔迦女神呢？毛拉们在策划如何反对他并准备给印度教徒一个难堪。最后，他们决定在黑天大神诞生的日子袭击印度教神庙，这样来使印度教徒受到屈辱，而且要使印度教徒懂得依仗焦特里先生的势力而得意忘形是他们的错误。焦特里又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他支持印度教徒，那么，也得给他一点颜色看，让他那印度教本性完蛋。

三

黑夜里，印度教的大神庙里正庆祝黑天大神的诞生节。一个老年圣者用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随着冬不拉琴的琴声，正唱着黑天事迹的诗。一些信徒捧着鼓坐着，准备等他的诗唱完后，就开始唱对黑天大神的颂歌。神庙的主持正准备着布施的礼物，几百人在围着观看。

突然，一群伊斯兰教徒拿着棍子来了，他们开始向神庙里扔石头。里面的人嚷了起来：石头是从哪里扔进来的？谁在扔石头呀！有几个人走出神庙观看动静。伊斯兰教徒正等待着动手的机会，见到他们出来就挥动棍子向他们打去。印度教徒的手里除了手鼓以外什么也没有，有的躲进了神庙，有的朝别的地方跑了，一时发生了混乱。

焦特里先生也得到了消息，他对帕金辛赫说：“你看那里在闹什么？去劝那些闹事的一下吧。如果不听，就给他们几下子，不过，注意别发生流血事件。”

本来，帕金辛赫听到闹嚷的声音就很气愤，心上像是压着一块石头。听到焦特里的吩咐后正中下怀，他扛上木棒，就朝神庙飞奔而去。这时，伊斯兰教徒在那里闹得正起劲，有几个人追赶躲进神庙的人而闯进了神庙，并开始捣毁神庙里的玻璃器皿。

帕金辛赫一见，火冒三丈，他叫喊着冲进神庙，开始用棒打那些流氓恶棍。他单身一人，而对方却有几十人，可是他是一头猛狮，很快就把他们打得招架不住了，撩倒了好几个。他正在气头上，什么考虑也没有了，谁死谁活也不理会了。不知他为什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力量，他感到好像有神在暗中帮助他，好像是黑天大神亲自保护着他。在宗教冲突中，人往往能干出非凡的事情来。

自从打发帕金辛赫走后，焦特里先生怕他出人命，所以随后也去神庙了。他一看打得正凶，有几个流氓恶棍正慌忙逃命，有的倒在地上呻吟呼号。焦特里正想要叫住帕金辛赫，这时忽然有一个人跑了来，还没有来到他面前就倒在地上了。当他认出这个人时，他的眼前发黑，原来这是他亲生女儿的丈夫，是他家产的继承人夏赫德·胡森。

焦特里跑上去扶起夏赫德，一面大声叫道：“帕金辛赫，你来，拿灯来……啊，我的夏赫德呀！”

帕金辛赫不知所措了，把灯拿来一看，果然是夏赫德·胡森。他的头被打破了，血如泉涌。

焦特里用手击着头说：“帕金辛赫，你灭了我家的种啊！”

帕金辛赫颤抖着说：“主人，老天爷可以作证，我不知道是他。”

焦特里说：“我不是责怪你。大神的庙里，任何人也没有权利非法闯进来。可悲的是我家的香烟断了，而且是通过你的手。为了我，你一向出生入死，而今天，真主假你的手毁掉了我的一切！”

焦特里先生一面哭着一面这么说。帕金辛赫悔恨得无地自容，如果是他自己的儿子死了，也不会有这么难过。啊，我的手使我的主人的一切毁灭了！焦特里先生不仅是他的主人，而且是他崇拜的神。他不仅可以为他流汗流血，而且可以为他赴汤蹈火，可是今天他却斩断了他家的根苗，他干了人面兽心的事。他哽咽着说：“老爷，世上还有谁比我更不幸呢？”

我没脸见人了！”

帕金辛赫一面说着一面从腰间抽出了短剑，他想把短剑刺进自己的胸膛，用鲜血来洗濯自己脸上的污点。这时焦特里先生冲上来从他手里夺过了短剑，说：“你这是干什么？请清醒一点吧！这是命运的捉弄，不是你的过错，真主的意志实现了。如果是我自己受了坏人的唆使，非法地闯进神庙，侮辱天神，你知道是我，仍然杀了我，我也死而无怨。没有任何罪过比侮辱一个人的宗教更严重的了。尽管这个时候我的心碎了，这个打击最终将要夺走我的命，但是真主可以作证，我一点也不怪你。如果我是你，也会这么作，尽管他是我主人的儿子也罢。家里的人会挖苦我，责备我，我的女儿会哭着要求我进行报复，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会把我恨入骨髓，说我是异教徒，是叛教者，也许有狂热的青年宗教徒准备要我的命，但是我不会违背我的天职。现在正是黑夜，你马上逃走吧，去躲进我的领地的军营里去。你看，有几个伊斯兰教徒来了，其中还有我家里的人，走吧，快逃走吧！”

四

整整有一年，帕金辛赫躲在焦特里先生的领地里。一方面有伊斯兰教徒在寻找他，另外还有警察也在搜索他，但是焦特里先生一直让他藏着。他忍受了他周围的人的讽刺挖苦，忍受了家里人的轻蔑和仇恨，忍受了警察的攻击，也忍受了毛拉们的威胁，但是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帕金辛赫的下落。只要他活着，就不愿意让这样一个真诚而效忠于主人的仆人陷进残酷无情的法律的魔爪。

他的领地的几处军营中也被搜查过几次，毛拉们找家里的男女仆人以及亲戚了解了情况，但焦特里像保护自己的恩人一样藏匿着帕金辛赫。

但是帕金辛赫看到主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陷入危险境地时，却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几次想到主人那里去说：请把我交给警察吧。但是焦特里先生一再嘱咐他的是叫他隐藏下去。

冬季里，焦特里先生正巡视自己的领地，他现在已经很少住在家里了，这是他躲开家里人讽刺挖苦的最好办法。有一天晚上，他吃了饭正躺着时，帕金辛赫来到他的面前。他已经变了一副样子，这使焦特里先生吃了一惊。

帕金辛赫说：

“老爷可好？”

焦特里说：“我很好，托真主保佑。你真叫人认不出来了。

你这时候从哪里来的？”

帕金辛赫：“老爷，现在我不能躲下去了。如果你同意，我就去法院自首。命里注定要怎样就怎样吧！因为我，你这样耽心不安，我过意不去。”

焦特里：“不，帕金辛赫，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你落进火坑。警察会随心所欲地编造证据，你会白白地丢掉一条命的。你为我冒过多次大的风险，如果我为你连这样一点也不能作到，那还有谁比我更忘恩负义呢？关于这个问题，你再别跟我提了。”

帕金辛赫：“要是谁对老爷……”

焦特里：“你别对此发愁，只要真主不同意，任何人也不能伤害我分毫。你去吧，呆在这里很危险。”

帕金辛赫：“听说，人们和你断绝往来了。”

焦特里：“敌人能够远远离开是好事。”

但是帕金辛赫心中所作的打算，却没有改变，这次会面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主人因为他而到处奔波，他身边有什么亲人呢，任何人都可能对他下手，我这一生真是可悲！

第二天早晨，帕金辛赫来到了区的执政官的官邸。执政官问他：“你按焦特里的主意一直隐藏到今天？”

帕金辛赫说：“不，老爷，我出于害怕抵命。”

五

焦特里听到这个消息，冷静了下来，现在该怎么办？如果不对这一案件进行辩护，那帕金辛赫得救是困难的。如果进行辩护，那么伊斯兰社会就会出乱子，按伊斯兰法规惩处的要求会纷至沓来。伊斯兰教徒们决心要判处他以绞刑而后快。他们进行了募捐，毛拉们在清真寺里呼吁捐款，拿着口袋家家户户奔走。他们让这一案件带上了民族纠纷的色彩。穆斯林律师得到了扬名的机会。为了参加这一场圣战，从附近的区里来了许多人。

焦特里也决定进行辩护。尽管会迎来许多麻烦和苦难也在所不惜。在他那公正的眼光看来，帕金辛赫是无罪的。为了保护无罪的人他什么也不害怕。他从家里出来，住到了城里。

一连六个月，焦特里先生拚着命为这一案件进行辩护，钱像流水一样花了，人像暴风一样到处奔波着。他所作的努力是空前绝后的。他低声下气跟官员们说好话，他忍受着律师们盛气凌人的架子，他给法官们送了礼，最后使帕金辛赫获释了。整个地区受到震动，凡是听说过的人都大为吃惊：这才叫作真正的高尚，把自己的仆人从绞架上救了下來！

但是怀着教派主义仇恨的人却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焦特里先生所作的好事。伊斯兰教徒们咬牙切齿；印度教徒们则额手称庆。伊斯兰教徒们认为，焦特里所剩下的一点点伊斯兰本性也化为乌有了；而印度教徒们认为，现在时机到了，该给焦特里先生进行加入印度教的洗礼了。毛拉们花了更大的力气大叫大嚷地传教；印度教徒们也举起了组织起来的教幡。伊斯兰教徒们使

伊斯兰精神复苏了；而印度教徒们复兴了印度教精神。帕金辛赫在这种冲击下也没有站住脚跟，他本是大无畏的勇士，现在成了印度教的头人。一生从来没有给湿婆大神献过一罐神水，而今天却用天神的名义准备厮杀了。印度教徒们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伊斯兰教徒来进行加入印度教的洗礼，于是找了几个皮匠族的人来顶替。这些行动也影响到了焦特里先生家的其他仆人，他们中的伊斯兰教徒过去在清真寺前面站也没有站过，可是现在一天要祷告五次；从来不到神庙中看一眼的印度教徒，现在早晚要两次拜神。印度教三大神之一，司毁灭；另外一位是大梵天，司创造；还有一位是曾下凡为黑天的毗湿奴，司保护。

城里，印度教徒是多数，现在又有大家公认的舞弄棍棒的高手帕金辛赫作他们的头人。

以前伊斯兰教徒虽是少数，但他们仍然占有优势，因为印度教徒没有像他们那样组织起来。

但是现在印度教徒也组织起来了，他们要看一看那一小撮伊斯兰教徒如何在他们面前站住脚。

一年过去，黑天大神的诞生节日又来临了，印度教徒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年前遭到的袭击和失败，他们一直在秘密地作准备。这天一大清早，虔诚的教徒们就开始聚集在神庙里，大家手中都拿着棍棒，还有很多人腰间暗暗地佩带了短剑。他们准备挑起事端，以便进行一场斗争。以前在这一天从来不游行，今天他们决定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到了点灯时分，一些清真寺里在进行晚祷告，这时游行队伍出发了。队伍中还有大象、马匹、各种大小旗帜、锣鼓乐器，帕金辛赫带着摔跤场上的年轻力士们威风凛凛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前面是大清真寺，年轻力士们握紧了棍棒，大家都戒备了。原来分散的人群都聚集拢来，他们耳语了一阵，锣鼓敲得更响了。胜利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游行队伍来到了大清真寺前面。

突然一个伊斯兰教徒从清真寺走出来说：“现在是祷告的时间，不要敲锣打鼓吧。”

帕金辛赫：“锣鼓声不能停！”

伊斯兰教徒：“锣鼓非停不可。”

帕金辛赫：“你们的祷告为什么不停？”

伊斯兰教徒：“别依仗焦特里先生，认为自己了不起，现在要清醒点。”

帕金辛赫：“你们才凭焦特里先生的力量认为自己了不起呢！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何况这是宗教问题！”

这时又有几个伊斯兰教徒出来了，他们坚持要求停止敲锣打鼓，可是印度教徒们把锣鼓敲得更厉害，事态扩大了。一个毛拉说了帕金辛赫是卑鄙的无神论者，帕金辛赫抓住了他的胡子，于是青年勇士冲了上来，交上了手。帕金辛赫一声吼叫，冲进了清真寺，于是在清真寺内打了起来，谁胜谁负很难说。印度教徒说，他们赶着伊斯兰教徒狠狠地揍了一顿；伊斯兰教徒说，他们把印度教徒打得再也不敢来了。但是在这各执一词中，却有一点是双方公认的，那就是：帕金辛赫的非凡的勇敢。伊斯兰教徒说，如果没有帕金辛赫，那他们不会让一个印度教徒生还；印度教徒说，帕金辛赫真正是哈奴曼下凡，他一个人的棍棒就使对方吃不消了。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个神猴，力大无穷，曾为罗摩救回妻子，对消灭妖魔起过很大作

用。

节日过了，焦特里先生坐在客厅里吸烟，他的脸发红，眉头紧锁，两眼直冒火星，“真主的家”遭到玷污了，这个想法不时地刺痛着他的心。

真主的家被玷污了，暴徒们要打架，难道没有足够的平坦的地方吗？真主圣洁的家里发生了这种流血事件，这样来侮辱清真寺！神庙是主宰的家，清真寺也是主宰的家，伊斯兰教徒玷污了任何神庙所应该得到的惩罚，难道玷污了清真寺的印度教徒就不应该得到那种惩罚吗？

而这行动却是帕金辛赫采取的！他杀害了我的女婿，那正是因为女婿犯了玷污神庙的罪行，如果我早知道他能干出这种事情来，我就会让他死在绞架上，干吗为他那样不安，受那种恶名，遭受那么大的经济损失？帕金辛赫是忠心耿耿的仆人，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救过我的命，只需要为我流汗的地方，也愿意为我流血。但是，今天他玷污了真主的家，而他应该得到惩罚。这种惩罚是什么？是火狱！除了火狱之火以外，没有其他惩罚。谁玷污了真主的家，他就是侮辱了真主。

忽然帕金辛赫走来站到了他的面前。

焦特里先生用愤怒的目光看了看帕金辛赫，说：“你闯进了清真寺？”

帕金辛赫：“老爷，毛拉们扑向我们了。”

焦特里：“你回答我的话，你闯进了清真寺吗？”

帕金辛赫：“当他们在清真寺内向我们扔石头时，我们为了抓住他们，冲进清真寺去了。”

焦特里：“你知道清真寺是真主的家吗？”

帕金辛赫：“知道，老爷，难道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焦特里：“清真寺也是主宰圣洁的家，正像神庙一样。”

帕金辛赫对此没有作任何回答。

焦特里：“如果任何伊斯兰教徒玷污了神庙要杀头的话，那么印度教徒玷污了清真寺也要杀头。”

帕金辛赫对此也不能回答，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焦特里先生这么怒气冲冲。

焦特里：“你杀害了我的女婿，我曾为你作过辩护，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我认为我的女婿应该受到那种惩罚，你正好给了他那种惩罚。如果我的儿子或者我自己犯了那种罪过而被你杀死，我也不会要求对你进行报复。现在你犯了那样的罪过，如果某一个伊斯兰教徒就在清真寺内把你送进了火狱，那我会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你像无耻之徒从那儿逃出来了，难道你以为真主不会惩罚你的这种行为？真主有令，凡是侮辱了他的人，就应该把他的头砍下来，这是每一个伊斯兰教徒的职责。一个强盗如果没有受到惩罚，难道他就不是强盗吗？你说，你承认不承认你侮辱了真主？”

帕金辛赫不能否认这种罪行。由于和焦特里长期相处，他改掉了原来固执的毛病，他说：“对，老爷，我犯了这个错误。”

焦特里：“对此你惩罚过人家，现在你自己准备接受这种惩罚吗？”

帕金辛赫：“我并不是故意把你女婿打死的。”焦特里：“如果你不打死他，那我也会亲手打死他，懂吗？现在我要对你侮辱真主的罪行进行报复。你说，你愿意通过我的手还是通过法庭？通过法庭你得到的惩罚将在几天以后，通过我的手，我就杀了你。你是我的朋友，我对你没有一点儿冤仇，我内心感到多么痛苦，这是除了真主以外任何人也不会知道的。但是，我要杀

你，这是我的宗教给我的命令！”

焦特里先生一面这么说，一面拿着宝剑走到了帕金辛赫的面前站住了。这是一幕奇怪的景象：一个老年人，头发已经斑白，弯着腰，提着宝剑站在一尊天神的面前。帕金辛赫只要挥动他的棍棒一击，就能结果了他，但是他低下了头。对焦特里先生，他的每根毛发都感恩戴德。焦特里先生对自己的宗教是这样坚定不移，这是他以前未曾梦想到的。他原来也许产生过一种错觉，以为焦特里先生从思想上说来是印度教徒。一个曾经把他从绞架上救下来的主人，他的心里为什么产生了要杀害他和对他进行报复的情绪呢？帕金辛赫是勇敢无畏的，而且也像其他勇敢无畏的人一样坦率和真诚。他这时没有愤怒，只有悔恨，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痛心。

焦特里先生站在帕金辛赫面前，宗教思想在命令他举剑砍去，而善良的感情又在劝他把剑放下。宗教和天良之间在进行斗争。

帕金辛赫看到焦特里先生在左右为难，激动地说：“主人，你的仁慈不会让你举手杀我，对自己豢养的奴仆，自己是下不了手的。但是，我这颗头是你的，你曾经救过它，现在你可以取得它，这不过是你在你身边的寄存品，你会得到这件寄存品的，明天早晨派人到我家来取吧，如果我在你这里给你，会造成乱子，在家有谁知道是谁干的呢？我所犯的其他过错，请你原谅。”

帕金辛赫说完从那里走了。

1925 . 4

首陀罗姑娘

母女俩住在村尾的一间草屋里。女儿从树林子里收集树叶，母亲烧炒锅给人家炒米花或炒豆，这就是她们的营生。她们得到一两斤粮食，吃了就待在家里。母亲是寡妇，女儿还是闺女，家里没有其他的人。母亲名叫耿加，女儿名叫高拉。

几年来，耿加一直急着要给高拉找婆家，但是哪儿也没有谈成。自从丈夫死后，耿加就没有再嫁人，她也没有其他的生计，所以人们就对她产生了怀疑。到底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人家拚命干活，仍然很难得到填饱肚子的粮食，而她一个妇女，又没有职业，可是母女两人还生活得蛮舒服。她也不向任何人伸手，其中定有奥妙。这种怀疑慢慢地进一步加深了，而且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消除。同族的人谁也不愿意和高拉订婚。低等种姓首陀罗的家族并不大，散布在周围一二十里的地方，所以彼此名声的好坏也都知道，掩是掩盖不住的。

为了消除这种误会，母亲和女儿一起朝拜过几处圣地，还曾到过奥利萨省。但是，人们的怀疑并没有消除。高拉是少女，长得也还漂亮，可是谁也没有见过她在井台边或田地里和什么人谈笑过。她也从来不抬头看人，而这样的事却更加证实了人们的怀疑：其中一定有什么奥妙。任何年轻的姑娘都不可能这么贞节，肯定有什么秘密。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老太婆自己一天天急瘦了，而漂亮的姑娘却一天

比一天更加容光焕发，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了。

二

有一天，一个外地人路过这个村子，他是从几十里外远道而来的，要到加尔各答去找工作。天色已晚，他在村里打听抬轿的种姓，来到了耿加的家里。耿加很好地招待了他，给他弄来了小麦的面粉，拿出家中的器皿给他。这个抬轿种姓的人做了饭，吃完后躺下了。耿加和他开始谈天，提起了结婚的事。抬轿种姓的人是年轻人，他看了看高拉，注意了她的一举一动。她那害羞的容貌打动了他的心，他答应和她订婚了。他回到了家里，从自己姐姐那里借来了几样首饰，村子里的布店老板借给他衣服。然后他带着几个本家来订亲了。订亲以后，他就开始住了下来，因为耿加不让女儿女婿离开她。

但是只过了十来天，孟格鲁的耳朵里就听到了这样那样的风声。不仅同族同种姓的人，其他族和种姓的人也向他的耳朵里灌输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孟格鲁听了这些话以后懊悔了，他感到平白无故地落进了陷阱。但是，他一想到要扔掉高拉，心里却又舍不得。

一个月以后，孟格鲁到姐姐家去还首饰。吃饭的时候他的姐夫不坐下来同他一起吃。孟格鲁疑心了，他问姐夫：“你为什么不吃呢？”

姐夫说：“你吃吧，我过一会儿吃。”

孟格鲁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为什么不来吃饭？”

姐夫说：“长老会不开会作出决定，我怎么能同你一起吃饭呢？为了你总不能脱离家族啊！你谁也不问一声就去和一个私娼订了亲！”

孟格鲁起身离开了饭桌，披上短外衣就到岳母家去了。她的姐姐一边站起来，一边落泪。

那天夜里，他没有跟任何人打声招呼就抛下高拉到什么地方去了。高拉当时正在梦里，她哪里知道，她经过苦修而得来的丈夫，正要永远抛弃她而远走高飞呢？

三

几年过去了，仍然一点不知道孟格鲁的下落，连信也没有来一封。但是，高拉仍然很高兴。她在头顶上涂上朱砂线，穿着花衣服，嘴唇上涂上乌烟。孟格鲁曾留下一本颂神的旧书，她有时念颂神诗，甚至有时还唱颂神诗。孟格鲁教她认识了印地语字体，她捉摸着那些颂神诗的意思。妇女头顶上的朱砂线、穿花衣服以及涂乌烟都意味着是有夫之妇。

以前她总是独自一人待着，她不好意思跟村子里的妇女们谈话，因为她没有其他妇女引以为骄傲的丈夫。她们个个都谈自己的丈夫，而高拉的丈夫又在哪里呢？她谈谁呢？现在她也有丈夫了，她也有权和其他妇女一起谈论这方面的话题了。所以她经常谈起孟格鲁，说孟格鲁对她很有感情，说孟格鲁既品德高尚，又勇敢过人。她谈论起丈夫这个话题来总是觉得谈不够。

妇女们问她：“孟格鲁为什么扔掉你走掉了呢？”

高拉说：“有什么办法？一个男子汉哪能老待在丈人家？在外边到处挣钱才是一个男子汉的本能。要不，还有什么男子汉的尊严和体面呢？”

有人又问她：“为什么连信都不写一封呢？”

她笑着说：“他害怕把他的地址说出来，我会到他那里去给他增添麻烦。说真的，如果我知道了他的地址，我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的。他不给我写信，是作对了。怪可怜的，他在地怎么能让家务事缠住手脚呢？”

有一天，她的一个女伴说：“我同你的看法不一样。他一定是和你吵架

了，要不，为什么不了一声就走了呢？”高拉笑了笑说：“姐姐，难道有人会和自己的神明吵架吗？他是我的主人，是我的神明，我还会和他吵架？一旦到了吵架的地步，那我就会投水自尽。要是他跟我打招呼，那我还有不缠住他的？”

四

有一天，从加尔各答来了一个人住在耿加家里，说是他家就在附近某个村子里。他在加尔各答就住在孟格鲁的住所附近。孟格鲁叫他把高拉带去，还让他带来两件纱丽和路费。高拉高兴极了，她准备跟着这位婆罗门走。动身的时候，她和村子里的所有妇女一一拥抱作别。耿加把她送到车站上。村里的人都说，可怜的高拉转运了。要不，在这里憋都快要憋死了。

高拉在路上一直想着：不知他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嘴上的胡子大约都长满了吧！人在外地一般都过得舒服，他身子大约更丰满了吧！也许成了一个先生的样子。我开头两三天不要和他说一句话。以后再问他，为什么把我扔下到这里来呢？如果有人说了我的坏话，那你为什么就相信了呢？你自己又没有亲眼看见，为什么就把人家的话听进去了呢？我不管是好是坏，已经是你的人了，你为什么让我伤心这么久？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这么说你，难道我能把你丢下？你已经拉过我的胳膊，你就是你的人了，即使你有一千个不好，那也没有关系。就算你成了突厥人，我也不能抛弃你。你为什么抛弃我跑掉呢？你可能以为跑掉来得干脆利索，最后还不是没有办法？还不是要接我来？你不接我还行？还是我怜悯你，自己来了。要不，我会说，我不到这这么无情无义的人那里去，你还得自己跑上一趟。一个人修苦行，连神仙都可以见到，神仙自己也会主动来到修行的人面前。你为什么不自己来接我？她这样想着想着，一次又一次地激动起来。一再问那个婆罗门，路还有多远。难道他是待在天的那一边，总是走不到？她还有许多事想向婆罗门打听，可是由于不好意思而问不出口。她只是在心里猜想，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渴望。他住的房子该很宽敞吧！城市里的人住的都是砖瓦房，那他肯定也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既然他的老板这么看重他，那他也可能还雇着佣人。我要把佣人辞掉，不然，我成天待着有什么可干？

印度历名上曾受过突厥人的侵略，所以有这种说法。

她这样想着，有时也会想到家里。可怜的母亲一定在哭，今后一切家务事都得由她一个人干了。不知道她去放羊没有，羊也许成天在咩咩地叫吧！今后我每个月都要寄一点钱给母亲养羊。我从加尔各答回来的时候，我要给村子里每个妇女都带一件纱丽回来。那时，我就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回家了，我会带上好多行李和物品，给每一个人都带上点礼物，也可以让家里养更多的羊。

高拉就这样在美梦中结束了这次旅行。这个想入非非的女子怎么会知道，她心里所想的一套与老大爷安排的一套完全不一样呢？她怎么知道，这个老婆罗门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呢？她想象的都是空中楼阁。

五

第三天，火车到了加尔各答。高拉的心开始突突地跳起来：孟格鲁一定是站在附近一个什么地方，也许现在已经走来了。她一想到这里便把面纱拉好，镇静地坐着。但是，哪儿也没有孟格鲁。老婆罗门说：“这儿没有看到孟格鲁，我四下都看过了。也许他有什么事给缠住了，也可能没有请准假。他也不知道我们坐哪一趟车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他？我们走吧，到他的

住处去！”

两人坐上车走了。高拉还从来没有坐过马车。她心里感到有点骄傲：多少先生老爷们都在步行，而她却坐着车子。

车子不久到了孟格鲁的住处，原来是一幢宽敞的楼房。院子里干干净净，廊檐下放着一些花盆。她开始上楼，惊异、兴奋和希望使她忘记了自己。楼这么高，使她的脚都爬得难受起来了。这样大的楼房都是他住的，那得要付多少租金啊！他根本不把钱当一回事了。她的心在跳着：要是孟格鲁从上面走下来怎么办？要是就在楼梯上碰面了，她该说什么？但愿老天爷让他睡着吧，好让我叫醒他，使他看到我而感到措手不及。最后爬完了楼梯。高拉被那个婆罗门带进一个房间里坐了下来。这里就是孟格鲁的住处，但是却不见孟格鲁。房间里只摆了一张床，一边放着几件器皿，这就是他的家。那么这幢楼房该是旁人的了，这间屋子大约是他租赁的。她一看炉灶冰凉，认定他是晚上吃了从市场上买来的东西就睡觉的。这是他睡觉的床，旁边有一个水罐。高拉渴得舌头都发干了，她就从水罐里倒了点水喝。床的另一边有一把扫帚。高拉本来因旅途的劳累而疲乏不堪，可是由于兴奋，她哪里还感到疲乏呢？她用扫帚打扫了房间，把几件器皿洗了一遍，放到了一起。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甚至于地板和墙壁都使她产生亲切之感。就是在那个她度过了 25 年的家里，她也不曾有过像这样当家作主的令人感到光彩而又愉快的心情。

可是，她在房间里一直坐到傍晚，也没有见到孟格鲁的影子。她想，现在他该有时间了，傍晚的时候，到处都不工作了，现在也许正往回走吧。不过老天爷一定是告诉他了。为什么他不能向自己的老板请一会儿假呢？也许有要紧的事，所以才没有来吧！

天黑了，房间里没有灯，高拉站在房门口等待着丈夫的归来。楼梯上发出许多人上上下下的声音，高拉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好像孟格鲁来了，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来到她待的地方。

9 点多钟的时候，老大爷终于来了。高拉还以为是孟格鲁哩。她很快地奔出房门口，抬头一看，却是婆罗门，她就问道：“他到底在哪儿？”

老头说：“他已经从这儿调走了。我是到办事处以后才知道的，他昨天陪同老爷走了。”

路上要花八天时间。他向老爷苦苦哀求，给他十来天的假期，但是老爷一天也没有答应。孟格鲁走时给这里的人说了：如果家里的人来了，就叫她到他那里去。他把地址也留下了。明天我把你送上船，船上还会有好多我们老家的人，所以路上不会发生什么困难。”

高拉问：“要坐几天船才可以到那里？”

老头说：“大约不会超过十天。不过，没有必要着急，不会有任何麻烦的。”

六

直到现在，高拉还抱着回到自己村子里去的希望。她总会有一天要把丈夫拉走的。但是，她一坐上船就感觉到，她再也不能和自己的母亲见面了，再也休想看到自己的家乡了。

她正在和老家永远断绝联系。她曾站在码头上哭了好长的时间。她看到大船和海洋感到害怕，她的心在发抖。

傍晚的时候，船开了。那时，高拉的心被一种无穷无尽的恐惧弄得心

神不宁。有一段时间，绝望的情绪完全支配了她：不知道我现在是到什么地方去，和他能不能见到面？到哪里去找他呢？也不知道他的地址。她非常懊悔为什么不早一天来，要是在加尔各答见到了他，她是决不会让他走的。

船上还有好多乘客，也有几个妇女，那些人彼此不停地吵架谩骂。高拉不愿和他们交谈。只有一个妇女满脸愁容，看样子是一个良家妇女。高拉问她：“大姐，你到哪里去？”

那个妇女大大的眼睛中含着泪，说：“我到哪里去？这从何说起啊！妹妹，命运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呢？”

高拉说：“我到我当家的那里去，他就在这只船停的地方工作。如果我前天到了，就会在加尔各答和他见面了，来迟了一天。我怎么会知道，他会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啊！要不，就不会晚一天了。”

妇人说：“哦，妹妹！该不是有人也把你骗来的吧？从家里你是跟着谁来的？”

高拉说：“我的当家的从加尔各答派人把我接来的。”

妇人说：“那个人是你认识的人吗？”

高拉说：“不认识。是一个年老的婆罗门。”

妇人说：“是不是一个瘦身材、脚很长的老头子？他有一只眼睛肿得鼓鼓的。”

高拉说：“对，对，就是他，你认识他吗？”

妇人说：“就是这个坏蛋把我也给全毁了。但愿老天爷让他世世代代进地狱，让他断子绝孙，让他不得好死。我要把我的经历说出来，你还会以为是假的，谁也不会相信。我怎么说好呢？请你相信，就是因为他，我才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我也没有脸见任何人了。可是人还是惜命的，所以我现在到胡椒岛上去，到那儿去作苦工过日子。”

高拉一听，吓得魂飞天外。她感到她所乘的船正在沉入无底的深渊。她这才明白，那个年老的婆罗门欺骗了她。过去在村子里，她经常听说好多穷人到胡椒岛去，但是凡是去的人，没有一个再回来的。啊，老天爷，我犯了什么罪过，你竟给我这样的惩罚？她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把人骗到胡椒岛上去？”

妇人说：“还不是为了贪财，难道还会为了其他什么吗？”

听说每送去一个人，他们就可以得到一笔钱。”

高拉说：“大姐，我们去到那里以后要干什么呢？”

妇人说：“做苦工。”

高拉心里想着：现在怎么办呢？她来时所抱的希望，现在已经化为乌有了。如今除了大海的波涛外，再也没有人保护她了。她生活的基础已经沉入水底。现在对她来说，除了海水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寄托。她记起了自己的母亲，记起了自己的家，记起了自己村子里的女伴们。这时她感到极为伤心，好像有一条毒蛇盘在她的胸口，在不时地咬着她。老天爷，如果你要给我这样的痛苦，那你又为什么让我出生呢？你就不怜悯痛苦的人吗？你竟折磨那些饱经风霜的人！她伤心地说：“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大姐。”

妇人说：“这要到那里以后才会知道。如果是做苦工，那倒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有人起了歹意，那我已经下了决心，要么我要了他的命，要么我自己一命归阴。”

她一面这么说，一面勾起了她倾诉自己苦难经历的强烈愿望，这种愿

望是受苦人经常产生的。她说：“我是一家体面人家的女儿，是一家更为体面人家的媳妇。但是，我是一个不幸的人，结婚后的第三年丈夫去世了。我的心情沮丧之极，以致我经常觉得我的丈夫在召唤我。开头，我一合上眼，他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后来竟发展到，当我清醒的时候，也不时地看见他。我感觉到，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叫我。由于不好意思，我没有和任何人说。但是心中老是怀疑：既然他已经去世了，那他为什么在我面前出现呢？要把这种情况完全当成错觉，那是不能使我的心情得到平静的。我心里在想：能够直接看到的東西，那为什么不能得到呢？只要有一种秘诀就行，而除了修行的和尚以外又有谁能传授这种秘诀呢？直到现在我也还相信，现在世上还有这样一种功夫，通过它我们能够和死者谈话，也可以具体地看到死者。当时我就开始等待起有道行的和尚来了。我们家经常有修行的和尚来往。我在私下和他们谈起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都用守妇道的话教训我，回避我提出的问题。我不需要接受遵守妇道的说教，我对寡妇的天职是很清楚的。我希望得到的，是一种能够把生死之间的一层帷幕揭开的秘诀。我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度过了三年的时光。两个月以前，那个年老的婆罗门，打扮成一个出家人的样子来到我那儿。我向他提出了我原来的祈求。这个骗子手设下了一个骗局，使我睁着眼睛上了他的圈套。现在想来，我对自己也感到奇怪，我为什么那样相信他的话。我为了能见到丈夫，准备忍受一切，也准备牺牲一切。他在夜里把我叫到他的身边，我对家里人借口说是到邻居的女伴家去，我到了他那里。一棵菩提树下正烧着祭火，在那皎洁的月光中，这个留着长发的骗子显得像一个智慧和瑜伽道行的天神一样。他亲切地让我坐在他的旁边，用手摸着我的头，不知作了什么法术，我就昏迷过去了。以后，我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已经坐在火车上。我当时真想叫喊起来。但是我又想到：即使火车现在停下来，我也下了车，可我也进不了家门了。所以我不声不响地仍然坐着。在老天爷的眼里，我是无辜的，然而在人们的眼里，我已经身败名裂了。一个青年妇女，更深半夜走出家门，这件事本身就够使她声名狼籍了。当我知道他们要把我送到胡椒岛去时，我丝毫没有反对。对我来说，现在全世界哪个地方都一样。对一个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的人来说，本地、外地、国内、国外都是一个样。当然，我也下定了决心，至死也要维护自己的贞操。在命运的操纵下，比死亡更大的痛苦是不会有的。对寡妇来说，对死亡有什么可怕的呢？生和死都一个样，何况随着死亡，一生的苦难也可以到头了。”

高拉心想：这个妇女真有耐心和勇气，那我为什么这么伤心和绝望呢？当一生的各种理想完全化为乌有的时候，结束这一生又有什么可怕的？她说：“大姐，到那里以后我们俩住在一起，今后你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妇女说：“依靠老天爷，不要怕死。”

周围一片漆黑，上面是没有一点光亮的天空，下面是墨色的海水。高拉的两眼正望着天空，而她的同伴则望着海水。

一个的希望已经化成泡影，另一个的周围也是漆黑一片。

七

从船上一下来，就有一个人来开始登记乘客的名字。这个人的穿戴是英国式的，但是从说话看来，却是一个印度人。高拉低着头站在自己女伴的背后。她听到那个人的声音后吃了一惊。她悄悄用眼睛看了他一眼，她全身像是通了电似的。这难道是在作梦吗？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看了看

他。这时她心里突突地乱跳起来，两只脚开始发抖。她感到她周围都是大水，而她自己随着水漂流。她抓住自己女伴的手，不然就会跌倒在地。在她面前的就是她的男人，就是她的生命之主，可不久以前她还是没有一点希望能够活着和他见面的。

他就是孟格鲁，一点用不着怀疑。不过，他的模样儿全变了。年轻时代的那种光泽、果敢的精神，以及和善的气质一点也没有了。他的头发已经灰白，脸颊陷进去了。从那发红的眼睛里显露出一种邪念和无情，但确实是孟格鲁。高拉心中多么想走上去抱着主人的脚啊！她想喊他，可是一种羞涩的情绪抑制了她。年老的婆罗门说得很对，她的主人一定是来接她了，而在她到达之前就来了。她附在女伴的耳边说：“大姐，你冤枉把那个婆罗门说成坏人了。”

这个登记乘客名字的就是我的那一位。”

妇女说：“真的？你认识清楚了？”

高拉说：“大姐，难道这还能搞错？”

妇女说：“那你的运气来了。还要照顾照顾我啊！”

高拉说：“大姐，我怎么可能把你扔掉呢？”

孟格鲁和乘客谈话时，动辄发火，说不了两句就骂人。他还用脚踢了几个人，还有几个人只是由于不能把村子所属的县名说出来，就被他推倒在地。高拉打内心感到羞愧，同时她又对自己丈夫的权势感到骄傲。最后，孟格鲁来到她面前站住了，他用那带着不良意图的目光看了看她说：“你的名字叫什么？”

高拉说：“高拉。”

孟格鲁吃了一惊，又问：“家住哪里？”

高拉说：“贝拿勒斯县的马登布尔。”

她这样说时忍不住笑了。孟格鲁这一下仔细地看了看她，于是很快地就抓住了她的手，说：“高拉，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认识我吗？”

这时高拉哭了起来，连一句话也说出口了。

孟格鲁又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高拉抬起头，擦了眼泪，望着孟格鲁说：“是你派人接我来的！”

孟格鲁说：“我派人接你？我七年来一直待在这里呢！”

高拉说：“不是你叫那个年老的婆罗门带我来的吗？”

孟格鲁说：“我不是说了，七年来我一直待在这里。要死了才能离开这儿，我还会把你接到这儿来？”

高拉没有想到孟格鲁会这么无情。她想：即使他没有派人接我是真的，那他也不应该这么侮辱我。难道他以为我是来白吃他的饭的？以前他的心胸可没有这么狭窄啊！也许因为有了地位而飘飘然了吧。出于妇女特有的自尊心，她昂起了头说：“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我现在就回去，我不愿意成为你的包袱！”

孟格鲁感到有点羞愧地说：“现在你不能从这里回去了，高拉！来到这里以后，几乎没有人回去过。”

说完他站着寻思了一会儿，好像是陷入了为难的境地，在考虑该怎么办。他那严酷的面容流露出一副可怜的神色。接着他用痛苦的声调说：“既然来了，那就待下去吧。出了什么问题，到时候再看吧！”

高拉说：“什么时候能回去？”

孟格鲁说：“不满五年你是不能离开这里的。”

高拉说：“为什么？难道要强迫人吗？”

孟格鲁说：“对了，这儿的命令就是如此。”

高拉说：“那我独自一人干活来养活自己。”

孟格鲁含着眼泪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能和我分开。”

高拉说：“我待在这里不能成为你的包袱！”

孟格鲁说：“我没有把你当作包袱，高拉。但是这个地方像你这样的妇女是待不下去的，要不，我早就会把你接来了。那个把你骗来的老头子，我从家里来时，在巴特那就曾碰见过他。是他骗了我，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从那时起，我一直待在这里。走吧，先到我住的地方去，到了那里再谈吧！这位妇女是谁？”

高拉说：“这是我的女伴，也是那个老家伙骗来的。”

孟格鲁说：“那她到谁的住所去呢？这里所有的人都要分配的。在谁的名下来了多少人，都要分到他的住所去。”

高拉说：“她想和我住在一起。”

孟格鲁说：“那好，把她也带上吧。”

乘客的名字都登记完了，孟格鲁把他们交给了一个听差，自己就带了两个妇女回家了。

大道两边长着浓密的树木。一眼望去，种的全是甘蔗。从海上不断刮来一阵阵凉爽而又清新的风。一副美丽的自然景色。但是孟格鲁的目光没有注意这一切，他低着头，两眼望在地上，迈着迟疑的步伐向前走着，好像心里在设法解决一个难题似的。

走了不远，迎面来了两个人。及至走近，他们两人停住了，其中有一个笑着说：“孟格鲁，这两人中间有我一个！”

另一个人说：“那另一个是我的。”

孟格鲁的脸色发红了，他愤怒得发着抖说：“这两个妇女是我家的，懂吗？”

那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有一个走近高拉，企图去拉她的手说：“这个是我的，不管是你家的女人也好，还是人家的女人也好。你这家伙，就想骗我们！”

孟格鲁说：“加西姆，你别调戏她了。不然，不会有好处的。我说过了，她们是我家的妇女！”

孟格鲁的眼中好像射出了火星，那两人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害怕了。他们警告他要识时务，说完就向前走去了。但是当他们走到孟格鲁追他们不到的地方时，有一个回头用挑衅的口气说，“看你能把她们弄到哪里去！”

孟格鲁没有理他，径自迈开大步往前走去。正如我们在夜色朦胧中单独穿过坟地一样，我们每走一步都害怕有什么声响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或者有什么东西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或者从地底下钻出一个蒙着裹尸布的人来。

高拉说：“这两个人简直是流氓。”

孟格鲁说：“所以我刚才才这么说，这个地方像你这样的妇女是待不下去的。”

忽然有一个英国人从右边赶着马来了，他对孟格鲁说：“好，班长，这

两个女人住在我的住所里，我住所里一个女人也没有。”

孟格鲁把两个妇女拉到自己的身后，他自己站在前面说：

“老爷，这两个妇女都是我家里的。”

老爷说：“哦，哦！你说假话。我的住所里一个女人也没有，而你一个人就占两个，这不行。”接着他指着高拉说：

“把这个女人送到我的住所去。”

孟格鲁浑身发抖了，说：“这不可能。”

但是老爷已经向前走了，他根本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他已经下了命令，而执行他的命令正是班长的职责。

他们顺利地走完了剩下的一段路。前面是一些工人住的土房子，男男女女都在门口随便地坐着。他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新来的这两位妇女，并且彼此会意地笑着。高拉看到，他们之间没有一点男女之分，一个个都没有一点羞耻。

一个很难看的妇女拿着旱烟，一面吸烟一面跟她旁边的妇女说：“开头有几天吃香，以后也就没有人要了。”

另一个妇女一面梳着辫子一面说：“好像还是处女吧！”

八

孟格鲁一整天都坐在门口，好像一个农民在守卫着自己的庄稼地。两个妇女坐在住所内哭自己的命苦，经过这样短的时间，她们俩就已经知道了这里的情况。她们俩虽是又饥又渴地坐着，可是看到这样的情景，饥渴的感觉也全都消失了。

晚上大约9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士兵。他对孟格鲁说：

“走吧，詹特老爷叫你。”

孟格鲁坐着不动，说：“纳比，你看，你也是我们印度人。有机会也要帮一帮我的忙啊！请你去给老爷说，孟格鲁到什么地方去了，大不了受一下惩罚吧！”

纳比说：“不，老兄，他气呼呼地坐在那里呢！喝过酒了。

万一要打我，那就完了，我的皮肤可不那么结实啊！”

孟格鲁说：“好吧，那就请你对他说：孟格鲁不来！”

纳比说：“对我这又有什么，我可以去说。不过这样对你可不大妙！”

孟格鲁想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木棍跟着纳比到老爷的住所去了。这就是那个孟格鲁曾经在路上碰见过的老爷。孟格鲁知道，要是和老爷闹翻了，他在这里一会儿也是待不住的。他走到老爷面前站住了，老爷打老远就厉声责问他：“那个女人在哪儿？你为什么把她藏在自己家里？”

孟格鲁说：“老爷，那是和我结了婚的妻子。”

老爷说：“那好，那另外一个女人呢？”

孟格鲁说：“那另一个是我的亲姐姐，老爷！”

老爷说：“我不管，你得送来。两个中间送一个来，不管哪一个都行！”

孟格鲁跪倒在老爷面前，向他哭诉了自己的经历。但是老爷一点也没有被他感动，最后他说：“老爷，她不像其他的妇女，即使她到这里来了，她也会死的。”

老爷笑了笑说：“哦！要死可不那么容易！”

纳比在一边说：“孟格鲁，你为什么伤心啊！难道你没有钻到我家里去过？现在一有机会，你还去呢！如今你为什么难过呢？”

老爷说：“啊！还是一个流氓！马上回去带女人来，要不，我就要用鞭子抽你。”

孟格鲁说：“老爷，你想抽多少鞭子就抽吧！但是请你不要叫我干那种事，只要我活着，我是绝对不能干的！”

老爷说：“我要抽你一百鞭子！”

孟格鲁说：“老爷，你抽一千鞭子吧，但是请别碰我家的妇女！”

老爷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他拿起鞭子就抽孟格鲁，而且不停地抽着。孟格鲁熬住了开头的十来下，接着就开始唉呀唉呀地呼叫起来了。他身上的皮肤被抽裂了。鞭子抽到肌肉上，即使他尽可能熬住，但还是从喉咙里发出了惨叫声。可是这时他还只不过挨了 15 鞭子哩。

已经晚上 10 点了，周围一片漆黑。在那无声的一片漆黑中，孟格鲁的痛苦的哀号像一只鸟一样在天空盘旋。周围的树木也像失去知觉似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哭泣。这个铁石心肠的、好色而又缺乏头脑的班长，如今为了维护一个陌生的妇女的贞操，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了。这只是因为这个妇女是他的妻子的同伴。他在全世界的人面前可以成为一个堕落的人。

但是，他希望享有妻子尊敬他的绝对权威。在这方面稍有损害，即便一点点，对他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在那神圣的崇敬面前，他的生命又值得什么呢？

九

那位婆罗门妇女在地上睡着了，但是高拉却坐着等待着丈夫。直到现在，她还没有和他好好地谈过心。互诉衷情，尽情地倾诉七年的苦难，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而除了深夜以外还哪儿有空呢？她对这个婆罗门妇女似乎有点讨厌了，她为什么要成为我的累赘呢？就是因为有她在，所以他才不到房间里来！

她忽然听到什么人的哭声，感到十分惊愕。天哪！深更半夜了，什么人还这么伤心啊？一定是什么地方死了人。她站起来走到门口，估计孟格鲁还坐在那里。她说：“谁在哭呀？”

去看一看吧！”

但是当她没有得到回答时，她就自己开始仔细倾听起来。突然，她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原来这是他的哭声。现在哭声越来越清楚了，的确是孟格鲁在哭。她走到门外边，在她前面几百米开外的地方是老爷的住宅。哭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有人在打他，人只有在挨打时才这样哭叫的。看来，就是那个老爷在打他。她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她拚命地向那所住宅跑去。路很平坦，不一会儿她就来到了住宅的门口。门是关着的，她用力撞门，但门没被撞开。她几次大声喊叫，可是也没有人从里面出来。于是她爬上大门的栏杆，跳了进去。她一到里面就看到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孟格鲁赤着身子站在走廊上，一个英国人在用鞭子抽他。高拉眼前一阵发黑，她飞快地跑到老爷面前站住了。她用自己那双因忠贞不渝的爱情而变得强有力的手遮住孟格鲁，说：“老爷，可怜可怜他吧！我愿替他挨打，你愿怎么打，就打我吧！不过请你放了他！”

老爷住手了。他像疯子一样，两步跨到高拉面前，说：

“我放了他，你就留在我的身边！”

孟格鲁气得鼻翼不停地翕动着。这个卑鄙下流的英国人竟这样和我的妻子谈话！直到现在，他忍受这么大的痛苦所维护的一切，眼看着就要落入

老爷之手了，这却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真想冲上去骑在老爷的脖子上，有什么后果不去管它。一个人受到了这种耻辱，活着还干什么呢？但是纳比很快地抓住了他，并且叫来几个人把他捆绑了起来。孟格鲁倒在地上挣扎着。

高拉哭着跪倒在老爷的脚前，说：“老爷，你放了他吧！”

请你可怜可怜我！”

老爷说：“你留在我身边？”

高拉抑制着最大的愤怒，说：“好吧，我留下！”

十

孟格鲁躺在外边的走廊里呻吟。他浑身发肿，全身麻木，失去了动弹的力气。风吹着他的伤口，痛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这一切痛苦他都能忍受，他不能忍受的是，老爷和高拉要在这座房子里行乐，而他却什么办法也没有。他好像忘记了身上的痛楚，竖起耳朵仔细听着他们的动静，听他们在谈些什么。高拉一定会叫喊着往外逃跑，而老爷一定会紧追出来。如果他能站起来，那他一定去挖一个坑把那个坏蛋活埋掉。但是已经晚了，高拉既没有叫喊，也没有从房间里逃出来。那个时候，她正和老爷坐在收拾得很漂亮的房间里。她正想着：难道这个人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她听到孟格鲁痛苦的惨叫声，心都快要破碎了。难道这个人就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吗？如果他的母亲在这里，是一定不会允许他这样胡作非为的。我的母亲看到孩子们用石头砸树都那么生气，因为在她看来，树也是有生命的。难道他的母亲看到他这样残害一个人，会不制止他？老爷还在喝酒，高拉手中正抚弄着一把切肉的刀子。

高拉的目光忽然落到了一张图画上，图上画着一个坐着的母亲。高拉问道：“老爷，这是画的谁呀？”老爷把酒杯放在桌子上说：“这是我们上帝的母亲玛丽亚。”

高拉说：“画得真好。老爷，你的母亲还在世吧！”

老爷说：“她死了。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她就病了。她死的时候我没有能见到她。”

老爷的脸上露出了一点难过的神色。

高拉说：“那你一定很伤心，你失去了母亲对你的爱。她死的时候一定哭着想见到你，而你却没能去看她，你的心有多狠啊！”

老爷说：“不，不，我很想我的母亲。像她那样的妇女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母亲在煤矿里干活把我抚养成人的。”

高拉说：“那她真是一位女神。你经历过这么穷苦的生活，可是对其他穷人却一点也不同情，那位仁慈的女神看到你这样无情，难道就不感到难过吗？你有她的相片吗？”

老爷说：“啊，我有她好几张相片呢！你看，墙上挂的就是她的照片。”

高拉走近墙边看了看相片，用伤感的口气说：“真是一位女神，一位仁慈的女神。她过去可曾打过你吗？我想她是从来不对别人生气的，她是仁慈的化身。”

老爷说：“我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她很穷，可是她总要从自己挣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周济穷人。她一看到孤儿就流泪，是一个很慈悲的人哩。”

高拉用轻蔑的口气说：“而你作为那个女神的儿子，却会这么无情！如果她在世，难道她会允许你像一个刽子手那样毒打一个人？她在天之灵也许在哭泣呢！你们那里大概也有天堂和地狱吧！你作为那女神的儿子却成了什

么人？”

高拉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她已经下定了决心，现在她是什么也不怕了。既然作出了准备死的打算，就再也没有恐惧的影儿了。但是这个残忍的英国人听了她蔑视他的话，却没有生气，反而软了下来。不管高拉对人类的感情多么无知，但是她知道，每一颗心，不管是圣人的心也好，还是屠夫的心也好，对自己的母亲都怀有崇敬和爱慕的感情。一个人回忆起母爱时，连片刻感到难过的心情也没有，或者片刻也不能唤起他内心的柔情，难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悲的人吗？

老爷的两眼润湿了，他低着头坐着。高拉又用同样的口气说：“你把她积下的阴德全毁了。那位女神历尽千辛万苦把你抚养成人，而在她死后你却这样使她难受！难道母亲用血泪把自己的儿子养大就为了这个目的吗？如果她能够说话，难道会保持沉默吗？如果她能拉住你的手，她会不阻拦你吗？我看，如果她现在活着的话，那她一定会服毒自尽的。”

老爷再也受不了了，酒后悔恨的情绪，正如愤怒的情绪一样，是很容易发作的。老爷用两只手捂着脸开始呜呜地哭了起来。他抽抽搭搭地哭着走到他母亲的相片前面，站了半晌，好像在恳求母亲宽恕他的罪过。然后，他转身过来哽咽着说：“我母亲怎么会得到安宁啊！”

唉！由于我，她在天堂里也得不到幸福，我多么不幸！”

高拉说：“等不了多大一会儿，你的主意又会改变，你又会残害人。”

老爷说：“不，不。今后我再也不让母亲难过了。我现在就把孟格鲁送到医院去。”

十一

孟格鲁连夜被送进医院，是老爷亲自把他送来的。高拉也一同来了。孟格鲁已经烧得昏迷不醒了。

孟格鲁三天没有睁眼，而高拉一直在他身边守了三天，一刻儿也没有离开过他。老爷几次来探听情况，每次都请求高拉原谅。

第四天孟格鲁睁开了眼，他看见高拉坐在对面。高拉看见他醒了过来，就走到他的旁边说：“你心里感到怎么样？”

孟格鲁说：“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高拉说：“我是陪着你一起来的，来了就一直待在这里。”

孟格鲁说：“老爷的公馆里没有地方住吗？”

高拉说：“如果想要住公馆，那我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到你身边来呢？”

孟格鲁说：“你来了，我又能给你什么幸福呢？你既然要这么做，那你为什么没有让我死掉？”

高拉不快地说：“你别和我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会使我生气！”

孟格鲁扭过头去，好像不相信高拉所说的话。

高拉整天站在孟格鲁的身边，不吃也不喝，她有几次叫他，但是他始终不吭一声。这种怀疑，不信任和侮辱使高拉一颗温柔的心无法忍受了。失去了被她一直当作神一样的丈夫的爱，她还怎么能够活下去呢？这种爱是她生活的基础啊！

失去了它就是失去了她所有的一切。

半夜过去了，孟格鲁漫不经心地睡着了，也许他还在作梦。高拉把自己的头倒在他的双脚上，然后站起来走出了医院。孟格鲁已经抛弃了她，她现在也要抛弃孟格鲁了。

在医院东面几百米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高拉站到了河岸边。就在不久以前，她还自由自在地住在自己的村子里。那时她哪里知道，经过千辛万苦才得到的东西，却这么轻易地失去了呢！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到了自己的家，想起了自己的女伴们，还想到了家里的小羊羔。难道她抛开那一切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结局吗？丈夫说的“老爷的公馆里没有地方住吗？”这句话像一支利箭一样深深地刺中了她的心。这一切都是由我引起的。如果我不在，那他又会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她忽然又想起了那个婆罗门妇女，这位不幸的人在这里怎么生活下去啊！还是去给老爷说一声，要么是把她送回家，要么在小学里给她安排一个工作。

她正想转身走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叫：“高拉！高拉！”

这是孟格鲁的悲哀的颤抖的声音。她又静静地站住了。孟格鲁又在喊：“高拉，高拉，你在哪里？我向老天爷发誓……”

高拉再也没有听见什么了，她已经“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她不结束自己的一生，就不能结束自己丈夫的苦难。

孟格鲁听到“扑通”的声音后也跳进河里。他的水性本来不错，可是几次潜入水中也没有找到高拉。

第二天早上，两具尸体并排浮在河面上。在人生的旅程中，他们从来也没能结合在一起，然而在赴天堂的旅程中，他们却双双结伴出发了。

1929 . 12

教义

婆罗门里拉特尔先生的舌头有一种魔力，只要他站在讲台上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他那迷人的演说，听众总是感到最大的满足，心中顿时都充满爱国的感情。婆罗门先生的演讲中很少有实质性的内容，语句也组织得不怎么出色，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和作用，而是像打雷一样，声音越响，影响就越大。我是不相信他演说的效果的。

听众说，他只背诵了一篇演讲，在每次集会上他都用新的声调把它重复一遍。他演说的主要特色是歌颂民族的光荣，一走上讲台他就开始歌颂印度古代光荣的事迹和祖先们的不朽业绩，以吸引住到会的听众。他说：

“先生们，听了我们民族衰落的故事，有谁不伤心流泪呢？我们想到古代的光荣时就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我们仍然是过去的那个民族还是已经变了？过去我们敢和狮子交手；而今天我们看到老鼠也要找躲避的地方。这样堕落下去还有一个底吗？不必拿更古的说了，就拿旃陀罗笈多大帝的时代来说吧，希腊的博学的历史学家写道，那时这里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偷窃的事听也没有听到过，通奸的事根本没有。那时还没有发明写字据，只凭一张小条子就成交几十万卢比的交易。那时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简直没有什么事情可作。先生们，那时没有一个青少年夭折（掌声）。是的，没有一个青少年夭折。父亲在世儿子就死去，是前所未有的，是不可能的，而今天有多少个父亲心上留下了死去年轻儿子的伤痕？现在印度已经不成其为印度了，

印度已经成了地狱！”

这就是婆罗门先生讲的内容，他一唱出过去繁荣兴旺与当前衰落凄惨的对比的调子就唤醒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凭他这一手功夫他被列入领袖的名单中，特别是他被认为是印度教徒大会的掌舵人。印度教徒大会的追随者当中没有任何人像他这么积极、能干和政治上这么灵活。或者换句话说，他已经为印度教徒大会把自己全部都贡献出来了。他没有钱，至少人们是这么看的，但是他有勇气、耐心和智慧这种无价的财富；而他正好把这一切都献给了印度教徒大会。清教的主张是他的理论核心。在他的思想中，这一问题就是印度教民族兴衰存亡的大问题。除了进行清教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复兴印度教民族了。治疗印度教民族的一切道义上的、肉体上的、精神上的、社会性的、经济的以及宗教的弊端，都有赖于这个运动的成功，而他正尽一切的努力来促进这个运动的开展。婆罗门先生很善于募捐，老天爷赐给了他这一手，使他可以从石头中榨出油来。对那些吝啬的先生们，他可以愚弄得使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关于这方面，婆罗门先生往往采取古代通行的四大策略，即劝说、利诱、惩罚、分裂来达到目的。他甚至认为为了民族的利益，抢劫和偷盗都是可以原谅的。

二

有一年的夏季，里拉特尔先生正准备到一个凉爽的山区去，一方面可以旅行观光和避暑，另一方面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进行募捐。他通常在想要去旅行的时候，就和朋友们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发，如果他能募捐到一千卢比而把一半花在旅行上面，这对谁也没有什么坏处，反正印度教徒大会总能得到一些钱。如果他不作努力，连这点钱也得不到。婆罗门先生这一次是准备带他的全家去。自从清教运动开展以来，原来他那很拮据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为改善了。

但是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人又哪儿有坐享乐趣的运气呢？他们的一生就是不停地东奔西跑，到处奔忙。当时传来了消息说，在马德拉斯省传播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掀起了一个运动，一个一个村子的印度教徒正加入到伊斯兰教中去。毛拉们正在狂热地进行宗教宣传。如果印度教徒大会不采取措施阻止这股潮流，那么印度教徒就会在全省绝迹，就会看不到任何一个留辫子的人了。

印度教教徒的后脑勺留有一条几寸长的细辫子。

印度教徒大会中引起了惊恐。他们立刻举行了特别会议，把这个问题向领袖们提了出来。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后决定，由里拉特尔先生来负责处理这个问题，而且要求他马上到马德拉斯去，解救那些叛教了的兄弟们。领袖们一开口，婆罗门先生就应允下来，反正他为了服务于印度教民族，早已把自己的一切贡献出来了，到山区去旅行的打算放弃了，准备好了去马德拉斯。印度教徒大会的书记含着眼泪向他哀求说：“印度教的尊者，现在只有你来掌握这艘船了。大神给了你这样大的能力，除了你以外，印度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在这严重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你可怜可怜民族宗教的可悲处境吧！”婆罗门先生不能拒绝他这样的要求，立刻组成了一个服务团，在他的率领下出发了。印度教徒大会为他举行了空前盛大的送别宴会。一个慷慨的富翁捐了一笔款子给他。成千上万的人到火车站给他送行。

在这里没有必要描绘他们旅途的经过。他们在每一个大车站都受到衷心的欢迎。有几个地方给他们捐了款。勒德那姆地方的土邦送给了他们一顶

帐篷。伯劳达地方送了一辆摩托车，以便服务者们不必受徒步旅行之苦。甚至当他们快到马德拉斯时，服务团除了拥有相当大的一笔款子外，还有了不少的日常生活用具。所以在他们到达之后，就在远离市区的一个空场上搭起了印度教徒大会的帐篷，帐篷上面升起了印度民族的旗帜。服务者们一个个穿上了自己的制服。当地的富翁送来了吃的东西，还搭了几个小帐篷。这样，就显得有点声势了，和某一个王公出巡的营房差不多。

三

晚上 8 点钟光景，在不可接触者聚居地区附近的服务团的帐篷旁边，汽油灯的光照得如同白昼。已经有几千人集合在一起，其中大部分是不可接触者，为他们铺上了另外的席子，而高等种姓的印度教徒却坐在地毯上。婆罗门里拉特尔正在发表他那权威性的演说：“……你们也是那些圣人的子孙，他们能够在世界上创造新的一切，今天整个世界对他们的公正、智慧和理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突然有一个不可接触的老者站起来问道：“那我们也是那些圣人的子孙吗？”

里拉特尔说：“毫无疑问，你们的血管里也流动着那些圣人们的血液。虽然今天，冷酷无情的、愚昧而又狭隘的印度教社会用蔑视的眼光看你们，可是你们不低于任何印度教徒，不管他把自己看得多么高。”

老者说：“你们的印度教徒大会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我们？”

里拉特尔说：“印度教徒大会成立的时间还不长，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它所作的工作是可以引以自豪的。印度教民族在千百年沉睡之后才惊醒过来。现在，在整个印度，任何一个印度教徒将不会藐视其他印度教徒，而是彼此把对方都当作兄弟，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罗摩曾经和尼沙陀拥抱过，他还吃过舍薄哩吃剩的枣子……

这是史诗《罗摩衍那》中所描写的情节，尼沙陀和舍薄哩都是低等种姓的人。

老者说：“你是这种圣人的子孙，那你为什么要分高低贵贱呢？”

里拉特尔说：“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陷于无知，背离了那些圣人。”

老者说：“那现在你已经清醒过来，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

里拉特尔说：“我并不反对。”

老者说：“你能让你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结婚吗？”

里拉特尔说：“如果你们不改变你们生来的本性，不改变你们的生活习惯，那我们不可能和你们建立婚姻关系。你们不要吃肉，不要喝酒，接受文化教育，那你们才能参加到印度教徒的高等种姓中来。”

老者说：“我们知道很多的高等婆罗门，他们日日夜夜沉醉不醒，他们除了肉以外，其他的一概不吃。还有很多婆罗门，他们一个字也不识。但是我却看到你和他们一起吃饭，你大约也不会拒绝和他们建立婚姻关系。当你自己现在还陷在无知之中的时候，怎么能够解救我们这些人呢？你的内心到现在为止还充满了骄傲。请你回去吧，你还需要把你自己的灵魂改造上几天。我们的解脱通过你是不行的。我们生活在印度教徒的社会中永远也洗不掉我们低人一等的耻辱。即使我们再聪明，即使我们的行为再高尚，你还是仍然把我们看得很低贱。印度教徒的灵魂已经死亡了，骄傲已经取代了它的位置。我们现在正准备投靠的神，其信徒今天就打算和我们拥抱在一起。他们不会

说，你改变你天生的本性后再来吧。不管我们是好是坏，他们就在现在的条件下欢迎我们。如果你认为自己高尚，那你就高尚你的去吧，我们没有高尚的必要。”

里拉特尔说：“听到圣人的一个子孙从口里说出这种话，我感到非常奇怪，种姓的高低区别是圣人制定下来的，你又怎能消灭它呢？”

老者说：“你不要败坏圣人们的名誉了。这虚假的一套都是你们这种人制造出来的。你说我们喝酒，可你却拜倒在那些喝酒的人的脚下。你恨我们吃肉，但是你却哀求那些吃牛肉的人。原因不过是他们比你更有力量。如果今天我当上了国王，你还不是在我面前俯首听命？在你的教义中谁有力量谁就高贵，谁软弱谁就低贱，难道这不就是你的教义吗？”

老者说罢，就从那里走开了，与此同时，其他的人也跟着站起来走了。台上只剩下了婆罗门先生和同他来的服务者。

像音乐歌舞会散场一样，空气中仍然响着争辩的回声。

四

伊斯兰教的传教者自从听到里拉特尔先生到来的消息以后，他们就忙着想方设法要把他们这一伙从那里赶走。里拉特尔先生很有名气，他们知道，如果他在这里站住了脚，那他们的全部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为了不让他在这里扎下根，毛拉们开始绞尽脑汁。经过反复的讨论争辩和说理，最后决定要把这个异教徒干掉。想建立这种功勋的人是不缺少的，天堂会因此为他开放，仙女们会因此而解除他的灾难，天使会将他脚下的泥土拿来作为装饰，先知会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为他祝福，而大慈大悲的真主则会和他拥抱，并且对他说，你是我亲密的朋友。结果有两个年轻人决定去完成这项任务。

晚上 10 点以后，印度教徒大会的帐篷里一片寂静，只有婆罗门先生坐在自己的小帐篷里给印度教徒大会的书记写信。他写道：这里最需要的是钱。钱，钱，能够寄多少钱，就寄多少钱来。请派代表团到外边去募捐，让有钱的富翁再掏一掏自己的腰包。还可以去乞讨。

没有钱是不能解脱这些不幸的人的。如果不开办学校，不成立医务所，不建立图书馆，他们怎么会相信印度教徒大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呢？伊斯兰教的传教者现在所花的钱，如果我有它的一半的话，那印度教的教幡早就在空中飘扬了。光是发表讲演是不顶用的，凭祝福是谁也活不了的。

他突然听到脚步声，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只见两个人站在面前。婆罗门先生有点疑心，问道：“你们是谁，是来干什么的？”

他俩回答：“我们是阎王派来的使者，是来捉你的灵魂的。”

阎王爷可想念你啦。”

说来，婆罗门先生是一个很结实有力的汉子，他能够一下子撂倒两个人。他每天早上要吃一斤多点心，喝四斤牛奶，中午吃饭时要放半斤酥油到菜豆里，下午要吃炼乳，还要放上两斤牛奶皮和一斤巴旦杏，晚饭吃得很饱，因为到第二天早上以前就不再吃什么了。除此而外，他从来不用脚走路。遇上轿子，那就理所当然地坐上去，就像睡在家里的床飞起来一样。即使没有轿子和其他的车子，两轮马车总是有的。虽然在贝拿勒斯可能找到几个双轮马车的车夫，但看到他这么大的块头，他们就假托马车没空不愿意拉他。像他这样的汉子就是在摔交场上被压在底下时，也可以很快把压在上面的大力士弄得筋疲力尽。不过要表现机灵的时候，却显得像沙地上爬行的乌龟一样笨拙了。

婆罗门先生斜视了一下大门，觉得没有逃掉的可能时，他的心里倒产生了勇气。害怕一旦到了顶点就会变成勇敢。他一边用手去拿木棒一边厉声说：“你们从这里滚出去……”

话还没有说完，两根木棒就打到了他的头上，他当场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敌人走近一看，只见他已经没有声息，看来是活不成了，他们还以为已经达到了目的。他们本来没有想要抢什么东西，不过既然没有什么人来干扰他们，顺手牵羊地拿点东西也没有什么要紧，于是他们也就把凡是能拿到手的东西统统拿走了。

五

大清早，早先那个老者走过这个地方，发现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儿，连大帐篷也不见了。他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只不过经过一个夜晚，许多东西就像神话故事中的王宫一样无影无踪了，那些尊者竟一个也不剩了。而他们每天早上总是要大吃点心，到了下午还要吃炼乳的哩。他走上前去，看了一下里拉特尔住的帐篷，他突然发怔了，原来婆罗门先生像一具尸体一样躺在那里。只见他嘴边有苍蝇在不停地飞舞，头上的头发结成了血块，就像画家的画笔涂上了颜色，全身的衣服上血糊糊的一片。老者以为，婆罗门先生的伙伴们把他干掉后逃走了。忽然从婆罗门先生的嘴里发出了哼哼声，这说明他还活着。老者很快跑到自己的村子里带来几个人，把婆罗门先生抬回到自己的家里。

老者给他包扎了伤口，不分昼夜地坐在婆罗门先生的身边，家里的其他人也都忙着服侍他，村子里的一些人也尽量给予帮助。这位可怜先生这儿有什么亲人呢？反正亲人也好，外人也好，现在只有我们了。他是为了解脱我们而来的，要不，他有什么必要到这里来呢？婆罗门先生以前在自己家里也生过几次病，但是他家里的人却没有这么专心致志地服侍过他。而在这里，老者全家，不仅老者全家，而且全村的人都成了他的奴仆。殷勤招待客人是他们的教义的一部分，文明社会的自私自利的风气还不曾扼杀这种精神。所以在他们这里，在寒冬腊月乌云满天的夜晚，懂得治毒蛇的咒语的农民，为了念咒语治毒蛇欣然步行几十里，而不需要加倍的出诊费，也不需要交通工具。老者亲自给婆罗门先生端屎端尿，有时还要听他说难听的话。他向全村各家讨来牛奶给他喝，可是脸上从来没有不愉快的神色。如果他到哪里去了，而家里的人有所怠慢时，他回来还要责怪他们。

一个月以后，婆罗门先生可以走动了。他现在才明白，他们这些人帮了他多大的忙，正是他们这些人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要不，早就一命归天了。他感到，他以前认为低贱而又发誓要加以解脱的那些人比他自己要高尚得多。如果他处于这种情况之下，也许就是把病人往医院里一送了事，并且会因自己履行了职责而感到骄傲，还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发扬了德克吉和赫利谢金德尔的光荣传统呢！他从心底里为这些和神一样的人祝福。

德克吉是传说中的修道仙人，以慷慨著名。他曾应神王因陀罗的要求献出自己的骨骼以便制造出制服阿修罗的武器金刚杵。赫利谢金德尔是传说中的名王，也以慷慨著名。

他曾把包括王国在内的一切施舍掉。

六

过了三个月，印度教徒大会也没有来打听婆罗门先生的下落，而他的家里也是如此。大会的主要刊物上对他的死表示了哀悼，赞扬了他的工作，

而且为了建立纪念碑开展了募捐。

家里的人为他的死而感到悲痛，可也没有办法。

在这里，婆罗门先生喝了牛奶，吃了酥油，身体好起来了，脸上有了血色，身上也长了肌肉。农村里的气候也起了牛奶皮和奶油起不了的作用。不过还没有以前那么结实，但是，却比以前更机灵和更有精神，因为臃肿而造成的怠惰一点儿也没有了。他已经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天气开始凉起来了，婆罗门先生在作回家的准备。这时鼠疫开始流行，而且村子里已经有三个人得了病，老者乔德里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家里的人都扔掉他而逃走了。因为那里的风俗是，凡是他们认为是由于神怒而发生的疾病，得这种病的人都被扔掉不管，家里的人都一走了事。要挽救病人就等于与神作对，与神作对又有什么出路呢？当神选定了某人得这种病时，那谁还有胆量去从神的手里把他夺过来呢？人们本来还想把婆罗门先生也带走，可是他没有跟他们走，他决定留在村子里保护那几个病人。一个曾经从死亡的魔爪中把里拉特尔拯救出来的人，里拉特尔又怎么能这样扔掉他走掉呢？老者对他作的好事已经唤醒了他的良心。当老者乔德里第三天醒过来，看到他还站在自己身边时，就说道：“先生，你怎么还待在这里？对我来说，神的旨意已经下来了，现在我怎么也不能留下了。你为什么要冒这个危险呢？就算你对我行好，也请你离开这里吧！”

但是他的话对婆罗门先生没有起什么作用。他轮流到三个病人身边去，有时用火给他们烤关节的地方，有时给他们讲《往世书》里面的故事。他们三人的家里，粮食、器皿等东西都仍像原来一样放着，婆罗门先生烧煮容易消化的食物给他们吃。晚上，病人们都入睡了，村子里野兽发出嚎叫的声音，有时婆罗门先生还看到可怕的野兽，直吓得他浑身发抖。

但是从没有想到要离开那里，因为他下了决心，要么把他们救活，要么他自己为他们三人而牺牲。

《往世书》是古代神话传说总集，共有 18 部，被认为是印度教的经典。

接连三天给病人烤关节和捆绑绳子都没有使病人有所好转，这可把婆罗门先生急坏了。

从那里到城里去有几十里路程，不通火车，道路坎坷不平，又没有交通工具。而且他还担心，三个病人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他陷入困难境地了。第四天天还没有亮，他就独自一人向城里出发了。他大约在上午 10 点钟的时候到了城里。他到医院里取药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医院里的人向从农村来的人随心所欲地索取药钱。他们不肯免费把药给婆罗门先生。医生的助手对他说：

“药还没有准备好。”

婆罗门先生向他哀求说：“老爷，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有几个人病了，没有药，他们都会死的。”

医生的助手生气地说：“干吗这样找麻烦？我不是说了药还没有准备好吗？而且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做出来。”

婆罗门先生用非常可怜的口气说：“老爷，我是婆罗门，我祝福你，愿大神让你的孩子们长命百岁。你行行好吧，祝愿你永远吉星高照！”

习惯于受贿的工作人员哪里有同情心？他们眼中只盯着钱。婆罗门先生越对他不断地说好话，他就越是来气。婆罗门先生一生还从来没有表现得

这么可怜过，他身边现在连一个子儿也没有。如果他早知道取药这么困难，那他一定会设法从村子里找点钱带来。可怜的婆罗门先生不知所措地站着，考虑着该怎么办，忽然医生从楼房中走了出来。婆罗门先生赶上前去跪倒在他的脚边，用很悲痛的口气说：“慈善的医生，我家有三个人得了鼠疫。我很穷，老爷，请施舍点药吧！”

医生那里经常有这样的穷人来，所以跪倒在他的脚边，在他面前哀告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如果他就这样大发善心，那就需要很多的药。这样一来，还怎么能维持他那种阔气呢？但是，不管内心是多么坏，但是嘴里却说得很甜。他挪开他的脚，问：“病人在哪里？”

婆罗门先生说：“老爷，他们在家里，这样远我怎么能把他们带来啊？”

医生说：“病人在家里，你却来给病人取药，这多么有意思！不看病人的病又怎么能给药呢？”

婆罗门先生感到自己错了。的确，不看到病人如何能诊断病情呢？但是，要把三个病人都弄来是不容易的。如果村子里的人帮他的忙，那么是可以准备好担架的。可是那里的一切都得靠他自己。从村里人那儿得到帮助的希望是不存在的。别说帮助了，相反，他现在正变成了他们的对头。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家伙与天神作对，还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灾难。如果是另外某一个人，那他早就被打死了。婆罗门先生和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某种感情，所以才放过了他。

听了医生的回答，婆罗门先生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不过他还是鼓起勇气说：“老爷，现在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吗？”

医生说：“从医院里是取不到药的，不过我们以自己个人的身份可以卖药。”

婆罗门说：“要多少钱，老爷？”

医生说药钱要十个卢比，而且说他的药的效果要比医院里的药好得多。他说：“医院里的药都是陈药。一些穷人来买药，就卖给他们拿回去。会活的人吃了后就活了，会死的人吃了也就死了，死活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给你的药，那是货真价实的好药。”

十个卢比，对婆罗门先生来说，这时十个卢比就等于十万个卢比。以前，他一天光抽烟喝酒，就得花掉十个卢比，可是现在他身边连一个子儿也没有。哪儿也没有借到钱的希望。

当然，如果去乞讨的话，也可能讨到一点，但是任何办法也不可能很快就弄到这么多的钱的。他左右为难地站了半个小时光景。除了去乞讨外，他想不出任何其他法子，可他又从来没有乞讨过。他过去募过捐，每次募捐总能得到几千卢比，可是募捐是另一回事。以宗教的庇护者、民族的服务者、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者的身份募捐是一项光荣的使命，募了捐只向捐款的人表示谢意。但是这儿却要像乞丐一样伸出手去，向人家哀告，还要忍受人家的呵斥。有的人会说：“长得这么膀大腰粗的，干吗不自食其力却要伸手乞讨，这样做不感到可耻吗？”有的人会说：“你去把草割来，我多给你点工钱。”谁也不会相信他是婆罗门。如果在这儿他有丝绸上衣，有丝织的头巾，有番红花颜色的围巾，那他还可装一装，可以打扮成一个看相的人而笼络住某一个富翁，在这一方面他倒是颇为内行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一套行头，他的衣服已给了别人，而在困难的处境中，他的头脑也已经不起作用了。如果他站在广场上发表一下漂亮的演说，也许会有十个八个支持者，不过他没

有在这方面多加考虑。过去他都是在布置得很讲究的会场上，在用鲜花装饰起来的桌子旁边，站在正规的台上来表现自己的口才的，如今在这种狼狈的处境中，还有谁来听他的演说呢？人们还以为一个疯子在胡说八道哩。

眼看着过了晌午，没有更多考虑的余地了。要是拖到傍晚，夜里就赶不回村子，到那时，病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不得而知了。现在他再也不能站着犹豫不决，不管将受到多大的鄙视，不管会受到多大的侮辱，除了乞讨而外是别无其他办法可行了。

他走到市场的一家商店门口站住了，但仍然没有乞讨的勇气。

商店老板问他：“你要买什么？”

婆罗门先生回答：“大米卖什么价钱？”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当他走到第二家商店门前时，他更为小心了。商店老板正坐在软垫上。婆罗门先生走到他的面前，向他朗诵了《薄伽梵歌》的一节诗。他标准的发音和悦耳的声音使商店老板大为吃惊。问道：“你住在哪里？”

见本书第 160 页注。

婆罗门先生回答：“我是从贝拿勒斯来的。”

说完他向店老板解释了宗教的十大标志，并很好地阐述了他朗诵的《薄伽梵歌》。这使得店老板着了迷，说道：“尊者，今天请你光临我家吧！”

如果他只是考虑自己，那就会高兴地接受他的邀请。但是婆罗门先生急着要回到村子里去。他说：“先生，我没有空。”

店老板说：“尊者，你一定得接受我对你的敬意。”

当婆罗门先生怎么也没有同意住下来时，店老板就有点沮丧地说：“那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请你吩咐吧！你的高见还没有使我听够。以后你路过这里，请你一定光临。”

婆罗门先生说：“既然你对宗教这么诚心，那我以后一定来。”

说完，他就站起来走了，不好意思的心情使他开不了口。他想：他之所以受到这种尊敬和接待，只是因为他掩盖了自己的私人打算。如果真的流露出来，那对方就会改变态度，得到的即使不是无情的拒绝，但对他尊敬的心意也就再没有了。他走出商店，在大街上站了一会儿。他开始想：现在到哪里去呢？冬天的时间像一个纨绔子弟的钱一样，飞快地流走了。

时间不早了，他生自己的气，又不开口向人家讨，那有谁会给呢？难道有人知道我现在的心思吗？有钱的人顶礼膜拜婆罗门的日子早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不要希望有某个先生会主动把钱放在我的手里。他慢慢地向前走着。

突然，商店老板从后面叫他：“婆罗门先生，请等一等。”

婆罗门先生停下来了。他以为商店老板是来请他到他家里去，可这个店老板又不掏出十个卢比的钞票给我，把我带到他家干什么呢？

可是当商店老板真的拿出一个金币放在他的脚前时，他感激得热泪盈眶了。唉！现在世界上毕竟还有真正的圣者，要不，这个世界还不会变成地狱吗？如果这个时候，为了商店老板的幸福，需要他把自己身上的血献给他一两斤，他也会高高兴兴地给他的。他激动得断断续续地说：“我可没有为你做什么事啊，先生！我不是乞丐，我是你的仆人。”

商店老板带着虔诚而又有礼貌的口气说：“尊者，请你收下它吧！这不是施舍，这是礼物。我也能识别人。有许多出家人、和尚、瑜伽修道者、民

族和宗教的服务者，经常到我这里来，但是不知为什么，对他们任何人我心里从没有产生过敬仰的感情；我总是要设法摆脱他们。我看出你的腼腆，我知道你不是从事这种职业的。你很有学问，你是圣者，但是陷入了某种危难之中。请你接受这点微薄的礼物吧，请你为我祝福吧！”

七

婆罗门先生取了药往回走时，他的心因为高兴、兴奋和获得成功而几乎要跳出来了。也许哈奴曼取来起死回生药也没有这么高兴过吧！这种衷心的愉快他是从来没有过的，他的心中也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么纯洁而又崇高的思想感情。

史诗《罗摩衍那》中《战斗篇》描写的情节。哈奴曼为了取仙草搬走大山救活了罗什曼那。

时候不早了，太阳以它那始终如一的进度飞快地向西奔去。难道它也是急于要给某个病人送药吗？它很快地跑进西边的山峦躲起来了。婆罗门先生加快速度向前赶路，好像他一心要把太阳抓住似的。

天眼看着就要黑下来了，天空中出现了三两颗星星。现在还剩下 20 里路。正如家庭主妇看到头顶上乌云翻滚时连忙跑去收拾所晒的东西一样，里拉特尔也开始奔跑起来。他不怕无人作伴同行，怕只怕黑夜里迷失方向。左右两边村子里的房屋不断往后移去，这时，婆罗门先生对这些村子感到十分亲切，村民们正高高兴兴地坐在篝火旁烤火。

突然，他发现，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条狗走在他前面的小路上。婆罗门先生为之一怔，但他很快就认出那是老者乔德里的一只叫莫蒂的狗。今天它怎么离开村子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难道它知道我买了药正往回赶路吗？它担心我迷路吗？谁知道呢？婆罗门先生叫了一声莫蒂，狗摇了摇尾巴，但没有站住，它不想更多地打招呼而浪费时间。婆罗门先生感到老天爷和他在一起，老天爷在保护着他，现在他相信，他能顺利地回村了。

快到晚上 10 点的时候，他回到了村子里。

病人的病不是致命的，而婆罗门先生却命中注定要获得好名声。一个星期以后，三个病人都恢复了健康，婆罗门先生的美名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和死神作了殊死的斗争才救活了他们三人，他战胜了死神，他使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了，他就是活生生的天神。人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拜见他。但是，婆罗门先生听到对自己的赞扬却没有他看到病人能来回走动那么高兴。

乔德里说：“尊者，你就是具体的天神，你不来，我们早就没救了。”

婆罗门先生说：“我没有做什么，这一切都是出于老天爷的仁慈。”

乔德里说：“我们再也不会让你走了，你去把家小也接来吧。”

婆罗门先生说：“是呀，我也正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不能离开你们了。”

八

毛拉们看到障碍得以扫清，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大肆活动起来。整村整村的人加入了伊斯兰教，而印度教徒大会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谁也没有胆量敢到这里来。他们躲在老远的地方对穆斯林进行着攻击。他们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报那次暗杀之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给官员们写信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可是一一次又一次得到凶手无从查获的答复。与此同时，为婆罗门先生建立纪念碑筹措资金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可是这一道新的光辉使毛拉们大为逊色了。那里有一位天神下凡了，

他能起死回生，他为了自己的信奉者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毛拉们哪有这种功夫？他们当中哪有这种杰出的人物？哪有这种奇迹？和这种高尚的道德相比较，所谓天堂和兄弟情谊的空话怎么站得住脚呢？婆罗门先生现在已不再是为自己高贵种姓而骄傲的婆罗门了，他学会了尊重首陀罗种姓的人和不可接触者。现在他拥抱他们时再也不感到厌恶了。他们是因为自己家里太黑暗才走近伊斯兰的灯的，而当他们自己的家里已经有了灿烂的阳光时，那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到别人那里去呢？传统的印度教取得了胜利，每一个村子都开始修庙，早上和傍晚都可以听到从庙里传出来的法螺声和钟声。人们自动地改变着自己的言行。婆罗门先生没有净化任何人，他现在一提到清教和净化这两个词就感到羞愧。我怎么能净化他们呢？首先我要净化我自己，我不能摆出一副净化这些纯洁和神圣的灵魂的架势来侮辱他们。

这种教义是他向那些不可接触者学到的，凭着它，他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宗教。

婆罗门先生现在还活着，他全家的人都和那个省的不可接触者生活在一起。

1926 . 2

诽谤

如果世界上有一种人的眼睛，可以看透人的内心深处，那么，能够在他面前不改色的人就会很少了。妇女收容所的裘格努·巴伊就被人们看成能够看透内心深处的人。她没有文化，是一个穷老太婆。从外表看起来很直爽、和气，但是就像一个高明的校对员的目光能够发现差错一样，她的眼睛也能看出各种各样的丑行来。城里的每一个妇女，总有几件秘密的事被她掌握着的。她那矮小的个子，花白的头发，圆圆的嘴，凸出的两腮以及细小的眼睛都起着掩盖她尖酸刻薄的性格的作用。当她要指责某一个人时，那她的脸色就变得很严厉，眼睛也睁得很大，而且她的声音也变得尖刻了。她的行动像猫那样谨慎，总是轻手轻脚地慢慢地走着。但是一旦发现猎取对象的动静时，她就准备伸出爪子扑上去。她的工作是给妇女收容所里的妇女服务，但是妇女们看到她的影子就发抖。收容所里已经形成对她的一种恐怖。

只要她一走进房门，大家嘴角上露出的笑容就变成了要哭的样子，叽叽喳喳的声音就顿时消失，好像她们的脸上就都暴露出了以往的秘密。有谁又不希望把以往的秘密即自己过去不检点的行为，像关闭可怕的野兽一样封藏起来呢？有钱的人由于害怕小偷而睡不着觉，有脸面的人同样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体面。因为从前还像一条虫子一样小的野兽，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变得硕大凶悍，以致我们一想到都会发抖。如果裘格努只是唠叨收容所里妇女的事，那么大多数妇女也可以置之不理，可是问题是要从娘家、婆家、祖父母家、外祖父母家、姑母家、姨母家等各方面进行防护，正像一个有着很多门户的城堡，又有谁能防护得过来呢？所以还不如在进攻者面前低头屈服较为安全。裘格努的心里藏有成百上千件材料，在必要的时候她就可以抛

出来。一旦有某一个妇女吹嘘或说大话，或者显一显自己的体面，这时裘格努就沉下脸来，她严厉的目光可以使健全的人都胆战心惊。但是，也不是说妇女们都讨厌她，不，不是这回事，有些妇女很乐意和她来往，而且很尊敬她。说邻居的坏话，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开心的内容，而裘格努却不缺乏这方面的材料。

二

城里有一所名叫英杜姆蒂的高级女子中学，最近库尔谢德小姐来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由于城里没有什么妇女俱乐部之类的组织，所以有一天，库尔谢德小姐来到了这所妇女收容所里。收容所里没有一个妇女曾受过这么高的教育，大家很热情地接待了她。从那天起，大家就感到由于库尔谢德小姐的到来，妇女收容所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库尔谢德小姐爽快地和每一个人见了面，说了一些很有风趣的话，使妇女们都为之倾倒。她很善于唱歌，又很会发表演说，而演戏这一门技艺早在她在伦敦的时候就出了名。这样一位全能的妇女的到来正是收容所的幸福，她白中透红的肤色，细腻的脸庞，迷人的眼睛，新式样的头发，身子的每一部分都像是用模子铸出来的，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陶醉的形象了。

离开收容所时，库尔谢德小姐把所长德登夫人叫到一边问道：“这个老太婆是谁？”

裘格努曾经几次来到房间里，用审视的目光观察过库尔谢德小姐，正好像一个相马的人在观察一匹新买来的马一样。

德登夫人笑了笑说：“她是这里干一般服务工作的佣人。你有什么事？要不要我叫她？”库尔谢德小姐表示了谢意后说：“不，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不过我感到这个人很狡猾，而且我发现她不像这里的佣人，而像这里的主人。”德登夫人本来就对裘格努很恼火，裘格努为了诽谤她的寡居生活，经常称她是有夫之妇。这时她能把裘格努描述得多么坏，都在库尔谢德小姐面前描述了，并且奉告她对裘格努要多加小心。

库尔谢德听后变得严肃起来，说：“原来是一个可怕的妇人，这才使得妇女们一看到她就发抖。你为什么不把她撵走呢？这样的悍妇一天也不该让她留下。”

德登夫人讲到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说：“怎么撵她走呢？那样一来，活下去都成问题了。

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她手里。几天的时间里，她对你就会表现出她的手段来的，我害怕的是你也会落到她的魔爪里。在她面前你可千万不要跟任何男子谈话，她的线索不知道牵到一些什么地方，比如通过和仆人们交谈探听虚实啦！到邮差那里看信啦！哄着孩子谈家里的情况啦！这个老婆子本来应该到秘密警察那里去供职的，不知为什么赖到这儿来了！”

库尔谢德小姐发愁了，好像她已经陷入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苦恼之中。过了一会儿她说：“好吧！我来治一治她。如果不能把她撵走，那再说。”

德登夫人：“就是把她撵走又能怎么样？又不能封住她的嘴，那样一来她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泼污水了。”

库尔谢德小姐断然地说：“我也要封住她的嘴，大姐，请你看着吧！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在这儿充当起女皇来了，我忍受不了。”

她走后，德登夫人把裘格努叫了来对她说：“你看到这个新来的小姐

吧！她是这里的女校长呢！”

裘格努用一种讨厌的口气说：“你看去吧！我看过这样的女人至少有成百上千了，一点儿廉耻也没有！”

德登夫人慢慢地说：“她要把你生吃掉的，对她可要小心点儿。她走时说过了，她要把你好好治一治。我想，还是提醒提醒你，你可别在她面前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裘格努好像把剑从剑鞘中拔了出来，挑战似地说：“提醒我干什么？请你提醒提醒她。”

如果不让她没脸到这里来，我就不算是自己娘老子养的。她跑过世界好多地方，见过世面，我一直呆在家里，也见过世面！”

德登夫人鼓动她，说：“我已经劝过你了。以后怎么办，你瞧着办吧！”

裘格努：“你不声不响地瞧好了，你看我怎样摆弄她。她到现在为什么不结婚？年纪大约有 30 来岁了吧？”

德登夫人以责难的口气说：“她自己讲，她根本不愿意结婚，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自由出卖给某一个男子呢？”

裘格努挤眉弄眼地说：“也许没有人上门吧！我看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女子，作了好多见不得人的事，还要把自己打扮成道貌岸然的样子。”

这时其他的妇女也来了，话没有继续谈下去。

三

第二天大清早，裘格努就到库尔谢德小姐的住宅来了。库尔谢德小姐已经外出散步。厨师问她：“你是从哪里来的？”

裘格努：“孩子，我就住在这附近。小姐是从哪儿来的？”

你大约是她家老用人吧！”

厨师：“小姐从纳格布尔来，我的家也在那里，我跟着她已经 13 年了。”

裘格努：“出身的种姓很高吧？从她的那个样子也使人看得出来。”

厨师：“种姓出身倒不怎么高，不过，运气是好的。她的母亲在教会中每月拿 30 个卢比。她读书很聪明，得到了奖学金，到英国去留学，交上好运气了。现在她打算把她妈妈接来，但是老太太不会来，我们的小姐是不上教堂的，所以母女两人不大合得来。”

裘格努：“脾气看来够厉害的。”

厨师：“不，她的脾气很好，不过教堂是不去的。你是不是想找个好工作？如果你愿意，就在这里工作好了，小姐正好要一个保姆呢！”

裘格努：“不，孩子，我现在还干什么工作？这栋房子里以前住的一位女士平时对我很好。我想：新的一位女士来了，去给她祝一趋福吧！”

厨师：“我们的小姐是不接受人家祝福的，她对祝福的人很生气。凡是有乞讨的人来了，她就责备他说：不工作的人，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你不想自讨没趣的话，你还是不声不响地走了好。”

裘格努：“就是说，她不相信宗教，那当然就不会同情受苦的人了。”

裘格努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材料：出身比较低，和母亲合不来，不信宗教。第一次出征就取得这样的战果，可算很不少了。走的时候她还问厨师：

“她的先生是干什么的？”厨师笑了笑说：“现在她还没结婚呢！何来的先生？”

裘格努假装惊异地说：“呵，到现在还没有结婚！那要在我们这儿，人家都会笑话的。”

厨师：“每一个人的习惯都不同，我们小姐有不少女朋友一辈子也不结婚。”

裘格努很有感触地说：“这样的处女我见过好多好多，要是在我们族里出现这样的女子，那是遭人家骂的。不过你们小姐这样的人，心里愿怎么作，也就可以怎么作，反正也没有人过问。”

这时库尔谢德小姐散步回来了。早晨有点凉意，所以小姐在纱丽外边还罩上了外套。她一只手拿着手杖，另一只手牵着一只小狗的细链条。由于早上的凉风和活动的结果，她的面颊显得清新和发红。裘格努低头向她行礼，但是小姐看见她也装着没有看见。她一走进去就把厨师叫了去问道：“这个女人干什么来了？”

厨师一面替她解着鞋带一面说：“一个叫化子，小姐，不过人倒是很懂事的。我问她，是不是想在这里工作，她没有答应。她还问：你小姐的先生是干什么的？当我告诉她以后，她感到非常惊讶。她惊讶也不奇怪，因为印度教徒中，孩子还在吃奶的时候就有结婚的呢！”

库尔谢德小姐进一步打听，问道：“她还说什么？”

“小姐，再没有说什么别的了。”

“那好，你叫她到我这儿来。”

四

裘格努一走进门，库尔谢德小姐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迎接她。说：“来吧，大妈，我到外面去散步去了。你们收容所里大家都好吧？”

裘格努扶着一张椅子的背站着说：“大家都好，小姐，我想，还是给你来祝福吧。我是你的佣人，有什么事，请不要忘记我。你单独一个人住在这里，感到不大好吧，小姐？”

库尔谢德小姐：“我和学校里的女孩子在一起很高兴，她们都是我的妹妹。”

裘格努以一种母亲的感情点了点头说：“这也对。不过，小姐，自己人毕竟还是自己人，如果外人也成了自己人，那为什么有人为自己的人而伤心呢？”

忽然有一个打扮得很英俊的青年男子，穿着料子西服，脚上穿着皮鞋，“喀嚓”“喀嚓”走了进来。库尔谢德小姐很亲切地迎了上去接待他，表现出异常高兴的样子。裘格努看见他来后缩在一边的角落里去了。

库尔谢德和那青年拥抱以后说：“亲爱的，我早就等着你了。”然后对裘格努说：“大妈，你走吧，请你以后再回来。这位是我最好的朋友威廉·金，我们两人是老同学。”

裘格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厨师正站在外边。她问道：

“这个小伙子是谁？”

厨师摇了摇头，说：“我也今天才看见，也许对独身生活厌烦了。真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

裘格努：“两人这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连我都臊得无地可容了。两人搂着那样亲吻，连夫妻之间也少有。那个小伙子看见我在那儿还有点不自在，可你们小姐简直忘乎所以了。”

厨师好像感到有点不祥的迹象，说：“我看这桩事有点蹊跷。”

裘格努从那里直接就奔德登夫人家里去了。而这里库尔谢德小姐和青年男子正在交谈。

库尔谢德小姐哈哈大笑，说：“里拉，你真把这个角色演活了，老太婆的确被蒙住了。”

里拉：“我一直担心怕老太婆看出破绽来。”

库尔谢德小姐：“我相信她今天一定是要来的。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她站在走廊里，于是就通知了你。今天妇女收容所里可有意思了，我真想去听听那些妇女们的窃窃私语。你看吧，所有的人都会相信她说的话。”

里拉：“你这也是有意去踩泥坑！”

库尔谢德：“我对表演很感兴趣，大姐，可以开开心。那个老太婆干了很多令人不平的事，我想教训教训她。明天你也在这个时候再来，也要这样一副打扮，老太婆明天还会来的，她的肚子里是藏不住什么的。不，为什么这样呢？我看她什么时候来，我就立刻通知你。总之，你打扮成一个小伙子的样子来。”

五

那一天裘格努在妇女收容所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她先把全部的情况都告诉了德登夫人。德登夫人跑着到了妇女收容所，把这消息告诉了其他妇女。裘格努被叫来为这事作证，凡是来所里的妇女，都从裘格努嘴里听了这个故事，每一次表演都加上一些新的色彩。甚至在中午的时候，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城的文明社会。

一位妇女问道：“那个青年是谁呀？”

德登夫人说：“听说是她的老同学，两个人大约以前就鬼混在一起。我不是早说过：年纪这么大了，独身怎么熬得下去啊？现在真相大白了！”

裘格努：“不管另外还有没有，这个年轻人可长得漂亮！”

德登夫人：“这就是我们一些有学问的姐妹的表现！”裘格努：“我一见她那样子就猜着了，我见的世面可不少，我的头发可不是太阳晒白的”

德登夫人：“明天再去。”

裘格努：“干吗等到明天？我今天晚上就去，但是晚上去得要有一个借口才好。”德登夫人借口为妇女收容所向她借一本书，派裘格努去了。晚上9点，裘格努来到了库尔谢德小姐的住所，碰巧里拉也在场。里拉说：“这个老太婆算是盯得很紧啦！”这里指这一把年纪不是混过来的，是富有生活经验，见过世面的。

库尔谢德小姐说：“我跟你说过，她的肚子里是藏不住什么的。你回去化一下妆，我在这里用话把她缠着等你，你要装成喝醉酒似的酒鬼一样胡言乱语，还要提出带我私奔的要求。总之，你要打扮成失去理智的样子。”

里拉是教会的一名医生，她的住宅就在附近。她走了后，库尔谢德把裘格努叫了进来。

裘格努交给了她一张纸条，说：“德登夫人要借一本书。我来晚了，我本来不想在这个时候打搅你的，但是明儿一早她就会向我要书。小姐，她家每月有几千卢比的收入，可是一个子儿都抠得很紧，在她家门口乞丐是讨不着东西的。”库尔谢德小姐看了看纸条，说：“这个时候找不到这本书，明天早上来拿吧。我要和你谈谈，你坐着，我马上就来。”

她掀起门帘走到后面的房间里去了。大约在里面呆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她出来时身穿漂亮的丝绸纱丽，身上洒了香水，脸上搽了香粉。裘格努睁大了眼睛呆呆地望着她，哈！打扮成这个样子，也许这个时候那个小伙子要来了，所以才做这样的准备！不然，睡觉的时候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有什么

么装饰打扮的必要呢？根据裘格努的看法，妇女打扮装饰的唯一目的就是吸引丈夫，所以除了有夫之妇以外，装饰打扮对其他妇女都是不能允许的。这时，库尔谢德小姐还没有来得及坐在椅子上，就听到皮鞋的“喀嚓”“喀嚓”声了。霎时，威廉·金就走进了房间，他的眼睛好像往上翻着，衣服上都散发着酒味。他毫不忌讳地把库尔谢德小姐搂在怀里，并开始一再地吻她的脸。

库尔谢德小姐努力使自己挣脱了他的双手，说：“走开，走开，喝醉酒来了。”

威廉·金把她搂得更紧了，说：“今天我还要让你也喝酒，亲爱的，你非喝酒不可。然后我们两人搂在一起睡觉。喝过了酒，爱情会变得多么生动有趣啊！不信你试试看。”

库尔谢德小姐暗示他，叫他注意有裘格努在场。但是威廉·金醉得一点也不介意，他连看也没有看裘格努一眼。

库尔谢德小姐生气地挣脱了他的手，说：“现在你已经失去理智了，你干吗这样迫不及待啊？难道我会逃到哪儿去？”

威廉·金：“这些天来，我都是像小偷一样悄悄来的，从今天起，我要大摇大摆地来了！”

库尔谢德小姐：“你喝酒喝得快要疯了，你不看看房间里坐着什么人？”

威廉·金慌慌张张地看了裘格努一眼，有些不知所措地说：“这个老太婆什么时候来的？你为什么到这里来？老家伙，你这魔鬼的奸细，来打听秘密来了！你想败坏我们的名誉？我要卡你的脖子，把你卡死。你站着，打算跑到哪里去？站住，你跑到哪里去？我饶不了你，饶不了你的命！”

裘格努像一只猫一样从房间里逃了出来，飞快地跑了。而在原来的房间里，不时发出来的笑声震动了屋顶。

裘格努当即到了德登夫人的家里。她的肚子里一层一层的波涛在翻滚。但是德登夫人已经睡了。她从那里失望地出来，又到其他几家敲门，但是谁也没有开门。可怜的她就这样度过了一夜，好像怀里抱着一个哭喊着的孩子。第二天早上她急忙走到妇女收容所。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德登夫人也来了，裘格努看见她后把头扭到了一边。

德登夫人问道：“昨天夜里你到我家去过？刚才我的厨师告诉了我。”

裘格努失意地说：“只有口渴的人才到井边去，哪有井到口渴的人身边来呢？你把我推进火炕里以后自己闪到一边去了。老天爷保佑了我，要不，昨晚连命也没有了。”

德登夫人热切地问道：“怎么了？你说说看，你怎么啦？你为什么没有叫醒我呢？你知道，我一直有晚睡的习惯。”

“厨师没有让我进屋，怎么叫醒你呢？你本来应该想到，我到那儿去了，也该回来了吧！晚一个钟头睡觉，又会坏什么事？可是你怎么会想到别人！”

“发生了什么事？库尔谢德小姐赶着打你了？”

“她没有赶着打我，她那个情夫却赶着要打我啦！睁着红红的眼睛，对我说：‘从这里滚出去！’当我要跑出来的时候，他就绰起一根木棒赶来了。要不是我飞快地跑了出来，那就会把我打得皮开肉绽。而那个娼妇却坐着看热闹。他们两人比以前搂得更紧了。见到这娼妇一眼都是罪过，妓女大约也没有这么不要脸。”

不一会儿，其他妇女也来了。所有的人都对听这种事儿都显得很热心。裘格努那张好似悬河的口，滔滔不绝地说着。妇女们听了这个故事后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情绪那就不用提了。她们对每一情节都打听得很仔细，她们把所里的工作都忘记了，甚至忘记了吃，忘记了喝，她们听了一次还感到不满足，一次又一次以新的热情听那反复说过的故事。

最后，德登夫人说：“我们把这样的妇女请到妇女收容所来是不恰当的，你们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邦格拉夫人赞同地说：“我们不希望妇女收容所从原来的理想堕落下去。我要说，像这样的妇女根本不配当一个学校的校长。”

邦格拉夫人告诉大家说：“裘格努说得对，看这妇女一眼都是罪过。我们应该明确地对她说，请别到我们这里来了。”

大家还在这样议论不休时，在妇女收容所前面停下了一辆小汽车。妇女们一个个伸出头一看，小汽车里坐着库尔谢德小姐和威廉·金。

裘格努生气地用手指着说：“就是那个小伙子。”妇女们一个个都急切地走到门帘的前面来了。

库尔谢德小姐从汽车里走出来后把车门关了，她向着妇女收容所的大门走了来，妇女们一个个跑到自己的地方坐下了。

库尔谢德小姐走进了房里，谁也没有迎接她。她大大方方地看了裘格努一眼后笑着说：“大妈，昨天晚上没有受伤么？”

裘格努见过很多泼辣大胆的女子，但是库尔谢德小姐的猖狂却使她大为吃惊。一个小偷手里拿着偷来的东西竟然向法律挑战！

裘格努以不屑的口气说：“如果不满足的话，叫他再来打吧！反正人就在你面前。”

库尔谢德小姐：“他现在请你原谅他的罪过来了，晚上他喝醉了酒。”

裘格努望了望德登夫人，然后说：“那你醉得也够可以的！”

库尔谢德小姐懂得在讥讽她，说：“我至今从未喝过酒，你别冤枉我。”

裘格努好像用棍子狠狠地抽打一样说：“还有比酒更醉人的东西呢！可能是那种东西引起的醉意吧！你干吗把那位先生隐藏起来，让女士们见一见他的面貌多好！”

库尔谢德小姐调皮地说：“说到面貌，那是万里挑一。”德登夫人有点担心地说：“不，没有必要把他带到这里来，我们不想让妇女收容所背骂名。”

库尔谢德小姐执意要让见见面，她说：“为了把事情搞清楚，他到你们面前来是必要的。你为什么作出这种片面的决定呢？”

德登夫人想把事情支吾过去，说：“这又不是在法院打官司！”

库尔谢德小姐：“哎呀！正在损害我的尊严呢，而你却说不是在法院打官司。威廉·金会来的，你们该听听他的谈话。”

除了德登夫人以外，其他所有妇女都非常想见一见威廉·金，所以谁也没有反对。

库尔谢德小姐走到门口高声地说：“你到这里来一下吧！”

车门开了，里拉小姐穿着丝绸纱丽笑着走了出来。

妇女收容所鸦雀无声，妇女们用惊异的目光望着里拉。

裘格努瞪着大眼睛说：“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库尔谢德小姐：“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你到车子里看一看吧。”

裘格努赶到车子旁边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耷拉着脑袋走了回来。

库尔谢德小姐问道：“怎么？找着了吗？”

裘格努：“我不懂狡猾女人的手法。”接着她仔细地看了看里拉，说，“穿着纱丽骗人！这就是昨天晚上那个老爷。”

库尔谢德小姐：“你认清楚了么？”

裘格努：“当然认清楚了，难道我是瞎子？”

德登夫人：“裘格努，你说些什么疯话啊？这是里拉医生呀！”

裘格努摇着手指，说：“去吧去吧！什么里拉？你穿着纱丽装成女人也不感到害臊？昨天晚上你不是在她家吗？”

里拉有风趣地说：“我什么时候没承认过？现在是里拉，晚上就成了威廉·金了，这又有什么奇怪的？”

女士太太们现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周围发出了一片笑声，有的在拍掌，有的搂着里拉医生的脖子，有的拍着库尔谢德小姐的后背，热闹了好一阵子。裘格努在实际情况披露以后，感到很不好意思，她一句话也不说了。她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当，她从来没有当众这样丢过脸。

马赫拉夫人用斥责的口气说：“裘格努，你说说看，这不是你自己碰了一鼻子灰么？”

邦格拉夫人：“她就这样把大家的名誉败坏了。”

里拉：“她说什么，你们也就相信了她。”

在一片喧嚷中谁也没有注意到裘格努走了。当她看到风暴快要临到她的头上时，她感到悄悄地溜掉是上策，所以她从后门走了，很快地跑过一条巷子又一条巷子。

库尔谢德小姐说：“现在问问她，为什么要纠缠着我？”

德登夫人叫裘格努，可是她在哪里呢？到处一找，裘格努不见了。

从那天起，城里再没有人看见过裘格努的影子。妇女收容所历史上的这一事件今天仍然是拿来谈论和开心的话题。

1926 . 8

依靠

整个村子里，再没有任何青年有马图拉那样结实健壮的身体了。20 来岁，胡子才开始长出来。他放奶牛，喝牛奶，锻炼身体，和别人摔跤，经常吹着笛子在牧场上走来走去。他已经结了婚，但是还没有孩子。家里有几副犁的土地。他有几个兄弟，都在一起种地。马图拉是全家的骄傲，他吃得最好，干的活最少。当他需要钱买运动裤衩、体育器具的时候，他可以很快得到钱。全家的理想是：希望马图拉成为一个大力士，在摔跤场上能够打败比他强的对手。这种溺爱使得马图拉颇为任性。有时他的奶牛在人家的地里吃庄稼，而他却在摔跤场上练功夫。别人来向他诉苦，他还没有一个好脸色，往往生硬地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马图拉是不会离开摔跤场去赶牛的。但是看到他那架式，谁也不和他纠缠，人们只得忍气吞声。

有一个夏天，池塘和湖里的水都干了。热浪不时地刮着。村子里不知

从哪里来了一头公牛，在奶牛群里混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它钻到村子里，用角顶撞系在桩子上的耕牛，还把一家没有干的墙顶了一个洞。把村子里的垃圾掀得到处都是。有几个农民整天忙得死去活来，好不容易刚把菜栽好，并浇上了水，这头公牛连夜钻到菜地里，把一片翠绿的菜地毁得一塌糊涂。人们用棍棒把它轰赶到村外，可是不一会儿它又混进奶牛群里。谁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马图拉的家住在村子的中央，所以他家的耕牛没有受到这头公牛的骚扰。村子里闹翻了，可是马图拉却像没有事一样。

最后当人们再也无法忍受时，有一天大家围着马图拉说：“老弟，你要希望我们呆在村子里的话，我们就呆下去。要不，我们就离开村子。土地没有卖掉的时候，还得种地，我们还能干什么呢？因为你家的奶牛，我们大家全都毁了，可你却快快活活地过日子。既然老天爷给了你以力量，那你就该用你的力量来保护大家，而不是让大家受折磨才好。公牛是找你的一些奶牛才来的，你有义务把它轰走。可是，你装作不知道，好像和你没有一点关系似的。”

马图拉可怜起他们的处境来了。大力士往往是有怜悯心的人。他说：“好吧，你们回去吧，我今天就把公牛轰走！”

一个人说：“要轰得远远的才行，不然它又会回来！”

马图拉一面把木棍扛在肩上一面回答道：“再也不会回来了。”

二

炽热的中午，马图拉一路赶着公牛往前走。他和牛身上出的汗就像雨淋过一样。公牛一次又一次努力想向村子的方向返回来，但是马图拉早就看出来，远远地就堵住了它的路。

公牛发了脾气，像发疯了一样，有时回过头来想顶撞马图拉，但是马图拉躲到一边，从旁边使劲用木棍捶打公牛，使得它不得不往前逃走。有时两个跑到了豆田里，有时跑到了灌木丛里。豆秸的刺把马图拉脚都刺破了，鲜血直流。灌木丛把他的围裤都挂破了，但是，他除了赶牛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想到。他经过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好多村子都落在他身后了。

马图拉下定决心，不把公牛赶到河那边不罢休。他的喉咙干了，两眼发红，全身都像在冒火星。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但是他片刻也没有停下来喘口气。跑了两个多小时，总算看到河了。这里是决定胜负的地方，这里也是两个大力士大显身手的场合。公牛想：如果下了河，它就会被打死，应该努力拼一次命跑回去。马图拉想：如果它回去了，那所花的力气都白费了，而且村子里的人还会笑话他。两个都在等待着时机。马图拉的命这时正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一手落了空，可能命就没了。如果脚下一滑，可能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最后，人还是战胜了牲口。公牛除了下河以外，再也不想不出其他办法。马图拉也跟着它下了河，在水里他把公牛狠狠地揍了一顿，以致他的木棍都折断成了两截。

三

现在马图拉口渴得要命，他把头伸进河里，大口大口地咕噜咕噜喝起水来，简直像要把河水喝干似的。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感到水这么好喝，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的水。不知道他是喝了五公斤还是十公斤，但是水是温水，不解渴。隔了一会儿，他又把嘴伸到水里，喝得肚子里连吸气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才把湿漉漉的围裙披在肩上往家里走。

但是，也许只走了十步八步，他肚子里就隐隐作痛起来。他以为：跑

步以后喝了水是经常肚子痛的，等一会儿就会好。可是，他痛得越来越厉害，再往前走都感到困难了。他在一棵树底下坐了下来，他痛得开始在地上打滚，有时用手按着肚子，有时站了起来，有时又坐下去，可是痛得更剧烈了。最后，他开始大声哼着哭了起来，可是那儿又有谁来理会他呢？离村子很远，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可怜的马图拉在中午的寂静里挣扎着断气了。再严重的伤我们也能忍受，可是经受不了偶然的差错。一个结实得像天神一样的青年，赶着公牛跑了好多里路，却不能经受住一点违反自然规律的挫折，谁知道这一场奔跑对他来说竟是奔向死亡！谁知道死亡之神竟化作公牛把他这样折磨一通呢？谁知道他渴得要命之后所喝的水，对他说来，竟起了毒药的作用呢？

傍晚的时候，他家里的人来找他，一看，他已经早就一动也不动了。

四

过了一个月，村子里的人都在干活。马图拉家里的人悲痛过后也平静了下来。可是不幸的寡妇怎么能得到安慰呢？她成天哭泣，即使闭上眼睛入睡了，可是内心仍然悲痛不已。今后她在这个家怎么过下去呢？依靠谁活下去呢？世界上为自己而活着的人，要么是圣人，要么是贪欲的人。阿努巴可不知道这一套，对她来说，需要生活的依靠。她可以把这个依靠当成自己的一切，可以为它而活着，可以为它而骄傲。家里人在村里找不到一个中意的人可以让她另外成家，而且这样作也名声不好。除此以外，媳妇的脾气是这样好，干家务事又很能干，掌管来往帐目又那么精明，相貌又是那样端正，这样的媳妇要是落到别人手里，对他们说来是受不了的。阿努巴娘家的人给她谈妥了一家人家，当事情都准备好之后，有一天，阿努巴的哥哥来接她了。

这一下马图拉的家里着慌了。他们说，他们不让阿努巴走。阿努巴的哥哥说，不把她接走决不罢休。村子里的人都赶来了，大家开始共同商量。后来决定，让阿努巴自己作主，她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婆家的人相信，阿努巴不会这么快就另外嫁人，因为她自己还曾经这样说过几次。但是现在问她的意见时，她却打算走了。最后，东西也收拾好了，轿子也来了。全村的妇女都来看她。阿努巴站起身来跪倒在婆婆的脚前，双手合掌说：“妈，原谅我的过错吧。我本来想就呆在这个家里，可是老天爷不答应……”

她说着说着突然不说了。

婆婆难过得颤抖起来，说：“孩子，你到哪里都会幸福的，我们的命苦，要不，你怎么会离开这个家呢！老天爷要给我们的，都给了，没有给我们的，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去要呢？今天，如果你的小叔子是成年人，那事情也就好办了。如果你心里愿意，就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人吧，抚育他吧。等他长大了，就让他和你结婚。”

说完她问自己最小的儿子瓦苏德沃：“怎么样？你愿和嫂子结婚吗？”

瓦苏德沃的年纪还不过五岁，可是他也要结婚哪！婚事都已经和一家谈妥了。他说：“那她就不到别人家去了？”

母亲：“不去了，她和你结婚，干吗还到别人家去呢？”

瓦苏德沃：“那我愿意。”

母亲：“那好，你去问她愿不愿和你结婚。”

瓦苏德沃去到阿努巴身边，坐到她怀里，不好意思地问道：“愿意和我结婚吗？”

说完他笑了，但是阿努巴两眼却湿润了。她把瓦苏德沃搂在怀里说：

“妈，你说的是心里话么？”

婆婆：“老天爷知道我的心。”

阿努巴：“那从今天起他就是我的了！”

婆婆：“当然，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可以作证呢！”阿努巴：“那请你对我哥哥说，叫他回去，我不跟他走了。”

阿努巴为了活下去，需要有一个依靠，现在她得到这个依靠了。服务就是人类自然的本性，服务就是人类生存的一种依靠。

阿努巴开始抚养瓦苏德沃。她给他身上擦油或油脂，喂他喝牛奶，把饼撕成碎片喂他吃。她到湖边去洗澡时也把他带去洗澡，下地干活时也把他带下地。在很短的日子里，瓦苏德沃就和她这样亲近了，以致一时也离不开她，甚至把母亲都忘了。他想吃什么，就找阿努巴要，在和其他孩子们游戏时挨了打，也找她哭诉。阿努巴安排他睡觉，该起床时也是阿努巴叫他起来。他生了病，阿努巴抱着他去大夫家里，也是她喂药给他吃。

村子里的男男女女看到阿努巴这种为爱情而修苦行，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开头，很少人真的相信她。人们认为，经过一年两年，当她的心感到厌烦的时候，她总会自找出路的，守着这个吃奶的孩子守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但是这一切怀疑都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任何人也没有看到阿努巴动摇自己的决心。一颗充满服务精神——自觉自愿服务的精神的心，是没有情欲存在的余地的。情欲只是捉弄那些无情义的、没有理想的、没有寄托的人。小偷只在黑暗里活动，在光天化日之下吃不开。

瓦苏德沃也爱好锻炼身体，他长的模样和马图拉相象，体格也差不多。他又使摔跤场热闹起来，而他吹笛子的声音又响彻了田野。

这样过了13年，瓦苏德沃和阿努巴开始作结婚的准备了。

五

但是现在的阿努巴已经不是原来的阿努巴了。13年前，她把瓦苏德沃看作是自己丈夫的那种感情，现在已由母爱取代了。最近一些天来，她经常陷入沉思之中。结婚的日子愈临近，她的情绪愈低落，一想到她这一生的这种巨大变化，她的心就开始发抖，一想到她像孩子一样抚养大的瓦苏德沃要成为自己的丈夫，她就羞得满脸通红。

大门口正奏着喜庆的鼓乐。同族的人都来了。家里正唱着吉祥的歌，今天是结婚的日子。

忽然阿努巴走到婆婆身边说：“妈，我都快要羞死了！”

婆婆吃惊地问道：“为什么，孩子？有什么事？”

阿努巴：“我不结婚了。”

婆婆：“孩子，你这是说什么话？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人家听了会说什么？”

阿努巴：“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吧。13年来我守着的人，今后我仍然会守着他。我从前以为：没有男人，女人是受不了的。老天爷可算维护了我的体面。既然青春时代的日子也过了，现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找一个姑娘和瓦苏德沃结婚吧！就像至今我抚养他一样，同样今后我将抚养他的孩子。”

烈女

—

两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但金达夫人的名字却流传至今。在崩德拉地区一个山峦起伏的地方，如今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男女，每逢礼拜二来朝拜金达夫人。每当这样的节日，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就响彻了优美的歌声。山岗和峡谷被青年妇女五颜六色的衣裳点缀得异常美丽。夫人的祠建立在一个很高的山岗上，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祠的顶上飘拂着的红幡。祠很小，只能勉强容下两个人。里面没有任何雕像，只有一个小小的祭坛。从山下到祠里，有石砌的台阶，为了避免把人挤得跌下山去，石级的两边修了石墙。就是在这个地方，金达夫人成了烈女。但一般的说法是：她并不曾和死去的丈夫一起坐上焚尸的柴堆。她的丈夫曾合掌站在她的面前，但她头也没有抬，望也没有望他一眼。她不是和丈夫的遗体，而是和丈夫的灵魂一起自焚的。那焚尸堆上没有她丈夫的遗体，丈夫的荣誉当时已经丧失罄尽了。

*根据印度教传统，随同丈夫的尸体自焚的妻子被称为烈女。

二

叶木纳河边有一座名叫迦尔比的小城。金达就是这座小城里一个英雄的崩德拉人的女儿。她的母亲在她童年的时候就去世了，抚育她的担子就落到了她父亲的肩上。那时是战争的年代，战士们连松一松紧身的腰带的空闲也没有，他们在马背上吃饭，伏在马鞍上打盹。

金达的童年是跟着父亲在战场上辗转度过的，父亲把她放在山洞里或者树荫背后，再去打仗。金达一点儿也不害怕，她坐在地上用泥土作城堡，然后又攻破它。她作泥房子和不戴头巾的泥姑娘，她作泥娃娃士兵，而且把它们摆到战场上打仗。有时她的父亲傍晚还不回来，但金达丝毫不感到恐惧，她有时在无人的地方又饥又渴地坐一整夜。她从来没有听过什么鬼狐的故事，她听到的是自我牺牲的事迹，而且是从战士们的嘴里听来的，慢慢地她成了一个有抱负的女孩子了。

有一次，一连三天金达没有得到父亲的消息。她坐在一个山洞里，暗暗设计一个敌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现的城堡，她整天都在思索这样一座城堡的蓝图，甚至夜里也作有关这种城堡的梦。第三天傍晚，她父亲的几个伙伴来到她面前哭了。

金达奇怪地问道：“我父亲在哪里？你们为什么哭呢？”

他们谁也没有回答，反而更加放声大哭起来。金达明白了，她的父亲牺牲了。这个 13 岁的女孩子眼里没有流一滴泪，脸色一点也没有变，也没有叹了一口气。她笑着说：“如果他牺牲了，那你们为什么哭呢？对一个战士来说，还有什么死能比这更有价值呢？难道还能得到比英勇献身更崇高的奖赏吗？”

这不是应该哭的时候，而是值得庆贺的时候！”

一个战士用不安的口气说：“我们担心你，今后你到哪里去呢？”

金达严肃地说：“你们一点也不要为这担心。叔叔们，我是我父亲的女儿，他所作的一切，是我要学的榜样。他为了把自己的祖国从敌人的魔爪里拯救出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也怀着同样的理想。你们去整顿自己的人

马吧。请给我安排一匹马和武器，如果苍天有灵，你们不会发现我落后于任何人。不过，如果你们看到我胆怯后退，那就请你们用手里的剑结束我的一生，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请求。去吧，请不要耽误了。”

战士们听了金达的这些豪言壮语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当然他们还是怀疑：这个柔弱的女孩子的决心能够坚持到底吗？

三

五年过去了，金达已经威震全省。敌人站不住脚了。她是活生生的胜利的象征。看到她大无畏地屹立在弹丸横飞和箭如飞蝗的阵前，战士们个个都受到鼓舞。在金达面前，他们怎么会往后退呢？柔弱的女子在冲锋陷阵，有哪一个男子会往后退呢？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战士们的英雄气概会变得更加无敌。女子的刻薄的言词对战士来说能起到向敌人倒戈的作用，而一个会心的眼色却可以激起怯弱者的大丈夫气概。金达美貌的名声从各个地方吸引了很多勇敢的壮士来充实她的队伍，他们个个好似敢于献身的黑蜂从四面八方飞到金达这朵花上盘旋。

这些战士中间有一个名叫勒登·辛哈的拉杰布德族的青年。

一般说来，金达的战士都是些武艺高强的人，他们有献身的精神，只要金达一示意，他们就敢于上刀山下火海，甚至金达发出从天上摘下星星的命令，他们也会马上行动。可是，勒登·辛哈却胜过任何人，金达也打心眼儿里爱他。勒登·辛哈不像其他战士那样固执、饶舌和自以为了不起，那些人过分炫耀自己，老是喋喋不休地自我吹嘘。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给金达看，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履行职责，而是为了金达。勒登·辛哈不管做什么事，都很冷静，即使他打死一头狮子回来，他连提也不会提起，更不用说来一番自我吹嘘了。他的谨慎和谦虚已经到了害羞的程度。其他的人爱金达是为了取乐，而勒登·辛哈的爱中却包含着献身精神和克制。别的人都睡得很香甜，只有勒登·辛哈整夜都不能合眼。其他的人心里都以为金达会属于自己，惟有勒登·辛哈怀着失望的心情。因此，他对别人既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他看到他们在金达面前谈笑风生，就对他们的能说会道感到惊讶。逐渐他失望的情绪越来越严重，有时恨自己愚蠢，为什么老天爷剥夺了他那能够吸引少女的心的本领呢？有谁理他呢？有谁知道他内心的痛苦呢？但是他只有暗暗生自己的气，他不能装出另一副样子来。

大半夜已经过去了，金达正在自己的营帐里歇息。战士们经过急行军，吃了饭，漫不经心地躺下了。前面是一座浓密的森林，森林的那边有一股敌人安营驻扎着。金达是探知这股敌人到来的消息后，急忙领兵赶到这里的。她决定第二天早上对敌人发起进攻。她相信敌人不知道她来到的消息，可是她估计错了。就在她的部队里，有人私通敌人，这边的消息不断地走漏到那边。敌人为了摆脱金达的威胁而策划了一个阴谋，指派了三个勇敢的士兵来暗杀她。这三个人像猛兽一样悄悄地穿过了森林。他们藏在树荫背后打量着哪一个是金达的营帐。整个部队的战士都毫不提防地在睡觉。所以，他们对能够完成任务感到满有把握了。他们从树荫背后出来，像鳄鱼一样在地上爬着慢慢接近金达的营帐。

全体战士都在毫无警觉地睡觉。放哨的战士由于精疲力竭而沉入梦乡。只有一个人坐在营帐的后面，冷得缩成一团，这个人就是勒登·辛哈。今天，他这样作并不是第一次，在宿营的地方，有多少个夜晚他就是在金达的营帐后面这样坐着度过的。他一觉察到凶手的动静就抽出了宝剑，吃惊地站起身

来一看，有三个人弯着腰正走过来。现在怎么办？如果大声呼喊，那就会在部队里造成一片混乱，在黑夜中战士们会动手互相残杀。但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独自一人和三人交手，寡不敌众而送命。没有时间多考虑了，他有作为战士当机立断的机智，马上举起宝剑向那三个人扑去。宝剑叮当地响了好一阵，接着是一片沉寂。对方三个人都受伤倒下了，而他也由于多处受伤精疲力竭地昏了过去。

早上金达起来，发现有四个战士倒在地上，她心里大吃一惊。她走近去一看，三个来犯的敌人已经死了，但是勒登·辛哈还有一口气，全部事实真相她都明白了。女性的心毕竟胜过了巾帼英雄的本色。她的眼睛，连父亲死的时候也没有流过一滴泪，这时却簌簌地挥泪如雨。她把勒登·辛哈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在她的心里，已经决定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丈夫。

四

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勒登·辛哈没有睁开过眼睛，而金达也没有合过眼睛。金达一刻也没有从他身边走开，她既不担心自己的地盘，也不担心敌人前来进攻，她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奉献给了勒登·辛哈。整整过了一个月，勒登·辛哈才睁开眼，他看到自己躺在床上，而金达站在他面前拿着扇子，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金达，把扇子给我，你受折磨了。”

金达的心这时正感受到一种非凡而又无限的幸福。一个月前，她坐在这个遍体鳞伤的人的床头，失望地哭泣；而今看到他在说着话，她感到无比的高兴。她用充满爱的柔和的声音对他说：“我的主，如果说这是受折磨，那什么是幸福呢？这我就知道了。”“我的主”这个称呼里好像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勒登·辛哈的两眼出现了光芒，衰弱的面孔闪闪发亮，每根血管里都好像在传播新的生命活力，这是多么振奋人的人生啊！其中包含有多么炽烈、多么甜蜜、多么欢乐而又多么爱怜的感情啊！勒登·辛哈心花怒放了，他感到自己的双臂有着非凡的膂力，好像他可以推动整个世界，可以劈开大山。霎时间，他觉得这样心满意足，好似他的所有的理想都已经全部实现，而他现在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要求了，也许看到湿婆神站在面前他也会把头扭向一边，而不屑要求任何恩赐。他现在连任何地位、任何东西也不贪求。他感到很骄傲，好像世界上再没有任何男子比他更幸福和更幸运。

金达刚才还没有把自己的话讲完，她接着说：“当然，你为了我，不得不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

勒登·辛哈想尽力挣扎坐起来，说：“不经过苦行是不能获得成功的。”

金达用温柔的手一边扶他躺下一边说：“为了成功你并没有经过苦行，你怎么不说真话呢？你只是在保卫一个女子。如果当时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妇女，你仍然会那样不惜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她，这我是完全相信的。我向你讲真心话，我曾发誓一辈子不嫁人，但是你的自我牺牲却打破了我的誓言。我是在战士的怀抱里长大的。我的心只能献在那敢于冒生命危险的像狮子一样的男子面前。在我的眼里，风流人物的诙谐，江湖义士的豪迈，壮士好汉的气概都是一钱不值的。我把他们的表演都看成不过是闹剧罢了。我发现你的心中有真正的献身精神，而我就成了你的奴仆，不是从今天起，许多日子以来我就成了你的奴仆了。”

五

新婚的第一个夜晚，四周都很平静，只有这一对情人的心里，各种理想在起伏。周围洒着充满柔情的月光，在迷人的月光的爱抚下，新郎和新娘

正情意绵绵。

突然传来了消息，敌人的部队正向城堡这方进发。金达大吃一惊，勒登·辛哈站起身来，取下了挂在钉子上的宝剑。

金达用带着又爱又焦虑不安的目光朝他看了一下说：“派几个人去吧，有什么必要你去呢？”

勒登·辛哈一面把剑佩在腰间一面说：“我怕这一次他们来的人数很多。”

金达说：“那我也去。”

“不，我看他们是不能站住脚根的，我一次冲锋就要把他们击溃。这是老天希望我们新婚的夜晚成为胜利的夜晚。”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很不放心，总不想让你走。”

勒登·辛哈被她这种直爽而又亲切的挽留所激动。他拥抱了金达，说：“亲爱的，我明天一早就会回来。”

金达用手挽着丈夫的脖子，眼中充满了眼泪，说：“我怕要等许多日子你才会回来，我的心将和你在一起，你走吧！不过每天要捎信回来。我求你一定要考虑好时机再举行进攻。

你一看到敌人就按捺不住，就要冒险冲上去，这是你的习惯。我对你只有一个请求，就是掌握时机行事。去吧，正像你让我看到你出发一样，你也让我看到你回来。”

金达的心里很不安。以前，对她来说，取得胜利的愿望就是一切；现在，享受夫妇之乐的欲望却占了上风。一个像狮子一样大吼一声就使敌人心惊胆战的巾帼英雄，今天却变得这么软弱。当勒登·辛哈骑上马时，她竟出于对他的安全的祝福而暗自向女神许起愿来了。当他还没有被树荫遮住时，她站着不停地望着他。后来，她登上城堡的最高了望台，向他去的方向足足望了几个小时。那儿什么也没有，群山早已把勒登·辛哈遮盖了，但是金达却感到他好像还在继续往前走。当朝霞的红光从树荫背后开始透过来时，她才从痴呆中醒过来，她发现周围什么也没有。她哭着从了望台下来，回到自己的床上蒙头大哭了。

六

勒登·辛哈身边不足一百人，但都是训练有素的健儿。他们既藐视攻击敌人的时机；也不把人数众多的敌人放在眼里。他们个个视死如归，满怀豪情地唱着充满英雄情调的歌儿策马前进。

勇士！你的头巾是宝刀，

定要维护它的荣耀。

刀斧不顶用，

盔甲和盾也是徒劳，

让我们内心团结牢。

勇士！你的头巾是宝刀，

定要维护它的荣耀。

群山之间响彻这种豪迈的歌声，马蹄哒哒为他们打着拍子。黑夜渐渐过去了，太阳放射出红色的光芒，给这些勇士身上洒下了金光。

就在那血红色的光芒中，他们看见一座小山上有一股敌军驻扎着。

勒登·辛哈低着头，压抑着内心的离愁别恨慢慢地走在队伍的后面。他的身子是在往前走，但他的心却在往后退。今天，苦恼的心情在他一生中

第一次使他疑惧起来。有谁知道这一仗的结局如何？他来这里所放弃了的那天堂般的乐趣，一想起来就使他内心感到难受。他记起金达饱含泪珠的眼睛，他真想把马的缰绳往回拉，他的斗志每时每刻都在低落下去。突然有一个士兵来到他身边说：“兄弟，你看，敌人在高山上扎着营。现在你的意见怎么样？我看应该马上向敌人展开进攻，他们是没有提防的，一打就会败逃。如果晚了，他们有准备了，事情就会棘手。大约不少于一千人。”

勒登·辛哈用不安的眼光向那股敌人打量了一下说：

“对，看来是不少。”

士兵说：“那就展开进攻好吗？”

勒登·辛哈说：“就照你的意见办。不过敌人很多，也得考虑考虑。”

士兵说：“这没有什么。我们曾经打败过比这更多的敌军。”

勒登·辛哈说：“那倒是事实。不过往火里跳是不妥当的。”

士兵说：“兄弟，你这是说些什么呀？兵士的一生就是为了往火里跳呀！一旦你下达了命令，你就看到我们的威风啦！”

勒登·辛哈说：“现在我们够疲劳了，还是多少休息一会儿好。”

士兵说：“不，兄弟，如果他们觉察到了我们的动静，那就糟了。”

勒登·辛哈说：“那就进攻吧！”

霎时，战士们拉紧了马的缰绳，拿着武器向敌军冲去。但是，一登上山头，他们就发现原先对敌军所作的估计错了。敌人不仅提防着，而且正准备出发进攻他们的城堡。他们看到敌军迎面来时感到失策了，但是除了迎战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仍然不感失望，和勒登·辛哈这样英勇善战的勇士在一起，他们是没有任何疑惧的。他曾经在比现在更危险的场合以自己的机智取得了胜利，难道他今天就不把他的本领显示出来吗？所有的眼睛都在寻找勒登·辛哈，但是哪儿也找不着他，他到哪里去了呢？这谁也不知道。

但他是哪儿也不会去的，他是不能把自己的伙伴们甩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到哪儿去的，完全不可能。他一定还在这里，他也许在考虑转败为胜的办法。

霎时间敌人逼近了。在众多的敌军面前，他们这一小批人能顶什么用呢？四面八方都在呼唤着勒登·辛哈：“兄弟，你在哪里？你给我们什么命令呀？你看，敌人已经来到跟前了，可是你到现在还一声不吭。你到我们面前指挥我们吧！鼓舞我们的勇气吧！”

但是，直到现在勒登·辛哈也没有露面，甚至敌军已经来到跟前，双方已经挥剑交手，崩德拉人开始拚死战斗。当然一个对一个绰绰有余的，但一个怎么能对付十个呢？这不是战斗，而是生命的赌博。崩德拉人的失望转化成了非凡的力量，他们勇猛战斗，谁也没有想到后退一步。他们现在是一点组织也没有了，谁能够往前进，就往前冲，结局是什么，这是任何人也不担心的。有的人甚至穿过敌人的队伍冲到敌军的将领面前，有的在尽力去登上敌军将领骑的象时被打死，看到他们这种超人的勇猛精神，敌军也不得不脱口称赞。不过，这样的战士获得了名声，但没有取得胜利。不到一个小时，舞台的幕布落了下来，演出结束了。犹如刮来一阵暴风，把树连根拔起后又很快过去了。这一小批人如果是有指挥的话，他们是可以打败敌人的；但是负责指挥的那个人，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胜利的马拉提人一个尸体一个尸体地注意观察，勒登·辛哈是他们的眼中钉，是他们要除掉的对象，只要他活着，他们就睡不安稳。他们把小山的岩石都翻遍了，可是没有发现勒

登·辛哈。胜利总算是胜利了，但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

七

今天，金达的心里不知为什么产生了种种疑心，她从来没有这么脆弱过。崩德拉人会失败吗？她说不出会失败的任何理由。她的这种疑惧无论如何也没有从不安的心里流露出来。

如果这个不幸的女子命里注定有享受爱的幸福的话，那么她母亲为什么在她童年时代就死去呢？她为什么不得和父亲一起在丛林里奔波呢？她为什么得住在山洞里呢？而很久以来连这样的依靠也不再存在了，因为父亲也离开了她。从那时起，她就从来没有舒舒服服地生活过一天。老天难道会从此让自己导演的这幕惨剧收场吗？唉，在她脆弱的心里，这时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愿老天爷今天把她最亲爱的人安全地送回来，她就带着他到很偏远的村子里住下来。她会在服侍和礼拜自己心爱的丈夫中使生活过得很美满。她将永远避开这种斗争。今天在她的心中，女性的感情第一次苏醒了。

已经傍晚了，太阳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一样，低着头在找一个栖身之地。突然有一个士兵光着头，光着脚，赤手空拳来到她的面前。金达像遭到了晴天霹雳。有好一会儿她难过地坐着不动，后来她惶恐地走到士兵身边，用痛苦不安的声音问道：“谁还活着？”

士兵说：“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吗？”

金达捂着头坐在地上。士兵接着又说：“马拉提人已经来得很近了。”

“来得很近了？”

“很近很近了。”

“那马上准备柴堆，没有时间了。”

“我们这些宁可断头的人还在呀！”

“随你的便，反正这就是我最终的职责。”

“把城堡紧闭，我们还能抵抗几个月。”

“那你们抵抗吧，我现在不和任何人打仗了。”

黑暗摧残着光明降临了；而胜利的马拉提人践踏田里起伏的禾苗到来了。城堡里正准备着柴堆，就在掌灯的时候，柴堆也点了火。烈女金达全副盛装，显示出无可比拟的光彩，带着微笑，正通过火的途径向丈夫的灵魂所在的天堂里走去。

八

柴堆的周围聚集着男男女女。敌人已经包围了城堡，对此谁也不感到惶恐不安。他们每一个人都由于悲哀和忧伤而满脸愁容，一个个都低着头。昨天，正是在这个院子里，搭起了举行婚礼的彩棚；而今天在这个地方却正燃着烧尸的柴堆。昨天燃的是婚礼的祭火，那时也像这样的火舌在向上升起，人们也像今天聚集在一起，可是今天和昨天的景象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当然，从肉眼看来，是存在着差别，然而实际上，这是昨天婚礼上举行的祭祀的补充，是昨天婚礼上始终不渝的誓言的实践。

突然人们听到了马蹄声，好像有一个战士骑着马飞奔急驰而来。霎时间，马蹄的声音停止了，有一个战士跑到了院子里。人们惊愕地发现，原来是勒登·辛哈。

勒登·辛哈走到烧尸堆旁边，喘着气说：“亲爱的，我现在还活着，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烧尸堆上早已点着了火，火苗已经烧着了金达所穿的沙丽。勒登·辛哈像发狂似地冲进烧尸堆里，拉着金达的手要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开始搬开木柴。但是金达朝丈夫看也不看，只是用手示意要他走开。

勒登·辛哈捶打着头说：“啊！亲爱的，你怎么啦！你为什么不朝我看一看？我还活着呀！”

从烧尸堆里发出来的声音说：“你的名字勒登·辛哈，但你不是我的勒登·辛哈。”

“你朝我看一看吧！我就是你的仆人，你的崇拜者，你的丈夫。”

“我的丈夫已经献身了。”

“唉！我怎么向你说明清楚呢？啊！弟兄们，设法把火弄灭吧！我就是勒登·辛哈呀！亲爱的，难道你不认识我吗？”

火舌已经到了金达的脸上了。金色的莲花在火中开放了。金达用清清楚楚的声音说：“我认清楚了，你不是我的勒登·辛哈。我的勒登·辛哈是真正的英雄，他不会为了自己，为了这个渺小的肉体活着而放弃自己作为刹帝利武士的职责。我所委托终身的那个男子，他现在已经升入天堂。你不要侮辱勒登·辛哈了，他是英雄的拉杰布德人，而不是从战场上逃命的胆小鬼。”

她说出最后的一个字的时候，火焰已经烧到了她的头上。不到片刻的时间，这个无比美丽的女子，理想的英雄主义的崇拜者，真正的烈女消失在一片火海里了。

勒登·辛哈一声不响地像失去了知觉一样站着看这一幕景象，接着他抽了一口冷气，突然投身到那烧尸堆里。

1927 . 3

如意树

因德尔那特王公死后，他的仇人对他的儿子拉杰那特公子多方进行威胁，迫使他不得不亡命投靠他父亲生前的一位侍从。这位侍从是一个小村庄的领主。公子天性是一个爱好平静的风流少年，比起战场来，他更乐意在诗歌领域里一显身手，和其他骚人墨客一同坐在树荫下谈诗时他所得到的乐趣，是从游猎或处理朝政中所得不到的。自从他来到了这个四面环山的村子里以后，他所感受到的平静和乐趣，使他宁愿再付出几份国土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山峦起伏的迷人景色、林木的青葱、流水潺潺的悦耳的奏鸣、清脆的鸟语、幼小野鹿的雀跃、牛群的嬉戏，还有村民的淳厚朴实、妇女们的腼腆和天真，这一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很新鲜。但是，比这一切事物更吸引他的东西，则是领主的年轻的女儿金达的美貌。

金达亲自动手操作一切家务事。她从来没有得到过母爱的温暖，但她却在服侍父亲中得到很大的安慰。本来她在今年要准备出嫁了，就在这时，公子的到来却使她对生活产生了新的理想和希望。她内心所想象的自己丈夫的形象好像现在在她眼前已经具体化了；而公子理想中的伴侣也通过金达这一形象体现了出来。但公子认为他没有那种福气；而金达也认为自己配不上

他。

二

5月的一天中午，泥瓦作屋顶的草房像火护一样烤着。住在挂了芦苇帘子的房间里的公子热得忍受不了，他走了出去，走到草房对面园子里的一棵大树底下坐了下来。他忽然看见金达从河边提着水罐走来，脚下是烫脚的沙地，头上是喷着烈火的太阳，热浪烤着她的身体。这样的时代也许渴得要死的人也没有到河边去的勇气。金达为什么去取水呢？家里水缸里有的是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呢？

公子跑到她的身边，一面抢着她手里的水罐一面说：“把水罐给我，赶快跑到树底下躲一躲，这时取水干什么呢？”

金达没有把水罐给他，她整了一整从头上落下的纱丽。她说：“你在这时候干吗来了，也许是在屋子里面热得待不下去了吧？”

公子说：“你给我吧！要不我就真动手抢了。”

金达笑着说：“一个王子提着水罐走，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公子抓住水罐口说：“我已经吃够了作为王子的苦头了。”

金达，现在听到有人叫我王子我都感到害臊。”

金达说：“你看，在太阳底下你自己也不好受，也使我不好受。你松开手吧，说真的，这是敬神用的水。”

公子说：“难道让我拿就玷污了敬神的水吗？”

金达说：“好吧，兄长，你要拿，你就拿吧！不过……”

公子拿着水罐在前面走，金达跟在后面，两人走到园子里。金达在一棵小树苗旁边站住了，说：“就是敬这位神。你把水罐放下吧！”公子诧异地问道：“这里有什么神呢？金达，我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金达一面用水浇树苗一边说：“这就是我敬的神！”

树苗被浇上水后，枯萎的叶子发绿了，好像它睁开了眼睛一样。

公子问道：“金达，这棵树苗是你栽的吗？”

金达一面把树苗缠在一根直木棍上一面说：“是我栽的，可以说是我在你来的那天栽的。以前这儿是我玩泥娃娃的土屋，为了给我的泥娃娃遮荫我栽了这棵芒果树。后来，我就把它忘了。家务事一忙，就再也没有想到过它。你到我家来的那天，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了这棵树苗。我来一看，它已经枯干了。我立刻给它浇上了水，它就慢慢地开始活了过来。

从那时起我就浇灌它，你看，它已经长得青枝绿叶了。”

她这样说着，一面抬头望了望公子，又继续说：“自那时起，我什么工作都可能忘记，但是我不忘记给它浇水。你是赋予它以生命的人，是你来后救活了它，不然，它早已枯焦了。它是你光临这里的纪念。你看它，好像在笑呢！我却感到它在跟我说话。说真的，它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还生气呢！今天它得到了你拿来的水，真是心花怒放了，每一片叶子都在向你致谢呢！”

公子感到那棵树苗就好像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孩子受到大人的亲吻后为了要爬到大人的怀里面张开双臂，这棵树苗也像伸开了自己的手臂。它的一枝一叶都焕发着金达的爱的情意。

金达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农具，公子拿来了一把锄头，围着树苗整理成一个大土洼。接着在周围筑成了高高的土埂，然后拿来铲子把里面的土刨松，树苗更显得精神抖擞了。

金达说：“你没有听见它在说什么吗？”公子笑了笑说：“听见了。它在说，它要妈妈把它抱在怀里。”金达说：“不。它是在说，现在这样怜爱我，今后可别忘记我。”

三

然而公子作为王子所受的惩罚还没有结束。仇人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他的消息。而在村子里，由于一些好心人的说合，古威尔·辛赫老头儿只好为金达和公子作结婚的准备了。

正在这时，仇人的一支小队伍赶来了。公子在树苗的周围已经种上了花草，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坛。给树苗浇水已经成了他的日常工作。这一天大清早，他扛上扁担到河里去挑水，路上有十多个汉子围住了他。古威尔·辛赫提着剑跑来，但是那些人把他打倒了。手无寸铁的公子没有办法，他把扁担放在肩膀上说：“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追着我不放呢？伙计们，我已经放弃所有一切了。”

领头的说：“我们奉令把你捉拿回去。”

“你们的主人对我现在的处境还不能容忍吗？好吧！如果你们还讲一点公道，那就把古威尔·辛赫的剑给我，让我为了自己的自由和你们拼个你死我活。”

对此，大汉们的回答却是把他抓住反绑起来，然后扶他坐在马上，让马急驰而去。扁担留在原来的地上。

这时金达从家中走出来，看见扁担横在地上，人们正把公子驮在马上带走。她像受伤的鸟一样向前奔跑了几步，接着倒在地上，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突然，她的目光落在她父亲的躯体上。她惊惶失措地爬了起来，走到她父亲身边。古威尔·辛赫还没有断气，但眼看着快要不行了。

他看到金达，就用微弱的声音说：“孩子……公子……”他再也不能说下去了，气已断了，但他说的“公子”两字表明了他的涵义。

四

20年过去了，公子还没有获释。

这是一个建筑在山上的城堡。从城堡上望去，到处是山峦起伏。公子住在城堡里倒没有什么不便，有仆人服侍，有吃有穿，可以散步，还可以打猎。他不缺少什么，不过与金达分离的痛苦却像火一样一直烤着他的心，怎么也不能平息。生活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光明。如果说他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就是能有一次机会重游那产生爱情的圣地。在那里，他曾经得到过人类生活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因此，他心中唯一的愿望是去朝拜那曾留下神圣纪念的土地，然后在那河畔结束自己的一生。那小河的河岸，那园子里的树丛，那金达的美丽的小家园，都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而那棵他们两人曾共同浇灌的小树，好像成了他生命的唯一寄托。还有没有再看到那棵青枝绿叶的小树苗的一天呢？有谁知道，那棵树苗是活着还是枯焦了呢？现在还有谁来浇灌它呢？金达不可能这么久还没有结婚吧？这是不可能的。她现在也许已经忘记我了。当然，也许在她想家而回到娘家时，看到了树苗会想到我。对我这个不幸的人来说，她还能做什么呢？为了能再一次看到那个地方，他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可是这个愿望总不能实现。

啊！整整过了一个时代了，悲伤和失望已经摧残了他美好的青春。现在他眼中失去了光芒，四肢失去了力量。人生是什么，只不过是一场恶梦而

已。在一片黑暗中，他已经觉察不到其他任何东西了。他生活的唯一基础就是一个理想，一场在他一生中曾见过一次的美梦。

他还想再一次看到那个梦境，然后他的一切愿望就会消失，任何欲望也将不复存在，整个没有尽头的未来，全部无穷无尽的忧伤都会溶化在这个梦境里。

监视他的人现在对他没有任何疑心了，他们还对他产生了同情。晚上也往往只有一个人看管着他，其他的人统统去睡觉了。公子还可能逃走——关于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担心。有一天，一个看守的兵士甚至毫不在意地拿着枪躺下了。瞌睡就像一只猛兽一样等待着时机，人一躺下，它就猛扑过来。公子听到了兵士入睡的打鼾声，他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站了起来，但是脚却在不停地发抖。他没有勇气走下台阶，因为他考虑到兵士一旦惊醒，又该如何收场的问题。虽然他可以借助于暴力，兵士身边就放着一把宝剑，但是伤害人的事是他所厌恶的。于是公子叫醒了士兵，士兵吃惊地坐了起来。最后剩下的一点点警惕性也完全丧失了。当他再一次躺下时，就鼾声大作了。

第二天清晨，士兵一觉醒来，急忙上前去张望公子的房间，却不见了公子的踪影。

公子这时像乘风一样，以想象不到的速度正在飞奔，向着那曾作过幸福美梦的地方飞奔而去。

城堡的周围都进行了搜索。头领派骑兵追赶，也杳无踪迹。

五

走山路是件吃力的事，何况他又不认识这囚禁他的地方，死亡随时都在威胁着他，要幸免是非常困难的。公子为了实现他的理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当他走完最后的路程时，除了内心的理想外他什么也没有了。最后一天，经过了艰苦的跋涉，他到达了想到达的地方，但这时已经是傍晚时分。那儿已经是一片没有人烟的地方，只有几间倒塌的破房子，作为过去的遗迹留了下来。那过去曾闪耀着爱情光辉的草屋，那他过去曾在里面度过一些幸福时光的故居，那曾是他一切理想的核心，他所顶礼膜拜的庙堂，如今也正如他的一切理想一样荡然无存了。草屋的残迹在用无声的语言向他倾诉可悲的往事。公子一看到草屋的残迹，就一面喊着“金达”，一面跑了过来，拾起地上的泥土虔诚地涂在前额上，这泥土好像是某一位天神留下的圣洁的遗物。他靠着倒塌的墙哭泣了好久，啊！我的理想，难道你不就是为了哭泣而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吗？为了今天的哭泣，长久以来他感到坐卧不宁，哭泣使他获得了一种非凡的乐趣，世界上的一切幸福难道能够比得上这些眼泪吗？

后来，他走出那倒塌了的草屋。前面的空地上，一棵枝叶非常繁茂的大树像是站在那里欢迎他；这就是那 20 年前他和金达两人共同栽种的那棵树苗。公子疯狂地跑上前去扑在大树上，好像是一个父亲拥抱着自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这是过去的爱情的遗迹，是永不凋谢的爱情的遗迹，20 年后的今天它已经变得硕大无朋了。公子的心好像要把这棵大树搂在自己的怀里，甚至不让风吹着它，它的每一片叶子上都留下了金达的痕迹。树上的鸟儿叫得这么好听，这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他手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饥渴和疲乏使他全身都像散了架似的，可是，他竟爬上了那棵树。他爬得这么快，连猴子也比不上他。他爬到最上边的树杈上坐了下来，骄傲地朝四下眺

望。这个地方是他理想的天堂。眼前的所有景色都有金达的影子。金达正坐在远远的起伏的山峦上唱歌，金达正驾着红色的彩霞在天空中飞翔，金达正笑嘻嘻地坐在金黄色的太阳光下。公子在想，如果他是一只鸟，他就将坐在这树枝上度过他的余生。

天黑了，公子从树上爬了下来。他在树下把叶子收集拢来，用它们作成了简单的褥子。

他躺在上面，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金色梦乡。啊！这就是弃绝红尘，今后他将永远和这棵树在一起，他哪儿也不会去了，德里的宝座也不会使他离开这个地方。

六

在那柔和而又圣洁的月光里，突然有一只小鸟飞到那棵树上，并开始用它那凄凉的调子唱起歌来。那棵树好像也在无声地致哀。寂静的夜被那悲痛的歌声震动了。公子的心难受得好像要撕裂了，那歌声中充满着悲愤和离别的哀愁。啊，鸟啊！你一定也是失去了配偶，不然，你的歌又哪会这样痛苦、这样悲哀、这样沉痛啊！公子的心要破成碎块了，歌声像利箭一样刺中了他的心。他再也不能坐下去了，他站起身来，不知不觉地又跑进那堆废墟，然后又从那里回到树底下。他想着，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捉住这只鸟呢？哪儿也看不见它。

鸟的歌声停止了，而公子也入睡了。他作了梦，梦见那只鸟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仔细一看，那不是一只鸟，而是金达，真的是金达。

公子问道：“金达，那只鸟到哪里去了？”

金达答道：“我就是那只鸟。”

公子说：“你就是那只鸟？刚才就是你唱的歌吗？”

金达说：“是，亲爱的，刚才就是我在唱歌。我就是这样哭呀哭呀，整整过了一个时代了。”

公子说：“你的窝在哪里呢？”

金达说：“就在那堆废墟里，在你过去睡觉的床旁边，用床上的草作成了我的窝。”

公子说：“那你的伴侣在哪里？”

金达说：“我只有孤单一个人。”金达回忆起自己最亲爱的人，为他而悲泣所得到的安慰和愉快，是有伴侣时所享受不到的。“我今后仍然是孤单的一个人，也会一个人孤单地死去。”

公子说：“难道我不能变成鸟吗？”

金达走了，公子也醒了。天空中已经泛起了红霞，而那只鸟又落在靠近公子睡的地方的枝上开始唱歌了。现在它的歌声中已经没有悲哀，没有痛苦，只有愉快、欢乐和幸福，再不是生离死别的悲痛哭泣的哀鸣，而是团聚的欢乐之歌。

公子开始考虑起他所作的梦有什么奥秘来了。

七

公子一爬起来，就做了一把扫帚，并开始打扫废墟。只要他活着一天，他就不能让这片土地这样破败不堪。他要把墙砌起来，并盖上草屋顶，把墙壁粉刷干净，因为这里有他的金达住过的遗迹。在废墟的一个角落里，还放着她过去曾用来取水并浇灌树苗的水罐。他拿起水罐去取水。他两天来没有吃饭了，晚上他感到很饥饿，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他不想吃什么。

他感到身上有一股奇特的力量。他开始从河里取水来把土浇湿，来回地奔跑，他从来没有这么使不完的力量。

在短短的一天里，他砌起了墙，他砌得这么快，甚至几个工人也赶不上。而墙砌得又直又光滑，连泥瓦工看到后都会感到自愧不如。爱情的力量多么巨大无边啊！

又到了傍晚，鸟儿又进巢了，树叶也垂下了头，可是公子又怎肯歇下来啊！在朦胧的夜色中，一堆一堆的土堆起来了。愿望啊，你把人折磨得好苦，难道你一定要他至死方休吗？

小鸟在树上又唱起了清脆的歌。公子手里的水罐掉了下来，他的手脚都沾满了泥，他没来得及洗，就来到树下坐下来。这只鸟的歌声具有多大的魅力，又是多么欢快，多么嘹亮！

人间的音乐在它面前都要大为逊色。人间的音乐中又哪里有这种神韵、甜蜜和生活的感受啊？愉快的歌声使人忘掉过去，而这鸟儿的歌声却使往事变得多么清晰！除歌声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使以往的去，又一次色彩鲜明而活生生地呈现出来啊？公子的心上又浮现了金达从河中取水来浇灌树苗的情景，唉！难道这样的日子还会到来吗？

蓦地，有一个行人在树下站住了。像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他开始询问起公子来。他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那个人说他自己以前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可是当村子败落以后，他就搬到邻近的一个村子里去住了。现在他在这里还种了点土地，晚上为了保护庄稼不被野兽糟蹋，他常到这里过夜。

公子问道：“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名叫古威尔·辛赫的吗？”

农民很感兴趣地回答说：“知道，知道。兄弟，怎么会不知道？可怜的古威尔·辛赫被人打死了。你也认识他吗？”

公子说：“对，我认识他，那时我常到这里来，我也是为王公服务的公差。那么，他家就没有其他什么人了？”

农民说：“唉，兄弟，你就别提了，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古威尔·辛赫的妻子早死了，只剩下了一个女儿。啊！多么端庄而又漂亮的女孩子，看到她，人的眼睛都会发亮哩。

她完全像仙女。古威尔·辛赫活着的时候，拉杰那特公子逃到了这里，并且在这里住下了。

他和姑娘两人产生了爱情。当仇人把公子抓走以后，金达就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了。村子里的人都想让她结婚。兄弟，准备和她结婚的小伙子还会少吗？有谁得到她而不认为是自己最大的福气呢？但是她不愿跟任何人结婚。你看，这棵树，那时还很小，是棵小树苗，它周围还有几垅花。她就在给小树培土、除草和浇水中度过她的日子。总之，她老是说，她的公子会回来的。”

公子的眼泪簌簌地往下落。那个农民换了一口气，又说：“日子一天天过去，兄弟，也许你会不相信，十年她就这样度过了，她瘦得简直令人认不出来了，但是那时她还一直抱着公子会回来的希望。有一天，人们终于发现她死在这棵树底下。兄弟，有谁能这样对待爱情啊！不知公子是死了还是活着，也不知他是不是还记得这个等待着他的人。不过金达应该怎样对待爱情，她在行动上完全做到了。”

公子感到他的心要炸裂了，他抑制着自己。

那个农民手里拿着烧着的牛粪饼，他装了烟，点了火抽了几口，然后说：“她死以后，她住的房屋也倒塌了。村子本来已经败落，这样一来就更凄凉了。过去偶尔有几个农民还在这里坐一坐，但是现在谁也不到这儿来了。她死后几个月，就听到这一只鸟在这棵树上叫。

打那时起，我就一直听它在这里叫，从来没有看到它的伴侣和它在一起。看来它是一只独身的鸟，它成天待在那倒塌的房子里，晚上就飞到这棵树上。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它唱得已经不同了，要不，听到以后会使人伤心落泪，好像有人在拧绞着心似的。我常常躺在这里，听着听着就哭了起来。每一个人都说，这只鸟就是金达，现在还在为她和公子的分离而悲痛哩。我看也是这样，今天不知它为什么高兴了。”

农民抽完烟入睡了。公子好久好久木然地站在那里，然后慢慢地说：“金达，难道真的是你吗？为什么不到我身边来呢？”

一只鸟立刻飞来落在他的手上。公子在月光下看了看鸟，好像他的两眼明亮了，好像有一道帷幕从他的眼前拉来了。虽然是一只鸟，但是显出了金达的面貌。

第二天农民起来时，发现躺着的公子的尸体。

八

公子现在不在了，但是那草屋的墙砌起来了，屋顶上面还盖上了新草。在草屋的门口种上了几垅花，附近村子里的农民除了这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现在有一对鸟在草屋里作了一个窝。两只鸟一同外出觅食，一同飞回来，晚上它们就飞到这棵树上。它们清脆的叫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到很远的地方，森林中的生灵都为它们那非凡的歌唱所陶醉。

这一对鸟就是公子和金达，这是没有任何人怀疑的。

有一次，有一个猎人想捉住这两只鸟，但被村子里的人给轰走了。

1927 . 4

咒语

—

傍晚，金塔医生正准备去打高尔夫球，小汽车已经停到门口。这时出现了两个轿夫抬着一顶简易轿子，有一个老者拄着拐杖跟在轿子的后面。轿子来到药房前面停下了，老者慢慢来到门口，从挂着的竹帘子往里一看，里面是多么光洁的地面啊！他不敢走进去，怕有人呵责他，他已经看到医生站在桌子旁边，但他不敢说什么。

医生从帘子里面大声嚷道：“谁？想干什么？”

老者行过礼后说：“老爷，我是穷苦人，我的儿子几天来……”

医生点上一支雪茄说：“明天早上来，明天早上吧，这个时候我不接待病人。”

老者双膝跪了下来，磕着头说：“老爷，你行行好，我的儿子快死啦。老爷，几天来他的眼睛都没有……”

金塔医生看了看手表，只剩下十分钟了，他从墙上的挂钉上取下高尔夫球棒说：“明天早上来吧，明天早上，现在是我打球的时间。”

老者把头巾取下来放在门坎上，说：“老爷，请你瞧上一眼，只瞧一眼就行。老爷，我要失去这个儿子了，七个儿子只剩下了这一个啊！老爷，我们老俩口会哭得没命的。老爷，您是大善人，您家业兴旺！”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粗俗的乡巴佬上门来，金塔医生摸透了他们的脾性。不管谁怎么说，反正他就是重复那句话，谁说的也不听。他慢慢地掀起竹帘，走出来朝小轿车走去。老者跟在他的后面求着：“老爷，你会得到大善果的！老爷，大发慈悲吧！我是苦命人，世界上再没有人可求了，老爷！”

可是医生连回头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坐上小轿车说：“明天早上来！”

汽车开走了，老者木然地站着一动不动有好几分钟时间。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玩乐而不顾别人的死活。也许他现在还不相信文明世界竟是这样无情，这等残酷，因为他至今还没有过这种痛心的感受。他还是古老时代的那种热心肠的人。一旦看到有人家起火，他就准备去救火；看到有人出殡，他就要过去扶灵柩；有人家的草屋顶要倒了，他就要去帮助支撑；看到发生了纠纷，他就要去进行调解。现在他站在那里两眼注视着小轿车，直到他看不见为止，也许他还抱着医生会返回的一线希望。后来他叫两个轿夫抬起简易轿子，顺原路返回了。他是到处碰壁后，才到金塔医生这儿来的，因为他曾听人称赞过金塔医生。

现在他在这里也碰壁后，再也没到其他任何医生那里去了，他只好哀叹自己的命运。

当晚他那活泼可爱的 7 岁的儿子，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儿童游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年老父母生存的唯一依靠，指望着他，他们才活着。这一盏灯熄灭后，人生的黑夜开始笼罩着他们。老年时的无限慈爱已经离开他们破碎的心，他们在黑夜中悲泣哀鸣。

二

20 年过去了，金塔医生名利双收，而且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健康，这真是非同小可的事。由于他有规律的生活，结果年过半百，他的活力和敏捷，连青年人都自叹弗如。他每项工作的时间都是规定好了的，他一丝一毫也不想破坏这个规律。人们往往是在生病的时候才遵守卫生的规则。金塔医生深知医疗和节制的奥秘，他生孩子的数量也服从他生活的规律。

他只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没有生第三个，所以金塔夫人现在也显得很年轻。女儿已经结了婚，儿子现在正在上大学。这个儿子也是他父母生活的依靠，他可说是德行和谦恭的化身，又很有风趣，他是大学的光荣，青年学生的骄傲，他的脸上闪耀着智慧的光泽。今天是他 20 岁生日。

傍晚，绿色的草地上摆上了一些椅子，城里的有钱人和官员坐在一边，青年学生坐在另一边，在共进晚餐。电灯的光使整个场地都在发亮。娱乐的器材摆在一边，准备演出一场小小的笑剧。这笑剧是今天过 20 岁生日的盖拉西纳特亲自写的，他也是今天演出的主角。现在他穿着丝织衬衣，光着头，赤着脚，奔忙着招待着朋友。有人叫道：“盖拉西，你怎么一直呆在那儿？”大家都逗他，开他的玩笑，可怜他忙得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忽然有一个姑娘来到他身边说：“盖拉西，你的蛇在哪儿，让我看看好吗？”

盖拉西和她握了握手说：“莫林丽妮，现在饶了我吧，明天给你看。”

莫林丽妮坚持要看，说：“不，你得让我看，我今天不会答应了，你总

是‘明天、明天’地推托。”

莫林丽妮和盖拉西两人是同学，两人彼此在热恋着。盖拉西对养蛇、玩蛇和让蛇跳舞很感兴趣。他养了各种各样的蛇，并经常测验它们的习性和行为。前不久他在大学里作了一个有关蛇的精彩报告，而且当面表演了让蛇跳舞。生物系的有名学者都对他的报告感到惊讶。这门学问他是从一个老年耍蛇人那里学来的。他还有收集治蛇咬的草药的习惯，只要他得知谁有好的草药，他不弄到手是不甘心的。他已经花了好几千卢比在这上面了。莫林丽妮已经来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看蛇这样热心，说不准今天是她的欲望真的变得强烈了，还是想表现一下自己对盖拉西的支配能力。不过她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那间屋子会挤进去很多人，蛇看到那么多人会焦躁不安，同时，夜里逗它们，会使它们不高兴的。她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

盖拉西说：“不是推托，明天我一定给你看。何况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好好地看，那间屋子会挤得水泄不通的。”

一位先生挑逗地说：“为什么不让我看？这样一点小事都这样推诿！莫林丽妮小姐，千万别答应，看他怎么不让我看！”

另一位先生更煽动地说：“莫林丽妮小姐这样纯朴老实，您这才神气十足地不理不睬，要是另外一个美人儿，对此早就生气了！”

第三位先生嘲笑地说：“岂只生气，还会不理您呢，这算什么大事？对此难道您还能断言：您可以为莫林丽妮献出生命？”

莫林丽妮看到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恭维她，于是说：“请你们别为我辩护，我自己可以辩护的。不过，这个时候我不想看蛇的把戏了，好了，事情完了。”

对此，朋友们哈哈大笑。一位先生说：“你就是想看，总得有让你看的人呀！”

盖拉西看到莫林丽妮的难为情的样子后感到：这时他的拒绝实际上使她难堪了。等宴会一结束，唱歌开始之后，他把莫林丽妮和其他一些朋友带到蛇笼的前面并开始吹笛，然后把一个个笼子打开，把蛇一一取了出来。啊，真是奇迹，令人感到这些长虫能够理解他的每一句话，理解他内心的每一种感情。他把一条蛇举了起来，把另一条蛇缠在脖子上，又把一条蛇缠在手上。莫林丽妮一而再地制止他说，别把蛇放在脖子上，远一点儿让看见就是了，让跳舞就行了。她看到盖拉西的脖子上绕着蛇，很害怕，她懊悔起来，真不该让他弄蛇，可是盖拉西什么也不听，在情人面前得到了表现自己弄蛇的艺术的好机会，还能让它白白地跑掉！一位朋友议论道：“牙齿都拔掉了吧？”

盖拉西笑着说：“把毒牙拔掉是耍蛇把戏的人干的事，我这里的任何一条蛇都没有拔过牙，不信我让你看一看。”说完，他抓住一条黑蛇说：“这里再也没有比它更大更毒的蛇了，如果它咬了人，人很快就会死，根本不等毒性发作，也没有治它的咒语，我让你们看看它的毒牙吧？”

莫林丽妮抓住他的手说：“等一等，盖拉西，看在大神的份上，把它放下吧，我给你磕头。”

对此，另一个朋友说：“原来我是不相信的，但是你一说，我会相信的。”

盖拉西抓着蛇的脖子说：“别，别，先生，等你用眼睛看了后再相信吧。把毒牙拔掉后降服蛇，那算得什么？蛇是很懂事的，如果它相信某个人对它不会造成伤害，那它绝对不会咬他的。”

莫林丽妮这时候看到盖拉西已经鬼迷心窍了，于是她想中止这一场把

戏，她说：“好了，好了，老兄，离开这里吧，你看，唱歌已经开始了，今天我也想唱点什么。”她一边说一边抓住盖拉西的肩膀，示意他走，她自己走出了房间，可是盖拉西却希望消除怀疑者的怀疑后才罢休，他抓住蛇的脖子用力地掐，他用了这么大的劲，使得他的脸发红，全身青筋直露。黑蛇至今还没有看见过他使用这种手段，它不懂盖拉西要它干什么，也许它以为他要置它于死地，于是它准备好自卫了。

盖拉西紧掐蛇的脖子使得它开了口，他指着蛇露出的毒牙给大家看，说：“哪位先生有怀疑的话，请他来看看，是相信了呢？还是有怀疑？”朋友们来看了蛇的毒牙，都大为惊讶。在眼见的事实面前哪里还有怀疑的余地？盖拉西消除了朋友们的怀疑之后，放松了蛇的脖子，准备把它放在地上。可是那条极毒的黑蛇正气得发了狂，它的脖子一旦放松，它就昂起头，在盖拉西的手指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溜之大吉。盖拉西的手指开始一滴一滴地流血了，他把手指根狠狠掐紧，朝自己的房间跑去。他房间桌子的抽屉里放有草药，碾细以后涂上可以使致命的毒液得到缓解。朋友们中间一阵骚动，外面正在进行的文娱晚会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医生先生着急地赶到了，马上把盖拉西受伤的指头根部掐紧。有人在碾细草药。

医生先生不相信草药，他想用手术刀把被咬伤的指头割掉，但是盖拉西对草药深信不疑。莫林丽妮本来坐在钢琴旁边，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跑了来，用手帕替盖拉西擦掉指头上流出的一滴滴的血。草药快碾好了，就在这一分钟的时间里，盖拉西的眼皮往下垂了，嘴唇上泛起了黄色，甚至连站也站不稳了，他坐到地板上。所有的客人都来到房间里，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这时草药已经碾好了，莫林丽妮把草药细末给他涂在指头上。过了一分钟，盖拉西的眼睛闭上了，他躺了下来，用手示意给他扇风。他的母亲跑来，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怀里。旁边安好了电扇。

医生先生低下头问：“盖拉西，你感到怎么样？”盖拉西慢慢地举起手来，但什么也没有说。莫林丽妮伤心地说：“难道草药不起什么作用？”医生先生捂着头说：“怎么说好呢？我相信了他的话，现在即使动手术也没有什么益处了。”

这样过了半个小时，盖拉西的情况每分每秒都在恶化，甚至他的眼珠也变得发硬不活动了，手脚开始发凉，脸上也失去了光泽，脉搏摸不着了。死亡的所有迹象都显露了出来，家里一片哭声。莫林丽妮悲痛得直用手击头，母亲在一边哭得昏了过去，朋友们拉住了金塔医生的手，要不他就要用手术刀抹脖子。

一位先生说：“要是能找到一个念咒语的人，现在还可能有救。”

一位穆斯林先生赞成这一办法，说：“先生，就是坟里的尸体也可以救活呢，这样的奇迹有的是。”

金塔先生说：“我一时真是糊涂了，相信了他的话，如果当时就动手术，那怎么会有这样的局面？过去我一再说他‘孩子，别玩蛇了’，可是有谁听呢？请去找一个能念咒语的来吧，他可以取走我的一切。我要把我的所有财产都放在他的脚下，我自己只穿一条遮羞的三角裤离开这个家，只要让我的盖拉西坐起来。看在神的面上去叫人来吧！”

有一位先生熟悉一个念咒语的人，他跑去把那人叫了来。可是看到盖拉西的样子后，他不敢念咒语了，说：“现在还能做什么？老爷，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唉，不懂事的蠢才啊，你为什么不说，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该发生的又哪里发生呢？为父母的看到了自己儿子的婚礼吗？莫林丽妮的希望之树开花结果了吗？作为人生欢乐源泉的金色的梦想实现了吗？在生活的充满星星之光的激荡的海洋中，享受着欢乐的小舟怎么沉没了呢？该是不该发生的发生了啊！

还是那绿草如茵的草坪，还是那洁白的月光像一曲无声的音乐覆盖着大自然，还是那朋友的聚会，还是那娱乐的器具，可是原来的欢声笑语，如今成了悲哀的哭泣和一串串的眼泪。

三

在离城几里远的一个小屋里，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婆坐在火盆前在熬过冬天的夜晚。

老头儿在抽着椰壳烟斗，不时地咳嗽几声。老太婆把头靠在膝盖上望着火出神。一盏煤油灯在壁龛上燃着。家里没有床，也没有床单，一边有一堆稻草，屋子里还有一炉灶。老太婆成天收集牛粪做牛粪饼，她还收集枯干的树枝；老头儿搓绳子到市场上去卖，这就是他们两人的生计。既没有人看到他们哭过，也没有人看到他们笑过，他们的全部时间都消磨在为了生活上面，死亡就等在门口，他们哪儿有时间去哭或笑？老太婆问道：“已经没有搓绳子的麻了，明天你干什么呢？”

“我去到切格鲁商人那里去借 20 斤麻来。”

“以前欠他的钱还没有还，他怎么还会借给你呢？”

“不借就算了。草到处都是有的，割到中午还不割上两个安那的草？”

这时有人在门口喊道：“帕格德，帕格德，睡了吗？开一下门吧！”

帕格德起身开了门，一个人进来说道：“你听说了吗？医生金塔先生的儿子被蛇咬了。”

帕格德吃惊地说：“金塔先生的儿子，是不是那个住在军营旁边别墅里的金塔先生？”

“对，对，就是那个金塔先生，城里这件事都嚷开了。要去的话就去吧，你会发财的。”

老头儿冷酷地摇了摇头说：“我不去，我才不去呢！那个金塔我可看透他了，我曾带我最小的儿子到他那里去，那时他要去打球。我跪倒他的面前请他瞧上一眼，他理也没有理我。那是大神可以作证的。现在看来他要尝到失去儿子的苦头了。他有几个儿子？”

“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儿子。听说，所有的人都束手无策了。”

“大神也真有灵。那时我的眼里也流着泪，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怜悯心。现在即使我就在他的门口，我也不会理他的。”

“那你不去了？我是听到什么，都对你说了。”

“太好了，太好了，心凉了，眼睛也凉了，孩子也凉了吧。你请回吧，今天我要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对老太婆）给我拿烟叶来，我还要抽一袋烟。现在他老兄会明白了，他那老爷的神气也完蛋了吧。我们有什么要紧，儿子死了，也没有什么家业被毁掉，走了六个，再走一个罢了。而你呢，你的家业不也后继无人了吗？而这份家业不是掐大家的脖子才积攒起来的吗？现在怎么办呢？我是要去一看的，不过得在几天以后，我要问他心情怎么样。”

来人走了。帕格德关上了门，把烟装进烟斗开始抽烟。

老太婆说：“这么晚了，大冷天谁去呀！”

“哼，就是大白天，我也不去；派车来接我，我也不去。我没有那么健忘，小宝的形象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呢，那个狠心的人瞧也没有瞧他一眼。难道我不知道孩子可能没有救了吗？我知道得很清楚，金塔不是神，他瞧上一眼，眼里也不会洒下起死回生的甘露。他不会洒下甘露的，只是我不死心，想得到安慰，所以才跑到他那里去，现在我要找一天到他那里去，对他说：‘先生，请说说，心情可好啊！’世界上的人会说我不好，随他们说吧，没有什么关系，小人物总是不好，都是缺陷；而大人物没有什么不好，一个个都是神。”

对帕格德说来，还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后呆着不动。在他一生中从来还没有听到有人被蛇咬的消息后不跑去救治的。无论是冬天的黑夜，夏天的阳光和热风，还是雨季的泛滥河水，他从来都不在意，他都立刻不带任何私心地诚心诚意地从家里出来。他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不是那种权衡得失的事情，谁能付得起生命的代价呢？这是一种神圣而慈善的工作。他的咒语曾经给予了成百的绝望者以生命。可是今天他未能从家里迈出步子，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打算去睡觉。

老太婆说：“烟叶我放在火盆的旁边了，这些烟叶花了两个半拜沙，商店还不肯卖呢？”

老太婆说完就躺下了。老头儿吹灭了灯，站了一会儿，随后又坐了下来，最后躺下了。

但是这一消息却像一个包袱一样压在他的心头。他感到他失去了什么东西，就好像他的全身衣服湿透了或双脚沾满了淤泥那样沉重，又好像有人坐在他的心里抓他要他从家里出去。老太婆不一会儿就发出鼾声来，老年人有时说着话就入睡了，不过有一点儿声响就醒了过来。

这时帕格德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拐杖慢慢开了门。

老太婆醒来了，问：“到哪里去？”

“哪儿也不去，看看夜多深了。”

“隔天亮还早呢，睡吧！”

“睡不着。”

“怎么睡得着呢？心已经到金塔家里了。”

“金塔对我做过什么好事，我得去回报他？他来给我磕头，我也不去。”

“你起来，不是有去的想法？”

“不是，我没有这么傻。他给我种刺，我要为他栽花？”

老太婆又睡了。帕格德关了门，又坐了下来。但是，他的心却有点像耳朵里传来乐器声后听说教者说教那样，眼睛尽管看着说教者，但是耳朵却向着乐器声，心里也是跟着乐器声回响，由于不好意思而一动不动。无情报复的思想对帕格德来说好比说教者，但是心却向着那个这时垂死的不幸青年人。对这个青年人来说，一分一秒的拖延都是致命的。

他又开了门，他的动作这样轻，以致老太婆也没有觉察到。他来到了外边，那时村里的护村人正在巡逻，护村人说：“帕格德，怎么起来了？今天很冷，你是不是到哪儿去呀？”

帕格德说：“不，我还到哪儿去呢？我是看看，夜有多深了。也不知道现在大约几点了？”

护村人说：“大约一点左右吧。我刚从警察局来，金塔先生的别墅里围

了好多人。他儿子的情况大约你听说了吧，给长虫咬了，也许都快死了。你去看看，也许能救过来，听说他已经悬赏一万卢比呢！”

帕格德说：“我倒不想去，尽管他悬赏一百万也罢。我拿一万或一百万又干什么呢？明天死了，还有谁来享用呢？”

护村人走了。帕格德向前移动着脚步，正如一个喝醉了的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身子那样，脚向一个方向迈步，身子却歪到了另一个方向。想说什么，但舌头说出来的是另一回事。帕格德的情况正是如此，他的心里想的是报复，是幸灾乐祸，但是行动却不听他的指挥。一个从来没有击过剑的人，即使他想击剑，也是不成的，他的手会发抖，提不起来。

帕格德拄着拐杖急急地往前走，他的意识在阻拦他，但是他的下意识却在推动着他，仆人控制了主人，主仆颠倒了。

走了一半路，帕格德忽然停下来了。恶念又战胜了他的行动：我白白地走了这么远，在这大冷天我有什么必要卖命呢？为什么不舒舒服服地睡觉呢？即使睡不着，又有什么要紧，可以念几句颂神诗呀！无缘无故地跑了这么远，金塔的儿子是活是死，与我有什么关系。金塔待我有什么好，使得我要为他卖命？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又有成千上万的人生，我与谁的生死又有什么相干？

可是下意识这时却变换了另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和恶念相差无几。他不是念咒救人去的，他是去看人们在做什么，他要看看医生先生是怎样捶胸痛哭的，是怎样击头，怎样昏过去；他要看大人物也像小人物一样哭呢还是能够忍耐，他那种人都是学问家，也许能忍耐住悲伤。恶念又使他耐心地向前走了。

这时有两个人迎面走来了，这两个人边走边议论着：“金塔的家这一下毁了，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帕格德的耳朵里传来了他们谈话的声音，他的步伐加快了。由于疲乏他的脚抬不起来了，可是他的头部却一直往前，好像马上就要跌倒在地。他这样走了约十来分钟，看见金塔先生的别墅了，电灯通明，可是一片沉寂，也没有哭泣的声音。帕格德的心突突直跳，不会太晚了吧？他开始奔跑了，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简直就好像死亡在他后面紧紧追赶着他。

四

已经是转钟两点，客人们大都告辞走了。哭泣者中只剩下了天上的星星在眨眼流泪，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已哭得精疲力竭了。人们不时地望着天空，等待着天明。

忽然帕格德来到门口叫人，医生先生以为是病人来了。如果是往常，他会呵责来人，可是今天他走出来了。一看，是个老者站在门口，腰佝偻着，嘴里也没有牙齿，眉毛都全白了，拄着拐杖颤抖着。医生先生很客气地说：“有什么事，老兄？今天我们头上落下了这样的灾祸，说也没法说。改日再来吧，也许一个月里我不能接待任何病人了。”

帕格德说：“先生，我听说了，所以才来的。少爷在哪里？请让我瞧一瞧。大神也真有灵，他能让死者复生呢！谁知道，他现在也许还会发慈悲之心呢！”

金塔痛苦地说：“好，去看看吧，不过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了，要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不少念咒语的人一个个都走了。”

医生先生还抱什么希望呢？只不过是怜悯老者罢了。他把帕格德带了

进去。帕格德看了看盖拉希，然后笑着说：“先生，现在还有希望，还没有完全坏事。如果大神愿意，少爷半个小时就可以站起来，不要想不开了。请叫水夫们打水来。”

水夫们把水运来了，开始给盖拉西冲洗。自来水管停水了，水夫的人数又不多，所以客人们也到庭院外边的水井里打水交给水夫。莫林丽妮也拿着水罐运水。老头儿帕格德站在那里微笑着念咒语，好像成功就在眼前。当他每念完一次咒语，就把药草放在盖拉西的鼻子下边。就这样不知道在盖拉西头上冲了多少罐水，也不知道帕格德念了多少次咒语，最后当朝霞泛出红色的时候，盖拉西的红红的眼睛也睁开了，很快他伸了一个懒腰，要水喝了。金塔先生跑到妻子纳拉雅妮那里和她拥抱，纳拉雅妮跑到帕格德身边跪倒在他的脚前，而莫林丽妮则含着眼泪走到盖拉西面前问他：“心里觉得怎么样？”

很快四面八方都传开了这一消息，朋友们都来向医生祝贺。医生先生报以巨大的崇敬的心情在每一个朋友的面前称颂帕格德。所有的人都热切地希望见到帕格德，可是到里面一看，哪儿也没有见到帕格德的影子。仆人们说，刚才他还坐在这里吸烟，我们把烟给他，他不要，他吸的烟是自己随身带来的。

医生家到处寻找帕格德，而帕格德自己正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他要在老太婆起床前赶回家。

当客人们都走了之后，医生先生对纳拉雅妮说：“老头儿不知到哪里去了，连一袋烟也没有接受我们的。”

纳拉雅妮：“我想好了，我要给他一笔钱。”

金塔：“深夜里我没有认出来，但是天色微明后我认出他来了。有一次他曾经带一个病人来，我现在记起来了，那时我正要去打球，我拒绝接待病人。今天想起那天的事来，我感到多么悔恨，这是我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现在要找到他，我要跪在他的脚前，请他宽恕我的罪过。他不会接受我的东西，这我知道。他就是为了普施恩泽而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他的高尚行为给我后半生提供了一个榜样。”

1928 . 2

割草的女人

穆里娅顶着一捆青草走来时，她那麦褐色的脸上有点发红，她那又大又迷人的眼睛里带着几分忧虑。马哈维尔看到她那发红的面孔后问她：“穆里娅，什么事？心里不好受吗？”

穆里娅没有回答，她的两眼充满了泪水。

马哈维尔走到她的身边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不说呢？谁说了什么？妈责怪你了吗？为什么这么不高兴？”穆里娅哽咽着说：“没有什么，能发生什么呢？我很好。”

马哈维尔从头到脚打量了穆里娅，说：“偷偷地哭，又不对我说！”

穆里娅想把事情支吾过去，说：“没有什么事，对你说什么呢？”

穆里娅是这片不毛之地的一朵玫瑰花。麦褐色的皮肤，像野鹿一样的眼睛，微微下垂的下巴，脸颊上隐隐泛出的红晕，秀丽的双眼皮，眼中带有一种奇妙的柔情，温柔中表现出明显的哀愁和无言的痛楚。不知道在皮匠族的这个家庭里从哪儿来了这样一位仙女，难道她那柔嫩得像花朵一样的身躯适宜于头顶草筐去卖草么？在那个村子里有不少的人奉承她，讨好她，渴望得到她的青睐，如果她能和他们谈上一句话，他们就会感到非常满足。但是穆里娅近一年多来，谁也没有见过她用眼瞟过青年小伙子或者同他们谈过话。她顶着草走出来，就好像黎明的光芒，点缀着金黄色的帷幕，散发着光彩。有人对她唱歌，有人把手捂在胸口叮叮地望着她，但是穆里娅低着头走自己的路。人们丧气地说：多么骄傲！难道马哈维尔就长得那么俊吗？也不见得是什么了不得的小伙子，不知道她是怎样和他一起生活的！

可是今天发生的这样一件事，即使对这一族的其他少女来说是一种象征性行动，但是对穆里娅来说却是心上的一根刺。那是在清晨的时候，微风带着芒果花的香味像喝醉了酒似地飘拂，天空在向大地洒下金色的光辉。穆里娅头上顶着草筐去割草，她的麦褐色的皮肤由于早晨金黄色的阳光而像黄金一样闪光了。突然，一个名叫杰那·辛赫的青年从前面来了，穆里娅想绕道走过去，可是杰那·辛赫已经抓住了她的手，说：“穆里娅，你就一点儿也不怜悯我？”

穆里娅那像盛开的鲜花一样的脸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了，她一点儿也不害怕，一点儿也不犹豫，她把草筐摔倒在地说：

“放开我，要不，我就嚷了！”

今天杰那·辛赫在生活中有了新的体验。在低等种姓中，长得漂亮的女人除了给高等种姓的人当玩物以外，还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事他可经历得不少了，但是今天他看到穆里娅的那种脸色，她的愤怒，她的自傲后，手足失措了。他感到羞愧，放开了手。穆里娅很快地向前走了。人们在斗争的高潮时是不觉得伤痛的，事过之后才会感到疼痛。穆里娅走了一段路后，由于她感到愤怒、害怕和自己的孤立无援，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她忍了一会儿，然后抽抽咽咽地哭了。如果她不是这么穷，那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这样侮辱她？她一面哭，一面割草。她了解马哈维尔的火性子，如果对他说了，那他就会成为这个少爷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她想到这里，汗毛都竖起来了，所以她没有回答马哈维尔的问题。

二

第二天，穆里娅没有去割草。婆婆问她：“你为什么不去？”

大家都去了。”

穆里娅低下了头说：“我不愿单独一个人去。”

婆婆生气地说：“独自一人，难道老虎会把你拖了去？”

穆里娅把头垂得更低了，轻声地说：“大家都挑逗我。”

婆婆责备她说：“你不和大家去，也不一个人去，那到底怎么去呢？你为什么干脆地说：我不去呢？在我家里，充当夫人太太是不行的。谁也不是因为皮肤好看就逗人爱，是干活出色才逗人爱的。你长得很好看，那我能吃你的美貌吗？”

去，快拿筐子割草去。”

马哈维尔站在门口的楝树树荫里正给马按摩，他看到穆里娅哭丧着脸

走着，但他不能说什么。如果他有能耐的话，他会把她像眼珠子一样藏在眼皮里，会把她藏在自己的心窝里。

但是，马的肚子是非要喂饱不可的，如果买草来喂，那每天至少得花 12 个安那，可是他的这个活计又算什么好活计啊！好不容易能够挣到一两个卢比，那也还是有时挣到，有时挣不到。自从这个要命的卡车开始通行以来，赶马车的可吃亏了，不要钱也没有人问津。他向高利贷者借了 150 个卢比买了马车和马，可是在卡车面前还有谁雇马车呢？高利贷者的利钱都付不起，本钱就更不用说了。他表面上还是说：

“如果不想去，就算了，草的问题再说吧。” 印度旧币制：一卢比等于 16 安那，一安那等于四拜沙。

这句安慰的话使穆里娅满意了，她说：“那马吃什么呢？”

今天她不走昨天的那条路了，她从田中间的田坎走了过去。她一次又一次地用警惕的目光左右打量，两边是长着甘蔗的地。稍一有点动静，她的心就紧张起来，可别有人藏在甘蔗地里，不过没有发生什么新的情况。甘蔗田走过了，她又走过了芒果园。前面可以看到正灌水的田了。在远远的井上人们正用水囊浇水。这儿的田坎上长满了青草，穆里娅的心动了，在这里半个小时所能割的草，在干旱的平地上割到中午也割不了那么多。这里又有谁看见呢？如果有人叫喊得厉害，那就走算了，于是她坐下来开始割草。在半个小时内她的筐子里已经装满一半多了，她是这样专心忙自己的事，以致她不知道杰那·辛赫的到来。当她突然发现有什么动静抬头看时，杰那·辛赫已经站在面前。

穆里娅吓了一跳，她想跑，想把草倒掉，拿着空筐走，可是杰那·辛赫站在几尺远的地方说：“别怕，别怕，老天爷知道，我不会跟你说什么。你想割多少草，就割多少，这田是我的。”

穆里娅的手麻木了，割草刀就像贴在手上一样，她看不见眼前的草了，她希望大地裂开，好让她钻进去，在她的眼前，大地在晃动。

杰那·辛赫安慰她：“你为什么不能割呢？我不会说你的，你每天都到这儿来割吧，我让你割草。”

穆里娅好似一座石像一样呆呆地坐着。

杰那·辛赫向前走了一步，说：“你为什么这样害怕我？你难道以为我今天还会折磨你吗？老天爷知道，昨天我也不是出于折磨你而抓住你的手，而是看到你后我的手情不自禁地伸了出来，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了。你走之后，我在那里坐下哭了几个钟头。我真想砍掉自己的手，有时还想服毒。于是我又找你，你今天走了这条路，我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到这里来了。现在，你想怎么惩罚我，就惩罚我吧。如果你想把我的头砍下来，那我也不会摇头拒绝。我是行为放荡的人，我是流氓无赖，但是自从见到你，我内心的一切邪恶念头完全消失了。现在我只想成为你的一只狗，永远在你的后面跟着你走，或者成为你的一匹马，能够经常吃到你亲手扔到我面前的草料。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的这个身体好歹对你有点用处！如果我是出于某种坏心眼说这样的话，那就让我的青春毁了吧。得到了像你这样的仙女的马哈维尔是太幸运了。”

穆里娅不声不响地听着，然后低下头天真地问道：“那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呢？”

杰那·辛赫更走近一步说：“我只希望得到你的怜悯。”

穆里娅抬起头看着他，她那害羞的心情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她用那一针见血的话问他：“我想问你一句话，你不会见怪吧，你结了婚没有？”

杰那·辛赫低声地说：“婚倒结了，但那算什么结婚啊，简直是开玩笑！”

穆里娅嘴角上浮现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说：“就算是吧，如果我的男人对你的女人这样说话，那你感到怎么样？那你准备不准备割下他的头？你说说看，你难道以为，马哈维尔是低等种姓皮匠族的人，那他的身体里就没有血，他就没有羞耻，他就不考虑自己的体面？你觉得我长得好看，难道码头边没有比我更好看的妇女经过，我连她们脚下的尘土也比不上，你为什么向她们中某一个人要求怜悯呢？难道她们没有怜悯心吗？可是，你不会到那里去，因为你不敢去。你向我要求怜悯，只不过因为我是皮匠族的妇女，是低等种姓的人，低等种姓的妇女可以通过一点儿威胁或一点儿利诱落进你的手里，这是多么便宜的交易呀！

你不是一个少爷吗？这样便宜的交易是不会放过的！”

杰那·辛赫羞愧地说：“穆里娅，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说真的，这又有什么高低贵贱好分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打算把我的头放在你的脚前。”

穆里娅：“难道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不能采取什么行动吗？你去把你的头放在某一个刹帝利种姓的妇女的脚前试试看！那时你就会明白，把头放在人家脚前有什么样的后果，那你的头就不会继续呆在你的脖子上了。”

杰那·杰赫羞得真想钻进地里，他的脸色变了，好像病了几个月才起床似的。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穆里娅能够讲得这样头头是道，这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穆里娅接着又说了：“我也每天到市场上去，也知道一些大户人家的情况。你能指出哪一大户人家没有马夫、车夫、挑水的、做饭的，或者是婆罗门祭司钻进去胡来的？这都是大户人家的把戏。那些大户人家的妇女这么做，是对的，因为她们的男人爱上了皮匠族的女人，挑水人的女人。有来有往收支相抵了。对可怜的穷苦人来说，又哪有这样的事呢？对我的男人说来，世界上属于他的一切，就是我，他对任何其他的女人连抬头望也不望一眼。凑巧我长得还不算丑，但是假如我长得又黑又丑，我相信他也还会像现在这样对待我。我虽然出身于低贱的皮匠族种姓，但我没有低贱到用坏心眼来报答人家对我的忠实。当然，如果他要随心所欲，如果他要刺激我，折磨我，那我也会这样来对待他的。你不是对我的姿色神魂颠倒了么？如果今天我出天花成了麻子，或者是瞎了一只眼，你会望我一眼吗？你说说看，我说的是假的吗？”

杰那·辛赫对此不能否认。

穆里娅仍然用那充满骄傲的调子说：“但是，如果我坏的不是一只眼，而是两只眼，那我的男人仍然会像现在这样对待我，他会背我、扶我、喂我吃。你希望我欺骗这样的人吗？

你滚开吧，今后别调戏我了，不然，没有好下场的。”

三

青年时期有热情和力量，有同情心和自信心，有勇气和光荣感，以及一切使人生变得神圣、光明和完美的东西。青年时期的迷惘是骄傲自负，尖刻无情，自私好色和一切把人生引向兽性、变态和堕落的东西。杰那·辛赫

处于青年时期的迷惘之中，穆里娅的清凉的水滴解除了他的迷惘，正如煮沸了的糖浆中洒下水滴之后，泡沫得以消失，杂质得以沉淀，然后干净纯粹的糖浆就形成了。青春时期的迷惘消失以后，剩下的就是青春年华。美人的话既可以轻易地破坏一个人的信念和忠诚，也同样可以轻易地引导一个人走上正路。

杰那·辛赫从那天起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本来他特别容易生气，动不动就咒骂、斥责甚至殴打工人，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佃农看见他就发抖，工人看见他马上积极地干活，但是当他一走，他们就坐下开始吸烟。所有的人心里都对他感到很恼火，咒骂他。不过，自那天起，他变得这样仁慈，这样谨慎，这样有耐心，人们看到了都感到奇怪。

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下午，杰那·辛赫来到田里，当时工人们正用水囊浇水。他看到有一个地方小水沟的堤已经断裂，水白白地流走了，没有流到田里的小垅里来。可是，培田垅的老太婆安然地坐着，她对水为什么不来一点也不着急。以前，杰那·辛赫看到这种情况就火冒三丈，会把那个老太婆当天的工钱给扣掉的，并且会斥责用水囊浇水的人。但是他今天没有生气，他用土把小水沟的堤培好，然后到田里对老太婆说：“你坐在这儿，水全跑光了呢！”

老太婆着慌了，说：“也许刚才裂开了口，少爷，我马上去把它堵上。”

她一面说一面发抖，杰那·辛赫安慰她说：“别跑，别跑，我刚才给堵上了。你家老大爷有些天没有看见了，到哪儿上工去了吧？”

老太婆感动地说：“近来在家里闲坐，小哥，哪儿也没有找到活。”

杰那·辛赫亲切地说：“那到我这里来干吧，还有些麻，给纺一纺吧！”

他这样说着朝水井那边走去了，那儿有四个水囊在浇水，但是他去的时候有两个人去摘枣子了，另外两个工人一看到杰那·辛赫就吓坏了，如果少爷问还有两个人到哪里去了，那怎么回答呢？大家都会挨一顿臭骂。可怜他们一个个心里直打鼓。杰那·辛赫问道：“那两个人到哪里去了？”

谁也没有答话。突然前面有两个工人用围裤的一角装着枣子走来了。两人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地走着，一看到杰那·辛赫，吓得要死，两条腿像有千斤重一样，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两人明白了，今天肯定要挨骂，也许工钱也要被扣掉。他们慢吞吞地走着，这时杰那·辛赫叫他们：“快来，快来，枣子怎么样？也给我一些吧，还是我枣树上的呢！”

那两个工人更害怕了，今天少爷不会让他们生还的，看他说得多么好听！等一会儿该细细算帐了，所以他们两人颤抖成一团。

杰那·辛赫又说：“赶快来吧，熟了的都算我的。是不是去一个人从家里取点盐来？”他又对另外两个工人说：“你们也来吃，那棵枣树上的枣子很甜。先吃枣子，活总是要干的。”

现在那两个摘枣子的人稍为松了口气。几个人把枣子倒在杰那·辛赫的面前，将熟了的都挑给他。有一个人回去取了盐。半个小时水囊没有浇水。当他们把枣子吃完，杰那·辛赫准备走时，那两个摘枣子的人双手合掌说：“小哥，今天就饶恕我们吧，我们两人肚子很饿了，要不，是决不会去摘枣子的。”

杰那·辛赫很有礼貌地说：“有什么过错？我也吃了枣子，不就是耽误了半个来小时的时间吧。你们愿意的话，一个小时的活半个小时可以干完；如果不愿意，一整天也许干不了一个小时的活。”

杰那·辛赫走了，于是四个人议论开了。

头一个说：“如果主人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有心干活了，而从前，什么时候都好像骑在人的胸脯上。”

第二个说：“我原来以为他今天非生吃了我们不可。”

第三个说：“近几天来，我看到他的脾气温和多了。”

第四个说：“傍晚拿到了全部工钱，那时再说。”

头一个又说：“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儿，辨别不了一个人态度的变化。”

第二个又说：“现在好好专心地干活吧。”

第三个说：“那还有什么可讲的。既然人家放心地把活交给我们，那我们的职责就是不遗余力地去干。”

第四个说：“现在我还不敢相信这位少爷。”

四

有一天，杰那·辛赫有事要到法院去。十几里地，一般他都是骑自己的马去，但是今天的太阳很毒，他打算坐马车去。他叫人传话给马哈维尔，叫他用马车载他去法院。9点来钟马哈维尔来叫他，他已经准备好了，立刻坐上了马车。可是，马是这么瘦，马车上的坐垫又脏又破，所有的东西都陈旧不堪，杰那·辛赫坐上去都很不好意思。他问：“马哈维尔，这些东西怎么这么破烂？你的马从来不是这么瘦弱的，是不是近来过路的乘客少了？”马哈维尔说：“不，小主人，乘客不少，不过有了卡车，谁还过问马车呢？以前一天挣两三个卢比，现在20个安那也挣不到，拿什么东西喂牲口啊？我们自己又吃什么呢？现在处在困难境地了。我想把马车和马卖掉后给你当工人去，可是又找不到买主。不说多，马是一天要12个安那的，草料还不算。当我们的肚皮还填不饱的时候，牲口还能过问那么多？”杰那·辛赫朝他穿的破烂衬衣看了一眼说：“为什么不种几亩地？”

马哈维尔低下了头说：“小主人，种地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行。我的想法是，遇到了买主，我就是吃点亏也把马车给卖出去，然后就割草到市场上去卖。近来婆媳两人都在割草，好容易才卖得十一二个安那。”

杰那·辛赫问道：“是老太太到市场上去卖草吧？”

马哈维尔不好意思地说：“不，小哥，她哪能走这么远的路，是我家的去。割草割到中午，下午到市场上去，从那里回来就到夜里了。小哥，真令人耽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命运总奈何不得。”

杰那·辛赫到了法院，马哈维尔为了找到乘客赶着马车到处奔走，向城里的方向去了。

杰那·辛赫叫他5点钟再来。

大约4点来钟，杰那·辛赫从法院里办完事走了出来。前面场院里有一家卖槟榔包的商店，再往前去是一棵大榕树。榕树的树荫下停有单马拉的马车，双马拉的马车，还有的是四轮敞篷马车等共20多辆。马都卸下了轭套。这儿是律师、法官和官员们停车马的地方。

杰那·辛赫喝了水，吃了槟榔包，他开始盘算，如果碰上了卡车，就到城里转一趟。这时他的目光落到了一个顶着草筐的女人身上，她正在和马车夫讨价还价。杰那·辛赫的心跳了起来，原来这个女人是穆里娅。她今天打扮了一下自己，穿着一件玫瑰色的纱丽，在和马车夫讲价钱。有几个马车夫围在她的周围。有的人在笑，有的在开她的心，还有的斜着眼瞟她。

槟榔包是用新鲜的蒟酱叶包上槟榔和很少量的石灰、豆蔻等而成，印度有不

少人有咀嚼它的习惯。

有一个黑黑的马车夫说：“穆里娅，你的草只值六个安那。”

穆里娅用媚眼扫了他一下说：“你要想买六个安那的草，那你到前面那些坐着卖草的女人那里去买吧，可以少给几个拜沙，我的草要 12 个安那才卖。”

一个中年的马车夫在四轮敞篷马车上说：“现在是你的天下啦，你干吗只要 12 个安那，要一个卢比吧！买草的人不得已，总是要买的，等律师们出来吧，现在快到时间了。”

一个头上缠着玫瑰色头巾的马车夫说：“连老头子都流口水啦！现在穆里娅为什么还只盯着某一个人呢？”

杰那·辛赫气得真想用鞋底打这些无赖一顿。大家是怎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好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而穆里娅在这里又是多么高兴！既不害臊，也不生气，也不让步。她和人说话时有说有笑，有时用含情的目光望着人，有时把纱丽的边从头上拉下来，有时还歪着头。

就是这个穆里娅曾经像母狮一样对他咆哮过。

这时已经是 4 点了，一群官员、律师和法官从法院里一涌而出。官员们向卡车的方向奔去，律师和法官们则奔向停马车的地方。马车夫也立即把轭套上好了，有几位先生用多情的目光打量着穆里娅，然后坐上了马车。

忽然，穆里娅顶着草筐朝那辆四轮敞篷马车后面跑去。上面坐着一个穿英国服装的年轻律师，他让穆里娅把草放到踏板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了钱给穆里娅，穆里娅笑了，两人还谈了话，但杰那·辛赫听不见他们谈了什么。

不一会儿，穆里娅脸上带着高兴的神色，走向回家的路了。杰那·辛赫若有所失地一直站在卖槟榔包的商店门口。店老板停止了营业，穿了衣服，关了门，从台阶上走下来。这时杰那·辛赫从沉思中苏醒了，他问道：“怎么，商店关门了吗？”

卖槟榔包的老板对他深表同情地说：“少爷，你治一治病吧，这个毛病可不好！”

杰那·辛赫奇怪地问道：“什么毛病？”

店老板说：“什么毛病！你在这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像一具尸体那样一动不动。整个法院都空了，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清洁工打扫完垃圾都走了，你知道吗？这是坏毛病，赶快治一治吧！”

杰那·辛赫拿好手杖，朝场院的大门走去，这时他看到马哈维尔的马车从前面走了过来。

五

马车走了一会儿后，杰那·辛赫问道：“马哈维尔，今天挣了多少钱？”

马哈维尔笑了笑说：“小主人，今天白站了一天，连拉差的人也没有光顾我，这还不算，我反而抽了四个拜沙的土卷烟。”

过了一会儿，杰那·辛赫说：“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每天从我这里拿一个卢比，当我叫你的时候，你就把马车赶来。这样，你家女人就可以不必拿草到市场上来卖了。你说，你同意吗？”

马哈维尔用含着泪的眼睛望着他说：“小主人，我吃的不就是你的吗？我是你的仆人，你什么时候愿意，就叫我来好了。向你借钱……”

杰那·辛赫打断了他的话，说：“不，我不愿意白白抓你的差，你每天从我这里取一个卢比，不要让你的女人顶着草到市场上去。你的体面也就是

我的体面。有什么事情还需要钱的时候，大大方方地来找我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跟穆里娅谈起这件事，没有好处！”

几天以后，在一个傍晚的时候，穆里娅遇到了杰那·辛赫。杰那·辛赫从佃户那里收了租正向家里急急忙忙地走去，正走到他过去曾拉过穆里娅的手的地方，他听到耳边响起了穆里娅的声音。他停住脚步，回头一看，只见穆里娅跑来了。

他说：“穆里娅，干吗跑啊，我不是站住了吗？”

穆里娅喘着气说：“几天来就一直想见见你，今天看见你走来，就跑来了，现在我不去卖草了。”

杰那·辛赫说：“那很好。”

“你见过我卖草吗？”

“是，有一天我见过。是不是马哈维尔都跟你说了？我曾经叮嘱他不要对你说。”

“他什么事也不瞒我。”

两人不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想起要说什么。突然穆里娅笑着说：“这就是你拉过我的手的地方。”

杰那·辛赫很难为情地说：“穆里娅，把它忘记了吧，那时不知是什么鬼迷住了我的心窍。”

穆里娅兴奋地说：“干吗忘记它？你不是正在维护我的体面吗？穷困使人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你救了我。”接着两人都沉默了。

隔了一会儿，穆里娅又说：“你以为我是高兴那么有说有笑吧！”

杰那·辛赫有力地强调说：“不，穆里娅，我一刻儿也没有那样看你。”

穆里娅笑了笑说：“这就是我过去对你的希望，也是现在对你的希望。”

微风在吹过浇灌的田地时渐渐止息了，太阳正投向夜晚的怀抱中去安息。在暮色苍茫中，杰那·辛赫一直站在那里看着穆里娅消失了的背影。

1929 . 12

两座坟墓

现在既不存在以往那种青春，也不存在那种风流和狂热。歌舞场已经一片荒凉，作为歌舞场的那盏光彩夺目的明灯早已熄灭。多情种子早已躺进了坟墓。然而，她的爱情却仍然深深地留在生者的心坎上，对她的永不磨灭的回忆始终留在生者的脑海里。在烟花女子中，这种忠诚和坚贞是难得的。而在贵族中，这样的婚姻，对爱情这样的专一和虔诚更是难得。任比尔·森赫公子每天傍晚总要去拜谒杰赫拉的坟墓，从不间断。他用鲜花装饰她的坟墓，并用眼泪来浇灌它。15年过去了，没有一天不如此。坚守着对杰赫拉的爱情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他从杰赫拉那里找到了对他的爱，他也获得了那种爱。他对爱情的感受，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使他陶醉。在他坚守对杰赫拉的爱情中，苏罗杰娜陪着他。苏罗杰娜是杰赫拉遗留下来的礼物，是公子全部理想的核心。

公子先后曾结了两次婚，但两个妻子都没有生孩子就死去了。公子就从此再也没有结婚。后来有一天，他在歌舞场上看到了歌妓杰赫拉。这个死去妻子的绝望的丈夫和这个渴望爱情的少女一见钟情，好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人生的美好的春天带着鸟语花香来临了，然而可悲的是，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这美好的春光就一去不返了。好似一场甜蜜的梦忽然消失一样，那位献身于丈夫并忠于丈夫的女神，给公子的怀抱里遗留下一个三岁的苏罗杰娜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公子对她遗留下的职责履行得这样忠实，使人们都感到吃惊。许多人都认为他有点神经质。他陪孩子一起睡，随孩子一同起床，公子亲自教她读书，伴她到外边散步。他是这样专心致志，犹如一个寡妇抚养着自己的孤儿。

二

当她上大学时，公子亲自用车把她送到学校。傍晚又亲自把她从学校接回家。他想洗掉老天爷用他那残酷的手在苏罗杰娜的额上抹的污点，他用金钱未能洗掉它，说不定可以用学问洗掉它。

这里指苏罗杰娜的母亲是歌妓，母亲和父亲又不是正式婚姻关系，出身被人所不齿。

有一天傍晚，公子正在用鲜花装饰杰赫拉的坟墓。苏罗杰娜站在不远的地方教自己喂的狗玩球。这时，她忽然看见学院里的教授拉门德尔博士来了。她不好意思地扭转了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她担心拉门德尔问起有关这座坟墓的事。

苏罗杰娜进大学已经一年。在这一年中，她看到了爱情的种种表现。有的是把爱情当作开心或玩笑；有的表现得比较放荡和庸俗；有的则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哪儿也没有作为爱情基础的忠诚。只有拉门德尔是一个忠实的人。当她看到他望着自己时，心里总是突突地跳，而他的眼睛里又隐藏着多么茫然、胆怯和不安的心情啊！

拉门德尔朝公子望了望，对苏罗杰娜说：“你父亲在那坟上做什么？”

苏罗杰娜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她说：“这是他的老习惯。”

拉门德尔说：“是一个圣人的陵墓吗？”

苏罗杰娜想把这个问题支吾过去。拉门德尔早就知道苏罗杰娜是公子和他的女仆生的女儿。但是他不知道，这座坟墓就是那女仆的坟墓，而公子竟这样忠于以往的爱情。他问这个问题时声音不低，所以让正在穿鞋的公子听到了。他连忙把鞋穿好，走近拉门德尔说：“在人们看来，她不是一个圣人，但在在我看来，她却是一个圣人，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圣人。

这是埋葬我的爱情的地方。”

苏罗杰娜希望很快离开这里，可是公子却从颂扬杰赫拉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他看到拉门德尔吃惊的样子，说道：“这座坟墓里躺着一位使我的一生得到了像天堂那样幸福的女神，而苏罗杰娜正是她遗留下来的礼物。”

拉门德尔望了望坟墓，惊异地说了一声：“啊！”

公子心里回味着那种爱情的幸福。他说：“过去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教授先生，那种苦行我哪儿也没有见过。如果你有空，请跟我来，我要向你述说我对爱情的回忆……”

苏罗杰娜说：“那有什么可听的，爸爸？”

公子说：“我并不把拉门德尔先生当作外人。”

拉门德尔感到，爱情的这种非凡的反映，好像是心理学上的一种宝贵

发现。他跟着公子来到他家，满怀惋惜的心情，连着几小时听他讲述了对爱情的追述。

整整有一年的时间，由于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而不敢提出的要求，今天他终于向公子提出来了。

三

但是结婚以后，拉门德尔却有了新的感受。妇女们几乎不到他家里来了，同时他的男朋友却来得更频繁了，成天川流不息。苏罗杰娜一天到晚忙于接待他们。开头一两个月，拉门德尔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妇女们还没有恢复来往时，有一天他就对苏罗杰娜说：“这些人最近来的时候都还不带夫人！”

苏罗杰娜慢慢地回答：“是啊！我发现也是这样！”

拉门德尔说：“他们的夫人不会是忌讳你吧？”

苏罗杰娜说：“也许是。”

拉门德尔说：“不过他们都是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物，他们的夫人也是受过教育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苏罗杰娜低声地说：“这我一点儿也不理解。”

拉门德尔有一会儿陷入了为难的境地。他说：“那我们到另外的地方去，就不会有什么了，那儿没有人认识我们。”

苏罗杰娜正色地说：“我们干吗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也没有得罪过谁，也不向谁乞讨什么。谁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为什么避开人？”

过不久，又有一个秘密在拉门德尔面前暴露出来，这比妇女们的行径更加令人讨厌，而且带有侮辱性。拉门德尔现在开始明白：那些来作客的先生们，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虽然老是辩论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为了交换看法，而是来欣赏一下苏罗杰娜的美丽姿色。他们的眼睛总是跟着苏罗杰娜转，他们的耳朵总是竖起来听苏罗杰娜的声音。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享受一番苏罗杰娜的美貌，因为在这里他们没有局促不安的心情。可在一些清白的人家，那种心情就不允许他们去望一眼女眷了。也许他们认为，对他们来说，在这里是可以通行无阻、为所欲为的。

有时在拉门德尔不在家的时候，有某一位先生跑来作客了。在这种情况下，苏罗杰娜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了。他用斜视的目光，用下流的暗示，用莫名其妙的言词，用长吁短叹来向她表明：他是在乞求她的青睐。如果拉门德尔对她有绝对的权利，那么他多少也应该可以分享一点。苏罗杰娜在这种场合不得不抑制自己最大的愤怒。

到现在为止，拉门德尔和苏罗杰娜总是一同去俱乐部消遣。在那儿聚会的都是些开明人士。当拉门德尔对谁也不怀疑的时候，他总是把她拉着一同去。而苏罗杰娜一到俱乐部，就使那里为之轰动。她所坐的桌子旁边总是摩肩接踵地围着人群。她有时也唱个歌，这时，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

在俱乐部里，妇女为数很少，好不容易才有那么五六个妇女。可是，她们都离开苏罗杰娜远远的，而且她们想用自己的矫揉造作的姿态和斜视的目光向她表明：你去讨男人们的欢心吧！可不准走近我们这些体面人家的妇女。

但是这个严酷的事实在拉门德尔面前暴露了之后，他就不去俱乐部了。他也减少了和朋友们的来往，而且对到他家来的人也变得冷淡起来。他希望没有人来打扰他的深居简出的孤寂生活。最后，他连大门也不出一步了。他

似乎感到被包围在虚伪和欺骗之中。他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谁能光明正大地对待他。他心里想：干吗要和虚伪的家伙、存心不良之徒以及那些以友谊为幌子而卡脖子的人来往呢？

按他的性格来说，他本来是个喜欢交际，爱好和朋友来往的人。对他来说，这种没有游逛、没有娱乐、没有消遣的孤寂生活并不比严密禁锢的生活好熬。虽然他在言行方面尽量使苏罗杰娜得到安慰，但是不能瞒过苏罗杰娜敏锐而多疑的目光的事实是：这种局面一天比一天使他更难于忍受下去了。她心里想，他的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是我成了他生活中的障碍和绊脚石。

有一天，她对拉门德尔说：“最近你干吗不去俱乐部了？

几个星期以来你连大门也不迈出一步！”

拉门德尔漫不经心地说：“我哪儿也不想去，在家里比什么地方都好。”

苏罗杰娜说：“有点感到腻味吧！为什么因为我而这么抑制自己呢？我是不去俱乐部的，我讨厌那些女人。她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清白而没有干过丑事的，可是一个个却装得像悉多那么贞洁，我看到她们的影子就恶心。可是你为什么不去呢？总可以散散心吧！”

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女主角，罗摩的妻子，是忠于丈夫的贞洁妻子的典范。

拉门德尔说：“散心，散心，去他的吧！里面已经着火了，外表还能平静吗？”

苏罗杰娜吃了一惊，今天她第一次听到拉门德尔说出这样的话来。她原来只以为自己受人排斥，受屈辱也只是她自己一个人；而对拉门德尔来说，所有的大门现在仍然是敞开着。他愿意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他愿意去会见谁，就可以去会见谁。对于他，有什么障碍呢？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是和一个体面人家的姑娘结婚，那他怎么会遇到这种局面呢？那时一些家庭出身清白的妇女就会来他家作客，妇女们之间会增加友好的感情，生活也会过得愉快而幸福。那样，正如丝绸的衣服上补上一块丝绸，而现在丝绸的衣服上却补上了一块麻布。因为我的到来，把一池清水搞浑浊了。想到这里，她感到非常灰心丧气。

拉门德尔也马上意识到，他所说的话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的。于是他马上改口说：“你以为我和你是互不相关的吗？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是一个整体。你受不到尊重的地方，我怎么能够去呢？何况我对社会上的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打心底里感到讨厌。我知道这些人的老底，地位、称呼和金钱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灵魂变得高尚。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如果换上某一个下层的人的话，那他就不敢再出头露面了。可是这些人把他们一切见不得人的勾当，全用自由主义的遮羞布掩盖起来了。还是远远地避开这些人为好。”

苏罗杰娜的心情平静下来了。

四

第二年，苏罗杰娜生了一个像月亮那样可爱的小女儿，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雪帕。在那些日子里，公子的身体不大舒服，到迈苏里疗养去了。他得知女儿生产的消息后，给拉门德尔发来一封电报，让他把产妇连同孩子一起带到迈苏里去。

但是拉门德尔不想在这个时候去迈苏里，哪儿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来最后试一试朋友们的高尚品德和宽阔胸怀呢？经过商量，决定来一次大宴

宾客。还安排了音乐演奏，请了好几个优秀的歌手，特别安排了西式、印度教徒式和伊斯兰教徒式的筵席。

公子也吃力地从迈苏里赶来了。这一天正是宴请客人的日子。接到邀请的人按时陆续地光临了，公子亲自迎接客人，汗先生来了，米尔扎先生来了，米尔先生来了，可是婆罗门先生没有来，巴布先生没有来，至于乔德里先生和耿格尔夫人，默哈拉和觉伯拉夫妇，高尔和胡古夫妇、斯里瓦士德沃和克勒夫妇等人，连个影儿也不见。

从这些人的名字来看，前面三个是穆斯林，后面的都是印度教徒。小说中人物杰赫拉是穆斯林，公子和拉门德尔是印度教徒。

所有这些人在大饭店里什么都吃，什么蛋呀、酒呀，都是拼命地吃和拼命地喝，在这方面他们并没有什么顾忌。可是他们今天却没有光临，原因不是他们考虑可接触或不可接触的问题，而是把他们的出席当作对这场婚事的认可，而他们是不愿认可的。

公子在大门口一直站到晚上 10 点，当他仍然看到没有人来时，就走到里面对拉门德尔说：“现在再也不要白等了。请穆斯林朋友入席吧，把其余的食物送给穷人得啦。”

拉门德尔像失去知觉一样坐在椅子上。他用迟钝的声调说：“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

公子说：“我早就料到了。这对我们算不了什么耻辱，倒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

拉门德尔说：“好，这一下考验出来了。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去一个地教训他们一顿。”

公子诧异地说：“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

拉门德尔说：“对了，我要到他们每个人家里去问他们：

你们把改革社会的高调唱得震天价响，到底是凭什么？”

公子说：“没有用，去好好休息吧！区别好坏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的良心能够证明某一件事不是坏事，那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摇头，我们也不应该顾虑他们。”

拉门德尔说：“不过我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些人的，我不把他们一个个揭露得体无完肤，我是不会罢休的！”

说完，他开始叫人把叶子包的食物和盆装的饭都分给了穷人。

五

拉门德尔散步回来，看到有一群妓女来给苏罗杰娜贺喜。杰赫拉有一个亲侄女名叫古勒拉尔，过去经常去公子家看苏罗杰娜，而这两年一次也没有来过，这次她还带来了礼物。门口已经站了好大一群人。拉门德尔听到了喧嚷声，古勒拉尔迎上前去给他行礼，说：“先生，愿你的女儿长命百岁，我给她带来了礼物！”

拉门德尔像瘫痪了一样软了下来。他低下了头，脸上感到一阵羞惭。他既没有开口，也没有叫她们任何人坐。他木然不动地站在那里。和妓女来往，使他感到这样可耻和丢脸，以致他在她们面前连一点礼貌也没有了。他甚至让她们在里面坐下的客气话都说不出。今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堕落了。他以前认为朋友们的虚伪以及他们的妻子的蔑视，不是对他的侮辱，而是他们自己待人不公。但是今天妓女带来的礼物却超过了他那开明思想所能忍受的程度。

苏罗杰娜是在一个很体面的印度教徒家里长大的。的确，苏罗杰娜现在仍然每天都到杰赫拉的墓地去参拜。但是杰赫拉现在只是给人留下了一种圣洁的回忆，已经摆脱了人间的污垢和罪恶。然而和古勒拉尔来往和保持关系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人们在某人的遗像面前鞠躬，给他献花，可他们却照样谴责偶像崇拜。因为一个是象征性的；而偶像崇拜则是明显而又具体的，或者说前者不是事实，而后者则是看得见的事实。

苏罗杰娜站在门后，从门帘的缝隙中看到了拉门德尔的尴尬和不安的表情。她曾经想把这个印度教社会当作自己崇拜的对象，并且多年来她一直对这个社会顶礼膜拜，今天她对这个社会失望了，她的心在这时已经决定要与它作对了。她真想把古勒拉尔叫来，紧紧地拥抱她。为什么要向那些连理也不理我的人讨好呢？这些可怜的女人从老远的地方跑来，是把我当作亲人才来的，她们心里对我有感情，她们才真正愿意分担我的苦和乐哩。

最后，拉门德尔抬起了头，带着冷淡的笑容对古勒拉尔说：“请进来，请到里面来。”说完，他在前面带路向客厅走去了。这时，女佣突然从里面出来，把一张纸条交到古勒拉尔手里就走开了。古勒拉尔拿起纸条一看，接着就把它交到拉门德尔的手里，站着不动了。拉门德尔看了纸条，只见上面写道：“古勒拉尔姐姐，你来得冤枉了。我们本来名声就不大好，现在别让我们出丑了吧！请你把礼物拿回去，以后如果想来会我，那你就单独一个人晚上来。我的心现在真想搂着你的脖子大哭一场，可是我毫无办法。”

拉门德尔撕碎纸条，扔到了一边，粗暴地说：“让她写吧，我谁也不怕，进来吧！”

古勒拉尔扭转身说：“不，先生。现在让我们回去吧！”

拉门德尔说：“坐一会儿吧。”

古勒拉尔说：“不，一分一秒也不坐了。”

六

古勒拉尔走后，拉门德尔走进自己的房间，坐了下来。今天他感到失败了，而这种失败是从来没有过的。他的自尊心，他的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产生的恼怒都消失了，代替自尊和恼怒的是羞愧和懊丧。古勒拉尔怎么会想张送礼呢？说来，她也从来没有和我们来往啊！今天不知为什么找上门来了。也许岳父有这么开明，也许他还和杰赫拉的亲戚保持着亲如一家的情谊。可我却没有这么开明。是不是苏罗杰娜悄悄地到她那里去过？不是写的什么：“以后如果想来会我，那你就单独一个人晚上来？”为什么不这样呢？原本是一样的血统、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思想和一样的理想嘛。就算是在公子家里长大的，但是血统的影响是不可能那么快就消除的。对，两姊妹一定有来往。有了来往，那她们会谈些什么？她们有可能谈历史或政治吗？还不是谈那些下流的事。古勒拉尔还不是谈自己当妓女的经历，议论妓院里的老鸨和嫖客的好坏长短。古勒拉尔一到她身边就把自己忘得干干净净，就不谈粗鲁、放肆和淫秽的话，这是不能设想的。隔了一会儿，拉门德尔又反过来想：可是一个人不和任何人来往也是不行的。想和人来往也是一种饥饿，在饥饿的时候得不到干净的东西吃，也是不会忌讳吃人家剩下的东西的。如果我的朋友们把苏罗杰娜接受下来，而不这么抵制她，那她为什么还愿意和这样的人来往呢？她没有什么过错，全部过错在于老是让我们向后看的社会。

拉门德尔正在这样左思右想的时候，公子进来了。他用很尖刻的声调说：“我听说古勒拉尔刚才送礼物来，你把它退回去了！”

拉门德尔反感地说：“我没有把它退回去，是苏罗杰娜把它退回去了。不过，在我看来，这样作是对的！”

公子说：“你应该说，是你示意这么作的。你失去了把这些堕落了的人拉出火坑的多么难得的好机会啊！看到苏罗杰娜所产生的一点好的作用，也被你破坏了。和一个体面的人家保持关系所产生的一种自尊心，很可能使她的生活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可是你却对这些事一点也没有想到！”

拉门德尔没有回答。公子有点激动地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忘记了每一件坏事都是被迫产生的呢？小偷行窃并不是因为在行窃时感到愉快，而仅仅是因为一种需要迫使他这么作。当然，这种需要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关于这方面的看法，可能是有分歧的。对某一个人来说，妇女回娘家时要做新的首饰可能是必要的，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完全不必要。

一个人害怕得不到宽恕可能丧失良心，另一个人可能宁可死也不肯低头。像你们这样有教养的人不应该忘记：整个人类都有求生的欲望，这是一条广泛的自然规律。为了活命，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干出来。越是难以活下去，而坏事也就越多；越是容易生存下来，那坏事也就越少。我们的第一条原则应该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容易地生存下去。拉门德尔先生，你刚才对她们采取的态度，正是其他一些人对你采取的态度，而你对于那些人采取的态度一直是感到很难过的。”

拉门德尔听着这长篇的议论，感到好像是一个疯子在做废话连篇。过去他自己曾多少次对这样的理论表示过赞同，但是这种理论今天不能消除他内心的苦恼。堕落的女人以亲戚的身份到他家里来，拉门德尔对这样可耻的事是不能因屈从某种理论而忘怀的。他说：“我不愿意和这样的人保持任何关系，我不希望毒化我的家庭。”

苏罗杰娜也忽然来到了房间里。产后的影响还仍然存在，但是激动的心情使她的脸色变得通红。拉门德尔看到苏罗杰娜更感到生气，他想向她表明：关于这个问题，他可以容忍到一定的限度，他绝对不会容许超过这个限度。他说：“我永远不会高兴让一个妓女到我家来，不管以什么身份，也不管是什么时候。单独一个人晚上来，或者是乔装打扮地来，都不能消除这种丢脸的事的影响。我不怕社会对我的惩罚，但我害怕这种道德上的毒害。”

苏罗杰娜为了维护尊严，在思想上曾经作了很大的让步，至今她的良心还没有能够宽恕她自己。这时她厉声地说：“难道你希望我像囚犯一样一个人待在家里死去吗？总得有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嘛！”

拉门德尔生气地说：“如果你对说说笑笑这么感兴趣的话，那你本来就不应该和我结婚。婚姻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献身关系。只要世界上通行这种原则，只要世界上认为妇女是家庭荣誉的维护者，那么任何男人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妻子同行为堕落的人保持任何形式的关系。”

公子明白了，这样争辩下去拉门德尔更会固执己见，而主要问题会抛在一边。所以他客气地说：“不过，孩子，你为什么只想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上层妇女会受人家的影响，而不能影响人家呢？”

拉门德尔说：“关于这方面我是不相信什么教育的。教育认可很多从风俗、习惯、道义传统的角度来看该当废弃的事物。如果一只脚滑倒了，当然我们不会把脚砍掉。不过我是不打算在这种推理的面前低头的。我愿意明确地说：和我待在一起，就得断绝旧的关系。不仅如此，还得转变思想，自己也得厌恶那种人。我们得适应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社会将因自己的不公正

而感到羞愧，而不是让我们的行为堕落下去，从而在人们看来他们不公正的态度是合理的。”

苏罗杰娜自傲地说：“妇女不能那么受限制，不能非得跟你一样去看一切，跟你一样去听一切。她有权肯定什么东西对她有利，什么东西对她不利！”

公子有点害怕了，说：“苏罗杰娜，你忘记说话应该始终使用温和的语言了。我们又不是在吵架，我们是在对一个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

苏罗杰娜毫不胆怯地说：“不，现在在为我准备锁链呢！我是忍受不了这种锁链的。我像任何男子一样，也认为自己的身心是自由的。”

拉门德尔对自己的生硬态度感到不好意思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剥夺你身心的自由。而且我也不是这种没有头脑的人，可能你也会同意这一点。但是，难道我就看着你走上邪路，我就不能劝你？”

苏罗杰娜说：“正像我可以劝你一样，你也可以那样劝我，但你不能强迫我。”

拉门德尔说：“这我不能同意。”

苏罗杰娜说：“如果我去会晤我的某一个亲戚，你就觉得有伤你的体面，那你同样是不是认为你和那些男盗女娼的人来往，也会有伤我的体面呢？”

拉门德尔说：“对了，这我是同意的。”

苏罗杰娜说：“如果你的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兄弟来了，你会从大门口把他赶走吗？”

拉门德尔说：“那你不能强迫我这么作。”

苏罗杰娜说：“那你就能强迫我？”

“那当然！”

“为什么？”

“因为我是男子，我是这个小家庭的家长，因为由于你的原因我不得不……”拉门德尔说着说着停了下来，但是苏罗杰娜已经猜到了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她的脸变得通红了。她的心好像被捅了一刀，她激动的心真想马上离开这个家，和整个世界断绝关系，再也不见他了。如果结了婚就意味着成为某人意志的奴仆，就意味着忍受侮辱的话，那就让这种婚姻见鬼去吧！

她情绪冲动起来，想走出房间。这时公子赶上来抓住了她，说：“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回到房间里去吧。为什么伤心呢？现在我还活着，你有什么难过的？拉门德尔先生没有说什么，他也不会说什么。彼此争了几句有什么可见怪的？以后有机会，你想说什么，就再说什么吧！”

公子这么一面劝她，一面把她带进里屋去了。实际上，苏罗杰娜从来也没有想去见古勒拉尔，她自己也想躲开她。她是在一时冲动之下给古勒拉尔写了那张纸条的。她自己心里很明白，和这些人来往是不妥当的。但是拉门德尔反对这么作，这是她不能忍受的。他为什么禁止我这么作？难道我自己这点也不懂？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怀疑？还不是因为我出身不高贵？我现在就要去会晤古勒拉尔，我硬是要去，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娇生惯养的苏罗杰娜，从来还没有人对她有过不好的眼色。公子完全听从她的意志。拉门德尔这些日子以来也一直顺从着她。现在她突然受到了这种鄙视和指责，她的冲动的心准备断绝所有的爱和至亲的关系。她什么都能忍受，但是这样的欺负、虐待和侮辱她是忍受不了的。

她把头伸出窗口向马车夫喊道：“把车赶来。我要到市场上去，马上赶

来！”

公子爱抚着说：“苏罗杰娜，我的孩子，你这是在干什么啊？可怜可怜我吧？这个时候哪儿也别去，要不，你会永远后悔的。拉门德尔先生性情有些暴躁，可是他比你大，更有头脑，你就听他的吧！我对你说真的，当你的妈妈在世时，有几次我竟暴躁到对她说：你从我家里滚出去，但是那位忠于爱情的女神一步也没有跨出家的大门。现在你就理智一点吧，我相信待一会儿，拉门德尔就会不好意思地亲自到你跟前，请求你原谅他的过错的。”

突然，拉门德尔走进来说：“为什么叫马车？你准备到哪里去？”

拉门德尔的脸气得发红，这使苏罗杰娜看了都不寒而栗了。他的两眼像喷射着火星，鼻翅儿不停地翕动着，腿肚儿索索发抖。苏罗杰娜看到他这副样子，不敢说她到古勒拉尔家里去。他也许一听到古勒拉尔的名字，就会奔过来卡她的脖子。她吓得直打哆嗦，防备的心情强烈起来。她说：“我要到妈的坟上去。”

拉门德尔威胁地说：“没有必要到那里去！”

苏罗杰娜无可奈何地说：“为什么？到妈妈的坟上去也不让吗？”

拉门德尔仍然威胁地答道：“不让！”

苏罗杰娜说：“那你管这个家吧，我走了！”

拉门德尔说：“你走吧，对你又有什么？这个家你待不下去，就待在别人家里吧！”

到眼下为止，本来还剩下最后一条维系的线，可这样一来，连这一条线也断了。本来，苏罗杰娜也许只想到她父亲的寓所去，在那里生上几天气，然后等拉门德尔去说几句好话把她接回来，事情也就完了。但是，这一打击却从根本上破坏了达成协议或妥协的可能性。苏罗杰娜已经走到房门口，登时像木偶般呆然不动，好像有一个修道士用咒语把她的魂给勾走了似的。她就地坐了下来，她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思考什么了。一个像遭到雷击的人，还怎么能思考呢？还怎么能说话呢？还怎么能哭泣呢？何况拉门德尔的话比雷击还致命得多！

苏罗杰娜究竟在那儿坐了多久，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家里一片沉寂。她抬头望了望挂钟，时间快要到晚上一点了。她的父亲抱着新生婴儿躺在前面的安乐椅上睡着了。苏罗杰娜站起来望了望走廊，只见拉门德尔躺在走廊里的床上。她真想在此时此地用刀扎进自己的胸膛，死在他的面前。她记起了他那致命的话来，他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呢？这样一个聪明、胸怀宽阔而又有头脑的人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呢？

她的一颗曾受到传统熏陶的忠贞的心，在这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悲泣起自己可怜的处境来了。她想：如果我的出身没有这个污点，如果我的母亲是名门闺秀，难道他能说出那样的话来？但是我的名声不好，我是受压迫的，值得遗弃的，说我什么都可以。唉，多狠的心！难道她也能这样无情地打击拉门德尔吗？

走廊上的灯还亮着。拉门德尔的脸上丝毫没有悔恨或痛苦的表情，愤怒至今还使他的面孔显得异样。如果苏罗杰娜这时看到他眼中留有泪痕，那她受了伤害的心也许能得到一些安慰。但是他脸上至今还是杀气腾腾。在苏罗杰娜眼里，世界是一片凄凉。

苏罗杰娜又走到自己的房间里。父亲的两眼仍然闭着。在这几个小时里，他那生气勃勃的面孔变得毫无光泽了，面颊上还留着泪痕。苏罗杰娜坐

在他的脚边流下了真诚的眼泪。

唉！为我这个不幸的人，他受尽了苦，受尽了侮辱，他把她的一生都献给我了，然而结局却这样令人心碎！

苏罗杰娜又看了看孩子，但是看到她那像开放着的玫瑰花的脸庞也没有能激起她的母爱，她扭过头去。她心想：这就是我这么多日子以来忍痛受辱的具体体现，我为什么要为她使自己的生命永远陷在苦难之中呢？如果她那无情的父亲对她还有点爱的话，就让他去抚养吧！总有一天他也会伤心的，正像我的父亲今天这样伤心一样。老天爷如果让我再投生，但愿他让我投生在清白的家庭里……

七

在杰赫拉的坟墓旁边，又修起了另一座坟墓。杰赫拉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野草，有些地方的石灰也剥落了。但是另一座坟墓却很干净，而且修整装饰得很好，它的四周都放着花盆，在通向坟墓的小路两边种上了玫瑰花。

傍晚的时候，垂头丧气的太阳的微弱而又发黄的光好像在为这座坟墓伤心落泪。一个怀中抱着两岁小女孩的人来了。他用手帕在清扫坟墓，他也扫除了小路上落下的玫瑰花瓣，然后他又开始在坟墓上洒上香水。小女孩在旁边奔跑着捉蝴蝶玩。

这是苏罗杰娜的坟墓。她最后留下的遗言要求不要火化她的遗体，要让她躺在她母亲的旁边。公子在苏罗杰娜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也去世了。不过，拉门德尔现在对自己的粗暴感到很懊悔。

雪帕已经满三岁了，她相信总有一天她妈妈会从坟墓里走出来。

1930 . 1

进军

今天从一大清早起，村子里就热闹起来了。一些破旧的草房好像都在欢笑。坚持真理的人们的队伍今天要到村了。村长戈德依家的大门口撑起了凉篷，许多人都在往那里送面粉、酥油、蔬菜、牛奶和酸牛奶。每个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兴奋、豪迈和欢乐的神色。那个喂奶牛的宾达，过去给巡视的官员下榻的地方送上半斤牛奶都不愿意，今天却从他们喂奶牛的同行那里收集了两缸牛奶和酸牛奶送来了。烧陶器的陶工，以往村子里有事时总是躲得远远的，今天却送来了一堆陶制器皿。村子里理发的和挑水的，都自动赶来帮忙。如果说有谁不高兴的话，那就是老太婆诺赫莉。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正用她那经历了 75 个寒暑的苍老而又昏花的眼睛望着这热闹的场面。她内心很懊丧，她身边又有什么可以送到戈德依家门口去的呢？又凭什么可以对他说：“瞧，我送东西来了呢？”

她穷得连吃的粮食也没有啊！

不过诺赫莉也经历过好日子，那时她家里有钱，人丁兴旺，什么都有，村子里是她的天下。那时，她总是使戈德依抬不起头来。她虽是妇女，可不亚于一个男子，她的丈夫在家里睡觉，她却睡到地头看守庄稼。打官司时她

自己到法庭里辩护，银钱出入都由她掌管。但是这一切都早被老天爷给夺走了，钱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来哭自己死去的亲人了。她的两眼已经不太顶用，耳朵也听不太清楚，行动也困难了。她好歹在熬过这一生最后的一些日子。但是戈德依的家却吉星高照，现在什么场合都是他说了算，到处他都有门路，甚至今天热闹的集会也要在他家门口举行。如今还有谁来理她诺赫莉呢？想着这一切，她那一颗好强的心像是被石头重重地压着似的。唉，如果老天爷不把她家弄得这么一蹶不振，那么，今天她一定用牛粪水把草房粉刷一新，请吹鼓手来奏乐，搭起凉篷，炸上好多油饼，而当那些坚持真理的人们吃喝完毕，她还会抓一大把卢比送给他们。

她记起了以往的日子，那时她带着年迈的丈夫，从村里出发走了几十里地去谒见圣雄甘地，那种热情，那种纯真的爱，那种崇敬的心情，今天像云层在天空翻滚一样，又涌上了她的心头。

戈德依走来了，他用那没有牙齿的嘴说道：“嫂子，今天圣雄甘地的队伍要到了，你也要送点什么东西吧？”

诺赫莉用像利剑一样的目光扫了村长一眼，心想：狠心的家伙，有意气我来了，存心想使我丢脸。她高傲地说：“我要送什么东西，我会直接交给他们的，干吗要拿出来让你看呢？”

戈德依笑了笑说：“我不会跟人说的，嫂子。说真的，你那装满钱的罐子拿出来吧，还要留到哪一天呢？要是有人一点东西也不拿出来，那村子里的名声多不好啊！”

诺赫莉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说道：“我的小叔子，你别在我的伤口上抹盐啦！要是老天爷给我留下点什么，还要等你开口吗？以前就在这个家门口，修行的、出家的、化缘的，还有当官的，老是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呀！不过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日子总不是永远一帆风顺的！”

戈德依不好意思了，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苦笑，说道：

“嫂子，同你说着玩儿，你就变了脸啦！我不过是跟你打声招呼，免得你事后说：谁也没有给我说一声呀！”

他这样说着走了。诺赫莉仍然坐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他那带嘲弄的话像一条躺在她身边的蛇一样仍然使她不安。

二

当诺赫莉还依然坐着没有起身时，人们却嚷开了：队伍来啦！村子西边尘土飞扬，好像大地正拿尘土当着花瓣来迎接这些远客。村子里的所有男男女女都放下手里的活儿去迎接他们。不一会儿，远处露出了迎风飘动的三色旗，这旗帜像高高坐在宝座之上的独立之神一样在向大家祝福。

妇女们开始唱起了吉祥的歌曲。不一会，可以看清楚正在行进的队伍了。他们排成两行，每个人身上穿着土布衬衣，头上戴着甘地帽，腋下挂着挎包，空着两只手像是准备迎接独立的到来。接着，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用豪迈的嗓音唱着一支热情、深沉而又激励人心的爱国歌曲：

曾经有那样的时光，
我们的祖先举世无双。
而今天这样的日子，
我们羞愧得无地躲藏。
曾经有那样的时光，
我们为尊严不畏死亡。

而今天这样的日子，
我们羞愧得无地躲藏。

村子里的人抢上前去迎接到来的队伍。他们的头上满是尘土，嘴唇干裂，脸色黝黑，但是眼睛里却闪耀着独立自由的光芒。

妇女们在唱歌，孩子们在跳跃，男人们正用自己的头巾当着扇子给他们扇风。在这热闹的气氛里，谁也没有注意诺赫莉。她正拄着拐杖站在大家的后面祝福，她的两眼噙满了热泪，脸上显露出一种自豪的神色，好像她是一位高贵的夫人，这个村子好像是属于她的，所有这些年轻壮士好像都是她的孩子。这种力量，这种豪迈而又兴奋的心情，她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突然，她扔掉了拐杖，分开人群，挤到队伍的面前，好像她在扔掉拐杖时把衰老和痛苦的重担也一起扔掉了似的。她用充满爱的眼睛朝独立的战士们反复打量，似乎在用他们的力量来增强自己。于是，她开始跳起舞来，跳得犹如一个美丽的少女陶醉于爱情之中一样激动。人们纷纷往后退了几步，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老太婆显示出了自己当年跳舞的舞姿。在这不平凡的欢乐的人群中，她忘记了自己的一切痛苦和忧伤，她那衰朽而又一直受风湿症摧残的四肢，不知从哪里产生了这样的活力和生气。开头一会儿，人们开心地朝她望着，好像孩子们看猴戏一样。接着，一种神圣感情的激流激荡着每个人，使他们感到整个大地都好像在随着这样一个庄严的舞蹈而舞动起来。

戈德依说道：“好了，嫂子，别跳啦！”

诺赫莉一面跳着一面说：“你干吗站着不动呢？来吧，让我看看你跳得怎么样。”

戈德依说：“现在老了，有什么可跳的呢？”

诺赫莉停了一下说：“难道你今天仍然感到老吗？我的衰老好像给甩掉了，看到这些勇士难道你还不觉得浑身是劲吗？他们下决心来解除我们的痛苦啊！我们的双手曾不得不白白地给当官的干活，我们的耳朵曾听过官员的咒骂和斥责，而现在那样的专横和暴行就要结束了。我和你难道本来就该老吗？是饥饿的火烧焦了我们啊！你凭良心说，这儿这么多的人中，有谁一年能有半年的时间吃饱肚子？又有谁能有机会闻到酥油的香味？又有谁舒舒服服地睡过觉？过去一块地向政府付三个卢比的地租，而现在要付十来个卢比，难道土地能出产黄金？农活忙得腰都折断了，而我们竟活着忍受这一切。如果是别人，要么起来造反杀人，要么自己一死了事。感谢圣雄甘地和他的信徒们，他们懂得穷人的苦难，想办法解救穷人，而其他的人只知道折磨我们，吮吸我们的血。”

坚持真理的人们的脸上显露出兴奋的光彩，内心充满喜悦，他们带着满怀深情的声音唱道：

曾经有这样的时光，
这里的土地一片金黄。
而今天这样的日子，
无人像我们贫困凄凉。

三

戈德依家的大门口点着火炬。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了。坚持真理的人吃完饭后举行了大会，队长站起来说道：

“弟兄们：你们今天给予我们的殷勤款待使我们相信，我们大家身上的

锁链很快要被打断了。我曾到过东西方许多国家，我可以以我的亲身感受说，像你们这样纯朴、真诚、勤劳和理智的人，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也是没有的。我还想说，你们是神而不是凡人。你们一不贪图享乐，二不贪图吃喝。你们干自己的活，满足自己的处境，这就是你们的愿望。但是你们的这种神性，加上你们的纯朴，却给你们的权利造成了损害。请不要见怪，你们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本应在天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土地的租税像雨季的溪流不断猛涨，而你们吭也不吭一声。政府的官员勒索你们，你们也一声不响。结果呢，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他们放肆地掠夺你们，而你们却一无所知。他们从你们的手里夺走了一切生计，你们正走向彻底破产，可是你们也不睁眼看一看。从前，千千万万的兄弟靠纺纱织布过日子，现在所有的布都从外国进口。以前，印度有几十万人制盐，现在的盐却从外国输入，而在印度制盐就是犯罪。印度的盐这样多，可以够全世界用两百年，而现在你们单为进口盐，就要付出七千万卢比。你们的盐池里、沼泽里到处是盐，可是你们碰也不能碰。也许过了一些日子以后，你们的水井也要上税了。难道你们对这种蛮横的行为还能继续忍受下去吗？”

有一个人说道：“我们算得老几？”

队长说：“这就要算是你们的过错了。这么大的国家的担子就在你们的肩上，只有你们才是庞大的军队、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主人。可是你们仍然要饿死，要忍受迫害，不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吗？请你们相信，世界上那种不能自卫的人，他们将永远成为自私自利而又横行霸道的人所猎取的对象。今天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在冒生命的危险，千千万万的青年为了解除你们的痛苦也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那些认为你们孤立无援而放手掠夺你们的人，他们什么时候愿意失去到了手的猎获物呢？他们正非常严厉地对付我们——为你们的权利而斗争的战士，不过我们打算忍受一切。请你们想一想，你们准备给我们一些帮助吗？你们是像一个大丈夫一样挺身而出，使自己不遭受迫害呢，还是像胆小鬼一样原地不动继续诅咒自己的命运呢？也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如果现在失去了它，那也许永远后悔莫及。我们正在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所以也要用正义和真理的武器来战斗。我们需要的勇士是：他要能够从内心排除暴力的念头和愤怒的情绪，对大神要怀着坚定的信念，为了最高的职责而能忍受一切。你们说，你们能帮助我们吗？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周围一片沉寂。

四

突然人们嚷起来了：警察，警察来了！

警察局长带领一队警察赶到人们的面前。大家以一种恐惧的目光和紧张的心情向他们看了看，接着开始打量躲藏的地方。

警察局长下令道：“把这些混蛋通通给我撵走！”

警察们拿起警棒，不过早在他们动手之前，人们就一哄而散了。有的从这边跑，有的从那边跑，纷纷四下奔逃。十来分钟的光景，村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剩了，不过领队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那一支队伍还仍然坐在领队的身后，还有村长戈德依坐在领队的旁边两眼直瞪着地上。

警察局长朝戈德依恶狠狠地看了一眼说：“喂，戈德依，你这家伙干吗把这些混蛋留在村里？”

戈德依用忿怒的目光看了看警察局长，像咽下一口苦水一样把愤怒抑制了下去。今天如果他的肩上没有家务的累赘，没有来往的帐目，那他也会

给以响亮的反驳。50年来他为之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家业，这时却像一条毒蛇一样缠住了他的心灵。

戈德依还没有答话，诺赫莉就从后边走上前来：“缠上了红头巾，难道你的舌头也傲气十足了？什么这家伙那家伙乱叫一气，戈德依难道是你的奴才不成？你吃我们的粮食，还向我们吹胡子瞪眼，却一点也不感到可耻！”

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头上戴红头巾。

这时诺赫莉全身像正午炽烈的阳光一样在晃动。警察局长发愣了，他沉思了片刻，觉得和妇女顶嘴有损于自己的体面，于是他对戈德依说：“戈德依，这是谁家的老婆子？如果不是怕真主发怒，我要撕掉她的舌头。”

老太婆拄着拐杖朝警察局长走去，说：“你干吗提到真主来玷污真主呢？说实在的，你的真主就是你的上司，就是你卑躬屈膝所奉承的上司。你本该羞愧得无地自容。你知道到这里来的这些人是个什么人吗？这是一些为我们穷人准备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你却把他们说成是混蛋，你们这些贪污受贿的家伙，你们教唆人家赌博、偷窃、抢劫，你们陷害好人，从中得利。而你们在自己的上司面前显出一副低三下四的样子，却反而把这些人叫作混蛋！”

原来已经东藏西躲的一些人，听到了诺赫莉大义凛然的话以后又聚集拢来了。警察局长看到群众越来越多，于是拿出鞭子向人群冲去，人们又四散了。诺赫莉也挨了一鞭子，她感到好像一粒火星热辣辣地穿过后背，两眼发黑，可是她仍用尽自己剩下的一点力气高声说道：“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跑呀？难道你们是来赴宴的吗？或者说是来看什么把戏的吗？正是你们的这种懦弱才纵容得他们神气十足，你们对他们的打骂忍受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一个警察抓住诺赫莉的脖子狠狠地一推，老太婆往后退了几步，眼看就要扑倒下去，这时戈德依抢上去扶住了她。戈德依说：“干吗把气出在一个苦命的妇女身上啊？伙计，难道奴性已经使你不成其为男子汉了吗？你竟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年妇女动手，这不是男子汉的行为！”

诺赫莉躺在地上说：“要是男子汉，为什么还充当奴才？老天爷呀！一个人竟能这样残忍！如果是一个英国人这么残酷无情，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掌握着政权，而你不过是英国人的仆从，你总沾不到政权的份吧，可是却高高兴兴充当奴才。只要能得到钱，像你这样的人是会毫不犹豫地砍下别人的脑袋的。”

这时警察局长开始训斥领队了：“你是奉谁之命到这村里来的？”

领队平静地说：“奉真主之命。”

警察局长说：“你扰乱老百姓的和平生活。”

领队说：“如果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处境就是扰乱他们和平生活的话，那我们就算扰乱了。”

逃散的人们又一次停下了脚步。戈德依失望地朝他们望了一眼，用发抖的声音说道：“弟兄们，现在几个村子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警察局长这样羞辱我们，难道你们忍受得了吗？难道你们能够舒舒服服地睡得着觉吗？有谁来听我们的控诉呢？官员们难道会听我们的控诉吗？绝对不会。即使今天我们被打死了，也不会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和荣誉！这样生存下去多么可耻啊！”

人群坚定地站住不动了，正像田里流动着的水遇到了田坎一样。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恐惧的情绪，突然一下子都消失了，他们的脸色变得严厉起来。警察局长看到他们忿怒的神色，立刻骑上了马，并发出了逮捕戈德依的命令。两个警察走上前来抓住了戈德依的手。戈德依说：“你们干吗着慌啊？我不会逃到哪儿去的。走吧，到哪里去？”

戈德依正要跟着两个警察动身走时，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冲向警察，想把戈德依从警察手里夺过来，所有的人激动得把警察团团包围了起来。

警察局长说：“你们马上给我滚开，要不我就开枪了。”人们用“印度母亲万岁”的口号回答了他的威胁，而且大伙儿还向前逼近了几步。

警察局长一看大势不好，口气软了下来，说道：“队长先生，这些人打算闹乱了，这样作的后果是不大妙的。”

领队说：“不。只要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留下来，任何人也不会向你动手。我们对你并没有任何敌意，我们和你双方都被踩在同样一双脚底下，不幸的是现在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

领队说完，接着又劝村子里的群众说：“弟兄们！我向你们说过，这是一场正义、真理的斗争，我们要用正义和真理的武器进行战斗。我们斗争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兄弟，我们也不和任何个人斗争。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警察局长，而是某一个英国人，我们也会这样保护他。警察局长已经逮捕了戈德依村长，我认为这是村长的荣幸。那些在独立斗争中受到惩罚的人是了不起的人，这是不值得发怒或担心的事情。

你们散开一点，让警察走吧！”

警察局长和警察带着戈德依走时，人们高声地呼喊：“印度母亲万岁！”

戈德依回答道：“弟兄们，老天保佑。你们要坚守阵地，不要担心，老天爷会作主的。”

他的两个儿子眼中充满了眼泪，他们难过地说：“爸爸，你对我们有什么吩咐？”

戈德依鼓励他们说：“不要失去对大神的信念。凡是一个男子汉应该作的，你们就去作。胆怯是一切缺陷的根本，只有从内心消除了胆怯，那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奈何你们。真理是从来不会失败的。”

今天戈德依身处警察的包围中，仍然毫无畏惧，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监狱和绞架现在对他来说也并不是可怕的东西，反而成了光荣的东西了。今天他第一次直接地看到了真理，这真理像盔甲一样保护着他。

五

戈德依的被捕使村子里的人感到很可耻，警察就当着他们的面把村长那样逮捕走了，而他们却无所作为，现在他们有什么脸见人呢？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就好像村子里被洗劫一空一样。

突然诺赫莉高声叫起来说：“现在大家站着悔恨什么呀！这一次充分看清了自己的可悲处境吧！或者说还嫌不够！今天你们不是看到了吗，治我们的不是法律，而是棍棒！而我们竟这么丢脸，在受到这样的屈辱时却一声不吭。如果我们不是那么自私，不是那么怯弱，难道他们敢用鞭子抽我们！只要你们仍然充当奴隶，仍然听从他们的使唤，那你们是还会继续获得一点食粮的。但是一旦你们累坏了，那时你们就只有挨打了。你们这样挨打要挨到何时为止啊？你们像死尸一样躺着让兀鹰撕裂到什么时候啊？现在你们也得

让人看看，你们也是活着的人，你们也考虑到了自己的尊严。一旦尊严也不存在了，那你们种地干什么呢？挣钱干什么呢？活着干什么呢？难道你们活着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女也继续这样受欺凌吗？就是为了让他们也继续这样受蹂躏吗？让这种软骨病见鬼去吧！你们毕竟总有一天会躺在床上死去的，为什么不在这正义的战争中像英雄一样死去呢？我是一个老太婆，尽管其他的事我作不了，但我却可以在这些人睡觉的地方替他们打扫，给他们拉风扇。”

戈德依的大儿子梅谷说：“大妈，有我们在，让你去，那我们真是白活了。现在有我们——你的孩子们在呀！我跟他们去，田地里的事由耿伽管。”

耿伽是他的弟弟，他说：“哥哥，你这样作不公平，有我在，你不能走。你留下可以经管家务，而我却张罗不了。让我走吧！”

梅谷：“那就让大妈决定吧！我们两人这样会争论不休的。

大妈命令谁走，谁就走。”

诺赫莉得意地笑了笑说：“谁贿赂我，我就让谁占上风。”梅谷：“大妈，难道你作决定还沿用法院的贿赂那一套吗？

我还以为你作的决定是公正的呢？”

诺赫莉：“那怎么行！我这个快要死的大妈有了点权利，总想要赚点什么的。”

耿伽笑着说：“大妈，我向你行贿，下次我赶集去，一定给你买回东部出产的烟叶来。”

诺赫莉：“那你就赢了，就你去吧！”

梅谷：“大妈，你作的决定不公正呀！”

诺赫莉：“法院作的决定使双方都满意过吗？或者说你能做到双方都满意吗？”

耿伽向诺赫莉行了跪拜礼，然后拥抱了哥哥。他说：“明天你传话给爹，说我走了。”

有一个人说：“老兄，给我报个名，塞瓦拉姆。”

大家一阵欢呼，塞瓦拉姆走来站到领队的身边了。

另一个声音说：“我也报名，帕金辛哈。”

大家又一阵欢呼，帕金辛哈也去站到了领队的旁边。

帕金辛哈是附近十来个村子里有名的大力士，当他挺着他宽阔的胸脯、昂着头站到领队的身边时，就好像站在喜棚里的一位新郎。

马上第三个人又说了：“我也报名，库勒。”

他是村子里的差役，人们一个个抬头看他。谁也不能轻易相信库勒会报名。

帕金辛哈笑着问他：“库勒，你怎么啦？”

库勒说：“你怎么啦，我也就怎么啦！当了20年的奴隶已经当够了。”

又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说：“我报名，伽勒汗。”

他是地主的得力帮手，是一个凶狠而又粗暴的家伙。大家都感到迷惑不解。

梅谷说：“你不是拚命掠夺我们，已经发了家吗？是不是？”

伽勒汗用深沉的调子说：“老兄，一个人走迷了路，难道你就不让他回到正路上来吗？过去我吃了他的饭，就听从了他的使唤，掠夺了你们，发了他的家。今天我明白了，我过去是大大地上当受骗了，我欺负过所有的弟兄

们，现在请原谅我吧！”

五个新战士彼此拥抱在一起，跳呀，嚷呀，好像他们真正获得了独立自由似的。而实际上，他们是得到了自由。自由只不过是内心的一种感觉。依附于人而产生的恐惧一旦从心里消除，那他也就得到了自由。恐惧就是不自由，无畏就是自由。制度和机构不过是一个名义而已。

领队呼吁这些志愿服务者说：“朋友们，今天你们参加到了独立战士的行列中来了，对此，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你们知道，我们将怎样去进行战斗，将怎样受到各种严厉的制裁。

但是请你们记住，正如今天你们是如何抛弃了对家庭的留恋，同样也请你们放弃暴力和愤怒。我们正走向神圣的斗争，我们要坚持正义的道路。你们准备这样做吗？”

五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准备这样做！”

领队祝福他们说：“愿老天爷帮助你们！”

六

金黄色的美好的早晨像是沉浸在激情里。在微风轻轻的飘拂中，在淡淡的晨光中，欢乐的气氛弥漫四方。人们一个个如醉如狂，好像独立女神在向人们召唤一样。还依然是原来的耕地和打谷场，还依然是原来的田庄和园林，还依然是原来的男女，但是在今天的晨曦中，那种祝福，那种叮咛，还有那种活力却是从来没有过的。耕地和打谷场、田庄和园林、男男女女今天都焕发了新的青春。

早在太阳出山以前，几个人就聚集在一起了。当坚持真理的人们的队伍出发的时候，人们欢腾的声音响彻云霄。新战士向乡亲们告别，他们的妻子难过而又坚定的表情，父母热泪盈眶的眼中显露出来的骄傲的神色，战士们决心作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一切使人们都如醉如狂了。

突然诺赫莉拄着拐杖走来站住了。

梅谷说：“大妈，给我们祝福吧！”

诺赫莉说：“孩子，大妈跟着你们一起走，你要接受我多少祝福啊？”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大妈，要是你走的话，那谁还会留在村子里呢？”

诺赫莉带着美好的祝福的口气说：“孩子们，今天正是我离开的日子。我今天不离开，反正几个月以后还是要离开的。现在离开，那我的一生就有意义了；几个月后躺在床上离开这个世界时，那我内心的心愿就永远实现不了啦！我有这么多孩子，服侍他们会使我得到解脱。老天爷保佑，愿你们过上好日子，让我在我一生的最后时刻看到你们幸福。”

诺赫莉一面说一面向大家祝福，然后她站到了领队的旁边。

人们站着注视这一切，队伍唱着歌向前出发了。

曾经有这样的时光，

我们的祖先举世无双。

而今天这样的日子，

我们羞愧得无地躲藏。

诺赫莉高兴得脚都不沾地了，她好像正驾着祥云飞向天堂。

三重苦恼

漆黑的夜，倾盆大雨下个不停，阵阵雨点飘打在窗户上。当室内的亮光透过窗户照到外边，大大的雨柱就像一束束箭那样又急又重地往下落。这时即便是室内起了火，恐怕我也没有勇气跑出去。但是，过去曾有一天也是在这倾盆大雨的漆黑可怕的深夜，我拿着枪在广场上放哨。这一天距今已经30年了，那时我在部队里服役。啊，那种军事生活过得多有趣啊！我一生中最甜蜜和最美好的记忆是与那些年的岁月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当我在这黑暗的屋子里为报纸撰稿时，谁能相信，我这个驼背的弱不禁风的半死不活的老头子的内心里，那英勇、豪迈和激情的波涛也曾激烈地奔腾？一些多好的朋友啊！他们的脸上时刻挂着微笑，像狮子那么英勇的拉姆·辛赫和善于歌唱的德维·达斯的印象难道能从我心中抹去吗？像亚丁、巴士拉，埃及那里的一切今天对我来说都是梦境，而现实的东西则是这狭小的房间和报纸的编辑部。

对了，也曾是这样一个黑暗、可怕的深夜，我在营房对面穿着雨衣站着为武器库放哨，肩上背着上了子弹的来福枪。从营房里正传来了几个士兵唱歌的声音。当闪电不时大放光明的时候，前面的高山和树，还有下面翠绿的平地就看得清清楚楚，正像一个孩子的大大的黑眼珠中闪现出高兴神色时那样清晰明快。

大雨慢慢地形成了暴风雨，黑暗变得更加深沉，雷声更令人恐惧，闪电的光更为炽烈了，好像大自然正用全力要把大地摧毁。

突然，我感到有一个什么东西的影子从我前面过去了，开始我还以为是野兽，但是电光一闪，消除了我的想法，那是一个人，弯着身子淋着雨正向一边走去。我感到奇怪：在这倾盆大雨中，有谁会走出营房，又为什么走出营房呢？这时我已经丝毫不怀疑那是一个人。

我端起了枪，按照军事条例喊道：“站住，是谁在那里？”可是没有任何回答。根据条例，如果三次发出警告还得不到回答，那我就应该开枪。所以，我用手端起枪大声地吼道：“站住，是谁在那里？”这一次我又没有得到回答，可是那个影子却走到了我的面前。这时我才明白，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女子，在我开口问她以前她就说：“哨兵，请你看在老天爷的面上，不要声张，我是鲁伊莎。”

我感到无限的诧异，现在我已经认出她来了，她是我们指挥官的女儿鲁伊莎。可是在这个时候，在这倾盆大雨中，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她到哪里去呢？军营中有成千的士兵可以完成她下达的任何命令。她这样懦弱身子的妇女这时为什么出来，又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用命令的口气问她：

“你在这个时候到哪里去？”

鲁伊莎用请求的口气说道：“哨兵，请你原谅，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要把这件事跟任何人说，我将永远感激你。”

她说说着声音有些发抖了，正像装满水的陶器震动时发出来的声音一样。

我仍然用战士的口气说：“这怎么可能？我是部队的普通士兵，我没有

这么大的权利。

根据军事条例，我不得不把你带到我们中士面前去。”

“但是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你们指挥官的女儿吗？”

我笑了笑回答道：“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见到的是指挥官先生本人，那我也不得不对他采取这么严厉的态度。军事条例对所有的人都一样，一个普通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权利破坏它的。”

她得到这无情的回答后，怪可怜地问道：“那还有什么办法？”

虽然当时我同情她，但是军事条例的锁链束缚着我。我对后果并不感到害怕，军事法庭给我降级或其他的惩罚也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我内心也是清白的。但是军事条例如何能破坏呢？我站着心里很混乱。这时鲁伊莎向前走了一步抓住了我的手，用非常难过而又不安的口气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这使我感到：好像她的一颗心已经在溶化了。我发现她的手在发抖。我曾心想，放了她算了，除了情人的信息或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许诺还有什么力量迫使她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家里走出来呢？而我干吗要成为别人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呢？但是军事条例又封住了我的嘴。我没有急于抽回我的手，而是把头扭在一边说：“再没有其他办法。”

她听了我的回答之后，手松弛了下来，好像她身上已经没有生命了。但是她并没有把手完全放开，仍然拉着我的手向我哀求道：“哨兵，同情我吧，可怜可怜我吧，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可怜我吧，请不要毁掉我的体面，我是非常不幸的人。”

有几滴热泪滴到了我的手上，倾盆大雨的雨水对我没有丝毫影响，然而，这几滴热泪却震动了我的全身。

我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军事条例和职责的铁墙，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柔弱女子的哀声求告。我知道，我如果把她交给中士，那么明天一早这个消息在整个营地就会传开了。军事法庭将会开庭，尽管是指挥官的女儿，但谁也不能使她从铁的军事法律中得到宽宥，军法无情的手将残酷地伸向她，特别是战争期间更是如此。

如果我放了她，那么军法将同样残酷地对待我，我的一生也要毁了，谁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活着，至少也得是降级处分。即使这个秘密不泄露，那我的良心不会永远责备我吗？我还能像这样大无畏地在人们面前理直气壮吗？难道我内心不会像当过小偷一样永远有愧吗？

鲁伊莎又说了：“哨兵！”

从她的嘴里再也没有说出一个请求的字来。这时，她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说话时只能吐出断断续续的字来。我以一种同情的口气说道：“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哨兵，请维护我的体面吧！只要我能够办到的，我都准备为你办到。”

我自豪地说：“鲁伊莎小姐，请不要引诱我，我不是贪心的人，我之所以迫不得已是因为破坏军法对一个士兵来说是最大的犯罪。”

“难道保护一个女子的尊严就不是道义上的法律吗？难道军法比道义的法律更重要吗？”鲁伊莎带着一点激动的口气这么说。

我没有办法回答她的这个问题。军法是临时的，有局限性的，并且是不时变化的，而道义的法律是永久的，超越局限的、不可更改的。我答应了她，说：“你走吧，鲁伊莎小姐，你现在自由了，你使我无言可答了。我破

坏了军法而履行了这道义的职责。不过，我对你有一个请求，那就是今后请你不要再教训某一个士兵遵守道义的职责，因为按照军法，履行道义的职责也是罪过。对一个军人来说，世界上最大的法律就是军法。军队不考虑道义的、精神的或神性的职责或法律。”

鲁伊莎又抓住了我的手，用非常感激的语气说：“哨兵，老天爷会给你善报的！”

可是她马上又怀疑了；她害怕将来什么时候我会暴露出她的这个秘密，所以她出于更为放心的考虑，说：“我的尊严现在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我以保证的口气说：“请你对我完全放心好了。”

“你将不会对任何人说么？”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对，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对人说。”

“哨兵，现在我完全放心了，我鲁伊莎就是死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你的好处和恩情。不管你到哪儿，你的这个妹妹都会为你向上大神祈求。什么时候你需要，请你记住我，鲁伊莎即使离开了这个世界，也会来为你服务。从今天起，她已经把你当作是自己的哥哥了，在士兵的生活中有时也需要一个服务的小妹妹的，惟愿上帝不要让你一生中在这种需要的时候到来，但是，如果这个时刻来了，那么鲁伊莎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决不会落在后面的。我能够问我好心的哥哥的名字吗？”

这时电光一闪，我看到鲁伊莎的眼中饱含着眼泪。我说：“鲁伊莎，我衷心地感谢你的这些鼓励的话。不过，我现在做的，是出于道义和同情，而不是出于希望得到什么奖励。你问我的名字干什么呢？”

鲁伊莎带着抱怨的口气说：“对妹妹来说，难道问哥哥的名字也和军法抵触吗？”

她的这句话充满了真诚、亲切和爱，使得我也不由自主地滴下了眼泪，我说：“不，鲁伊莎，我只是希望在这像兄妹的关系中，不要存在任何私利的影子。我的名字叫做希利那特·辛赫。”

鲁伊莎为了表示感激，她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了声谢谢就走了。由于黑暗，完全看不清她到哪里去了，没有问她是恰当的。我站在那里对这突如其来的会面全面思索着，指挥官的女儿不总是把一个士兵，特别是一个黑皮肤的士兵看得连狗也不如吗？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妇女今天却非常高兴地把她认作是她的哥哥！

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印度的年代里，军队中的军官一般都是英国人，士兵都是印度人，印度人皮肤比较黑，受到歧视。

二

这件事过了些年，世界上发生了多少次革命，俄国的沙皇被消灭了，德国的凯撒也从世界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民主共和政体所不能取得的进展，在这短短的一些年中取得了。我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一条腿也献给了战神，我从一个普通士兵成了一个陆军中尉了。

有一天，也是这样一个雷雨交加的黑夜，我坐在军营中和上尉那格斯、中尉军医金德尔·辛赫谈到12年前发生的这一件事，只是我没有把鲁伊莎的名字说出来。上尉那格斯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兴趣，他一次又一次地问每一个细节，而且为了把事件的进程联系起来而重复地询问。当

我最后说，那天也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里，也是下着这样的倾盆大雨，正在这个时候……这时那格斯从自己坐的地方站了起来，很激动地说：“那个妇女的名字不是叫鲁伊莎吗？”

我奇怪地说：“我没有告诉你她叫什么名字，你怎么知道呢？”

这时那格斯的眼里涌出了眼泪，他抽泣着说：“这一切你会很快地明白的。首先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叫希利那特·辛赫还是叫焦特利？”

我说：“我的全名叫希利那特·辛赫·焦特利，现在人们只叫我焦特利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叫焦特利，只叫我希利那特·辛赫。”

那格斯上尉把椅子移到靠近我的地方，说：“那你是我的老朋友了。直到现在为止，由于名字的变化而使我上当了，要不，你的名字我是记得很清楚的。的确，我是这样牢牢地记住了，也许直到死也不会忘记，因为这是她最后的遗言。”

说着说着那格斯沉默不语了，他闭上了眼睛，把头靠在桌子上。我的惊异随着时间的过去不断增长着。中尉军医金德尔·辛赫也用那充满疑问的目光有时看看我，有时又看看那格斯上尉。

沉默了两分钟之后，上尉那格斯抬起了头，抽了一口冷气说：“焦特利中尉，你记得吗？有一次一个英国兵曾狠狠地骂过你？”

我说：“是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班长。我曾经控告过他，结果开了军事法庭，他的班长职务被撤了，成了一个普通士兵。对了，他的名字我记起来了，叫格利布或格鲁布……”

那格斯上尉打断了我的话，说：“叫格尔炳，你看，他的面孔和我的面孔是否有些相像？我就是那个格尔炳，我的名字叫格·那格斯，即格尔炳·那格斯。正如那时人们管你叫希利那特一样，那时人们把我叫作格尔炳。”

现在当我仔细地看了看那格斯时，我认出来了。毫无疑问，他就是格尔炳。我惊异地打量着他，鲁伊莎和他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当时我还不了解。

那格斯上尉说：“今天我不得不把事情的全部始末讲出来，焦特利中尉。由于你，我从班长成了一个普通士兵，屈辱也没有少受，于是我的心里燃起了嫉妒和报复的火焰。我经常等待着时机，看如何能够侮辱你，如何能够报复我受到的屈辱。我对你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件事都用挑毛病的眼光注视着。在这十一二年中，你的面目起了很大的变化，而我对事物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了，所以我未能认出你。但是你的面孔始终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时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无论如何要把你摔下来，如果我有机会，也许在置你于死地时也不会手软。”

那格斯上尉又沉默了，我和中尉军医金德尔·辛赫都直盯盯地注视着他。

那格斯又开始讲自己的故事：那天夜里当鲁伊莎和你谈话时，我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远远地看着你们。我当时哪里知道她是鲁伊莎，我只看到你在放哨的时候抓着一个女人的手在和她说话，那时我卑贱的心里是多高兴啊！我简直没有办法描述。我想：我要侮辱他，多少日子以后这个家伙可落在我手里了，这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他。我下了决心，走出房间，淋着雨朝你那里走去。但是在我还没有到时，鲁伊莎已经走了，不得已我又回到了房间里。但是我仍然没有失望，我知道，你是不会说谎的，当我向指挥官控告你时，你是会承认你的过失的。要平息我心头的怒火这已经足够了，现

在毫无问题，我的理想快要实现了。

我笑着说：“可是你没有控告我，是不是后来发了善心？”

那格斯回答说：不是，有哪个卑鄙的人会发善心？没有控告是另有原因的。第二天大清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走到指挥官那里去了。你大约记得，那时我教他的大儿子拉杰尔斯骑马，所以到那里去不存在任何犹豫或障碍。我到达那里时，拉杰尔斯和鲁伊莎两人正在喝茶。拉杰尔斯看到我今天去得那么早就说：“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来了，格尔炳？”

现在还不到时间呀！你看来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我一边坐在椅子上一边说：“今天的日子是我一生中很幸福的，今天我得到了惩罚我的仇人的好机会。你不知道，一个拉杰布德士兵在指挥官面前控告了我，使我降职成了士兵吗？”

参看第 20 页注。

拉杰尔斯说：“对，对，怎么不知道，可是你曾经骂过他。”

我多少感到有点惭愧地说：“我没有骂他，只是说了一句‘嗜血成性的’，在战士中像这样粗鲁的用语是很普通的事，可是那个拉杰布德人却控告了我。现在他在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过事件中被我捉住了，老天爷如果有意的话，明天就要为他开军事法庭。我昨天看见他和一个女人谈话，正是在他放哨的时候发生的，他不可能否认这件事，他还没有那么卑鄙。”

鲁伊莎的脸色忽然变了，她神经错乱似地看着我说：“你还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所看到的，就足以使那个拉杰布德人遭受侮辱了。他一定和某一个女人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那个女人不是印度人，而是一个欧洲女士。我敢发誓，他们两人彼此抓着对方的手，完全像一对情人那样情意绵绵。”

鲁伊莎的脸上立刻红一阵，白一阵。焦特利，我是多么卑鄙，这是你自己可以估计得到的。我希望你骂我卑鄙，希望你诅咒我，我比凶残的野兽还要无情，我比黑蛇还要恶毒。鲁伊莎站着望着墙壁。这时拉杰尔斯的朋友来了，他和朋友走了出去，房中只留下了我和鲁伊莎。于是她用乞求的眼光望着我，对我说：“格尔炳，你不要控告那个拉杰布德士兵了。”

我奇怪的问道：“为什么？”

鲁伊莎低下了头说：“因为你看见的那个和他说话的女人就是我。”

我更是惊异了，说：“那你跟他……”

鲁伊莎打断了我的话说：“住嘴，他是我的兄长。事情是这样：

昨天夜里我到一个人地方去，我不隐瞒你，格尔炳，我一心一意想着的那个人，我答应夜里去会他，他就山脚下等着我，如果我不去，那多使他失望啊！我一到军火库旁边，那个拉杰布德士兵就拦住了我，他想按照军事条例把我带到中士那里去。但是在我苦苦哀求之后，为了维护我的体面，他准备破坏军法了。你想，如果你控告他，那他将是怎样的局面啊！他不会把我的名字说出来，这我是绝对相信的，如果把刀放在他的脖子上，那他也不会讲出我的名字。我不愿意一个作了好事的人得到这种报应，你千万不要去控告他，这是我对你的请求。”

我非常无情地说：“他控告了我，羞辱了我，现在我得到了这样好的机会，我不愿意放弃它。既然你相信他不会说出你的名字来，那还是让他进一回地狱吧！”

鲁伊莎憎恶地看了我一眼说：“住嘴，格尔炳，别和我说这种话，为了我的体面，而让他成为受侮辱和背恶名的人，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如果你不

听我的话，我说实话，我一定要自杀。”

那时，我正热中于报复。现在，情欲这个鬼又迷住了我的心窍。很久以来，我内心就对鲁伊莎非常崇拜，但是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来。现在我得到了控制住她的机会了。我想：如果她准备为一个拉杰布德士兵牺牲生命的话，那么她对我的话是一定不会见怪的。我仍然是那样无情而又自私地说：“我很遗憾，可是我不能放弃到手的猎获物。”

鲁伊莎用那无可奈何的目光看着我：“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我无情而又无耻地说：“不，鲁伊莎，这不是最后的决定。如果你愿意，你是可以改变它的，这完全靠你的意愿。我是多么爱你，直到今天也许你还不知道，可是在这三年里，你无时无刻不留在我的心里。如果你的心对我温存一点，尊重我对你的爱，那我什么都答应。”

今天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士兵，你听到我嘴里向你吐露出来的爱情，也许内心暗自好笑，可是总有一天，我也要当上上尉的，那时也许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今天的鸿沟了。”

鲁伊莎笑着说：“格尔炳，你太无情了，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残忍。上帝为什么使你成为铁石心肠的人呢？难道你对一个可怜的妇女一点儿也不同情吗？”

我对她的可怜相打心底里高兴，说：“本人就是铁石心肠的人，那他有什么权利抱怨别人是一副铁石心肠啊！”

鲁伊莎严肃地说：“我不是无情的人，格尔炳。看在上帝面上，你讲点公理和正义吧！”

我的心已经属于别人了，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没有我，也许他也活不下去。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为了挽救一个对我行好的人的名誉，我即使强迫自己和你结婚，那有什么好结果呢？强迫是不能产生爱情的，我绝对不会爱你……”

朋友，在揭露自己的无耻和无情时，我的心这时非常难过。那时，情欲使我瞎了眼，它使我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我说：“鲁伊莎，你别这么想，爱情本身会发生作用的。你这时不爱我，但是也许过不了多久，我的爱情就会产生影响。你也许把我看作是自私的人、卑鄙的人，那你这么看好了。爱情就是自私的，而且也许还是卑鄙的。但是我相信，这种憎恶和冷淡不会存在多少日子。在放掉我的死敌时，我要取得能够得到的最大的代价！”

鲁伊莎站了大约一刻钟，她经历了可怕的精神上的痛苦。这时我一想到她，就真想用刀把自己的头割下来。最后她两眼含着泪，望着我说：“好吧，格尔炳，如果你要这样，那就这样吧！你所要取得的代价我答应付给你。不过，看在上帝的面上，现在你走，让我好好地痛哭一场吧！”

那格斯上尉一面说一面嚎啕大哭起来。我说：“如果你在叙说这一痛心的故事时感到很难受，那就请别讲下去了！”

那格斯上尉清了清嗓子后说：不，老兄，我一定要把这故事讲完。这以后的一个月，我每天都到鲁伊莎那里去，我努力从她的心中排除她对我的情敌的感情。她一看到我就从房里走出来，高兴地和我说笑，甚至使我感到她已经爱我了。这时，第一次大战发生了，我和你都去打仗了。你到了法国，我和指挥官一起到了埃及，鲁伊莎和她叔叔一起留在这里，拉杰尔斯也和他们一起留下了。我在战场上呆了三年，鲁伊莎经常给我来信。我得到了提升，成了中尉，如果指挥官再多活几天，那我一定升为上尉了。可是这也是我的

不幸，他在一次战争中牺牲了。你们对那次战争的情况都很熟悉。在指挥官死后一个月，我请了假回家。这时鲁伊莎仍和她叔叔在一起，可是遗憾的是，她没有原来那样美貌了，也没有那么有生气，她已经骨瘦如柴了。那时看到她这样一副情景，我很难过。我现在明白了，她对她的情人的爱是多么真诚和深厚。她答应了和我结婚，可是还是不能战胜自己的感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痛苦的折磨，使她成了这个样子。有一天我对她说：“鲁伊莎，我感到你也许还不能忘情于你的旧情人。如果我的这个想法不错的话，那我让你从你过去的诺言中解脱出来，你高高兴兴地和他结婚吧！对我来说，我能活着回来，这已经足够了。如果从我这里你受到了痛苦，那就请你排除它吧！”

鲁伊莎大大的眼睛里，一滴一滴的眼泪落了下来。她说：“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格尔炳。他牺牲在法国的战场上，距今已半年了，我就是因为他的死，所以我深感痛心。他本来和部队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不是对我失望了，他决不会入伍的，他为了死而入了伍。”

不过，你现在回来了，我会很快好起来的，如今我更能够成为你的妻子了，现在在你的身边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而在我的心中也没有任何苦恼了。”

这些话中充满了讽刺，其含义是我要了鲁伊莎的情人的命。有谁能够否认这一事实呢？如果对此有什么办法可以忏悔的话，那就是尽量照看她，尽量安慰她，为她献身，从而使她能够从心里排除这种隐痛。

此后又过了一个月，我们确定了结婚的日子。我们结了婚，回到了家里，宴请了亲友，大家喝了喜酒。我为自己的幸运而心花怒放，岂只有我自己，我所有的朋友也祝贺我的幸运。

可是我哪里知道，命运却这样欺骗了我；我哪里知道，这是像残忍的猎人一样设置了罗网的一条道路。我正忙于招待朋友，而鲁伊莎在房间里躺着正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我正向一个朋友的致贺表示谢意，拉杰尔斯来对我说：“格尔炳，来，鲁伊莎在叫你，快点，不知她突然怎么了。”我惊呆了，连忙跑进了鲁伊莎的房间。

那格斯上尉的眼里又在流泪，声音也嘶哑了，他喘了一口气说：我到了里面一看，鲁伊莎躺在安乐椅上，全身抽搐，脸上也露出了抽搐的迹象。她见到我说：“格尔炳，你到我身边来。我答应结婚，我履行了我的诺言，我不能给你比这更多的了，因为我早已把我的爱情给了另外的人。请你原谅，我服了毒，现在活不了多大一会儿了。”

我眼前一片漆黑，心上像是被刺了一刀，我在她身边跪着坐了下来，我哭着说：“鲁伊莎，你这是干什么？唉，难道你使我丢脸后这么快就走了吗？难道现在就再没有办法了吗？”

我马上跑到医生家里，可是，当我带着医生还没有回到家时，那忠实的女神、纯真的鲁伊莎早已永远地和我告别了。在她的床头，只留下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如果你看到了我的哥哥希利那特，请你告诉他，鲁伊莎死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他的恩情。

说完，那格斯从自己的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天鹅绒的小盒子，从中拿出一张纸条，一边给我们看一边说：“焦特利，这就是我那短暂幸运的纪念，至今我比对生命还更为珍视地保存着。今天和你又重新认识了，我还以为和其他战友一样，你也在战争中牺牲了。可是，感谢上帝，你还健在。现在我把这件寄存在我这里的交给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子弹打进

我的胸膛，因为残害了那在天之灵的人是我。”

说着说着那格斯上尉摊开了四肢，躺在椅子上。我们两人的眼中不断地簌簌落泪。可是很快我们意识到，当时我们的义务是什么。为了安慰那格斯，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了他的身边。可是，一拉着他的手，我的全身都颤抖了。他的手冰凉，就像一个人临终时一样，我慌忙观察他的脸色，并且连忙叫金德尔·辛赫医生。医生走来急忙把手伸向他的胸脯，难过地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那时正雷声大作，轰隆……

1930 . 12

奈乌尔

—

像一座座银山似的白云在天空中飞驰着，它们有时结合在一起，有时又散开。它们好像和太阳展开了一场斗争。忽而这里出现一片阴影，忽而那里又照射出炽烈的阳光。这是雨季来临的日子，天气闷热，一丝儿风也没有。

村子外边有几个雇工在筑田埂。他们赤着上身，全身是汗，卷着短围裤。每个人都拿着铲子挖土，然后把土培在田埂上。由于有水，土变成了软泥。

戈巴尔眨着他那只独眼说：“喂，现在手没有劲了，铲子都拿不住了，先吃点东西吧！”

奈乌尔笑了笑说：“把这条田埂培完吧，培完了再吃，我比你来得还早呢！”

蒂那一面把筐顶在头上一面说：“奈乌尔大叔，你年轻时吃的酥油，比我们现在喝的水可能还多呢！”

奈乌尔个子很小，但是很结实。他又黑又机灵，年纪已经 50 出头了，可是年轻小伙子在劳动方面却赶不上他，两三年前他还常常和人摔跤哩。自从他的奶牛死后，他就再也不摔跤了。

戈巴尔：“你不抽烟怎么能够活下去呢？奈乌尔大叔。这里的人即使吃不上饭也没什么，但是不抽烟是受不了的。”

蒂那：“大叔，你从这儿回家后还自己做饭？大婶什么也不干？这样的女人，要是我，一天也合不来。”

奈乌尔的花白胡子盖着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这使得他那丑陋的面孔也变得好看一些了。他说：“孩子，年轻的时候和她一起度过了美好的青春。现在她不干什么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戈巴尔：“是你纵容了她呀！不然，为什么可以不干活？她舒舒服服地坐在床边吸烟，和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吵架。你老了，可她现在还打扮得很年轻呢！”

蒂那：“年轻的女人也比不上她，她的心思全在红粉、额饰、乌烟、指甲花等上面。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没有花边的素色的纱丽。此外，她对首饰的要求

没个止境。你老实得像头母牛，所以才能和她生活在一起，要不，她现在早就沿街乞讨了。” 印度妇女有时粘在额上的装饰品。

戈巴尔：“我对她那种装饰和打扮很生气。她什么事情也不干，可却要吃好的，穿好的。”

奈乌尔：“你知道什么呀，孩子！她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家有七副犁的土地，她就像贵夫人一样呆在家里。时代变了，对她没有什么关系，她的思想还是过去那一套。要是她在灶前坐一会儿，眼睛就薰红了，就连忙把头抱着，我不忍看下去。人们就是为了过日子才结婚的，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我从这里回去以后做饼，打水，做好了她吃上几口，要是我一个人，那有什么意思？像你一样吃几碗现成的，喝一罐水了事吗？自从女儿死了以后，她更衰弱了，这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孩子，你我怎么能理解当母亲的感情啊！以前我有时还数落她几句，现在我有什么脸再数落她呢？”

蒂那：“你昨天干吗爬上无花果树？无花果还未成熟哩！”奈乌尔：“我是给奶羊摘点树叶。以前为了女儿喝上奶，买了一头奶羊，现在奶羊已经老了，不过多少还可以产一点奶。

老太婆就是靠羊奶和饼生活的。”

回到家以后，奈乌尔拿起水罐和绳子去洗澡，这时他妻子躺在床上说：“你干吗经常回来这么晚啊！有谁不要命地干活呀？大家得到的工钱都一样，那你干吗拼死拼活地干？”

奈乌尔的内心充满了甜蜜的感觉，妻子完全献身于他的那种感情中丝毫也没有掺杂她个人的打算。除她以外，还有谁关心他的休息，关心他的死活呢？这样他又怎么不为自己的老伴去死呢？他说：“老太婆，说真的，你前世一定是一个好心的女神！”

“得了吧，别这么奉承人了。我们两人身边还有谁，值得你这样拼命地干呀？”

奈乌尔心头兴奋极了。他去洗了澡，回来后他做了几张厚厚的饼。他把土豆放在锅里煮后做成土豆泥，做完了两人坐下来一同吃起来。

老太婆：“由于我的身体，你得不到一点幸福。我只能坐着吃，给你添麻烦。要这样下去，倒不如天老爷早日来把我接去的好！”

“天老爷要是来了，我会说，先把我接了去。要是先接你去，还有谁留在这个空房子里呢？”

“要是你不在了，那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一想到这里眼前就是一片漆黑。我前世一定是积了很大的阴德，这才碰上了你，我和另外的人难道能生活得下去么？”

奈乌尔听了这种饱含深情的话，还有什么不能为她办到的呢？懒惰、贪婪而又自私的老太婆嘴里说得很甜，用这来驱使奈乌尔，正如一个渔夫在鱼钩上安钓饵引鱼上钩一样。

关于谁先死的问题，今天交换看法并不是第一次。在此以前，就多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有讨论就放在一边了。但是不知道奈乌尔为什么一直确认了自己领先的权利，并肯定他自己先死。为了在他死后老太婆活着时生活得很舒服，不至于向别人伸手，因此，他就拼命地干活，以便能够积攒一点钱。谁也不愿干的最重的活，奈乌尔都干。用锄头、铲子干了一整天，夜里还要给人榨甘蔗，或者是替人家守庄稼。可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他所挣来的钱，仍然没有能积攒起来。生活中没有老太婆，他连想都不敢想。

但是今天的讨论却使奈乌尔怀疑起来了，就像一滴颜色水滴在水中一样，这种怀疑在他的心中扩散开来了。

二

村子里奈乌尔干的活很多，但是得到的工钱仍然像过去得到的一样。后来由于农业萧条，他原来的工钱也不能保住了。这时村子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云游的和尚。这个和尚在奈乌尔家对面的菩提树树荫下燃起了火堆。村子里的人都认为和尚的光临是福气，大家都来招待这个出家的圣僧。有的人搬来了木柴，有的人拿来了褥子，有的人拿来了面粉和豆菜。

奈乌尔身边什么也没有，他承担了为圣僧作饭的任务，抽空还可以抽抽烟过瘾。

在几天里，圣僧的美名就传开了。人们说他能观察到人的心灵深处，能说出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一点儿也不贪心，银钱碰也不碰。他吃什么呢？一整天只吃两个饼，可是脸上满面红光，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心地单纯的奈乌尔成了圣僧最大的崇拜者。如果圣僧可怜他，可以给他点金石，那他就再也不会受穷了。

善男信女们一个个都回家了。天气已经变得很冷。只有奈乌尔还坐在圣僧旁边给他按摩下肢。

圣僧说：“孩子，世界是一片幻景，你为什么陷入在这幻景之中呢？”

奈乌尔垂下头说：“我是无知的人，尊者，有什么办法呢？”

“家里有妻子，把她扔给谁呢？”

“你以为是你养活你妻子吗？”

“她还有什么人可依靠啊，尊者！”

“大神算不了什么，只有你就是一切。”

奈乌尔心头好像豁然开朗了。心想，你就这样骄傲自大了，你的头脑就这样膨胀起来了。替人家干点活都累得死去活来，而你却认为只有你才是老太婆的一切！抚育全世界生灵的只有大神，而你却这样武断地干预大神的职责！奈乌尔的一颗单纯的农民的心发出了这样责备自己的声音。他说：

“我是无知的人，尊者！”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眼中流出了无可奈何的悲伤的眼泪。

圣僧激动地说：“你要看一看大神的奇迹吗？如果大神愿意，他顷刻之间就可以使你变成百万富翁，顷刻之间就可以解除你的一切苦恼。我不过是大神的一个极渺小的敬奉者，连一粒砂子也不如。不过我也有能力帮你点石成金。你心地纯洁、善良，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可怜你。我仔细地观察了村子里每一个人，谁也没有虔诚的心，谁也没有真正的信仰。

“我发现你有一颗虔诚的心，你身边有银子吗？”

奈乌尔一听，好像感到天堂已经朝他打开了大门。

“尊者，大约有十来个卢比。”

“还有什么银首饰吗？”

“妻子身边有点银首饰。”

“明天夜里，凡是你能弄到的银子，都把它拿来。你来看看大神的能力，我当着你的面把银子放在罐子里，埋在火堆中。早晨你来取走罐子。不过你得记住，如果你把这些金子用在喝酒、赌博或其他任何坏事上面，那你就患上麻疯病。现在你走吧，去睡觉去。当然，你还要注意，千万别跟人说。

即使自己的妻子，也不要跟她说。”

奈乌尔回了家，高兴得了不得，好像大神赐福的手已经伸在他的头顶上。整夜他都没有入睡。大清早，他就向人三个五个卢比地借钱，凑足了 50 个卢比。人们相信他，他从来没有赖过任何人一个子儿的帐。他守信用，心无邪念，所以借钱时没有任何困难。他自己有 25 个卢比。可是怎么向妻子索取首饰呢？他想了一条计策，他说她的银首饰不亮了，最好用酸水洗一下。只要在酸水中浸泡一个晚上，旧的银首饰就会像新的一样。老太婆落入了他的圈套，把银首饰放进装了酸水的罐子里。晚上当她睡了的时候，奈乌尔又把卢比都放进了那个罐子，然后带到圣僧身边。圣僧口中念念有词，把罐子放到火堆的灰里，给奈乌尔祝了福并把他打发走了。

他一整夜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天还不亮，他就去见圣僧，可是圣僧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等不及了，就去拨开还在燃烧的火堆的灰，罐子不见了。他心里突突地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开始寻找圣僧。园子那边去了，湖边也找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钟头也过去了，可是哪儿也没有找到圣僧的影子。善男信女们开始来了，圣僧到哪里去了呢？褥子也没有了，吃饭的用具也没有了。

信徒们都说：“云游的和尚有什么一定的地方，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如果老呆在一个地方，那还算什么云游的和尚呢？要是那样，和世俗人来往密切了，就又会陷入红尘。”

“是有道的圣僧！”

“一点儿也不贪财。”

“奈乌尔哪里去了？圣僧对他是很同情的，一定跟他打过招呼才走。”

大家便开始找奈乌尔，可是哪儿也没有。这时，老太婆一面叫着奈乌尔，一面从家里出来，然后大叫大嚷，她边哭边骂奈乌尔。

奈乌尔这时正穿过田埂飞快地跑去，好像要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

有一个人说：“奈乌尔昨天还向我借了五个卢比，说今天傍晚就还给我。”

另外一个说：“还向我借了两个卢比，也说今天就还。”

老太婆哭道：“这个老不死的家伙把我的首饰都拿走了，25 个卢比也拿走了！”

人们才知道，和尚是一个骗子，骗了奈乌尔。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骗子。人们不怀疑奈乌尔，这个可怜的人是一个老实人，上了人家的当了，可能由于不好意思而躲起来了。

三

三个月过去了。

在昌西地区特桑河的岸边，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名叫加西布尔。河的岸边还有一道山岗。几天来，有一个和尚来到山岗上打坐。小个子，像锅底一样黑的肤色，身子很结实，这就是奈乌尔。他装扮成出家人打算骗人，而在过去，他单纯、正直，对别人的东西连看也不看一眼，他吃自己的劳动所得，高高兴兴过日子。现在他仍然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老家，没有忘记他的老太婆。在他的一生里，总会有一天他会回到自己的家，他仍然会高兴地生活在原来的天地里，仍然会愉快地生活在使人既感到有点不安同时又有希望的气氛中。那种生活多么幸福！所有的人都是自己人，大家都互相尊重，互相体谅。劳动一整天，得到一些粮食或工钱，拿回家来，老太婆用多么亲切的感情迎接他。全部劳动、全部疲乏都在那亲切的气氛中变得甜蜜了。唉，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来啊！现在老太婆不知生活得怎么样？有谁跟她开心呢？谁给她做饭吃呢？而家里一个钱也不剩了，连首饰也完了。想到这里，他感到很愤恨，要是碰到了那个和尚，他要生吃了他。唉！贪心啊，贪心啊！

他的许多忠实的崇拜者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她被她的丈夫遗弃了。她的父亲是一个领退休金的军人。她和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结了婚，那个年轻人对自己母亲百依百顺，而媳妇却和婆婆合不来。媳妇想和丈夫一起同婆婆分家，丈夫不同意和自己的母亲分开，媳妇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三年中间，婆家从来没有接过她，丈夫也没有来过。那个年轻妇女总想用什么办法制服自己的丈夫。要转变某一个人的思想对圣人来说又有什么困难！当然，首先要得到圣人的怜悯才能办得到。

有一天，她单独向和尚哭诉了自己的不幸。看来，奈乌尔要猎取的对象今天似乎要到手了。他严肃地说：“孩子，我既不是一个得了道的人，也不是圣人，而且我也不希望卷进世俗的麻烦中去。但是，看到你的虔诚和敬仰后，我对你产生了怜悯。如果大神答应，你的心愿会得到满足的。”

“你是有能力的人，而我是完全信任你的。”

“大神的意愿总会成为事实的。”

“只有你才能帮助我这个不幸的人渡过难关！”

“相信大神吧！”

“你就是我的大神！”

奈乌尔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说：“不过，孩子，为这件事得举行大的祭祀，而举行祭祀要花成百上千的钱。尽管这么作了，你的目的能否达到，也还很难说。当然，我能做的，我一定去做。不过，一切都由大神掌握。出家人是不接触财物的，但是我不忍看到你这么难过。”

就在那天晚上，青年妇女把自己装满金首饰的匣子拿来放在和尚的脚前。和尚用两只发抖的手打开匣子，在明亮的月光下看了看首饰。他闭上了眼睛，这些钱财就要归他所有了，而且是送到他的面前，请求他接受，丝毫不费什么劲，只要把匣子放在自己的枕边，然后给年轻妇女祝福打发她走。当她早晨再来时，他已经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这真是出人意外的福气，当他带着装满卢比的口袋回到村子里，并把口袋放在老太婆面前的时候，啊！他能想象出比那更高兴的场面吗？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连这点事也做不到了，他不能把匣子压在枕边的褥子下。本来很简单的事，可是也无能为力了。他的手不能向匣子伸去，他不能支配他的手。那就不动手吧，用嘴也可以。用嘴说：孩子，把它放在我枕边褥子下面！用嘴说难道天就塌下来了？舌头不会被割下来的，但是他感到他也不能指挥他的舌头。用眼色也可以顶事，但是这时眼睛也不合作。尽管有好多器官可供驱使，仍然毫无办法，它们不能起积极作用。他面前有成千上万的卢比，手中有明晃晃的钢刀，而无辜的牛在面前用绳子绑得紧紧的，难道他能动手割掉那牛的头吗？尽管其他的人可以割下牛的头，但是他不能杀害那头牛。这个被遗弃的妇女在他看来就像是一头牛。三个月来他所等待的时机，今天到了手，而他的心都颤抖了。贪欲的本性像野兽一样爱好猎取猎物，但是由于常年被锁链捆住，它的爪子也脱落了，牙齿也不锋锐了。

他哭着说：“孩子，把匣子拿回去。我本来只不过想试一试你，你的愿望会实现的。”

月亮已经在河对岸的树丛中休息了。奈乌尔慢慢站起身来，在特桑河

里洗了澡，朝一边走了。他已经厌恶“圣灰”和“额印”了。他感到奇怪，他为什么离开家，难道只是怕别人讥笑？他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非凡的愉快，好像是他已经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了，好像他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圣灰”、“额印”都是指用檀香木的木灰或粉末涂抹而成，用以表示对神的虔诚。

四

第八天，奈乌尔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里。孩子们跑了来，高兴地跳着，抢下了他手中的拐杖，迎接他的归来。

一个孩子说：“大叔，大婶已经死了。”

奈乌尔脚好像粘住了，嘴的两角垂了下来。他的眼中闪耀着悲伤的热泪。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他毫无知觉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很快地走向自己的草房。孩子们跟在他后面跑了来，不过他们淘气和顽皮的神情一点也没有了。

草房的门开着，老太婆的床仍在原地方，她的烟袋和装烟的椰子壳仍摆在那里。在一个角落里，放着几件陶器和铝制的器皿。孩子们都站在外面，他们怎好进去啊！老太婆还坐在那里哩！

村子里的人都跑了来，他们看到奈乌尔大叔回来了。草房外面围了一大群人，大家都不断地问他：这些日子你在哪儿，大叔？你走后的第三天大婶就升天了，白天夜里都骂你，直到断气还在骂你。第三天来一看，发现她已经升天了。这样久你在哪儿啊？

奈乌尔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只用他那失去了神色的、失望的、可怜而又受了伤害的眼睛望着大家，好像他说话的能力已经消失了。从那天起，任何人也没有看见他说过话，没有见到他哭或笑。

离村子一里远的地方就是公路，来往行人很多。奈乌尔一大清早就来到大路边的树底下坐着，他不向人乞讨，而是拿些东西给过路人，有豆子呀，粮食呀，钱呀！傍晚就回到自己的草房里，点上灯、做饭、吃饭，然后躺在床上。他生活中原来的那股动力已经消失了。他现在只剩下了生命的躯壳，多么深的隐痛！后来村子里流行鼠疫，人们都弃家逃走了，谁也没有理会奈乌尔。既没有人害怕他，也没有人喜欢他。全村的人都跑了，奈乌尔却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后来洒红节到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庆祝，而奈乌尔却没有出门。今天他仍然一动不动地、毫无生气地、默默地坐在大路旁边的树底下。

1933 . 2

孩子

人们称耿古为婆罗门，而他本人也以婆罗门自居。我的马夫和仆人老远就给我敬礼，但耿古从不向我敬礼，他也许还希望我给他鞠躬哩！他不接触我使用过的茶杯，而我也从来没有勇气敢叫他给我打扇。当我满头大汗，而身边又没有别人的时候，耿古才主动拿起扇子，但是从他的脸上，很清楚地流露出他是在特别施恩于我的表情，这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马上会从他

的手中把扇子接过来。他是一个爱发脾气的人，谁说他，他都不能耐心地听，与他相好的人是很少的。和马夫以及仆人们一起坐一坐，他也许认为有失身份。我一直没有见他有谁有过交往。奇怪的是，他并不爱喝土酒，而这一点在这一阶层的人中却是非常难得的好习惯。我也从来没有看见他拜过神或者到恒河里去沐浴。他完全没有文化，可仍然是婆罗门，并且希望人们尊敬他，为他服务。为什么不抱这种希望呢？当人们今天对祖先创造的财富仍然拥有私人所有权，而且神气得好像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时候，那他为什么要放弃他的祖先所赢得的尊敬和体面呢？这也是祖传的一种产业啊！

我的个性是不爱和自己的仆人谈话，我希望只要我不主动叫谁，任何人也别到我身边来。我不喜欢为一点小事就不停地叫仆人。我自己动手拿水壶倒水，自己开灯，自己穿鞋子或者从书柜里取书，我觉得这比叫仆人做要省事得多，这样也使我感到自由一点和自信一点。我的仆人们也知道我的性格，不必要的时候很少到我身边来。所以，有一天大清早，耿古走来站到我面前时，我感到很不痛快。这些人一来，要么就是要求预支工资，要么就是来抱怨其他某个仆人的不是。我对这两种事情都是很讨厌的。我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就把工钱发给每一个人，其他时间有人再要求预支工钱时，我就很生气，谁愿意三个两个卢比一次一次地记帐？同时，当某人一次就领得了全月工钱的时候，他有什么权利半个月就把它全花掉呢？有什么权利又求救于借贷或预支呢？至于向我抱怨什么人，我是很厌烦的。我把诉苦当作是无能的证明，或者是出于讨好的卑鄙意图。

我皱了皱眉头说：“有什么事？我又没有叫你来！”

今天耿古那傲气十足的脸上却显得很谦虚，表现出一种乞求的神情和不好意思的样子，这使我很吃惊。看得出，他想回答我的问题，可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字眼儿。

我的语气和缓了下来，说：“到底是什么事呀，为什么不说不呢？你知道，这是我散步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

耿古用充满失望的口气说：“您散步吧，我另外找时间再来。”

这种情形更使我担心，在这比较仓促的时候，他会很快把事情讲完，他知道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如果是另外找时间再来，这个家伙也许得诉说几个钟头哩。当我在看书写东西时，他可能看作我是在工作；而当我在进行我最艰苦的活动，即思考时，他却当作我是在休息。

他一定会在这样的时刻来找我的麻烦的。

我冷冷地说：“你是要求预支工钱吗？我不能预支。”

“不是，老爷，我从来没有要求过预支工钱。”

“那你是想告谁的状吗？我对这种诉苦是很讨厌的。”

“不是，老爷，我从来没有告过谁的状。”

耿古内心下了最大的决心。他的表情清楚地说明，好像他正在极力鼓起自己的勇气，准备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似的。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您让我辞职吧，我现在不能当您的仆人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耳听到这样的提议，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我总认为我是人道的化身，从不对仆人说尖酸刻薄的话，而且尽量不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子，那我怎么会不因为这样的提议而吃惊呢？我用生硬的口气问道：“为什么？有什么不满的？”

“老爷，像您这样好的脾气，还哪里有啊？但是事情是这样的，现在我

不能呆在您这里了，怕以后发生什么事使您的名声不好。我不愿意因为我而使您的名誉受到损害。”

我心中有点为难了。好奇心变得强烈起来。我带着一种屈从的情绪坐到走廊的椅子上。

我说：“你叫我摸不着头脑，你干吗不痛痛快快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耿古很和气地说：“是这么一回事，那个妇女……最近从寡妇院被赶出来的妇女戈姆蒂……”

他不作声了。我等得着急，说：“是呀！被赶走了，那又有什么？和你给我干活有什么关系？”

耿古像从背上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说道：“老爷，我想和她结婚。”

我惊异地盯着他的脸。这个旧脑筋的、至今没有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土婆罗门，竟然要和一个任何正派的人也不会允许进门的荡妇结婚了！戈姆蒂已经在这块地区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几年以前，她来到寡妇院。寡妇院的负责人让她结了三次婚，可是每一次结婚，都在半个月或一个月后跑了回来，以致这一次寡妇院的负责人把她赶出来了。从那时起她就在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住下来，而她住的地方也就成了流氓阿飞寻欢作乐的场所。

我对耿古的单纯感到又生气又可怜。这头笨驴难道在世上找不到其他的女人，竟然要和这样的女人结婚？既然她三次扔下自己的丈夫逃之夭夭，那她能和他呆多少日子呢？要是是一个有钱的人，那是另一回事，那也许能共同生活一年半载。而他却是一个穷光蛋。她是一个星期也呆不下去的。

我带着警告的语气说：“你知道这个女人过去的事吗？”

耿古像亲眼见过一样肯定地说：“老爷，都是假的，人家无缘无故地败坏了她的名声。”

“你说什么？她不是结婚三次，三次都从丈夫那里逃出来了吗？”

“是他们把她赶出来的，她有什么办法？”

“你这个人真蠢。人家老远来和她结婚，把她领走，花成百上千的钱，难道就是为了把她赶走吗？”

耿古有点神经质地说：“老爷，没有爱情的地方，任何女人也是呆不下去的。女人不仅想吃饭穿衣，还想得到爱情。她原来的几个丈夫，以为他们和一个寡妇结了婚，就像对她作了天大的好事，他们希望她完全归自己所有。可是老爷，一个人要使对方成为自己的，那在这之前首先要使自己成为对方的。事情就是这样。除此以外，她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有时被鬼迷住了，常常嘴里胡说一气，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那你还要和这样的女人结婚？”我怀着很不相信的心情摇着头说，“你要明白，和她生活在一起会吃苦头的。”

耿古像就义的志士那样激昂地说：“老爷，我认为，我的一生会有意义的。愿老天爷保佑我们的未来。”

我再一次加重语气说：“那你已经作了决定，是吗？”

“是，老爷。”

“那我接受你的辞职。”

我倒不是受那些毫无意义的传统礼教所束缚的人，但是要让一个和荡妇结婚的人呆在自己的身边也的确是个头痛的问题。那会经常发生纠纷，不时产生新的矛盾，可能还有警察找上门，甚至还会打官司，说不定还会发生

偷窃的事。远远避开这种麻烦是上策。耿古像一个饥不择食的人，看到有块饼就猛扑过去，而这块饼却是人家吃剩的，已经干瘪了，不能吃了，可是他却不理会。要他三思而行是很难的，我认为能够摆脱他是我的幸运。

二

耿古和戈姆蒂结婚已经过了五个月了，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土房子住了下来。

现在耿古靠卖零食过日子。当我在市场上遇到他时，总是向他问问好。我已经对他的生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这是对一个问题社会的检验，而且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心理学问题。我总想看看后果到底如何，我经常看到他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我直接从他身上看到了：由于富足和怡然自得人们脸上才有的那一种泰然自若的神情和自尊。他每天可以卖 20 多个安那的东西，除去成本，可以余下十来个安那，这点钱就是他每天的生计。但是其中定有神的暗助，因为在这一阶层的人中所具有的一种不顾体面和穷困潦倒的状况，在他身上是连一点影儿也没有的。他脸上显露出积极进取和愉快的神色，这种神色只有有一颗平静的心才能产生。

有一天，我听说戈姆蒂又从耿古的家里逃走了，说不准是为什么。这个消息使我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因为我已经对耿古的幸福而又满足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嫉妒。我一直等待着关于他的某种事故、灾祸或丢脸的事件发生。由于这个消息，我的嫉妒心得到了满足。

我心想，到底还是发生了我原来坚信要发生的事，这小子终于不得不要受到目光短浅的惩罚啦！现在看他这个家伙还怎么有脸见人。如今可能睁开眼睛了，可能明白了，过去那些不同意他这件婚事的人是如何为他着想的。那个时候，他好像是要得到什么难得的宝贝似的，好像在他面前已经打开了解放的大门似的。人们说过多少次：那个女人不可信。她背弃过多少人，也同样会背弃你的，可是他却当作耳边风。这次要是遇到，那一定得好好问问他是什么滋味。问问他：哈！老兄，得到夫人所赐的这种恩典可高兴了吧？你过去不是老说她这样那样的，仿佛人们对她的印象不好都是污蔑她似的。现在你说说看，是谁错啦？！

就在那天，我很凑巧地在市场上碰见了。只见他上气不接下气，慌慌张张，一副着急的样子。他一看到我，眼中就充满了眼泪，那不是由于羞愧，而是由于内心的难受。他走近我身边说：“老爷，戈姆蒂也背弃了我。”我出于一种不正当的幸灾乐祸的情绪，假装同情他的样子，对他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可是你根本不理，现在忍受吧，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办法了。把你的钱也带走了吧？给你留了一点儿没有？”

耿古把手捂着胸脯，好像我的这个问题伤透了他的心。他说：“老爷，请别这么说，她连一个子儿的东西都没有碰，甚至她自己的东西也留下了。不知道她发现了我的什么缺点，我配不上她，这有什么可说的？她念过书，而我斗大的字也识不了几个。她和我生活这么多日子，够多的了。要是和她再呆一些时候，那我也就差不多可以称作是一个人了。老爷，向您怎能说完她的好处呢？对其他的人来说，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但对我来说，她是神给我的恩典。不知我犯了什么错误。不过我敢发誓说，她从来没有对我红过脸。老爷，我算得老几？一天赚十一二个安那的工人。不过，就是这样一点钱，在她手里竟这样精打细算地花，从来没有觉得不够。”

他的这些话真使我大失所望。我原来以为，他一定会大讲她的忘恩负

义的故事，可我听了他这一席话，对他的盲目轻信还是表示了同情。不过这个愚蠢的家伙至今还没有睁开眼，还在为她唱赞歌。可以肯定，他的情绪有些不正常。

我带着捉弄的口气寻他的开心，说：“她没有从你家里偷走什么东西？”

“没有，老爷，一个子儿的东西也没有拿走。”

“那她一直很爱你？”

“对您怎么说好呢，老爷？我至死也不会忘记她对我的恩爱。”

“可是她又甩掉你而逃走了！”

“老爷，正是这点使我奇怪呀！”

“你听说过女人要狡猾手段的事没有？”

“啊！老爷，您可别这么说。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要说她好。”

“那你再把她找回来吧？！”

“对，东家，我不把她找回来是死不甘心的。我先要知道她在哪里，然后我就把她接回来。老爷，我心里有把握，她一定会回来。您看吧，她不是和我赌气走的。我的心是不会服的，我要去找她，也许要到山林里到处奔波一两个月。如果能活着回来，我会来看望您。”

说完他表现出一副精神失常的样子，朝一边走了。

三

此后，由于一件要紧的事我到赖尼达尔去了，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一个月以后我回来了，我还没来得及脱下我的外衣，就看到耿古怀中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站到了我的面前。也许难陀得到了黑天也没有这么高兴过。看来他完全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脸上和眼睛里都流露出一种感激和崇敬的神色，那种神情就好像一个饿极了的乞丐吃饱了一顿饭后脸上表现出来的一样。

印度神话中说：毗湿奴大神的化身黑天出生后，很快被送到牧民难陀的家里，难陀以为是自己妻子所生之子。

我问他：“喂，老兄，戈姆蒂女士有什么消息吗？你不是到外地去过吗？”

耿古心花怒放地说：“是呀！老爷，托您的福，我把她找回来了。我在勒克瑙的妇产医院里找到了她。原来她曾经给这里的一个相好的妇女说过，如果我很着急，就把她的去向告诉我。我一听到她到勒克瑙去的消息，马上赶到那里，把她接了回来，还白捡了这个孩子。”

他把抱着的孩子向我递了过来，好像一个运动员把得到的奖章显示给别人看一样。

我用开玩笑的口气问他：“那好哇，还得到了一个孩子！”

也许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逃走的，这是你的孩子吧？”

“为什么只是我的呢？老爷，也是您的，也是老天爷的。”

“他是生在勒克瑙的？”

“对，老爷，到今天已经一个月了。”

“你结婚多少日子啦？”

“快满七个月了。”

“就是说孩子是结婚后六个月生的。”

“老爷，那……”

“那还是你的儿子！”

“是我的儿子，老爷。”

“你这话说得多么荒唐可笑！”

不清楚他是在了解我说话的含义呢，还是故意装出一副样子，他仍然那样一本正经地说：“老爷，她生这孩子，几乎命都丢了，折腾了三天三夜，受的罪就甭提了。”

我带着挖苦的口气说：“不过，六个月生孩子的事，今天我才听说过。”

他体会到我挖苦的含义了。

他笑了笑说：“啊！是这么回事！我都没有想到，她是因害怕这件事而逃走的。我对她说：‘戈姆蒂，如果你心里没有我，那你就抛弃我算了，我马上就走。我以后也不到你身边来，要是你用得着我，你就给我写信，我尽力帮你的忙。我对你没有一点不满。在我的眼里，你仍然是这样好，现在我仍然像以前那样喜欢你。不，不是一样，而是比以前更喜欢你。但是，要是你对我没有变心的话，那就和我一同回去。只要耿古活一天，他就不会背信弃义。我之所以和你结婚，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位女神，而是因为我喜欢你，而且我想，你也喜欢我。这个孩子是我的儿子，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得到了一块播过种的土地，难道我要遗弃长成的庄稼，只是因为不是我亲自播下的种吗？’”

说完他大声地笑了。

我忘记了脱外衣。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我的两眼湿润了。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扫光了我的那种厌恶的心情，并促使我把手伸上前去。我把那个洁白无瑕的孩子接了过来抱在怀里，并且带着那样深厚的爱亲了他，也许我在亲我自己的孩子时也从来没有带过那么深厚的爱。

耿古说：“老爷，您是很高尚的人。我在戈姆蒂面前不止一次地称道您。并且说，去吧，去看望老爷吧，但是由于害羞，她没有来。”

我是高尚的人！我的一层高尚的外表今天揭穿了。我以无限虔诚的心情对他说：“不，她怎么会到我这样一个有偏见的人这里来呢？走吧，我要去看望她。你认为我高尚吗？我外表高尚，但是心很卑微，你才真正高尚呢！而这孩子是一朵花，从这朵花上散发出你高尚精神的芳香。”

我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跟着耿古走了。

1933 . 4

开斋节的会礼地

注：穆斯林经过一个月的把斋或斋戒后，在开斋节那天要在清真寺或会礼地会礼。有时还举办集市庙会以示庆祝。

—

过了整整斋月的 30 天斋戒之后，今天开斋节来到了。多么迷人而又多么美好的早晨！

棵棵树上都有些不同寻常的翠绿；片片田野里都有些异样的光彩；而天空中又有些新奇的红霞。看看今天的太阳吧，它多么可爱，多么清凉；好

像正在向世界祝贺开斋节似的。村子里显得多么不平静！大家都在做去会礼地的准备。有的人衬衣上没有扣子了，正跑到邻居那里去借针线；有的人的鞋子发硬了，正奔向卖油人的家里去擦点油。赶快给耕牛上点草料吧，从会礼地回来时会过正午的。孩子们是最高兴的了，他们中有的把过一天斋，那也只把到中午；有人连到中午的斋也没把过，但是他们却要分享到会礼地去的快乐。把斋是大人做的事，开斋节才是属于他们的。天天念叨着开斋节，今天它竟然来到了。他们着急起来，为什么大人还不去会礼地呢？他们与家务事的种种烦恼有什么关系！家里有没有做奶糕用的牛奶和糖，这他们才不管哩，他们只知道吃奶糕。他们怎么知道他们的父亲为什么上气不接下气地往村长迦耶姆·阿里的家里跑，他们哪里懂得要是村长一翻脸，那么整个开斋节就变成了哀悼日了。他们个个的口袋里装满了俱毗罗财神的钱财，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从口袋里掏出来数了又数，然后得意地装进口袋。马赫穆德数着：一、二……十……十二，他有 12 个拜沙。

摩赫森也数了数：一、二、三……八、九……十五，他有 15 个拜沙。这么多数不胜数的钱可以买来数不胜数的东西哩：玩具、糖果、喇叭、皮球，不知道还能买多少其他东西。最高兴的是哈米德，他是一个四五岁的瘦瘦的小男孩。他的父亲去年得霍乱死了，母亲不知为什么日益变得憔悴，后来也死了。谁也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如果她自己说出来，又有谁理她呢？她心头所遭受的，她也就忍受在心里；当她不能再忍受时，也就告别了这个世界。现在哈米德经常睡在自己老祖母阿米娜的怀抱里，而且还是那么高兴。他的父亲是挣钱去了，他会带许多袋钱回来；母亲是到真主家里为他取许多好东西去了，所以哈米德很高兴。希望是了不起的东西，何况是孩子们的希望，他们的幻想能使一粒小芥子变成一座山。哈米德的脚上没有鞋子，头上戴的是一顶又旧又破的帽子，帽沿的花边都发黑了，可是他仍然是很高兴。当他的父亲带着一袋袋的钱，母亲带着好多宝贵东西回来时，那他的心愿就实现了。那时他要看一看马赫穆德、摩赫森、努勒、森米从哪儿能拿出那么多钱来。不幸的阿米娜正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哭泣，今天是开斋的节日而她家里却一粒米也没有！如果今天哈米德的父亲还在，难道开斋节就这样度过吗？她沉于这漆黑一片和失望之中。是谁请来了这倒霉的开斋节啊，在这个家里没有它的什么事情。但是哈米德，他与任何人的生死又有什么关系？他从里到外是一片光明和希望。灾难即使带着自己的全部人马临头，哈米德的那充满欢乐的眼光也会把它消灭干净。

哈米德走到里面对奶奶说：“你别怕，奶奶，我会第一个回来，一点不用害怕。”

阿米娜的心正感到难过：村子里的孩子们一个个都跟着自己的爸爸去会礼地，哈米德的爸爸呢？除了阿米娜之外他还有谁呢！她怎么能让他独自一人去呢？在那人群中孩子万一走失了，那又怎么办呢？不行，阿米娜不能就这样让他去。多么幼小的孩子，如果走十多里地，脚上会打起泡来的，何况还没有鞋子。她倒是可以抱着他慢慢走去的，不过家里谁来做奶糕呢？如果有钱，那回来的时候顺便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备齐，很快做好的，而现在得花几个小时准备东西，毕竟得靠东借西凑啊！那天给帕赫曼缝了衣服，得到了八个安那。为了过这个开斋节，她像维护宗教信仰那样把这八个安那保存了下来。可是昨天送牛奶的女人找到头上来了，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能为哈米德弄点什么，每天两个拜沙的牛奶总是需要的。

现在只剩下八个拜沙了，三个拜沙在哈米德的口袋里，五个拜沙在阿米娜的小钱包里，这就是全部家当，而又要过开斋节，真是只有靠真主来渡过难关了。洗衣人的女人，理发匠的女人，清扫夫的女人，首饰匠的女人，都会来的，都要奶糕，少了还看不上眼。要避免谁呢？为什么要避开人呢？一年才有一次的节日啊！她们平安地度过一生的话，她们的命运也会和她联系在一起。真主能够让孩子平安无事，苦日子也会度过的。

人群从村子里出发了，哈米德和其他孩子们一起也动身了。这群孩子有时跑到人们的前面，然后站在树下等候大伙儿。这些人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啊？哈米德的脚上好像插上了翅膀，他还有感到疲乏的时候吗？人们来到城郊了，马路的两边是富人的花园，四周是用砖砌起来的围墙。一棵棵树上结的是芒果或荔枝，有时有的孩子拾起石头瞄着芒果打去。园丁从里面骂着走了出来，而这时孩子们已经跑得老远，在那里哈哈大笑呢，他们可把园丁捉弄了一番。

高大的建筑出现在面前了，这是法院，这是俱乐部，这是学院。这么大的学院里该有多少孩子念书啊？一个个不都是孩子呢，都是大人了，真的。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胡子，这么大了，现在还在念书，也不知道他们念到什么时候为止，念了那么多的书将来干什么？哈米德的小学里有三个大孩子，他们都是无用的废物，每天挨打，总是偷懒不念书。在这里大约也是这样的人，还会有不同吗？俱乐部里有魔术表演，听说里面有死人的头奔跑，还有很多大型的把戏，但是不让人进去。傍晚的时候老爷们在里面玩，一个个都是大人玩哩，胡子都长得老长了。还有一些英国太太也玩，真的。你要是把那个东西给我们的妈，名字叫什么来着，对了，球拍，我们的妈是不能抓住的，而且一转动就会摔倒的。

马赫穆德说：“我妈的手会开始发抖的，真主保证，我说的是真的。”

摩赫森说：“我妈磨好多袋面粉，拿一下球拍难道手就会发抖吗？每天她还打几十桶水，光我看的那头水牛就喝五桶。要是一位英国太太非得打一桶水不可的话，那她的眼睛都要发黑的。”

马赫穆德说：“你妈总不能跑吧，也不能跳吧！”

摩赫森说：“对了，跑跳是不行。不过那天我家的奶牛脱了绳，跑到村长的田里去了，那时我妈跑得这么快，连我也追不上，真的。”

他们向前走了，现在开始了一家家的糖果点心商店，今天都特别装饰了一番。摩赫森说：“这样多的糖果点心谁来吃呢？你看，一家一家都有好几百斤。听说，晚上有精灵来购买糖果点心。我父亲说，三更半夜有一个人到每家商店去，所有没有卖出去的糖果点心他都叫称好带走，给的钱完完全全是真的钱。”

哈米德不大相信，他说：“这样的真钱精灵是从哪儿得到的呢？”

摩赫森说：“精灵哪里缺钱？他想要进哪座库房，就进那座库房，铁门也挡不住他呢，老兄，你懂得什么！他身边连珍珠宝贝都有，他对谁高兴了，就给他一篮子珍珠宝贝，刚刚还坐在这儿，几分钟就到了加尔各答。”

哈米德又问：“精灵一个个都很大吧？”

摩赫森说：“一个个有天那么高哩！他站在地面上，头就顶住了天，不过他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钻进小水罐里。”

哈米德：“人们怎么讨好精灵呢？有谁告诉我那种秘诀，让我也去讨好一个精灵。”

摩赫森：“我现在也不知道。不过村长大人手下有很多精灵，什么东西被偷了，村长大人就可以打听到而且告诉你小偷的名字。朱姆拉迪家的小牛犊不见了，着急了三天，哪儿也没有找到。跑到村长那里哭诉，村长马上告诉他，小牛犊就在牲口栏里，真的就在那里找到了。精灵们把全世界的消息都来报告给他。”

现在哈米德懂得了村长为什么那么有钱，为什么那么有体面。

他们向前走了。这里是警察营地，所有普通警察都在这儿操练，回击，开枪！晚上可怜这些人到处巡逻站岗，要不就会发生好多盗窃事件。摩赫森反对这种看法，他说：“这些警察站岗放哨，那你真是知道得太多了！老兄，他们让小偷盗窃呢！城里所有的小偷强盗都是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晚上这些人对小偷说，去偷吧，然后他们就到另一个街区叫着‘睡醒一点’‘睡醒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身边有很多钱的原因。我的舅舅在一警察哨所当警察，每月20卢比，但给家里寄50卢比，真主保佑，我说的是真的。我曾经有一次问过他：舅舅，你哪儿得到这么多钱？他笑着开始说了：孩子，真主给的。后来他又自己说，如果我们愿意，一天就可以弄到几十万。不过我们只拿这么多，在这个限度内既不背骂名，职务又能保住。”

哈米德问：“这些人纵容偷窃，就没有人来抓他们？”

摩赫森对他的无知深表同情，说：“啊，小土鳖，谁来抓他们啊？抓人的人就是他们自己呀！不过真主对他们的惩罚也是够厉害的，不义之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前不久，我舅舅家着了火，全部财产烧得精光，连一件器皿也没有剩下。有几天还睡在树下，真主保证，真的睡在树底下。后来不知从哪儿弄来了100卢比，于是各种器皿，坛坛罐罐又都有了。”

哈米德：“100比50多吧？”

“50和100怎能相比呢？”50只能装一袋子，100两袋子也装不下。”

现在住宅开始稠密了。到会礼地去的人群随处可见，他们一个比一个穿得漂亮，有的坐着马车，有的坐着小汽车，身上都洒了香水，心中都洋溢着热情。来自农村的这一群人也不在意自己的寒碜，他们沉浸于满足之中，耐心地向前走着。对孩子们来说，城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新奇的，他们看一样什么东西看着看着脚就停下来了，从后面即使一再传来喇叭声，他们也觉察不了，哈米德几乎被汽车撞倒。

忽然会礼地出现在眼前，上面是许多罗望子树形成的树荫，下面是砖地，砖地上铺的是花纹布。会礼的人分成排后，一行接着一行，不知接到了哪里。新来的人只好站在连花纹布也没有铺的砖地后面，前面没有空地了。在这里，没有人注意金钱和地位，在伊斯兰的眼里，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些从农村来的也做了小净，站在后面的一行里。多么好的运作，多么好的安排。成千上万的头一齐磕下去，然后所有的人一齐站立起来。大家一同躬身，一同弯着膝盖跪着坐了下去，这样的动作反复作了几次，就像千千万万盏电灯一起明亮然后一起熄灭一样。多么空前的盛况！这一集体动作声势的浩大和持久给每个人的心里注满了敬仰、骄傲和欢愉，好像兄弟之情的一条纽带把所有的心灵都串在了一起。

二

祷告词念完了，人们在彼此拥抱。然后大家都涌向卖糖果点心的商店和卖玩具的商店。

从农村来的这一群人对此的热情并不低于孩子们。你看，这是秋千，

给一个拜沙登上去吧，有时你就好像在升天一样，有时又好像在入地。这是转轮，上面挂有木制的骆驼、像和马，给一个拜沙坐上去，可以享受转 25 圈的乐趣。马赫穆德、摩赫森、努勒和森米都坐上马和骆驼了，哈密德站得远远的，他身边只有三个拜沙，为了绕几个圈子他不肯付出自己 103 的家当。

都从转轮上下来了，现在该买玩具了。这边有一长排的商店，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有士兵和送牛奶的妇女，有国王和律师，有送水夫和洗衣妇，还有和尚。好呀，多美丽的玩具，就好像要开口说话似的。马赫穆德买了士兵，士兵穿着咔叽军装，头上戴着红头巾，肩上还扛着枪，好像正在出操演习呢。摩赫森选择了水夫，水夫弯着腰，背上有一个水袋，他用手抓着水袋的口，显得多么高兴，也许还在唱歌哩，水好像要从水袋里倒出来了。努勒爱上了律师，律师的脸上显得多么有学识，他穿着黑色长袍，里面是白色的上衣，上衣前面的口袋里有怀表，还系有金色的链条，一只手拿着一本大法典，好像他刚刚从某一法庭中经过反问或辩驳后回来的。这些玩具都是两个拜沙一个，哈密德总共才三个拜沙，这么贵的玩具他怎能买呢？玩具要是一失手，就打碎了，要是沾上了水，颜色全脱了，买这样的玩具做什么呢？有什么用呢？

摩赫森说：“我的水夫天天为我送水，早晚各一次。”

马赫穆德说：“我的士兵给我家放哨，有小偷来了，他马上就开枪。”

努勒：“我的律师会拼命打官司。”

森米：“我的洗衣妇每天给我洗衣。”

哈密德尽说玩具的坏话：土做的东西一摔倒，就粉身碎骨了。不过他贪婪的眼睛看着那些玩具，他想如果能够拿到手里玩一会儿该多好。他的手很轻易地伸了出去，可是孩子们不是这么慷慨大方的，特别是还在兴头上呢，哈密德白白羡慕了一场。

玩具过后该是糖果点心了，有的买了芝麻糖，有的买了玫瑰香糖，有的买了酥油蜜饯，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哈密德同他的小伙伴们分开了，这个倒霉的孩子有三个拜沙，为什么不买点吃呢？他用贪馋的眼睛打量着他们。

摩赫森说：“哈密德，拿块芝麻糖去，多么香呀！”

哈密德产生了怀疑：这不过是恶作剧罢了，摩赫森不是这么慷慨的人。但是他明知如此，还是走到了他的身边。摩赫森从叶子袋里取出一块芝麻糖递给哈密德，哈密德一伸手，摩赫森连忙把芝麻糖放进了自己的嘴里。马赫穆德、努勒、森米一起鼓掌大笑，哈密德感到很难堪。

摩赫森说：“好，我这次一定给你，哈密德，真主保证，我说的是真的，来，拿去吧。”

哈密德：“你留下吧，难道我身边没有钱？”

森米：“只有三个拜沙，三个拜沙又能买到什么？”

马赫穆德：“哈密德，从我这里拿玫瑰香糖去吃吧，摩赫森是坏蛋。”

哈密德：“糖果是什么好东西，书上写了好多吃糖的坏处。”

摩赫森：“不过心里在说有了还是会吃的，为什么不拿出钱来？”

马赫穆德：“我想，这是他的诡计，当我们把钱花完了的时候，他就买糖果吃着馋我们。”

糖果点心店过后是几家买铁器的商店，还有几家镀金的和仿造的首饰店，这些对孩子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都往前走了。哈密德在铁器商店的

门口停了下来，店门口放着几把火钳。哈米德想到奶奶身边没有火钳，从锅里取面饼时要烫着手，如果他买了火钳回去给奶奶，那她该有多高兴啊，以后她的手指头也不会烧着了，家里添了一件有用的东西。玩具有什么好处呢？白白地糟蹋了钱，只不过有一会儿高兴，何况谁也不会认真抬头看一眼玩具的，或者是等不到回到家就破成碎块了。火钳是多么有用的东西啊，可以从锅里取面饼，也可以夹着面饼在炉子里烤，要是有人来借火，可以马上从火炉中夹火给他。可怜的奶奶哪里有空到市场上来呢？而且哪里有这么多的钱买火钳呢？每天手都要被烧伤啊！哈米德的小伙伴都向前走了，都在街道的饮水站那里喝果汁饮料。你看他们一个个多么贪婪，买了那么多的糖果点心，谁也没有给我一块。平常还对我说：和我一起玩吧，给我干这件事情吧。今后他们有谁叫我干什么事的话，我就要问他，你吃糖果吧，嘴要烂的，要长水泡的，舌头要变得贪食起来，于是就要偷家里的钱，就要挨打。书中是不会写假话的。我的舌头干吗要变坏呢？奶奶一看到火钳就会跑过来从我的手里接过去，她会说：我的小孙子为奶奶弄来了一把火钳！她会千百遍为我祝福，然后她会给邻居的妇女们看，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谈起，哈米德带回来了火钳，多么好的孩子啊！有谁为他们的玩具祝福啊，长辈的祝福是直接达到真主的天廷的，而且会立刻被听到的。我没有钱，所以摩赫森和马赫穆德才这样表现得神气十足，我也要在他们面前神气一番的。你们玩你们的玩具吧，吃你们的糖果点心吧，我不玩谁的玩具，干吗要忍受人摆威风的气呢？不错，我很穷，但我不向谁去乞讨。毕竟我爸爸会回来的，我妈妈也会回来，那时我就问他们，要多少玩具？我给他们每人成筐的玩具，要向他们显示该如何对待朋友，不能是买了一个拜沙的芝麻糖就馋人式地吃了起来。他们一个个都会笑我的，说哈米德买了火钳。笑吧，我才不管哩！他问商店老板：“这火钳卖多少钱？”

商店老板望了他一眼，看到没有任何大人在他身旁，就说：“这东西你用不上。”

“是不是卖的？”

“为什么不是卖的？要不为什么放在这儿呢？”

“那为什么不说卖多少钱？”

“六个拜沙。”

哈米德的心凉了：“告诉我实在的价钱吧！”

“实在的价钱是五个拜沙，要买就买，不买就请便。”

哈米德鼓起勇气说：“三个拜沙卖不卖？”

他一边说一边向前走了，免得听商店老板的骂人的话，但是商店老板并没有骂他，而是把他叫了回来，把火钳卖给了他。哈米德把火钳往肩上一放，好像背着一支枪。他神气十足地走到小伙伴们身边，他想听听他们对他有些什么评论。

摩赫森笑着说：“为什么弄这把火钳来，你这土鳖？拿这火钳干什么？”

哈米德把火钳往地上一扔，说：“把你那水夫往地上扔试试看，可怜的家伙的全部肋骨都要粉碎的。”

马赫穆德说：“那这把火钳是什么玩具吗？”

哈米德：“为什么不是玩具？现在我把它扛在肩上，就成了一支枪，拿在手里，就成了出家人的火钳。我要愿意，还可以把它当作鼓锤，我要一抡

火钳，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没有命了。你们的玩具不管花多大的力气，也无损于我火钳的分毫，我的火钳是勇敢的狮子。”

森米曾买了一个小手鼓，他被打动了，说：“和我的小手鼓换，干不干？两个安那买的哩！”

哈米德对小手鼓不屑一顾，说：“我的火钳如果愿意，它可以把你的手鼓的肚子捅破。”

你的手鼓不过是蒙了一层皮，就‘咚咚’叫了起来，要是沾了一点水，也就完了。我的勇敢的火钳在水里，在火里，在狂风中，在暴雨中，都一直巍然不动。”

火钳迷住了所有的孩子，但是谁的身边都没有钱了，何况离庙会集市已经很远。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上午9点，太阳光炽热起来，大家都想尽快赶回家，即使向爸爸执拗地要买，火钳已是不可能得到了。哈米德是个十足的滑头，他这个坏蛋出于这个目的才把钱省了下来。

现在孩子们分成两派了，摩赫森、马赫穆德、森米、努勒是一派，哈米德一个人是另一派。两派展开了论战，森米成了背叛者，他投到了另一边去了。但是摩赫森、马赫穆德和努勒，他们一个个都比哈米德大一两岁，但仍然因哈米德的打击而害怕起来，他有正义的力量，也善于运用策略。一边是泥土，一边是铁，而此刻它还在把自己说成是钢，它是不可战胜的，是可以致人于死地的。如果有一头狮子来了，水夫就手足失措了，士兵就会扔掉土枪逃跑，而律师先生会惊惶不安地用长袍捂着脸躺倒在地上。可是这把火钳，这位勇士，这位印度的鲁斯坦姆就会冲上前去骑到狮子的脖子上，把它的眼睛给挖出来。

古代波斯的大力士，费尔多西所著《列王记》中描绘了他的事迹。

哈米德使出最后的力量说：“火钳一吓唬水夫，他就会乖乖地跑去取水来洒在大门口。”

摩赫森失败了，但马赫穆德帮了腔，他说：“如果火钳这家伙被捕了，他就得在法庭上被捆着受折磨，那时他就会跪在律师先生的脚前。”

哈米德不能反驳这强有力的论点，他说：“谁来捕他呢？”

努勒神气地说：“就是我这个带枪的士兵。”

哈米德做了一个鬼脸说：“这个可怜的家伙还能捕这个印度的鲁斯坦姆？那好，拿来吧，现在就让他们摔摔跤。他一看到火钳的影子就会溜之大吉的，可怜的家伙还捕什么！”

摩赫森想到了新的一着，说：“你的火钳每天都在火里烧。”他以为哈米德会哑口无言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哈米德马上回答：“只有勇士才能跳进火里，而你们的律师、士兵和水夫就像妇人一样钻进家里去，跳进火里的事只有这位印度的鲁斯坦姆才能做得到。”

马赫穆德又有力地说：“律师先生总是坐在椅子上，而你的火钳只能呆在厨房里。”

这个论点也使森米和鲁勒变得有生气了，小伙子真把话说到点子上了。火钳除了呆在厨房里外，还能做什么呢？

哈米德想不出任何镇住人的回答，于是他开始信口开河了：“我的火钳不会只呆在厨房里。当律师先生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它就去把他打翻在地，把他的法律捅到他的肚子里去。”

话说得没有道理，纯粹成了狡辩，不过把法律捅进肚子里的话起了作用，使得对方的三位小勇士面面相觑，好像是半个拜沙的风筝竟然在天上割断了四个拜沙的风筝一样。法律本来是从人口中说出来的东西，把它捅进肚子里去，即使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但毕竟有它新鲜之处。哈密德取得了胜利，他的火钳是印度的鲁斯坦姆，现在摩赫森、马赫穆德、森米他们任何人对此也不持异议了。

胜利者从失败者那里自然得到的优待，哈密德也得到了。其他几个孩子花了三四个安那，但是没有买一件有用的东西，哈密德花了三个拜沙却留下了好的印象。也确实如此，玩具怎么靠得住，是会破碎的，而哈密德的火钳却可以维持好多年。

讲和的条件开始定下来了，摩赫森说：“把你的火钳也给我们看看吧，你拿我的水夫去看。”

马赫穆德和努勒都一一地把自己的玩具拿了出来。

哈密德不反对接受这些条件。火钳相继到了他们每个人的手里，而他们的玩具也一一传到了哈密德的手中，多好看的玩具啊！

哈密德安慰失败者，说：“我不过是有意气一气你们，真的，这铁做的火钳岂能和这些玩具相比，这些玩具好像就要说话似的。”

但是摩赫森一派对他的这种安慰并不满意，火钳已经建立了权威，贴上了的邮票用水是洗不掉的。

摩赫森说：“不过，谁也不会因为这些玩具为我们祝福的。”

马赫穆德：“你还提祝福，相反，还会挨骂呢！我妈一定会说，在庙会的集市上你就买了这泥巴做的玩具！”

哈密德不得不承认：谁的母亲看到了玩具，也不会像奶奶看到火钳那么高兴。他本来要用这三个拜沙办很多的事，而他全部用来买了火钳，对此他完全没有必要懊悔，何况现在火钳已经是印度的鲁斯坦姆，是所有玩具之王。

在途中马赫穆德肚子饿了，他的父亲给了他几个香蕉。他只让哈密德和他分享了，其他朋友只能是眼巴巴地看着，这是那把火钳的恩惠。

大约 11 点钟的时候，整个村子不平静了，赶庙会的人回到了村里。摩赫森的妹妹跑来从他手里抢走了水夫，她高兴得跳了起来，于是水夫掉到地上升天了。为此，兄妹两人打了起来，两人都哭了，他们的妈妈听到他俩打闹生气了，分别打了他们两记耳光。

努勒小伙子的律师的结局按照他的声望比水夫要光荣得多。律师先生总不能坐在地上或壁橱里，得考虑他的尊严。于是在墙上钉了两枚钉子，上面放了一块木板，木板上放了一张纸作为地毯。律师先生像古代名王坡杰那样坐上了宝座。努勒开始为他扇风，在法庭里有香草编的凉爽的竹帘和风扇，难道在这里连普通的扇子也能没有吗？法律的热气难道不会冲上他的脑门吗？竹扇取来了，努勒开始为他打扇。不知道是竹扇的风还是竹扇碰了，律师先生从天堂直落到了人间世界，而他泥土制的长袍又回到了泥土里，然后是热热闹闹地哀悼了一番，最后律师的遗体被扔进了垃圾堆里。

现在还剩下了马赫穆德的士兵，他马上接受了在村子里放哨的任务，但是充当警察的士兵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徒步行走的人，他得乘轿子去。马赫穆德弄来了一个小筐子，里面垫上了几块红色的旧破布，好让士兵先生舒舒服服地躺着。马赫穆德举起了小筐子，开始在门口绕圈子，他的两个弟弟代

士兵喊着“睡醒一点”“睡醒一点”。可是夜里应该是黑暗的，于是马赫穆德一脚踢在什么东西上面了，小筐子从他的手里掉了下来，士兵连同他的枪来到了地上，他的一只脚断了。马赫穆德今天才明白他还是一个好大夫，他弄到了一点软膏，用软膏他马上把士兵的断腿接好，还需要一点树胶就行了，树胶从树上取来了，断腿接好了。但是当士兵一站起来，腿又不听使唤了，外科手术没有成功，于是另一只腿也给弄断了。现在至少可以在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呆着，一只腿既不能走，也不能坐。现在这个士兵成了修道仙人了，只能坐在一个地方放哨了；有时还可以充当神像，他头上戴的有缨子的头巾刮掉了，现在你想怎么把它改装一番，都是可以的，有时还可以拿它当秤砣使用。

现在请听小伙子哈米德的情况吧，阿米娜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跑了出来，把他抱在怀里亲他，忽然她看见他手里的火钳后吃惊了。

“这是哪儿的火钳？”

“我买来的。”

“多少钱？”

“给了三个拜沙。”

阿米娜很伤心，多么不懂事的孩子啊！已经中午了，没有吃，也没有喝，却买回来一把火钳。整个庙会市场上你就没有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只好搬回来一把铁制的火钳？

哈米德带着犯了过错的心情，说：“您的手指在锅里烫伤了，所以我买了它。”

老太婆的嗔怪一下转变成了慈爱，这种慈爱不是那种善于用言词和用激动的语句来表达的慈爱，这是一种无言的慈爱，深厚而又充满情味。孩子多么富有牺牲精神，多么善良而又多么理智！他看到别的孩子买玩具、吃糖果，心里该是多么羡慕啊，他怎么能这么克制呢？在那种场合他还想着自己年老的奶奶！阿米娜的心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而现在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比哈米德买这把火钳的事还要奇怪。孩子哈米德扮演了老头哈米德的角色，老太婆阿米娜成了小姑娘哈米娜。她开始哭了，她展开她的衣襟为哈米德祝福。一颗一颗豆大的眼泪落个不停，哈米德又如何能理解其中的奥秘呢？

1933 . 8

裹尸布

在草屋的门口，父子两人不声不响地坐在熄灭了的火堆前；屋里，儿子的年轻媳妇儿布迪娅由于临产的阵痛晕倒在地。从她的嘴里不时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使得父子俩直捂胸口。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大自然一片寂静，整个村子沉于黑暗之中。

克苏说：“看来没有救了。我们奔忙了一整天。你进去看看吧。”

马托生气地说：“要死为什么不快点死？去看了又有什么用？”

“你这家伙太狠心了！跟她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年，对她就这么无情无义？”

“她那么挣扎，手脚折腾的样子我看不下去。”

这是皮匠种姓的一个家庭，在村子里名声不佳。克苏干一天的活要休息三天，马托懒到干半小时的活要抽一小时的烟，所以他们哪儿也找不到活干。只要家里还有一把米，他们就发誓不干活。但他们饿了几顿肚子时，克苏就爬到树上砍些树枝，马托拿到市场上去卖。只要有几个钱在手里，他们就优哉游哉地到处闲逛。村子里的活并不少，全村都是农民，对勤劳的人来说，要干的活很多。但是人们除非满足于两个人能干一个人的活的时候，是不会叫他们的。如果两个人要出家修行，那不需要清规戒律来磨练他们的知足和耐性，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家里除了几件陶器之外，别无财物。他们穿着仅能遮丑的破布烂片过日子，完全摆脱了世俗之累。欠人家一身债，挨人家的骂，遭人家的打，但没有任何烦恼。尽管他们穷得完全还不起债，但是人们还是多多少少借一点给他们。在收豌豆和土豆的季节里，他们从别人的田里偷来豌豆和土豆在火上烤来吃，或者拔几根甘蔗晚上啃。克苏过了 60 年这种无固定收入的生活，而马托也不愧为他的儿子，正在步他的后尘，而且还更使他的声名显赫。父子两人这时正坐在火堆的前面烤着从别人田里扒来的土豆。克苏的妻子死得很早。马托去年才结了婚，自从媳妇上门，她对这个家庭的生活秩序进行了整顿。她给人磨面或割草后，张罗一两斤面粉来填这两个不要脸的家伙的肚皮。她来了之后，这两个人更懒更贪图舒服了，而且还摆起架子来了。有人来叫他们干活，他们一开口就要双倍的工钱。现在媳妇由于生产的阵痛快要死了，而他们两人也许正在等她死后好舒舒服服地睡觉哩！

克苏取出土豆一面剥着皮一面说：“你进去看看，看是什么情况。不会是什么其他什么，只是女鬼在作怪罢了，可这儿的巫师出口就要一个卢比。”

马托生怕他一进屋克苏会把大部分土豆吃光。他说：“我进去感到害怕。”

“有什么害怕的，不是有我在这里吗？”

“那你进去看看吧。”

“我的妻子死的时候，我三天没有离开她的身边。我进去她不感到难为情么？脸我都从来没见过，现在看她光着的身子？她肯定是顾不得身子了，一看到我，她的手脚都不能自由地动弹了。”

“我在想，要是有了孩子，那该怎么办？现在家里生姜、红糖、油什么也没有。”

“都会有的，老天爷会给的。那些现在一个子儿也不给的人，明天就会叫我们去给我们钱的。我有过九个孩子，家里什么也没有，可老天爷不管怎么样总还是让我渡过了难关。”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成天辛勤劳动的人的情况也比他们的情况好不了多少的时候，而比起农民来，利用农民的弱点谋取私利的要富裕得多的时候，产生他们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奇怪的事。我们说，克苏比起农民来要有头脑得多，所以他不和没有头脑的农民搞在一起，而加入到那些狡猾而又可鄙的二流子的行列里。当然，他没有能耐采用二流子的手段和策略，所以当他的那一伙中其他的人成了村里的头人或村长时，而他却受到全村人的非议，可是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即便他的处境很糟，可他至少不必像农民那样拼命地干

活，而别人也无法占他的便宜。

两人取出滚烫滚烫土豆的吃着，从昨天起就什么也没有下肚了。他们等不及稍微凉一点后再吃，有几次他们的舌头都烫着了。土豆剥皮后外面的部分似乎不是太烫。但是用牙齿一咬，里面的部分却把舌头、上腭和喉咙都烫了。把那像火炭一样的东西含在嘴里，还不如让它尽快地进到肚子里更好些，那里有足够使它冷却的东西。所以两人很快地吞咽着，虽然这样匆匆忙忙地吞咽时，他们的眼中都流出了眼泪。

克苏记起了以前参加过塔古尔的迎亲队的事，那是 20 年前的事了。那次宴请中他得到的满足使他终身难忘，而今天他依然记忆犹新。他说：“那一顿盛宴使人忘不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享用过那样的饱餐了。女方让所有的人都吃饱了油炸甜饼，让所有的人！不论老少都吃足了油炸甜饼，甜饼是用真正的酥油炸的。酱菜、凉拌杂菜、三种干菜、一种多汁的菜肴，还有酸奶、糖果点心。现在我怎么能说清那盛宴中尝到的滋味啊！没有任何限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大家开怀吃呀吃呀，吃得连水也喝不下去了。可是上菜上饭的人还是照旧往你的叶盘里，不断地放上圆圆的热呼呼的美味的馅饼。人们一再拒绝说，不要了，不要了，用手捂住了叶盘，可是仍然给你放上去。等大家漱了口，接着又上了槟榔，可是我哪里还记得吃槟榔？站都站不起来了。后来我很快在我的毛毯上躺下了。那位塔古尔就是这么慷慨！”

马托内心像是尝到了那些东西的美味似地说：“现在没有人举行这样的盛宴了。”

“现在谁还这样招待人？那是另一个时代。现在人们都考虑节约，结婚也不花钱，丧葬也不花钱。问他，从穷人那里搜刮来的东西往哪里放呢？收集时不少，花销时就想到少花了。”

“你大约吃了 20 来个油炸甜饼吧？”

“岂只吃 20 个！”

“我能吃 50 个。”

“我大约不会少于 50 个。那时我多壮，你连我的一半也没有。”

两人吃完土豆后又喝了水，就在火堆前面裹着自己的围裤，两膝靠胸入睡了，就像两条大蟒盘在那里一样。

而布迪娅仍然在那里呻吟。

二

大清早马托进屋一看，他的妻子早已死了。她的嘴上苍蝇在嗡嗡地飞着，已经僵硬的眼珠往上翻着，整个身子都沾满尘土。孩子已经死在她的肚子里。

马托跑到克苏身边，接着两人大声地哀号着，捶胸顿足地哭起来。邻居们听到他们的哭声都跑了来，按古老的习俗来劝解这不幸的父子俩。

但是没有更多的号哭的时间了，要打点裹尸布和木柴的事。家里一个子儿也没有剩下，就像兀鹰的巢里没有剩肉一样。

父子两人哭着走到村里的地主那里，地主看到他两人就讨厌。有几次他还亲手打过他们两人，是因为他们偷东西和答应干活而不来。他问：“喂，克苏，什么事？为什么哭呀？现在你哪儿也不露面了，看来是不想在村子里呆下去了！”

克苏跪在地上磕头，眼中充满眼泪地说：“老爷，我陷入灾难了，马托

的女人昨天晚上过世了。挣扎了一夜，老爷，我们两人一直坐在她的床头，各种治疗的办法都用尽了，可是她还是背弃我们而去了。现在，老爷，连给一块饼的人也没有了。我们的家毁了，一切都完了。我是您的奴仆，除您以外还有谁安葬她呢？我们手头的一点钱都花在给她治病上面了。

如果老爷大发慈悲，那就可以安葬她了。除了您以外，我向谁家去讨啊！”

地主是仁慈的，可是对克苏施仁慈就等于给黑毯子上染色。他心里想说：你滚，滚得远远的！平时叫你你也不来，今天有了事，就来说奉承话了。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坏蛋！可是现在不是生气或处罚人的时候。他心里含着怒气取出了两个卢比扔给了他，但安慰的话一句也没有说，连望也没有望一眼，好像从身上卸下了包袱一样。

当地主老爷都给了两个卢比的时候，那村子里的小店老板、放高利贷的人怎敢拒绝呢？克苏又知道利用地主的名义进行张扬，于是有的给了两个安那，有的给了四个安那，一个小时里克苏已经有了可观的五个卢比了。有的人给了粮食，有的人给了焚尸的木柴。中午的时候，克苏和马托去市场上买裹尸布，而在家里的，人们在砍竹子作抬尸架。

村子里软心肠的妇女们纷纷来看死者的遗体，离去时都为她的孤立无援的处境洒下了几滴同情的眼泪。

三

来到市场后，克苏说：“焚尸的木柴都有了，是不是，马托？”

马托说：“是，木柴够多了，现在只需要裹尸布了。”

“那我们去买便宜一点的裹尸布吧。”

“是，要什么好的？出殡时要到晚上，晚上谁还看裹尸布？”

“多么坏的习俗，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遮体的破烂衣服也没有，死后却还要什么新的裹尸布！”

“裹尸布随着尸体都烧掉了。”

“什么也不剩了。这五个卢布如果早得到，还可以给她治病。”

两个人都互相揣摩对方的心思。他们在市场上来回走着，有时到这家店里看一看，有时又到那家店里看一看。各种各样的布，丝的、棉的都看了，但是都不合意。时间到了傍晚了，他们两个不知道是什么鬼使神差，来到了一家酒店的门前，像是事先预约好的那样走了进去。在那里两个人有点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克苏走到柜台前面说：“老板，也给我们上一瓶酒。”

随后又要了酒菜和炸鱼，两人坐在走廊里心安理得地喝了起来。

连续喝了几杯之后，两人微微有点醉了。

克苏说：“在尸体上裹上裹尸布有什么好处？最后还不是烧掉了。媳妇什么也得不到。”

马托朝天望了望，好像让天神们为自己作证似的。他说：“这不过是世上的习俗罢了，不然人们为什么送给婆罗门成千的卢比呢？谁知道死后能不能得到。”

“大人物有的是钱，让他们挥霍吧，我们有什么可挥霍的？”

“不过我们怎么向人交待呢？难道人们不会问裹尸布在哪里吗？”

克苏笑了，说：“嗨，就说钱从腰间滑掉了，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人家是不会相信的，但还是会给钱的。”

马托也笑了，他笑这未曾料到的幸运。他说：“可怜的布迪娅是一个很

好的女人。她死，还让我们足足地吃了一顿。”

大半瓶酒都喝下肚了。克苏又要了两公斤油炸甜饼，还要了酱菜、酱肝。酒店前面就是商店，马托很快地用两个叶包把东西都拿来了。又花了一个半卢比，现在只剩下几个拜沙了。

两人现在很有派头地坐着吃油炸甜饼，就好像森林中狮子在吞食自己的猎物一样。既不害怕承担责任，又不担心背上骂名，他们早就征服了这所有的思想感情。

克苏饶有哲理地说：“我们的心灵欢乐，难道不是她的功德吗？”

马托恭敬地低下头，附和着说：“那是肯定的，没有问题的。老天爷，你是洞察一切的，你把她带进天堂吧，我们两人打心里为她祝福。今天我们吃的，是一辈子也未曾吃过的。”

过了一会儿，马托的心里产生了怀疑。他说：“爸，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到那里去的，是不是？”

克苏对这个幼稚的问题没有回答，他并不希望考虑今世以后的事来妨碍现在的欢乐。

“当她在里间问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她裹尸布时，那你怎么说呢？”

“说个屁！”

“她肯定会问的。”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有裹尸布呢？你把我当成了这样无知的笨驴吗？难道我在世界上白活了 60 年吗？她会得到裹尸布的，而且会得到很好的裹尸布。”

马托还不相信，说：“谁知道呢？钱都被你吃光了，她会找我是问，因为她头顶上的朱砂线是我涂的。”

克苏生气地说：“我说了她会得到裹尸布的，你为什么不相信？”

“谁会给，你为什么不给？”

“就是这次给钱的人，他们还会给的，不过钱不会给到我们手里。”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沉，星星的闪光也越来越明亮，酒店里也越来越热闹。有人唱歌，有人信口胡吹，有人搂着自己同伴的脖子，也有人在往自己的朋友嘴里灌酒。

那儿的环境呈现醉意的气氛，多少人到这里来只喝一口就感到飘飘然。这里的空气比酒更使他们陶醉。生活的种种苦楚把他们引导到这里，让他们有片刻的时间忘掉他们是死还是活，或者是不死不活。

这一对父子还在津津有味地一口一口地吃着、喝着，所有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们身上。这两人是多么有福气啊，他们桌上整整一瓶酒哩！

马托吃得饱得不能再饱之后，把剩下的油炸甜饼用叶包包好后给了一个乞丐，这个乞丐站在他们旁边一直用饥饿的目光看着他们。马托生平第一次感到施舍的光荣、欢乐和幸福。

克苏说：“拿去吃吧，痛痛快快地吃吧！挣到这些东西的人已经死了，但你的祝福是一定可以到达她那里的。你衷心地为她祝福吧，是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啊！”

马托又一次看了看天空后说：“她会升入天堂的，爸，她会成为天上的女王。”

克苏站了起来，好像沉浸在欢乐的浪潮里。他说：“是，孩子她会升入天堂。她没有压迫过谁，没有折磨过谁，死的时候还满足了我们一辈子最大

的欲望。她不进天堂，难道是那些双手掠夺穷人、为了洗清自己的罪过到恒河沐浴、到神庙奉献神水的大腹便便的人进天堂吗？”

虔诚的色彩马上又起了变化，情绪波动是酒醉后的特点，痛苦和失望的情绪又占了上风。

马扎说：“不过，爸，可怜的她活着时受了很多的痛苦，死时又受了多大的折磨！”说完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尖叫着哭了起来。

克苏劝解他：“为什么哭啊，孩子？你应该高兴，因为她已经从红尘中解放了，摆脱了烦恼，她是幸福的，这么快就斩断了尘缘。”

于是两人站起来开始唱歌：

骗人的女人啊，
你为什么目光一闪！

……

酒徒们的眼睛都望着他们两人，而他们两人旁若无人地一直唱下去，然后开始跳舞，他们又是跳呀，又是蹦呀，又是翻滚呀，又是扭摆呀，接着还变换姿态进行表演，最后醉醺醺地跌倒在地。

1936 . 3

事实

—

在阿姆利德的内心深处，一个秘密始终依然如故，从来没有表露过。而布尔妮玛呢，无论从阿姆利德的眼色、言谈或举止中，从来也没有丝毫怀疑过：除了邻居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童年的友谊应该如何保持之外，阿姆利德和她还有或可能有其他什么关系。毫无疑问，当她拿起水罐到井边打水的时候，天知道阿姆利德从哪儿来到井边，硬是从她手里把水罐抢来替她打水。当她给自家的母牛喂草的时候，他也从她手里接过箩筐，把草料撒在牛槽里。当她到村里的小店去买东西的时候，在路上总是碰到阿姆利德替她干这干那。

布尔妮玛的家里没有其他少年或成年男子，她的父亲几年前就去世了，她的母亲深居内室不露面。当阿姆利德上学去的时候，总是到布尔妮玛家里去问，要不要从市场上买什么东西。他自己家里耕种土地，喂有母牛、水牛，而且也有庭院果园。他背着家里人，把收割的东西作为礼物送到布尔妮玛家里去，但是布尔妮玛对他的这种慷慨照顾视作他的人情，从而对生活方面感到满足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呢？为什么要有其他想法呢？同住在一个村子里，尽管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或其他亲戚关系，但是由于同村近邻，也算是一种兄妹关系，所以这种照顾并不含有特殊意义。

有一天，布尔妮玛对他说：“你整天在学校里，我的心发慌。”

阿姆利德直率地说：“有什么办法？快临近考试了。”

“我老是在想，当我走了的时候，怎么能再见到你呢？你还干吗到我家来呢？”

阿姆利德不安地问：“你要到哪里去？”

布尔妮玛害臊了，她说：“就像你的姐妹走一样，所有女孩子都得走的。”

阿姆利德失望地说：“啊，是这么一回事！”

说完，阿姆利德不作声了，到现在为止他还未曾想过布尔妮玛还要走的事呢。他哪儿有时间想得这么远啊，欢乐是沉迷于当前，如果开始考虑到未来的事，那还有什么欢乐可言呢？

超过阿姆利德的想象，这种不幸事件的消息传来了，布尔妮玛的婚事在一个地方谈妥了。对方是很富裕的家庭，而且是很有体面的人家。布尔妮玛的母亲很高兴地答应了婚事，在很贫困的情况下，她母亲眼里最可爱的东西就是钱财。在那里，让布尔妮玛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的东西一应俱全。布尔妮玛的母亲的心愿得到满足了，在这之前，由于担心，她惶恐不安，一想到女儿的婚事她的心就直发抖，现在好像老天爷一垂青就消除了她的全部焦急和不安。

阿姆利德听后就像发了疯一样，他拚命向布尔妮玛的家里跑去。可是中途又回来了，他的理智阻挡了他的脚步。他想，到那里去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个问题上布尔妮玛有什么错误呢？谁有错误呢？他回来了，把脸捂着躺下了。布尔妮玛要走了，他怎么呆下去呢？他动摇不定起来，他为什么活下去呢？他一生中又还有什么呢？接着这种情绪也慢慢地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沉寂，就像暴风雨过后一样。他变得消极冷漠起来，既然布尔妮玛是要走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和她保持关系呢？为什么还要来往？今后布尔妮玛也不会关心他了，以前又有什么时候关心过他呢？只不过是他自己像一条狗一样在她后边摇尾乞怜罢了，而布尔妮玛从来也没有问起过他。现在她为什么不骄傲呢？就要成为一个大富翁的夫人了啊！随她高兴地去成为夫人吧！阿姆利德也还是要活下去的，不会死的。这就是这个时代对一片忠心的回答。

但是所有这一切激烈的反应都在内心深处，而且毫无意义。他哪里有那么大的勇气跑到布尔妮玛的家里对她母亲说，布尔妮玛是他的，以后也仍然是他的。这会造成灾难，村子里会一片混乱。这样的事情在村里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村子里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

布尔妮玛成天等着阿姆利德到她家去。她想，他为什么从门口经过也不进来呢？有时在路上要碰上了，他好像看到她的影子就溜走了。她拿着水罐站在井台上等着，以为他会去井边打水，可是那儿也见不着他。

有一天她来到阿姆利德家里要求他回答。她问：“最近你为什么不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喉咙哽咽了，她想到了，她在这个村子里呆不长久了。

但是阿姆利德仍然一声不响地坐着，他只是毫不在意地说：“临近考试了，没有空。”

接着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想，你很快就要走了……”他是想说，那么为什么还要加深感情呢？不过他想到了，这种话是很蠢的。如果一个人生病快要死了，难道考虑到他反正要死了就不给他诊治吗？情况正好相反，随着他的病情的恶化，人们会更加专心地给他治疗。当他最后到了弥留的时候，那为他奔忙就没有一个限度了。他把话题一转说：

“那儿的人还很有钱。”

布尔妮玛也许没有听到他的这最后一句话，或许是她以为不必要回答。她的耳朵里只回响着他前面答复的一句话，她以很难过的心情说：“我有什

么过错呢？我又不是高兴地走啊，我不得不才走的啊！”

由于害羞，她一面说，脸一面在发红。她本来打算该说多少的，也许说得过多了。

爱这种感情也像下象棋一样。阿姆利德向她这样紧紧地盯着，好像是想研究一下她说的话中有没有什么含义。要是他的眼睛能够穿透人的心那该多好。所有的女孩子都是带失望的口气说话的，好像一结婚她们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可是所有的姑娘或迟或早都是戴着很好的首饰、穿上很好的衣服，坐进轿子走的。他对布尔妮玛的话并不感到满意。

他又有点胆怯地说：“那你就不会想着我了。”说完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感到难堪和害臊，真想从房间里跑出去。他也没有勇气去看布尔妮玛一眼，怕她体会到他所说的含义。

布尔妮玛低着头，好像是对自己说话一样：“你把我看成这么无情无义的人了，我是没有过错的。可你还生我的气呢，你在这个时候本应该同情我的，本来应该安慰我才合适，可你坐在那儿气鼓鼓的。你告诉我，对我来说还有什么其他道路呢？现在我的亲人正把我往外人家里赶，在那里我会遭遇到什么？我的处境将会怎样？难道这样的苦楚还不够要我的命，还需要你把你的愤怒也投进来吗？”

她的喉咙又哽咽了。看到布尔妮玛今天这样痛苦和难过，阿姆利德相信了，她的内心深处也埋藏着一种隐痛。他的卑微和自私心理好像变成了污点呈现在他的脸上了。布尔妮玛的话里完全是真情，同时充满了责备和亲切感情。要是外人，谁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是应该安慰她的，他本来是应该高高兴兴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布尔妮玛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爱情的新理想，他的理智不允许他绕开这个理想。毫无疑问，爱情也需要牺牲私利，不过这是一种巨大的牺牲，而且是摧心裂肺的牺牲。

他羞愧地说：“布尔妮玛，请原谅我，是我的过错，而且是我的愚蠢。”

二

布尔妮玛结婚了，阿姆利德全身心地投入她结婚的准备工作。新郎是一个中年人，肚皮大大的，又长得丑陋，脾气又坏，而且傲气十足。但是阿姆利德是这样热心地款待他，好像他是一位天神，他的一个微笑就可以把他送进天堂。阿姆利德没有得到和布尔妮玛交谈的机会，他也没有设法寻找这种机会。当他看到她的时候，她总是在哭泣，阿姆利德用眼睛的语言尽可能地不说什么，而表示对她的安慰和同情。

第三天布尔妮玛哭着辞别娘家到婆家去了，阿姆利德那天在湿婆大神的神庙里，以最大的忠实和虔诚的心祈求大神让布尔妮玛永远幸福。当着新的苦楚出现的时候，一些杂乱和多余的想法怎么可能产生呢？痛苦能够摧毁心灵上的病痛。不过阿姆利德心里感到了一种空虚，好像他的生活里一片荒凉，他的任何目的和愿望都不再存在了。

三

三年后布尔妮玛回娘家了，其间阿姆利德也结了婚，他肩负着生活的担子，按照老规矩生活着。但是他的内心深深地埋藏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欲望，而他不能使它明白地表现出来。

这种欲望像寒暑表中的水银那样完好地潜伏着，现在布尔妮玛的到来给寒暑表加了温，那水银柱上升到了极限的程度。布尔妮玛的怀里有一个两岁的可爱的孩子，阿姆利德成天就像把孩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他早晚抱着

他去散步，给他从市场上买来许多各式各样的玩具和糖果，一大清早为了给他准备早点送来了甜食和牛奶。他给孩子洗澡、洗头发，他还给孩子洗身上长的小疱和痱子，然后给涂上药膏。这一切照料的事务他都承担了下来。孩子也和他混得这么熟，一刻儿也离不开他的怀抱，甚至有时还和他睡在一起，母亲来叫他也不肯跟着母亲回去。

阿姆利德问孩子：“你是谁的儿子？”

孩子答道：“是你的。”

阿姆利德高兴得发了疯似地搂抱着孩子。

布尔妮玛的容貌如今更显得出众了，原来的花苞开放成一朵鲜花了。她的性格中也多了几分骄矜和自傲，同时也讲究梳妆打扮了，戴上各种首饰和穿上丝绸纱丽更显得迷人了。看来她多少有点想回避阿姆利德的样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必要她很少和他说话，就是说上几句话，她那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对阿姆利德特别开恩似的。阿姆利德为她的孩子费尽了心，对她的吩咐又是高高兴兴地去履行，但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在布尔妮玛的眼里，他的所有这些照料和伺候都没有任何价值，就好像照料和伺候是阿姆利德的职责，是他应该完成自己的职责，对此他没有权利得到任何形式的感激和谢意。

当孩子哭闹的时候，布尔妮玛吓唬孩子说：“可别哭了，要不，舅舅就不会跟你说话了。”孩子一听就安静了下来。

当她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把阿姆利德叫了来，好像下命令似地吩咐他。阿姆利德也马上执行她的命令，好像他就是她的奴仆，而她大约也是这么理解，她让他签订了受她奴役的契约。

布尔妮玛在娘家住了半年后又回到婆家去了，阿姆利德送她到火车站。当她在车厢里坐好之后，阿姆利德把孩子放在她的怀里。阿姆利德的眼中流下了眼泪，他把头扭到一边，用手把眼泪擦掉，怎么好让布尔妮玛看到自己的眼泪呢？因为她的两眼完全是冷漠的啊！可是他的心还是不以为然，他在想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

布尔妮玛带几分骄傲的口气说：“孩子因见不到你还会闹几天的。”

阿姆利德哽咽着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模样儿。”

“有时间写封信来吧！”

“我会写的。”

“不过你知道，我不会回信。”

“别回吧，我也不要求你回信，不过请别忘记……”

车开了，阿姆利德一直望着她坐的那个窗口。车开了不远，他看到布尔妮玛从窗口探出头来看了看他，然后把孩子抱在怀里稍稍露出来让他看了看。

阿姆利德的心那时已飞到布尔妮玛的身边去了，他是这样高兴，好像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四

也就在那一年，布尔妮玛的母亲去世了。布尔妮玛那时正在产房里，她未能见到母亲的面。阿姆利德尽了最大的努力，先是给她母亲治病，后来又包办了她母亲的丧事。宴请了婆罗门，也宴请了同种姓的人，好像是他自己的母亲去世一样。他自己的父亲先前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成了家里的主人，没有人阻止他。

母亲死后多年，布尔妮玛还能以什么名义回娘家呢？何况她现在又哪

里有空闲？她是家里的女主人，把家扔给谁回娘家呢？她又生了两个孩子，大孩子已经长大在城里念书，小的也已经在村子里上小学了。阿姆利德每年请理发师向他们问好，布尔妮玛各方面都很幸福安宁，为了慰问她，这样做已经足够了。阿姆利德的孩子也已成人，但他自己仍然陷在繁琐的家务中。他的年纪已过了40岁，但是对布尔妮玛的记忆，至今仍然完好地保留在他内心深处最重要的地方。

印度的习俗：理发师常替人送信、送礼和充当媒人。

五

忽然有一天阿姆利德听说布尔妮玛的丈夫去世了。不过奇怪的是，他没有感到难过。他在自己的心里这样肯定：和这样一个可恶的老头子在一起，布尔妮玛的生活从来不值得羡慕。出于履行职责和忠于丈夫的义务的考虑，她从来没有表露过自己内心的痛苦。即使有各种幸福，生活过得无忧无虑，但她不能和那个可憎的人有什么特别的爱。这是在印度，才有将天仙似的姑娘硬和一个无能的不中用的男人捆在一起的这种事发生，要不，如果布尔妮玛是在另一个国家，那么那个国家的青年都会为她献身。现在她那曾经泯灭的各种欲望大约已经复活了，她也不会再有以前的那种不大方了，也不会像以前像是封住了口似地那样沉默寡言了，何况她现在已经自由了呢！年龄的增长肯定会使她变得更富有仁慈心了，她大约早就告别了她原来那种骄矜、自傲和粗心的性格了吧，取代她那种幼稚的一定是有经验的女人的风度了，比如尊重爱啦、想获得爱啦等等。阿姆利德打算亲自到布尔妮玛家里去吊唁，顺便把她接来，尽可能地好好服侍她。只要有她在身边，他就可以得到满足；只要从她口中听到她心中现在仍然记念着他、还像小时候那样爱他，他就得到最大的满足了。20年前他见到布尔妮玛时，她的身体很丰润，脸上泛红，身材优美，她那圆圆的下腭就像装满甘露的玉盏，她的微笑是迷人的，总之，她的那个形象现在还带着很小的变化呈现在他的眼前。那些小的变化在他孤寂的眼中会使得她更显得可爱。时间的向前推移肯定会给她带来一些影响，但是阿姆利德从来想象不到布尔妮玛身上的某些变化会使她那迷人的魅力有什么不同。现在他已经不再那么渴望她外表的形体了，他更渴望的是她亲切的话语、饱含爱意的目光和她对他的信任。由于自己作为男子的合理的自尊，他也许还以为他会让布尔妮玛的未曾满足过的爱欲在自己的任性和爱的冲动面前完好无损，而且还会清除自己过去的某些过失。

六

正巧布尔妮玛自己有一天带着小儿子回娘家来了。她有一个守寡的姨妈，原来是和她母亲一起过孀居生活的，她现在还活着。于是，那个死气沉沉的家又有点生气了。

阿姆利德听到这一消息，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好像有点疯狂似的向布尔妮玛的娘家跑去。

他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完好地装在自己内心带着去了，那时他的情形正像一个孩子看到了自己的同伴以后，为了一起玩耍把自己的玩具带着跑去一样。

但是一看到布尔妮玛的样子，他的全部兴趣和激情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他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布尔妮玛走到他面前站着垂下了头，她用白色纱丽的边遮住了自己的半张脸，她的腰已经佝偻了，手臂很细，脚后的筋都露出来了。她流着泪，脸色发黄，好像是用裹尸布裹着的一具尸体。

布尔妮玛的姨妈来对阿姆利德说：“坐吧，阿姆利德，你看看她那样子，已经骨瘦如柴啦！眼泪一刻儿也没有停过，一天只吃一餐干饼，其它什么东西也不吃。已经不吃盐了，酥油牛奶也都丢开了，只靠干饼过日子。就是这样，也还经常绝食斋戒，铺一张床单在地上睡觉，天亮以前就起来，开始拜神。她的儿子们劝她，可是谁的话也不听。她说，当老天爷让她守寡时，那么其他一切都是虚假的。本来是到这里来散心的，可是到这里后除了哭就没有其他什么了。我多方开导她说：‘命中注定的，已经发生了，现在该忍耐一些。老天爷给了你孩子，抚养他们吧，家里有老天爷给的一切，让人吃，自己也吃吧，心地应该纯洁，让身子受折磨有什么好处啊？’但是她不听，现在你来开导开导她吧，也许她会听的。”

阿姆利德表面看来目瞪口呆，但是他的内心却隐藏着撕心裂肺的痛苦，好像他构筑的人生大厦的基础动摇了。今天他明白了，他一生一直当成事实的东西，其实不是事实，而是海市蜃楼或者说一个梦。在布尔妮玛的这种艰难的自我克制和苦行者的行为面前，他的全部欲望和爱的冲动都毁灭了。他生活中新的事实来到他的面前。如果内心有一种能把泥土化为神的力量，那么也有把人化为神的力量存在。布尔妮玛已经把那个可憎的人化为神并加以膜拜。

他平静地说：“姨妈，像我们这些没有摆脱私利的人怎么能开导苦行者啊？我们的义务是在她的脚前低头敬礼，而不是开导她。”

布尔妮玛用手挪开脸上的纱丽边说：“你的孩子到现在还经常问起你。”

